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02/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五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清〕周在延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七年金陵大業堂刻本

中庸合註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書輯釋四十三卷（一）

〔元〕倪士毅撰 程復心章圖 王元善通考
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五七五

六〇八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清〕周在延輯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七年金陵大業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提要

重刊朱子四書語類序
於書無所不讀而
治人化民成俗者
書故其用力爲尤
尤備集註外有或
問精義輯略而語類一書則與
門人問荅門人退而記錄者永
樂時纂修四書大全採擇語類
僅十分之一且於各條內刪削
割裂文義旣多不屬而或問則
取學庸而去語孟登載尤爲未
詳自大全行而或問等全本湮

沒無聞夫不讀其全豈能盡其
蘊哉自是以後講章盛行轉相
傳習迄于今坊間本子愈出愈
謬學者不知方且家佔戶俾至
問以朱子之書則識其名者或
鮮矣是亦可慨也已近呂晚村

朱子講章

卷序

三

先生刊論孟或問論孟精義中
庸輯略近思錄名曰朱子遺書
學者亦既誦習之獨語類尚爾
埋沒在延因取家藏舊本重加
校梓先成四書五十二卷其餘
雜錄與四書相發明者亦多有

可採而朱子文集所載四書說
其發揮四聖之微言反覆詳盡
更有或問語類所未備者暇日
復合二書分章類輯共爲一編
名曰朱子四書集解行將公之
海內庶天下得讀紫陽之全書

朱子講章

卷序

三

不特一切繆種講章支離陋劣
不足參觀卽取大全而反覆玩
味盡爲糟粕矣然近日學者守
一不全之說約奉爲金科玉律
求其能細閱大全亦不可得又
安望盡取朱子之書熟讀而精

思之使非有好學深思特出於
 流俗之外者其孰勉焉尤願好
 爲講章者亦取或問語類諸全
 本降心率業識力自當精進不
 必徒費筆墨撫掇蒙存淺達之
 唾餘餽釘成書遂謂有合乎千
 載不傳之祕也

康熙戊午六月朔日大梁後學
 周在廷謹識於師經堂



語類姓氏		李季		金去偽		實從周		董銖		潘時舉		葉賀孫		李方子		陳文蔚		余太雅		輔廣		廖德明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廖謙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池錄	二十九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吳淵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池錄	二十八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黃義剛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池錄	二十六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甘節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池錄	二十五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徐容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池錄	二十四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石洪慶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池錄	二十三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林恪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池錄	二十二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徐寓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池錄	二十一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楊道夫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池錄	二十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萬人傑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池錄	十九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李季	字益仲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甲寅	所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池錄	十五

孫自脩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三十一
潘履孫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三十二
湯泳	字叔父	乙卯	池錄	三十三
林夔	字叔父	丁巳	池錄	三十四
錢木	字叔父	丁巳	池錄	三十五
曾祖道	字叔父	丁巳	池錄	三十六
沈佃	字叔父	戊午	池錄	三十七
郭友仁	字叔父	戊午	池錄	三十八
李儒用	字叔父	己未	池錄	三十九
黃幹	字叔父	己未	池錄	四十
何鎬	字叔父	乙未	池錄	四十一
程端蒙	字叔父	己亥	池錄	四十二
朱子諱	序目	己亥	池錄	四十三
周護	字叔父	己亥	池錄	四十四
潘栢	字叔父	癸卯	池錄	四十五
魏椿	字叔父	戊申	池錄	四十六
吳必大	字叔父	戊申	池錄	四十七
黃營	字叔父	戊申	池錄	四十八
楊若海	字叔父	戊申	池錄	四十九
楊驥	字叔父	己酉	池錄	五十
陳淳	字叔父	庚戌	池錄	五十一
章伯雨	字叔父	庚戌	池錄	五十二
鄭可學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三
滕璘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四
王力行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五

游教仲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六
不知何氏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七
黃升卿	字叔父	辛亥	池錄	五十八
周明作	字叔父	壬子	池錄	五十九
蔡譽	字叔父	壬子	池錄	六十
楊與立	字叔父	壬子	池錄	六十一
鄭南升	字叔父	癸丑	池錄	六十二
殿陽	字叔父	癸丑	池錄	六十三
游倪	字叔父	癸丑	池錄	六十四
楊至	字叔父	癸丑	池錄	六十五
潘桓	字叔父	癸丑	池錄	六十六
王過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六十七
董拱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六十八
林學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六十九
林賜	字叔父	乙卯	池錄	七十
胡添	字叔父	戊午	池錄	七十一
呂燕	字叔父	己未	池錄	七十二
不知何氏	字叔父	己未	池錄	七十三
吳壽昌	字叔父	丙午	池錄	七十四
楊長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七十五
吳琮	字叔父	甲寅	池錄	七十六
楊方	字叔父	庚寅	池錄	七十七
包揚	字叔父	癸卯	池錄	七十八

四書語類目錄

卷之一

大學 綱領

卷之二

大學 經上

卷之三

大學 經下

卷之四

大學 傳十章

卷之五

大學 或問上

卷之六

大學 或問下

卷之七

論語 綱領

卷之八

論語 學而上

卷之九

論語 學而中

卷之十

論語 學而下

卷之十一

論語 爲政上

卷之十二

爲政下

卷之十三

論語 八佾

卷之十四

論語 里仁上

卷之十五

論語 里仁下

卷之十六

論語 公冶長上

卷之十七

論語 公冶長下

卷之十八

論語 雍也一

卷之十九

論語 雍也二

卷之二十

論語 雍也三

卷之二十一

論語 雍也四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述而

卷之二十三

論語 泰伯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子罕上	卷之三十五	論語 子罕下	卷之三十六	論語 鄉黨	卷之三十七	論語 先進上	卷之三十八	論語 先進下	卷之三十九	論語 顏淵上	卷之四十	論語 顏淵下	卷之四十一	論語 子路	卷之四十二	論語 憲問	卷之四十三	論語 衛靈公	卷之四十四	論語 季氏	卷之四十五	論語 陽貨	卷之四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語 微子	卷之三十七	論語 子張	卷之三十八	論語 堯曰	卷之三十九	孟子 梁惠王	卷之四十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上	卷之四十一	孟子 公孫丑上之下	卷之四十二	孟子 公孫丑下	卷之四十三	孟子 滕文公	卷之四十四	孟子 離婁上	卷之四十五	孟子 離婁下	卷之四十六	孟子 萬章	卷之四十七	孟子 告子	卷之四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子 盡心上

卷之四十九

孟子 盡心下

卷之五十

中庸 首章

卷之五十一

中庸 第二章至第十九章

卷之五十二

中庸 第二十章至末章

朱子四書語類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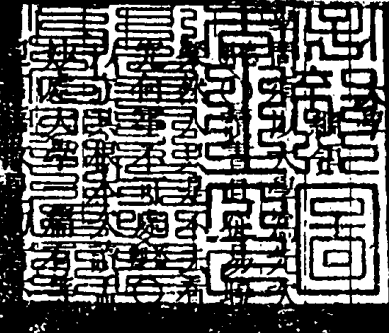
語類

目錄

五

朱子語類卷第一

金谷後學周在延龍校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大學

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
 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
 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
 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立先看論語却實
 孟子有感發與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
 三書後方空讀之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
 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
 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
 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論孟中
 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
 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
 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人
 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
 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
 已曰然人解同○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
 古人為學首末次第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
 處理會○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
 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

理者不遇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
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
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
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
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自可得而至也○今人都
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
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乎願爲今人之學乎○讀大
學且逐段挨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
令文意聯屬却不妨○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
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
亦難○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溫前面不可只恁地茫
茫看須溫故而知新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
朱子語類

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
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
讀此書功深則用博肯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
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
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着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
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是讀書
自不着得多工夫○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
之曰公如嚼飯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嚼這般啾那
般道都是不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
曾着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着上面只是恁地略綽將過這
心元不曾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
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
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
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子淵說大學曰公
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
得公便要上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
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
一書之問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
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
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
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
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
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
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

正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古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濟事○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着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

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上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學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斲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纔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者常惺惺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大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多貪○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

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中事
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
句其或問中皆是辯諸家說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益言之
大學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
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
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
理會孫○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
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
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
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
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大學

人

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
常有人益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磬自有箇通透
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
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
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着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
反被這箇生出疑孫○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
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其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
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孫○某於大
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下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
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人○入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
許多條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只是看得草草○某註解

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
書時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孫○說大學啓
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
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
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
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
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孫○問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
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大學

九

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
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
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然雖不爲帝王也閒他不得也做出
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孫○問天必命之以爲
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
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
極故不能反孫○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
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爲之脩道立教以教
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
底却須聖人爲他做也孫○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此俛字何
謂曰俛字者乃是刺着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孫○問外有以
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

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爲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尤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即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朱子語類卷之一終

大學

十

朱子語類卷第二

大學 經上

大學有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明明德只是提撕也○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敏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着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即自然着敬○明明德乃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大學

是爲己工夫那箇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疎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拔出心肝與它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由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而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

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問○明
明德如人自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不昏便不昏矣問
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
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
則不着箇復字學○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德但爲物欲所
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
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學○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
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
而嘆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
廣之問○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
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
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學○人本來皆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大學

其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
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
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爲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
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
便可迎刃而解學○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
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而昏定晨
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
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
如齊夾好飲酒不顧父兄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
清可以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
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諍

好於道方是孝學○曾與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
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
之則爲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
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
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
云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脩習待他自
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
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爲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爲羞惡
這便是義發而爲辭讓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
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溫夏
清爲孝人能冬溫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孝孔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大學

子却以爲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
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
宣王見牛之殺觶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
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爲之是見不
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
恁地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爲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
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
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學○或
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
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人井處來明這
道理蓋亦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
心至善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

與何緣有不明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不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孟子發明亦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卒人都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子○武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分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四

曉了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個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個不昧具得衆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著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因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儘多端○錄別出○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衆理

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個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衆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却濟得甚事又問明之功莫須讀書爲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只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只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一個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五

工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問大學注言真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按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于親友于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汗穢當常常有以明之。○問明明德意思以年且壯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不明白不要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別意思證讀書最不要如此看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存細將心體驗不然皆是閒說。○傳敬子說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单也不得且去仔細看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槩恁地說到下面方說率天下至格物八者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就此八者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裏而今且去仔細看都未

○若小小効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典讓自是如此。○問明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它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問明明德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汗也。○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至善猶令人言極好。○子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清皆定晨省雖然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至善是箇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說一個止字又說一個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它也。○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爲善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語實文卿又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子曰若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善又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

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
曰只是要如此○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
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
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
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
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
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
處錄○以下明○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
止是事事各有個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
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
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個徹底物事今人却塊
坐了相似昏昏要須提撕有提撕便敬昏昏便是肆肆便不敬
明○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
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
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個下
工夫處景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問是過與不及皆
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得到這裏間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
於此者也如舜之命舜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欲明此而已這個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
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
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據他說一兩

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卻不窮究其實
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
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來朋友因
甚而來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著一一與他考究似此用工
初間雖覺得生受費力久後讀書甚易為工却亦濟事道○明
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
不為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便是理會知之
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
哲文明溫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
明便有知底道理溫恭允塞便有守底道理此條所錄恐有誤○問
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
民止至善○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己應事接
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
外節○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
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
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以下明○明德新民二者
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得便了新民不是只略
略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處孫賀○問至善不是明德外
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
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
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
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
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
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問合只管執一便成

一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學處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此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歎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言同○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指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爲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指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其明德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十

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爲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到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明德新民皆當止於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新民以仁厚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或問明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

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止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得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發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竟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明○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明○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拱○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槩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以下知○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十一

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爲不差矣拱○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拱○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絲毫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跌在這裏不知個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骨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他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大學

主

所移否曰這箇本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三

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慮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澁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竭其力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着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曰體有煩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止安慮○知○李德之

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先安排下樣子後却旋求來合○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渙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渙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

學家○問安而後能慮口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

處能慮○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方○慮是研幾○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已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乃能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當斯得之矣○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個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后能慮慮之審而后能得○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其處如處富貴貧賤思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

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
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徹底不
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徹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
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
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
譬如靜坐有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
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意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
孝底道理應是應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
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
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
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
之周密處○王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
知止不知止則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
十歲來年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過如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只是任止於至善而不
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
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
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物之來略審一番劉淮叔通問慮與
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
慮便是審其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慈至言仁則當如堯言孝
則當如舜言敬則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言開欲以明德
之明為如人之失其所有而一旦復得以喻之至慮字則說不
得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撞着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
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爾寧靜而安便如人既

知某物在甚處某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安而慮便如
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裏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
上手審一番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矜停輕重皆相當矣或又問
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吝予可
以取可以無取可以取可以無取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常止之處心自會定
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
物各有其理到應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
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
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道理如此到晚間
心裏定了便會處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
便腳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
這處已自有小學了○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
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
易所謂惟幾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
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未之說如此
則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口問是再問知
止而後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
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
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
止只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
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
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
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

做夫○人本有此理但為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問知止至能得曰真箇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未甚要緊聖人但說個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略有漸次也○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大學

太

得便是在手間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個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

朱子語類卷之二終

上

卷之二 大學

九

語類卷第三

大學 經下

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被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决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决定着實有罪决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二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劉子厚云堯舜見問物上理合曰也須是如此但窮理上須是見得十分徹底窮到窮不得只道未窮得到底只得如此這般自恕之言亦非若窮理也且如事君便須是進思退思過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也若事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這皆是極處○致知所以求爲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因鄭仲履之問而言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致知有甚了

期方○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

心者本無不足也○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

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居甫問格物工夫覺見不周給曰須是四方八面

去格○格物格猶至也如舜格於文祖之格是至於文祖處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

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者如言

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

便是格物○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

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

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

待自家者已定學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二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二

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文振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爲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格物莫先於五品○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爲人君便當止於仁爲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爲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

而伐木亦有時無一些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格
得盡所以如此節○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爲子豈不
知是要孝爲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
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
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
禮智是也如才方開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子淵說格物
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須從
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人之所以爲人只是這四
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
入井一井如彼深峻人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
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羞在別
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所
未安便要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閒禮教人之施於己者
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事物物上各有
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
事物上看是底定是是非底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
却只在自家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者不待問別人假借
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這四箇如
今若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有多少樣
有如此爲孝如此而爲不孝忠固是忠有如此爲忠又有如此
而不與做忠一一都着斟酌理會過○問格物最難日用間
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
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
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

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
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
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
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或問格物是學
者始入道處當如何着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
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
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
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仔細
如何却無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
不是彼所爲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
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地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
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
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就事物上格
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
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
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
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
須待它自然發了方理會它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
教人去黑泮泮裏守着而今且大着心胸大開着門端身正坐
以觀事物之來便格它○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
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
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

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一也易
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
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
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
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
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
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
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偏
問實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
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物物物若靜若動凡
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
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
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要用又問如
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爲與不合爲先生領之節○若格
物則雖不能盡知而事至物來大者增些子小者減些子雖不
中不遠矣○問格物工夫未得到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
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
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問自能到
如何先立一個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
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
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
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爲必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不如如此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莘莘斃而後已又曰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人多把這道理做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
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
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
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
也此之謂實體○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
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
忠孝○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爲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
人多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
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又

朱子語類

卷之三

七

云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得郡
廳上方是至若只到縣境上即不謂之至也○格物不說
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
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稍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
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
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
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
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
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
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把仁義禮智
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
理也○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
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遇恭執事便敬與
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
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個人做事了外而為善
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
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
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
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
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
都忘之矣○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
自是不得無理會○大學說一格物在更却不言其所格者如
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八

物只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致知格
物只是致知格物○致知格物一勝底事先生舉左右
指來此並○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
劉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
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張仁叟問致知格
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
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
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問知
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
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
者必須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學如

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門大
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之類事物各有所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
也然須是極盡其理方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未盡
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黃去私問致
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說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爲
子知孝爲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
光也喚作光然逐旋開刻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
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
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個意便實若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
了○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爲
自家元有是物但爲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
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
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
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開時把史傳來
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人之一心本自光
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
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脩治
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
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暗
暗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別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
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
他做主宰出平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
昏未明便用提醒他○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有此知
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
點只是爲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
心發見於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
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
根皆自此生又問凡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
須知得要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爲窮理○致
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一件是
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是於知之之體
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者此只是大約說耳且
如說父子須更有母在更有夫婦在凡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士

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是格物大○致知格物便是志於道據於德却是討得個匡格子明義○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明義○曹又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非此非是我之智若能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個道理其實只是一個心一個根抵出來抽枝長葉卓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胸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胸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義○問知至意誠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士

其後待作甚合殺格物是格盡此物如有一物凡十辨已知五辨尚有五辨未知是為不盡如一鏡焉一半明一半暗是一半不盡格盡物理則知盡如元昭所云物格知至當如何說子上問向見先生答江德功書如此說曰渠如何說已忘却子上云渠作接物曰又更錯○陳開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容易曰也如此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略略恁地勘驗一過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人都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太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寅○子善問物格曰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不盡方是不走作格○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這一件與他理會過夫○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個道理處之而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錄○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

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然底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教一獸不殺胎不殞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以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之○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舉其重而言問○問致知之至知至之至有何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爲也下一至字是已至○先至字有兩人字爲致是人從旁推至○節○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是知得也○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割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刃十分利了一鋪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而前莫不迎刃而解○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却恁地平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絮矩雖是自家所爲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自家之心以自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而都平均齊一而後可○鄭仲履問某觀大學知至見得是乾知道理口何用說乾知只

理會自家知底無不盡便了○至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後據先生解安定慮得與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是大綱且如此說後面却是學者用力處○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此等說話爲無恁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以下○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模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爲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少了他這意思○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不是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主

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
地上白點知誠意是善惡關不得只是惡格物是善惡關不得只是
只是誠意是善惡關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
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
著如此檢點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意是
不得是見○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
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
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
國平天下地步愈濶却須要照顧得到○知至意誠是凡聖
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
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着力進步也○大學所
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
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
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
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
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
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
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
也○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過此一關方
會進一本云過得此關進○鍾唐傑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
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
意○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
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深自省察以致其知
痛加剪落以誠其意○致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主

處意是發念處問○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毫
或難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
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
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不
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或得於小而失
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已而失
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
馳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說為學次第曰本末
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
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却去誠意
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拈着底須是
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常說田子方說文侯聽樂處亦有病不
成只去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略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能
明官或以官為商以角為徵自家緣何知得且如邊豆之事則
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邊豆但比似容貌顏色辭氣為差緩
耳又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人一聽得鄭子會便要
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一不備但不輕本而重末也今
人問坐過了少日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且如儀禮一節自
家立朝不曉得禮臨事有多少利害○吳仁甫問誠意在致
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面上放水來
己自迅流湍決以是臨時又要略略檢剔莫令壅滯耳○問
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說制便不得須是先
致知格物方始得人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
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

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源頭上工夫看來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得譬如過水似無橋則過不得意有未誠也須着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欲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南北中央皆着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留些子在至誠○知○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道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雅○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知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欺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朱子語類

格物窮理上做工夫

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

與是惡自心

甘意肯不去

此方是意誠苦猶有一毫疑底

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恁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處但他

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當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轍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轍想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知至而后意誠曰知則知其是非到意誠實則無不是無有非無一毫錯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亂發不妨待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不惑未七十

心皆不可從只是說次第如此

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

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

詩人玩弄至此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安語猶在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白樂天有詩吾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詩人滑稽耳

○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討得來云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又笑曰某常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

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无

身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周
有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縱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
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終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
此項功夫也○問格知極其至有時意又不誠是如何格無
對曰且去這裏子細窮究一日稟云是知之未極其至先生曰
是則是今有二人一人知得這是善這是惡又有一人真知得
這是善當爲惡不可爲然後一人心中如何見得他是真知處
格亦無以應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緩緩尋思自有超然見
到處○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問實其心之
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爲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
朱子語類

箇在後那箇是繁盛那箇是荒索○夫全在致知格物上○
正心以下○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
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擇住須是從心之所發
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力得家
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先去了自欺之意誠
則心正誠意最是一箇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
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或問意者心
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
正只是私意牽去意纔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
似今人作文字用這箇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格物者知
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此去一節易似一節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
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无

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格物者窮事物之理
致知者知事物之理無所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爲故
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不可着纖毫私意在其中○格物致知十事
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
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雖是有許多節次然其進之遲速則又隨人資質敏鈍
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煅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將去
都易了○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
識意則主於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敬之問誠意
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
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繁細而正心脩身地位又較大又較施

疑○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又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脩身是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懣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意者乃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澄清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更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懣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或問正心脩身如何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着力故此心多為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底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心幾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誠意正心章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看又曰誠意以敬為先○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

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口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都是各就地頭上理會○穀然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却平治何也曰堯不以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李從之問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故只言脩身曰脩身是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面許多事便是理會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者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此只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為之條目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其為條目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為學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為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方好明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汚

光明之性依舊自在論綱領目 ○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
有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
五字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
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如此看來不須說效亦得
服到日子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
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脩身五件是明明德事
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
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意思大抵開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做
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
有用處而今人多是不開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
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
能長進終於無成大抵是不曾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
是閒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閒時不曾知
得臨事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閒時理會如何為孝見
得分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亦然以至凡事都如
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此
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
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
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
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裏面曲折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關
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
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
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
是真知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求得其所以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齊家齊
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以止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誠其而
后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緊要實處着工夫如何是致
知格物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窮究着實方
是道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
欲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照在格
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 ○大學
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較親切了故
文勢不同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意誠而
后心正不說是意誠了但心正便無詐偽便是誠心不在焉便
不正或謂但正心不須致知格物便可以脩身齊家却恐不然
聖人教人窮理只是道是人在善惡中不能分別得故善或以為
惡惡或以為善善可以不為不妨惡可以為亦不妨聖人便欲
人就外面攔截得緊見得道理分明方可正得心誠得意不然
則聖人告顏子如何不道非禮勿思却只道勿視聽言動如何
又先道居處恭執事敬而後與人忠敬字要體得親切似得箇
畏字 錄記先生嘗因諸生問敬字何訓曰是不得而動也 ○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謂如
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
格物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在 ○大
學言物格而后知至至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即能
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后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
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修目若必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行行得一節了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
 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着物來而前便用格知之所至便
 用致意之發便用誠心之動便用正身之應後便用脩家使用
 齊國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
 知格物誠意進退將去云云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
 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
 未脩且待我脩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
 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 ○大學自致知
 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
 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
 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
 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
 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肖須是多端理會方得
 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略分個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
 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怒哀上做工夫固是然
 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哀易損卦德念忿益卦見善
 則還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
 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
 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
 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
 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
 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
 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
 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裏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
 無意地勢攘且當循此次序初間欲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
 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有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
 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
 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 ○說
 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
 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大學一篇却是
 有兩個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個誠意脩身是一個才過此二
 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 ○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
 脩是一截事齊家治國平天下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
 是一個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個過接關子 ○自
 格物至脩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外 ○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如此
 但致生流弊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
 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个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
 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
 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
 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齊家便齊
 國便治而天下可平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
 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
 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
 能守之到得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處

專似于小然若打不透却是大病。黨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有未到處，其病却小。蓋前面大本領已自正了，學者若欲到物格知至處，此是問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八事而十分以上底人。心是在常中擔着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箇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發。○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箇塔心，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一箇心。明德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治國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從前面看來，看後面又推前面去，故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也。○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詳其文勢似皆是有爲而後爲，增曰皆是合當爲者。經文既自明德說至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却又反覆明辨以見正人者必先正己。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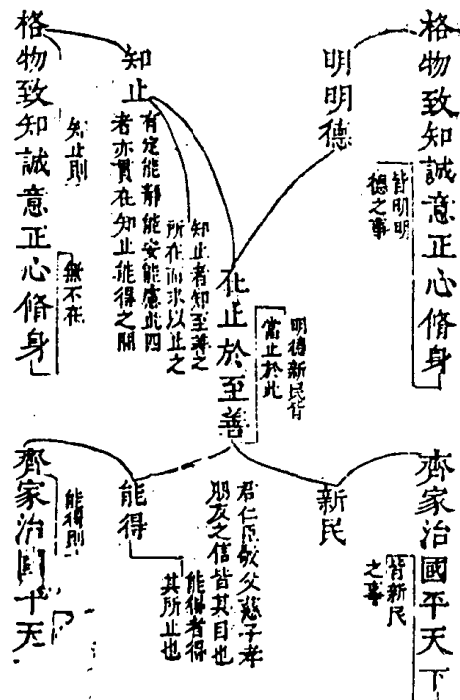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大學

三

家家之本在身亦是此意。○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向疑其似於爲人，今觀之大不然。蓋大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天下苟有一夫不被其澤，則於吾心爲有慊，而吾身於是八者有一毫未盡，則亦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如是，則凡其所爲雖若爲人，其實則亦爲己而已。先生曰：爲其職分之所當爲也。

圖



大學語類卷之三終

大學

子語類卷第四

大學

傳一章釋明明德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問明德明命曰便是天之所命謂性者人皆有此明德但為物欲之所昏蔽故暗塞耳○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察察然不放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曰這個道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剔撥得有些通透處便須急急躡蹤趨向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怠地便是理合怠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顧諟天之明命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大明底物事在○顧諟天之明命便是常見這物事不教昏替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個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個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疑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常○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接物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怠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要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目在之如何曰顧諟是看此也目在是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問顧諟常目在之天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想只是顧其發見處曰只是見得常常地在目前模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問常目在之意先生以手拈曰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問如何目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怠○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

包裹在裏若有這個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個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葉芽葉出來便有皮包裹着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個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個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個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

傳二章釋新民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三

荀日新一句是爲學入頭處而今爲學且要理會苟之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着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苟日新須是真個日新方可日日新又日新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爲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苟字多訓誠字○苟字訓誠古訓釋皆如此乍看覺差異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暫能日新不能接續則前日所新者却間斷衰頹了所以不能日日新又日新也○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道正如孟子操存存心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之德德遠裏却說明

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爲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個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爲早間盥濯才了晚下垢汙又生所以常要日新○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熟讀○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爲止於至善也○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四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緝蠻黃鳥止於丘隅物亦各尋個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殺處○或言大學以知止爲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

止於仁若依違牽制需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是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謀錄云須是就君仁臣敬子孝父慈章雖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此上推廣所以事上當如何所以待下又如何尊卑大小之間處之各要如此○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此是詩人美武公之本有耶姑借其詞以發學問自脩之義耶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至

著見明○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問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開庭○問瑟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問恂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大率切而不熾亦未至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瑟今個今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今宣今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難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者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善又曰瑟今個今赫今喧今者有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

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今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末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骨磨礪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着得磨措工夫○瑟於莊貌個武貌恂慄嚴毅貌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煥赫

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問前王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後而列文一節又是咏歎此至善之意
傳四章釋本末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莊其

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
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
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
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
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閔子皋將至遂為衰子皋
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傳○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
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為末義○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
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
之辭義○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章

傳五章釋格物致知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德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七

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
便是那知覺底如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
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
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密次日圻父復說過先生曰性便是那
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問表裏精粗無不到曰表便
是外面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
骨貼肉處今人處事多是自說道且恁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
這便只是理會不曾到那貼底處若是知得那貼底時自是決
然不肯恁地了義○問因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
乎其極是因定省之孝以至於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於
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須是表裏皆如此若是
做得大者而小者未盡亦不可做得小者而大者未盡尤不可

須是無分毫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之心
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
湖之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
爾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至健者要做便
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
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
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
云乎義○任道弟問致知章前說窮理處云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且經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
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會便是這
些知萌芽若懵然全不向着便是知之端未曾通才思量着便
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才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八

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着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
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
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
致知則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則理在物而吾心
之知已得其極也或問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分於
取舍無不切既有箇定理如何又有表裏精粗曰理固自有表
裏精粗人見得亦自有高低淺深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
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
大體都不就中間細下工夫這喚做知得裏知得精二者都是
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
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

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
其流必入於異端○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
心之所獨得表者如父慈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
裏者乃是至隱至微至親至切切要處因舉子思云語大天下
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又說裏字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
個道理不惟一日間離不得雖一時間亦離不得以至終身之
頃亦離不得○傳問表裏之說曰所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便是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
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身上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是之謂裏子
升云自古學問亦不過此二端曰是但須見得通透是之謂精
粗曰如管仲之仁亦謂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
後或違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窬
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穿窬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
其實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周問大學補人心之分
別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
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臭臭此下
須連接誠意有此本是誠意是醞釀誠意來○諺錄云此只
之者則則見善真如不及見不善○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
真如探湯而無難毫不實故耳○某問說得較寬又覺不切今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
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裡而○
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
行則此體全行便是用○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
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裡壓
重了不淨潔○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

為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
似禮記必大

傳六章釋誠意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個虛字看如正字之類○說許多
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為病痛亦輕可若
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問誠意是如何曰心只
是有一帶路更不着得兩個物事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
其所以無力是如何只為他有箇為惡的意思在裡面牽繫要
去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裡面
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諺學升堂云云教授請講說
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
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器
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
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裡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
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
節節有工夫○亞夫問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當
說所以誠意工夫當何如曰此繼於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若知之已至則意無不實惟是知之有
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且如做一事當如此決定只若如此做
而不可以如彼若知之未至則當做處便夾帶這不當做底意
在當如此做又被那要如彼底心牽惹這便是不實便都做不
成○問知不至與自欺者如何分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尹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只為是知不至耳
問當其知不至時亦自不知其至於此然其勢必至於自欺曰

勢必至此項之復曰不識不知者却與此又別論他個又却只是見錯故以不善為善而不自知其與知不至而自欺者固是五十步笑百步然却又別問要之二者其病源只是欠了格物工夫曰然則問劉棟看大學曰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個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自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與欺不知不識却不喚作自欺道○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裡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粟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道○自欺非是心有所慊外而雖為善事其中却實不然乃自欺也譬如一塊銅外面以金裹之便不是真金人○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隱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

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制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只今有一毫不快之心便是自欺也道○看如今未識道理人說出道理便恁地包藏隱伏他元不曾見來這亦是自欺亦是不實想他當時發出來心下必不安穩○因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樣一則內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口道箇不用恁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次早云夜來國秀說自欺有三樣的後來思之是有這三樣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裡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裡而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陰有不好者以拒於內其惡惡也陰有不惡者以掩其中蓋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欺須是要打疊得盡善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方可進○問自慊曰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裡而相牽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是自慊○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道○自慊之慊大約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

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足意多云有外之心憊憊非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己私且只是快底意少問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憊只說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說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說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與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憊字訓足也吾何憊乎哉謂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憊於心謂義須克足於中不然則假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為善者言之則為忍去忿怒之氣自殘忍而為惡者言之則為忍了惻隱之心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嘴皆本虛字看懷絃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恩亦同此義○誠意

○或問自憊自欺之辨曰譬如作蒸餅一以極白自憊自欺之辨內外更無少異所謂自憊也一以不好麵做心却以白麵作皮要欺人然外之白麵雖好而易窮內之不好者終不可拾財乃所為自欺也○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善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自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憊了非是做善了方能自憊也自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

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與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同念作在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于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懌也謹獨○問或言知至後煞要着力做工夫竊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處到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大段着工夫處曰雖不用大段着工夫但恐其間不能無照管不及處故須着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行夫問先生常言知既至後又可以驗自家之意誠不誠先生久之曰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着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裡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謹○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或說謹獨曰公自是有錯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謹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爲且如着衣喫飯也是爲飢寒大學看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是欲無間先生曰然○問誠意章句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田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鬭故不會

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裡面黑便非誠意今人須於靜坐時見得表裏有不如一方是有工夫如小人見君子則掩其不善已是第二番過失人○此一個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開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拚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自我何益之有大○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淳○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說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却是無

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方○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毫苟且為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裡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小人皆有之閒時皆知

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等推倒那人定欲得了又知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難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顯實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為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個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富雖好然裡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于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全○以下○問誠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

是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爲惡而善爲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爲自欺大故是無欺小人此豈自欺之謂耶又曰所謂自欺者正當衆數之時少有不實便爲自欺豈待如此後當至於此處爲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都說差了蓋爲幸連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使無待於自欺非勉強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毫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爲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

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若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公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他自公又更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裡面也要知得透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無那個物事譬如果子爛熟後皮核自脫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之說這裡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個容着硬過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公所說只似箇椿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強捺如水恁地滾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他如何塞得住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個心便是誠才有兩個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個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個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爲善後而又有個人在這裡拘你莫去爲善欲惡惡又似有個人在這裡拘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引近思錄如有兩人焉欲爲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心之發便被

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個所以鴻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次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那個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爲不善之雜而又蓋

庶以爲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
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了嚇人說是一石
便是自欺謂如人爲善他心下也自知有個不滿處他却不說
是倘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的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
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欠
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
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說時
便與那小人閒居爲不善處都說得貼了○次日又曰夜來
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
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
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

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富潤屋以下却是說意
誠之驗如此○此時心廣體胖心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作
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
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他
自見得令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
只是樂伊川云這裏着樂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問
心廣體胖曰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
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
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問誠意章結注云
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便到誠意兩頭截定箇界
分在這裡此便是個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裡去便是君子
從那裡去便是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
未是處却旋旋理會○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
要樞要說誠意是說致知曰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
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
誠便是過得個大關方始照管得個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
是小人過得這個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
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裡○因說誠意章曰若如舊說是
使初學者無所用其力也中庸所謂明辨誠意章而今方始辨
得分明○讀誠意一章炎開過此一關終是省事曰前面事
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
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文須通上章看可

傳七章釋止心脩身

武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不通得誠意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大學於格物誠意章都是鍊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都易了○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或問正心誠意章先生今他說曰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粘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自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面為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亞夫問致知誠意曰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恁地後面牽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為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懣又有箇不無忿懣底在後

知至有自然無作○敬之問誠意正心誠意是去除了得裡面許多私意正心是去除了外面許多私意誠意是檢察於隱微之際正心是體驗於事物之間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就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裡面有波浪動蕩處○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意既誠矣後面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親愛賤惡只是安頓不着在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哀懼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問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心有喜怒哀樂則不得其正非謂全欲無此此乃情之所不能無但發而中節則是發不中節則有偏而不得其正矣好樂憂懼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要所好所樂皆中理合當喜不得不喜合當怒不得不怒○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

哉○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問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爲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爲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合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常留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懣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恐懼好樂亦然○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忿懣已自粗了有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懣留滯在這裏如何得心正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一個好物色到面前真箇是好也須道是好或留在這裏若將去了或是不當得他底或偶然不得他底便休不可

此心耳今人多才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礙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當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爲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項之復曰要之這源頭却在別致知上知至而意誠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某常云此處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若知不至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個心以爲爲之亦無害以爲善不可不爲又有一個心以爲不爲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個芽子這便是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爲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怠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忿懣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慕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此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个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決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盡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先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曰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

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心在這裏有件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事不可因喜心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迴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個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拘向便門去學者到這裡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有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覺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過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學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為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欲○人心如一個鏡先未有一個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個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個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葉兄又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個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

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喜怒憂懼都是人合有底只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若欲無這喜怒憂懼而後可以為道則無是理小人便只是隨這喜怒憂懼去所以不好了○問忿懣章曰只是上下有不恰好處便是偏○問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比恐懼憂患好樂三者覺得忿懣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懣乃戾氣豈可有也

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有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懣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教情只是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教情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劉圻父說正心章謂不能存之則四者之來反動其心曰是當初說時添了此一節若據經文但是說四者之來便撞翻了這半子耳又曰只爭個動不動又曰若當初有此一節時傳文便說在那裡了他今只恁地說便是無此意却是某於解處說着這些子○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懣好樂之類

○敬之問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章云心不可有一毫偏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无

何才有一毫偏倚便是私意便浸淫不已私意反大似身已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這下是說心不正不可以修身與下章身不脩不可以齊家意同故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个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个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事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手

天明方惺便恁地虛明光靜然亦只是些子發出來少間又被物欲格住了孟子說得話極齊整當對如這處他一向說後去被後人來就幾希字下注開了便覺意不連貫○問誠意正心二段只是存養否曰然○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德也欠了些不德便不全故不得其正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為這事是情子蒙

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教惰賤惡亦有所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脩也○或問正心章說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脩身章說親愛賤惡哀矜教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

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於過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心體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謂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懣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傷○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真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

是名就地頭上理會。○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正心脩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在人欲上這个皆是入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况加之以放肆邪侈分明是官街上錯了路。○子升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淵一節去之。○第八章人謂衆人之猶於也之其亦如於其人即其所向處。○之其所親愛之之猶往也。○問大學譬音改僻如何曰只緣人心有此偏僻問似此恐於脩身在正其心處相類否曰略相似。○問古注辟作譬似窒礙不通曰公亦疑及

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問齊家段辟作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于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教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君父有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所放惰處如見那人非其心之所喜自懶與之言即是忽之之意問放惰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專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教之與情則氣習之所為實為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脩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教情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慟告却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或問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曰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為不率又不至于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教情雖聖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教情他一向教情便是辟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放情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謂放情者只是濶略過去。○問教情曰大抵是一種沒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放情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教情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

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放情然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察問放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放情此放情不是惡德○又曰如常人做惡○或問放情是凶德而曰有當然之則何也曰古人用字不如此放情未至可賤可惡但見那一等沒緊要底人自是恁地然一向去放情他也不可如此○問君子亦有放情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棄者○問放情曰教便是情放了便情放了都不管他便是情○因學者問大學放情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爲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放慢處皆在所不答○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過於厚否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

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放情五者有所僻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嘗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又云意有不誠時則私意爲主是主人自爲賊了到引惹得外底人來四方八面無關防處所以聖得先誠其意○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五者其實則相串而以做工夫言之則各自爲一事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逐一節自有一節工夫非是籠侗言知至了意便自誠意誠了心便自正身便自修中間更不着工夫然但只是上面一截工夫到了則下面工夫亦不費力耳先生曰亦是天資高底人只頭正了便都正

去若來雜多底也不能如此○問正心脩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推之益意或不誠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云云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大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纔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懣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且以大學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爲格物以下事目皆爲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謙乎德等事亦可見矣○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節節去照

晉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爲善又被一箇不欲爲善之意來防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爲惡之意來防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爲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爲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慍（賀孫）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武問齊家一段是推將去時較切近否曰此是言一家事然而自此推將去天下國家皆只如此又問所畏敬在家中則如何曰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堯

一家之中尊者可畏敬但是有不當處亦各有幾諫時不可道畏敬之便不可說若若如此惟知畏敬却是僻也（或問）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人）○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堯）○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泳）○劉潛大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言康誥以釋使衆一句不及孝弟何也曰孝弟二者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美

入井之意同此○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堯）○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直卿云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堯）○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節）○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都是說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似說脩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脩身是齊家之本齊家是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或問）去○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曰只從頭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堯）○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雖曰推己以及人是亦示人以友己之道曰這是言己之爲法於人處（堯）○吳仁甫問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爲人師也（池本）不可下云爲人師耳若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明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然此意正爲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人爲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此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亦說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已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人之恕恕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人之恕又曰推己及物之謂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就愛人上說聖人之恕則不專在愛人上見如絮矩之類是也○問所藏平身不恕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恕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一作只畧畧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川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註○仁甫問治國在齊其家曰這箇道理却急迫不得待到他日數足處自然通達這箇物事只是看得熟自然有條理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註○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

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難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教敦化之知作其若務實其言欲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樣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于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箇父如瞽瞍有箇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註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或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却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在曰物格知至後其理雖明到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節大須逐件又徐徐做將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先來固是知其所往了到各處又目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止不進則不可未到一處而欲踰越頓進一處亦不可味道問平天下在治其國曰此節見得上行而下效又見得上下雖殊而心則一道○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

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
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
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
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
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
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才卿問上老老而民
與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恤孤方
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與孝與弟不倍此方
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爲上行下效
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
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
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
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
下面更絜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爲絜矩所以差也
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以後事如何將做
老老說得○老老與孝長長與弟恤孤不倍這三句是說上
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道政事上是
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恁
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
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
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豈不能絜矩矣
人○問絜矩之道語脉貫穿如何久思未通上面說人心之所
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己之心同故必以己度人

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如此○問上老老而
民與孝下而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
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
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
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仁
甫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與孝與弟不倍
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
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
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
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
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內外無怨始得
如東山出車杜杜諸詩說行役多是序其室家之情亦欲使凡
在上者有所感動又曰這處正如齊宣王愛牛處一般見牛之
殺觶則不忍之心已形於此若其以愛鐘爲不可廢而復殺之
則自家不忍之心又只是空所以以羊易之則已形之良心不
至於窒塞而未見之羊殺之亦無害是乃仁術也術是做得巧
處謂之術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相說只以
己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
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
一類意又曰晁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之而不傷云云
漢詔云云孝心闕焉皆此意○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
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與孝
長長而民與弟恤孤而民不信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
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星

又曰與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而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个都是不能絜矩○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處○問絜矩之道曰能使人興起首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隣西隣以隣國爲鄰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星

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賣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賣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着我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他取我五尺我若侵着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如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亞夫云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或問絜矩曰譬之如左邊有一人侵我地界是他不是了我又不可去學他侵了右邊人底界前人行擁住我行不得我又不可去學他擁了後人後人趕逐我不了又不可學他去趕前人上下亦然椿云此一人却是中立也曰是椿○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自此以推之問論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在矩則可以如此在人則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曰非是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上之人得長其長下之人也得事其長○問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無以使下及左右前後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學

十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下其下而節意皆類此先生曰見曾子之傳發明恕半上下四旁無不該也○恕亦是絜矩之意○陶安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着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錄曰仁者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得推矣若絜矩正恕者之事也先生領之○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爲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李文問盡得恕心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裡且理會絜矩是如何問此是我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絜矩非是外面別有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而措之又不是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裡也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而怨則自然有人有土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學

○或問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上之人以爲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或問爭民施奪曰是爭取於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娼妓以惡之是徇其好惡之私○斷斷看是絜矩娼妓者是不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舉而不能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運用之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相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危已復禮等語皆是也○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寫句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矣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失而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教如此○仁者以財發身但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尊不在於財不仁者只管多聚財不管身之危也○蠶卿問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然○雖有善者善如而今說會底○國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禁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遇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裡利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聖

無不利矣。○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利。○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理。絮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上面人既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絮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橫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絮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問絮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爲言何也。曰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絮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着民底滿着我好民必惡有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

聖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大學

聖

問絮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道箇較多所以生養入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絮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斂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失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人些子不害其爲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不好過與。○問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耳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子升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亞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因言莊子不知他何所得授却自見得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此等議論甚好度亦須承接得孔門之徒源流有向後來佛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於莊子但其知不至無細

密工夫坐開都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今人亦須自理會
教自家本領通貫却去看他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若一
向不理會得他底破少間却有見識低似他處因說曾點之徒
氣象正如此又問論語集注說曾點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
莫只是堯舜事業亦不足以芥蒂其心否曰堯舜事業也只是
這箇道理又問他之所爲必不中節曰本領處同了只是無細
密工夫○人泊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
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着箇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

朱子語類卷之四終

大學

朱子語類卷第五

大學

或問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一段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
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
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
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
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
也好仁○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
必着如此趙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做不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

朱子語類卷之五

大學

進如何要填補前面○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
住身心到後來克己復禮又是一段事○問大學首言明德
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
是帶補一敬字○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
國平天下皆不外此○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
做一句看次日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
是敬散亂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着皆是敬○或問大
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只一般只認
行着都是敬○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行之常令
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
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
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尹主

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問或問畢伊川及謝氏尹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無適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使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惺惺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是惺惺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又曰或人問出門使民時是敬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伊川答此儼若思時也要知這兩句只是箇毋不敬又須要問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這又何用問這自可見如未出門使民時是這箇敬當出門使民時也只是這箇敬到得出門使民了也只是如此論語如此樣儘有最不可如此看○或問整齊嚴肅與嚴威儼恪之別曰只一般整齊嚴肅雖非敬然所以爲敬也嚴威儼恪亦是如此○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爲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卽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問外而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

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貫志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爲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爲便是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着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此不得也○因看涪陵記善錄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却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之說方到上蔡地位曰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要喚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橫渠曰易曰敬以直內伊川云主一却與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發有已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雖是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見於動靜有異學者須要常流通無間又如和靖之說固好但不知集義又却欠工夫曰亦是渠才氣去不得只得如此大抵有體無用便不渾全又問南軒說敬常云義已森然於其中曰渠好如此說如仁智動靜之類皆然○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着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着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

事思盡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問尹氏其心將
敘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
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又問只靜時主敬便是必
有事否曰然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
之性○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
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衰機伸正來爭辨他引君子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
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四

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
禾稼禾穀微亦陽止微亦剛止益微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
可見問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是若對樂
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節限定裁節樂然有文底物事樂是和
動底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之類推之可
見○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屬陽義與智屬陰問小
學詩書禮樂以造士注云禮陰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節制言
問禮知是求微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知未見求微處曰
義猶略有作爲知一知便了愈是求微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
纔知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問陰陽五行健
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
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

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
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問或
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氣之偏且塞者爲物如何曰物之生必
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假如大鑑
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
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
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
泥沙其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
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爲氣昏
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父子
知祭祀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爲他
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問或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五

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
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
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而爲小人之歸者又有爲人賢而不
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
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
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
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克化放此等氣質令恰好
耳○舜功問序引參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至下須是見己之所以參化育者又問此是到處如何曰
到大有地步在但學者須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手今學者多
言待發見處下手此已過却纔思要得善時便是善○問或
問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節顧人心稟受之初又必皆有以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六

六

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下是一節苟於是焉而不值其時則純粹之會這又轉一節下又轉入一節物欲去是否曰初問說人同得之理次又說人人同受之氣然其間却有撞着不好底氣以生者這便被他拘滯了要變化却難問如何是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之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只昏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來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有覺之語焉此先生因此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六

七

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元恩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惻惻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亦是只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爲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發而待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恩云舊見五峯荅彪居仁書說齊王易平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時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時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是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友

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都是理會得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空不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只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

○問或問說明德處云所以應乎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其說至善處又云所以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

一定之則二處相類何以別曰都一般至善只是明德極盡處至誠至悉無所不盡○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由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煞強得這箇又須着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頌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甚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自謂能明其德而不

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卓錄云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而乃不務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安於小成因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

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如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

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體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人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知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安三項若相似說出來煞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上說問無所擇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否曰這般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帶箇虛字能慮上面帶箇安字能安上面帶箇靜字能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看處只是不安處○能慮則隨事觀理極處

朱子語類

卷之五大學

十

研幾曰到這處又更須審一番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三叠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爲聖人○安卿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是小階級無那大階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淵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却後而更有工夫曰在已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要去齊家治國

朱子語類

卷之五大學

十一

乎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明明德言之任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蜚卿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爾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闢門之內或未盡化況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匪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得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着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大第只骨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形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爲善也未肯便與你爲善欲不爲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爲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

知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得此理才知家先有之道理也只是無知則道無安頓處故須知得此理後才知道理有所安頓也如夏熱冬寒若仁之德非知如何知得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得此理也 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 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大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注言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爲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着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他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個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 切有陰陽便有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萬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

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發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以然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 或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嘿會矣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

問南軒謂爲己者無所爲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爲而爲之非有所因而爲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爲者只恁地強信不得却是學到那田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夫○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自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邊豆有司合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去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器遠問子房

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續○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公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公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說錢穀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因舉一事為問先生詢究駭愕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五

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是甚麼樣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著下獄使錢得箇費力去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露濕如先所說是不安於義理之慮若安於義理之慮但見義理之當為便恁滴水滴凍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也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

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峻德之類可見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程錄云所以能喜怒者便是體○問或問常目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也○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五

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休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

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說說是常要看見光明燦爛照生目前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個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迴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提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天

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

傳三章

復引淇澳之詩一段

瑟今備今者恂慄也備字舊訓寬大某看經子所載或從心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只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惴恂惴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舜照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

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則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修瑟今備今赫今喧今到這裏畔而益發見於外便是道學自修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

朱子語類 卷之五 大學

天

問中有始終條理之別也良為此爾曰然○如切如磋道學也却以為始條理之事如琢如磨自修也却以為終條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學是起頭處修身是成就處中間工夫既講求又復講求既克治又復克治此所謂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飾而益修飾○問琢磨後更有瑟憫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

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

朱子語類卷第六

大學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爲道夫讀格物說畢遺書武問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一段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勉強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見博而智益明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此程子曉人至切處也○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爲淺濶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濶則從前未有人說到此○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朱子語類卷之六大學

這一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到那物極處○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滿着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滿着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終恐不盡也曰只爲知不至令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其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知如言啖酒解醉啖飯解飽毒藥解殺人須是啖酒方見得解醉人啖飯方見得解飽人不曾啖底見人說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

解醉解飽只是見得親切見得親切時須是如伊川所謂曰經虎傷者一般○問進修之術何先者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處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非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朱子語類卷之六大學

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益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

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德明曰德功云爾氏說研樹木今日

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曰人日

是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窮○窮

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

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

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

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

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

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一步接續不已自然貫通○黃毅然問程

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

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

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三

了如何曰只是斷制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開時理會不是要

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

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

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

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

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

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

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

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

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且如董仲

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

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

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

明則這樣處自通透詳見前○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

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

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

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

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

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不管後只

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

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

是要開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

不去蹈何曾有人錯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四

到面前須解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

分斷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

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是不好人

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是那件不是處得

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個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

書而以爲後世底皆不足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

後世人也有說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

有不是處也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

未曉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

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

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

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

是慢慢做去人○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者也○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车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其上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

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眾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衆人不同○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今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卽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索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合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

朱子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
最好若以爲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窮這草木是如
何明日又一窮這草木是如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
是逐人告之如此變○問程子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
習既久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又言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但
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
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
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
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
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認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
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幽與紛舉都留向後面做所以先
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着便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
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数等事是卒急難
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
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底所
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
進詳○陶安國問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不
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
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
從這裡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時
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
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
推去莫不皆然詳○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
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
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
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
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
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
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與天地參者也問○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
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
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
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

自格物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棋
盤之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得
才自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
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
漢通書只是說這一事夫○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
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
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
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解○又問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
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
物通○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已此說亦是程子非之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九

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通○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
云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
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
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通○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
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
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淳○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
所歸莫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要從近去朱○且窮實理令有
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卽是遺書所謂
遊騎無所歸矣明○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
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着故程子云如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十

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
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
皆有怵惕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比並自
知通○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
上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卽
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
只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
致其知者有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
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通○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
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
有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
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資次

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卓○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
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
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
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
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
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要察
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
固者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真○問格物雖
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至於一草
一木之間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
察之吾身者爲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
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去若初學又如何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士

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通貫但除了不是當閒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知自至○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任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着實用力所以以下立字○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是一箇誠只爭箇緩頰○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敬者致知是主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提撕着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求便屏去且謹守着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問春問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

朱子語類

卷之六

三

是非覺有下手處曰春間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毛病伊川教人只說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問春問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却以爲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過了正心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又却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淡若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其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問格物敬爲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足以敬爲本後遇在前面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是從近處格將去○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爲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此程先生說得爲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睹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小事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誠是不敬是無息纔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生

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齒

朱子語類

爲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頭首安無
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與其門人說大體不
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甚恁地差了（通）問明目有
何害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下手處理會得
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
質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處要知學者用功六分內面四
分外而便好一半已難若六分外則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
明且於道理亦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上段）○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
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
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
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
朱子語類

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見
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
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
無去處方是格物（人）○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
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
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
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个地頭如此
又云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
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人）○問程
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却逐節
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裡豆爆（人）○問二程說
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武謂格物不當從
外物上畱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曰外
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
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人）○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
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大段落自
有箇緊要處正要人看如作一篇詩亦自有箇緊要處格物一
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他自有箇炮燄炙煖道理這藥方可
合若不識箇炮燄炙煖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爲無用矣日
稟云夜來蒙舉藥方爲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
首敘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
殺子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
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
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

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爲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窮窮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卽理理卽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物粗無不到者諸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謂書之所謂磨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蜚卿謂誠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便見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便見得寡欲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問此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一個道理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育之有元亨利貞以十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問或問中謂鼻口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明聽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親孝○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却是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

止尊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爲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德元問詩所謂秉彜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

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個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个个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衷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彜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云若說降衷便是秉彜則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說降衷只是秉彜則不可道理固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以中爲準則而取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爲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爲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股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

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籠籠說了盡不見他裡而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此火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裡而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於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某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不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誠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籠籠不分曉固有籠籠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

○池錄

○天降衷者衷降此以降言為

命以受言為性
○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等處便是極從這裡比到那裡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裡比到這裡也恰好不曾減些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日自考之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理緣本來个仁義禮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个理未嘗公才求便得又曰
這個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个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知覺這个理又便在這理這个便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握在這理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或問中云如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個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个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个道理在裡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

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實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祖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个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捱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得事須得常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主

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抑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明○問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个是正那个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个顯有个微問所藉以爲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眼前切近起

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而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亦造神妙○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如何住得○青錄云開除開趨來趨去自住不得○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主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爾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爲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爲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不可以不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子不可以不孝也○道○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卽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推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

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裡入

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曰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曰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曰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極大○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貫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爲主以物爲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廣曰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他亦如何使他無得意只是如此

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一段

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窮理只是尋个是處上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爲非程子之言和物物致察宛轉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成情人格

○

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

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个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个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人淳故他不曉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案經為斷他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格○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乃楊遵道所錄不應龜山不知○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夫道○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何盡得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矣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窮之久當有覺處此方是○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峰既出於一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効然不曾熟看伊川之意也○五峰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益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始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歸己胡文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呂與叔言物皆出於一又格箇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了千峰萬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呂與叔說許多一了理自可得窮說其格物○窮理是尋个是處然必以恕為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窮理如何着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截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上蔡說窮理只尋个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爭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此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

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察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遍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胡文定宛轉歸己之說這是隔隔多少記得一個徒作一文有此一語○問觀物察己其說如何曰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已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个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箇着實

內此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便要就這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今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

哉問先生說格物引五峰復齋記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云云以爲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峰只說立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切意思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立着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饒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飭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着力在格物上曰着力處大段在這裏更熟看要見血脉相貫穿程子格物幾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擲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恁地寬舒如將繩索絀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折莫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

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已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已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問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闕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以分明好看○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意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峰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問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問一時之語或只問得一邊所以其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手

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湊起泉說此段工夫方始漸得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不幸止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然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不幸止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然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攷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問延平謂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車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川說今日明日恁地急川說得較快伊說得較慢人若遇一事即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劈開自然分解久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某常說道天下事無他只

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人取將去又濟自家事○李亮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粗模之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此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延老問李先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手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問誠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說得亦過清

也曰人只是慷慨充足仰不愧俯不作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
以至於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并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
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至公而無不正
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兼體用言之否曰不可
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之體如衡之平所謂正又在那
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幾箇字
感物而發無不正當○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
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
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當
鍾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辛

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爲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持
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
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
公罪也亦其有間矣蓋○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
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
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
可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精○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偽無實之人更理會甚正正如
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偽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擇得正不正
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懣四者是好人底事事至不
免爲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傳云正曲爲直正直爲正曲
是體段不直既爲整直只消安排放端正故云正直士毅○過

問子拱問意誠矣而心猶有動之意而曰如正直爲正曲爲
直兩句正曲爲直如出成羣方已直矣正直爲正則如安頤
方得是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發何也
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饑便啼渴便呼恁地
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攘赤子之心亦涵兩頭意程子向來只
指一邊言之當○問仁讓言家食晨言人或問以爲善必積而
后成惡雖小而可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爲善而去惡矣
然所引書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一
句不或反乎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則庶乎萬邦惟
慶正與大學相合壯○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辛

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
其惡毋攻人之惡至如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
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
可以非人之惡蓋○范公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
人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
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
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精○
范公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方無
病蓋恕是個推出去底今收入來做恕已便成忽略了道○黃
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恕已之心恕人是不忠之恕如
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
推出去如已欲立也不是阿附得立到得立人處便也不要由

阿附而立已欲達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此官職富貴去做了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欲以所以恕己者而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家身上兀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己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恕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令去穿幫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怙不及爲書切望情恕這却無害蓋自家有怙底時節○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爲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嘗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可也大必

傳十章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壹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下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人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子門此又是不以先人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人都一

凡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絮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餒藿糟餒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絮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淳○

朱子語類

卷之六 大學

朱子語類卷第七

金谿學周在延重校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六經四子以下○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明○其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今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綏子卒亦未易看得孫○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

朱子語類

卷之七 論語

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明○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洪○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爲飯節○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節○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節○以下○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章○孔門教人徒

實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

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

理節○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

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節○孟子教人多

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章○孔子教人只

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

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

章○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孟子說心後來遂有

求心之病方○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

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

底道理章○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

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

朱子語類

卷之七 論語

二

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合當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通○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明○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章○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趙進一着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孟子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章○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

朱子語類

卷之七

五

朱子語類

卷之七

2

55

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不可謂死不得○孔門問答曾子問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

語了未廣云已看了一遍了曰大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久之自見得○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只見得是箇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王子克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成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其切矣○莫云

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
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
學之弊○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
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
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
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達於三月之後聖
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
至不至其意又何如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
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
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德先問孟子曰孟子
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曰段有箇
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
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廣○學問之道無
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
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箇關內外人須自體察取○人
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心
而充之○孟子云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關一闢道理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學問之道無
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此出出入入來皆由箇心
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
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曉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

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其可疑
只要日日熟讀熟讀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熟熟其
看時要逐句去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
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大第文章甚固讀亦知
作文之法○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其因讀孟子見得古
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問答○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
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
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孟子之文恐一篇
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視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
之門而沒世不聞耶○集注且須熟讀記得○語吳
仁父曰其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
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
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其
生氣質○其於論語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
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
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得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
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讀書
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欲人相似捫來捫去自家都未要
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
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出自家意
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根所
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前輩解說
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腳○又
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向一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某以爲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

論語博須作年歲間然中間切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爲首說得沒緊要處多似望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精義只着略解終是不濟治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爲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卒且只得換將去○請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熟讀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方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熟讀底書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作書關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越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熟讀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爲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千便翻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語若說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明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因

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又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効振○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爲高遠而略之便箇莽了橫○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諸孟章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等學者見人怎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說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橫○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

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候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黃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刀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益有大不同者矣橫○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斯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橫○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橫○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按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橫○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下又問黃卿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爲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意思頃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

可以爲定也。○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高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揣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人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肯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

朱子語類

卷之七

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其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要莊老○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問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爲語解即以已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爲多詐輕薄人矣徐藏爲刊其書越州以行○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孟子疏乃邵武吉人假作蔡季

通識其人當孔顏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前其言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曾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開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計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圖其疑一句歎美之○先生嘗舉程子讀論語孟切已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着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曾應後欲問謂

朱子語類

卷之七

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爲禮本正甫未之從○問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飮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

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猶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遺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鄭問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朱子語類卷之七終

論語

五

朱子語類卷之八

論語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爲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爲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爲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
○問注云學之爲言効也効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効之事也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

朱子語類

卷之八

如此

○淡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

朱子語類

卷之八 論語

三

尸立時

這兩句裏面尚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字立言便也是難。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心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太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過得險處下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理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弄熟讀方始解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問有朋自遠方來真是爲學之樂否曰不必以爲言大抵朋友來能相信從吾說與他共知得這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問自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果故可樂曰善皆有信從者果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信從無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果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而工夫節節自有來。○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果是其樂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

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是少可問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己則久久自有此理。○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至善方可及人無道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祇道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實藏之以爲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篋篋中如何得及人。○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與人同底意不必如此思量推廣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爲然自彪德美來已如此蓋三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裏裏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與如何只在外略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碗來比下家討一碗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般書子細沉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不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

致疑方問人今所問皆是不曾仔細看書又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終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意曰子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悅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悅樂便是說之發於外者○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微能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妄人知爾若假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熱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人不愠○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是覺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于已事而亦爲之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難○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問學者相知爲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或問不亦樂乎

與人不知而不愠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樂○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知則不愠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略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義剛○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着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深後外物不足爲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難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卽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

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基人學中講說此爲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爲奇論可謂作怪詳別出○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臭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視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

桑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然熟詳說○范說云習在已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再見因呈所擬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掇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

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愠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鋒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鈍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連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

自已本無所益何令老凡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
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字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
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
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檎之問多把習字作行
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
行幹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
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
曲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
這在人自忖度韓曰既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
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
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
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
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
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蕭定
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
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蔡所謂
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
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
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
主胡五峰而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
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

始得○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
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
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只說五峰
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
文定五峰說不到處○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弟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些重復處然是其誠實
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
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合有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比
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
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
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
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
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為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
句汎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
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
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說因言
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
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
所事夫子者事之也○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
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
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
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或說

朱子語類

卷之八

論語

主

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
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
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股
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
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
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
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
亂到得作亂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之諫父母或貽父
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又自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于君如事君有犯
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
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但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
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
臣之事君當熟諫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
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爲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
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
也絕無可知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
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
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
○問君子
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爲仁之本乃是舉
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泛
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

朱子語類

卷之八

論語

主

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問合當說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
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
於長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
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達
○孝弟固具於仁以
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
○有孝弟仁之本
○子說孝弟仁之本是
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爲人孝弟則
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
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
弟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
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事親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
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
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
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
○問孝弟是良心之
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着觀此
文意只是云其爲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
仁民務者朝夕爲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
○或問孝弟
爲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
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爲義之
本知事親事長之節又爲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爲智之本張仁
與問義亦可爲心之德曰義不可爲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
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

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胡兄說嘗見世間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只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前○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趙○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爲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節○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後有是孝弟可○直卿說孝弟爲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爲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

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像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育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教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本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爲義禮智亦必以此爲本也果○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次仁民是第二次愛物則三次也鐵○問孝弟爲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曰然趙○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者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爲仁仁者其言也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其官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節○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爲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七

學者子細省察通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備○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端蒙○集注○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方○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與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是從那根上來佐○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慈惠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七

是有箇歛歛底意思雜○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和○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格○問先生前日以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卿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爲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其尋常與朋友說仁爲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爲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爲之也○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爲仁之本之類○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著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理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在大裏面淳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祖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

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則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歛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祖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爲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爲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是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

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只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升○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是

有得於已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卻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泯泯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讓退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推究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盡書中之語○誤○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意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辯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為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漢曰平居持養只克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說者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契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與愛人惻隱之心之類過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說者有是心之德陳廉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極然之楊至之嘗疑先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又字先生曰只是未理會此意過曰正如程

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之意曰固是既君子又須時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曰所看文字於理會得底更去看又好過○孝弟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程子說○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差惡差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剛○伊川說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言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仁是性孝弟是用便是性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錄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知何故如此說明○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程子說○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為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為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論

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發出來便是孝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易皆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與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日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問孝弟爲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仔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箇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

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子人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將去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瞽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易皆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

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卽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旣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就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朱子語類

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是箇坯模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爲慈愛之類義則爲剛斷之類禮則爲謙遜智則爲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朱子語類

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爲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汎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爲仁却是專言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縣之縣却隔一州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曰說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孰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

是這些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偽如何只這事親從兄是不偽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益曰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痠痺爲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傾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股不仁兩股不仁爲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忒過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裡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刺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

那一撥極愚昧底人便恁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集義○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爲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爲仁處說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集義一變而爲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集義云子韶亦失○方子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攪摸不破○問孝弟爲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爲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爲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爲仁但以覺爲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自外如何得不是別更有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爲已爲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

樣務以悅人則不可○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平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蓄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問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三

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粘帶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惡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

若能反觀此心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說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幹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

朱子語類

卷之八

三

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待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是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許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在又是令色之尤者也

朱子語類卷之八終

朱子語類卷之九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來到這裏打不過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己底事爲人處如何不要忠一才不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一

忠便是欺矣到信又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爲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輩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故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微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些未熟如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二

爲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踉蹌過多少○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問此三省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不是處處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問三省忠信是開一貫之後抑未開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爲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爲人謀而不忠乎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箇弄滅裂姑爲它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曾着心設爾如此便是不忠○問爲人謀有二意一是爲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爲己謀則如此爲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爲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只說爲人謀何須更將爲己來合插此項看爲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爲己謀定是忠便不必說只爲人謀易得不忠爲人謀如爲己謀便是忠不如爲己謀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拘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干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接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箇集

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爲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子細致候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己爲盡心也與朋友交不信○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爲別人做事自不着意這箇病根最廣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爲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爲不忠人須是去却此心方可○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感接事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曰程子謂舜鵲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至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朋友交○忠信實理也○忠信

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口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己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己說未是○信是言行相顧之謂○林子武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字本是忠字之注○今又要討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爲人謀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問盡己之謂忠不知盡己之甚麼曰盡己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問盡己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爲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

夫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也
山富乳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驗甚好通判權州也做
得只是不久長註○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
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
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
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忠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
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註○未有忠而不
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以用也已謂忠
以實○又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
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
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
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

宋子語類

卷之九

五

信又文振說得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己自盡便是盡
己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肯
丁若以香爐為桌桌為香爐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實已謂○問
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
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道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
事當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
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
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
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過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
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已謂○林正卿問盡己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
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也

與發己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
與盡己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
容之耳已謂○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而又
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
說如今人要說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
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
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
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已謂○忠就心上看信就
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事方子○某
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
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已謂○問集
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少間亦自堅

宋子語類

卷之九

六

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
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已謂○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
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
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
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已謂○問集注三者之序又
以忠信為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麼底言未畢先生繼云
習也習箇甚麼底已謂○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
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
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已謂○曾子之學大率力行
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已謂○問諸子之學
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內所以差
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

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功如曾子也明○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道大○或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字只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自家答之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者反是只是發於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有兩端之義也問○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

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大○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兩三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忠曾忠○信必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字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稱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黨其人克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夫○問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楊舉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簡潔明通較又於越也意○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謂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裏却

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謂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着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九

彼之高深也○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循物無違爲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至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己無不盡之心爲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爲信○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了便嫌聖人說眼前物爲大卑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爲信將彼己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

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游氏以忠爲操心以信爲立行楊氏以不忠則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人底疏問傳不習乎曰傳人以己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只說爲人謀而上蔡更說平居靜處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

朱子語類

卷之九

十

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之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著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問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爲人謀而未忠朋友交而不信傳而未習日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少定曰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爲人謀不忠便是己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歟○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問尊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問尊也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時零算不徹曰此
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
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
謂曰遇事臨決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問
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
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
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
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
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
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
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
定自是別有關礙決不及聖人也○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
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
涉何以爲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
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古人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
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朱子
○集○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
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
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
君抗然於上而民益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爲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上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上

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
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下細思了若無敬看
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
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欲信不
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又敬
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爲徒敬矣不信固不
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
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爲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
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
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
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
此是最緊要○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
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
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了
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
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爲政之本如
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
如何做去之○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
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
信爲主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固是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
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
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已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有信亦有

朱子語類

卷之九 論語

三

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而不可
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
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明○道千乘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
上順說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纔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
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
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使急征重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
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敬又須着信
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
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盡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
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業不奪其時實○吳伯遊問道千
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
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儉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
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
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世風有能敬信又用節用
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
時舉錄作有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
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
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同
同○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序是能如此而後能如
彼抑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
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
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
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
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

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淳○陳希真問類上長
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使民及時是如此
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止又是一般意
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人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
不實有人却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節各於己本不為民
有人知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
威一章都用恁地看張

弟子入則孝章

朱子語類

卷之九 論語

四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
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簡末終先生曰下面
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
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脈不可分毫走作
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升○問泛愛眾曰人自是當愛人無
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
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
親其宅自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
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
箇意思池本作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說出話兩頭
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偶○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
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考○問行有餘
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
敢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眾而親仁何曾使時時有眾之可
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
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

朱子語類

卷之九 論學

五

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問則以學文曰此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了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可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殿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此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槩詩書

朱子語類

卷之九 論學

六

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爲孝爲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詰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闕宮殷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通相祖述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問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袁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查實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漢臣說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蓋人固是資學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條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心以爲已學矣○問賢賢易色章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意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七

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實美必其務學之至日看得是口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章又見稍長不敢食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言要尋見着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思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精○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粗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後○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裡欠了字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就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而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前○吾必謂之學矣子夏之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韓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

朱子語類

卷之九

太

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為看得出後○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後○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而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吾必謂之學矣前○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後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至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至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明○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後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後○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水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謬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設為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

卷之九 論語

无

之補。○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孫○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諛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輯○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接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此，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輯○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

卷之九 論語

手

如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平常不是假底
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且如讀詩一詩四
遍心在後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
是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無物也又問吾不
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物否曰然前羽○道大云此時問人
道者又不曾爲而只說道惡惡又不曾去惡便是無物如人
做事只不誠便便有始有末才問斷意便無物天地造此聖人
德業不曾有一息之間絕天之命於穆不已○客問斷有此聖人
斷則造化便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箇人土出一箇物便
是一箇物更無些假道夫問陰陽舛錯雨暘不時亦可謂之誠
否曰誠是也○只是舛錯不是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
有矣○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問毋友不如己作
不與不勝己友則他人勝己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
得臨波以爲高○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字如何曰勝己
便是如己之意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

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即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也○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說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和○今為學約而為操者莫如敬敬則足

朱子語類

卷之十

主

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憚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入言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

朱子語類卷之十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嫌○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明○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追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

朱子語類

卷之十

一

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越從薄處去義○問程子云推而至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于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未稍離是理會教盡不忘于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恩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已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孫

夫子至於邦章

敬子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問溫是恁地溫和波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誠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燒瘡為良善無險阻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俗言白直也○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澁纖巧也○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為慈

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忠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絺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為暴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之曰暴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些畏罪福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三

卻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則子不

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道○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天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過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氏說○游氏說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正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某舊日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異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可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何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其親而暴其過孝子所不忍為南○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好此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發味之孝子之心可見○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奚擇先生反而問之欲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志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

必者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三年無改尹氏說
必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要有不及謂要有
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
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
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閑閑
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閑
閑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
云自斷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
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
朱子語類卷之十論語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
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
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
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
亦嚴矣然一而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
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
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
去看○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
然有箇樸樸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
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先王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然地如何做
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
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
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
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
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跟跲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
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
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
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是知和而和矣錄別舉○錄○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錄曰頃以先生所
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
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是非外面討
朱子語類卷之十論語

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
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
鞠躬在位跟跲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
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
時因甚不以為痛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不自
以為痛也錄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
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
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錄○問
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
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近日會職事茶事其
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
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

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
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錄○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如此之嚴
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
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
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
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
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
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
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
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
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
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禮之用和爲貴和是自家合

樂中之禮○禮之和處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錄○小大由之
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
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錄○禮之用和爲貴是在禮中知和
而和是在禮外曰只爲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錄○有禮
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
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錄○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
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
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
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然義○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
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者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
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
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
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
樂之本禮○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
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
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
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
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
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錄○問知和而和是從
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達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
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
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
箇七八分底道理錄○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

朱子語類

卷之一

-f-

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如不中節便是和處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主

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實却和若臣而偕君

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底我底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問諸先生以和爲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主

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問信近於義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踐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潘子善曰曰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言不迫切○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

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或問集注云約信

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

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問如何得約

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

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

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

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因不失其

親親如親仁之親○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

卽是主字如主譬由之主○因如因徐辟之因因循傍也親

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主

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稍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揀揀去主癰疽便被壞了○所依不失其所親之人亦可宗而王之矣主猶主顏譽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譽由則可親之人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接人底道理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主如主顏譽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授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

受蔡下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入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也○因字擊宗字重初間若不仔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爲他所薦舉便是宗他○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人開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入於不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去相似○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因它趨擢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

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則彼之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仔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謂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必大錄云若不得便成廢事○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至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是親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致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至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遊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仔細玩味○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理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諸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教章○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教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恣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爲不及於禮禮

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於禮體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拘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大遠橫渠說較近傷義○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否曰然人說語固有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拘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

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義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處須着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服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之○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難就有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事須便要做作了○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麼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禪

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
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迷旋學也難又
能久從師去也好前○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
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
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
差了後○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
說必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
就這裏克治前○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
恚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
勉強如此不是好前○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大

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
地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義○可學云無諂無驕尚
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口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
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工可○問貧而樂
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樂是貧則
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諂富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
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
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
樂與好禮亦自淺淡也消得將心如此有且知得是爭一截學
之不可已也如此前○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
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能自能貧
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無驕而後能

好禮也義○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
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
諂無驕上做工夫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
回來做無諂無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
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
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前○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
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
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
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有先後不可
躐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即便
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

朱子語類

卷之十 論語

尤

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
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
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前○上條疑同○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
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
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譬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
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
貧與富無常事前○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
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
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前○不切則礎無所施不琢
則磨無所指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礎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
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
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前○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前之告在知來曰他說意思濶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在知來○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他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淡淡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

道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其不伎不求它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看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食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開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問各做工夫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決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食亦好禮而言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貪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不患人之不知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仁父問此條以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問不患人之不知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

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常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臨灼之行以勸人之必知早○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朱子語類卷之十終

論語

三

朱子語類卷之十一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節○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明○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時舉○鄭錄云德是得事于我者更思此意○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

朱子語類卷之十一 論語

一

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錄○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乎○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紐天動而樞紐不動者正樞紐星位樞行

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大星又曰星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上的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管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簪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

高時解浮得起來○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爲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爲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攷北辰卽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於中兩頭拌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卽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卽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之○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可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行道而有德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制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舊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四

朱子語類

卷之十

五

詩三百章

55-132

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爲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絃歌伯恭泥此以爲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說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略却一部詩眼矣○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是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爲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等語若以爲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爲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爲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

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爲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却只是說得序通某意問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戒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爲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奸

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英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
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是傷今思
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
後商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
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
皆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
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
如此多○問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惡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詠之上至于聖人下至于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
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而已云云口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判定聖人當來判定好底詩便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篇雖桑中鶉奔等詩亦要使人思無邪一句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別○南升○時○○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

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判定而已
人當來判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武然輕率它作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綺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
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明
○子說○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問思無邪曰不但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

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仔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也○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爲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爲善而不終今日爲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粗○問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爲善而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十

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爲善而不終今日爲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粗○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善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因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心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說却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

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于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眾物之意○林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十

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同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如母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當毋不敬人傑云此一句出處止是說為孔子見得此一句皆當三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餘同楊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夫○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三

○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簡此處只爭些可○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辨初頭看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實係○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與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濶呂伯恭做讀詩記首截謝詩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惡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

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問周氏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誤認了管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實○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合法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三

度而已道○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纔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可以俯而就之不肖者可以企而及之美○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僮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實○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伴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

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李○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之○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其德也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也編○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

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兵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集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懷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集注○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矣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集注○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

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日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意思在世間千歧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誠處故儒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道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忠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真愁未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兩種一種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志

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吾十有五章曰有志學是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求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四十而不惑於

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曾不惑曾知天命否方是切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七

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察己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甚恁地知得來處○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

聽此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
仁熟如此之○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
以然如此說得否曰知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
知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
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
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義○問聖人生知安行
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合下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
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
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只做得
不可知待之曰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
得須仔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
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道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節

太

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存○總○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
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
小底知不惑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
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
立教○晏問志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
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
立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
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
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極○叔家問看來此章要緊在
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
曰初來是知事物合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來都知了器

之問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
物誠意正心脩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
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窮○聖人亦
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
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
益熟年正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
畫住了賀○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
做來做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
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
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
此事覺是達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
有兩節不可躡等從○吳人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節

太

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
為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
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錄○志于學
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効也學與不惑知天
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
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
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
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
三節自志學至于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捉得定守之事也不
惑是就把握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
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問○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技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底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間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子

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爲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從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以然曰是知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其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上面又行得較大○劉潛夫問從心所

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如何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思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其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略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處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子

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最好○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學○蜚卿問十五志于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

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夫道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或問自志學
 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
 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
 規模○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
 是做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
 度了○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猶是守住
 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淺一節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
 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
 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
 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
 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
 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玩
 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
 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
 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
 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
 安排入來○外錄此下云但人有以爲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
 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明作○錄○問聖人凡
 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平時自不見其能只是人見其
 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滿淳樸東萊說聖人無
 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曰此說也略有些意思然多把聖人做絕

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
 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
 說伊川用做假說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
 這一般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
 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
 人之不惑○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
 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聲
 賁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為盡心能此者為盡
 性問窮理莫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便是工
 夫到處曰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自不大段要窮了
 三十而立之時便是箇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了知
 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
 矩時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平天下底事而立至
 不踰矩便是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
 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得
 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性否曰只
 是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理盡性至命合下
 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
 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
 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心養性至所
 以立命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
 知性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
 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
 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

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問范公說從心所以然氣如何日更沒理會○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孟子問孝 至子夏問孝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孝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備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同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誡不可不知○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

較精形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淵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上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穩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繁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宰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人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懿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孝

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為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孝如此可以為孝矣○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曾照管

得疾了明○問集注中舊說意有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一句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之○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顏順色以致愛於親為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丁夏問孝○問曾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惜字訓曾不知一音耶二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云某之為言某也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眾人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眾人曰無違意思潤若其它所告却就其所患意思多然聖人雖是告眾人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是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集注○或問武伯多可愛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之如此矣廣○或問父母雖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集注○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集注○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

一串文義看了○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平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集注○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而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明○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檢色婉容較好如以為承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太多但是誠敬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章之比但子游為人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謝氏說此章甚差集注○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下做觀客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集注○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儉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儉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集注○伯羽錄云敬只是把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

如何只說得不濟事補○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朱子語類卷之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之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二

論語

爲政篇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嘆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黃○或問顏子終日不遑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輩已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子博他以文約他以禮他與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與聖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足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敏○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與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存○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簡○問亦足以發是顏子與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簡○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默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爲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已復禮他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動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指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爲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先生今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意思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辟面盎背此之謂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些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相似。○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非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辭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曾見來它也

曾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曾見則離說與它它也不曉。○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顏子深潛純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問集注載李先主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問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卽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龜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一句。○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體段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這便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着緊又踉蹌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會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收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某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

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脚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為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幣周之冕舜之樂歷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曾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趨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酢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又却趨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四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 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見得道理透了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隣於生知者也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問之只是箇一貫曾子問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

是他資質自別之 ○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着了到得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去做那兩句

下語 ○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儘關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言一似箇不通曉得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為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己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己復禮因說范氏說私字作與內人言恐不是謝氏以不違作聲聞相逼難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深只是無所不說便是不違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五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 明義 剛錄云觀人固是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 取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

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勉强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為善果是為已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舞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實質好○所以是所為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欲如此做又將多般有為已而讀書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為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强者故又觀其所樂○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一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為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為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似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李仲實問視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六

其所以者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為善者○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批耳○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芽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丁立定脚跟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間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着力戰退他○

視其所以一章炎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為利者視其所以以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小人方是且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恁求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濂一節○問觀其所由集註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註下得樂字不穩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矣第依體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七

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聞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問視其所由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腑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

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為利來底又如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向可以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今集註只解向不好處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含其初欲怒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入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

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問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按此語得明○實○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他所從之道如為義為利又也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今所自處所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觀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日所出者便看他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為利

時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子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為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為利固是為利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朱義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廣○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振○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廣○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錄○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廣○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于已者若溫故而不知新

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之○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即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錄○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錄○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更

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明作。○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個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爲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爲人師。○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都有兩箇義理如溫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亡乃溫故以前事日知其所亡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似從此始月無忘其所能乃溫故也既溫故而知新謝氏說溫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爲師作只此一句可師

爲師以證人不如此而遽欲爲師者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辯以此知讀書儘著仔細伊川恁地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些子偏重亦無些子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雅其言而莫之違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看來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些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也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僞只是不誠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

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問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作。○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變通無窮云德無不備用無不周。○大於聖人者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復此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

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
氣質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處正是此意○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
工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
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
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
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
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
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
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
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
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文器也與做不是君子得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主

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
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
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
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
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爲人用便是道問
氏以爲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其
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是道是顏子便
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所長底意他把
來驅寫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下五字說得牽強
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問
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

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
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伯夷下愚皆能一天
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
子可任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不肯學他底
了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爲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
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
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問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
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聖人只說
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主

不言○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
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爲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咸一句若
云其言而後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
一句大意只說先行其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
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也○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
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
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
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未嘗說得有着實處
曰此一章說得好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

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是。○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偏人而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滯在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爲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周是無所不比也如爲臣則忠爲子却不能孝便是偏比不周徧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按忠信爲周也。○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卽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倣一般不與我善底倣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爲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徧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

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於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己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己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己所以爲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徧比阿黨而已。○問註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別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公私。○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須着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着如此方得。○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如何曰忠信爲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無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問范氏說忠信爲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此是私底周則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却照管得到極其至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是亦周也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効未能如此便去効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七

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初提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怠自然便不安穩○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大學効他聖賢做事○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得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始也○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

竟生硬不會妥帖○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

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元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想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習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効人做事亦學也孔子步步趨亦趨是効其所爲才効其所爲便有行意○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問思而不學則殆註身不親歷所謂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七

親歷豈講求義理與躬行處均爲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語問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尋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處處固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然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其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

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如何只是不安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也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問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論語

大

說不可專治便界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底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問程子曰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為之動○正謝上蔡楊龜山游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感人只為釋氏最能

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演愈是害人○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粗察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尤

或有不合於己雖於夫子亦不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為過高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

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
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始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
聞見當闕其疑始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爲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

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問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輕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飯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餓在其心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己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修其天爵而人爵

自至曰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意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時與錄作聖人之心只此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期或作而自至之辭如耕本是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說得淺了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關其疑而未信始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時○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此而得彼之義如耕也餒在其中之類皆是君子求其己而已然而德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得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三

遺不後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曾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就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事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而加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請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已去處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惜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腳說學也

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東中齋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祿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或問舉直錯枉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為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錄錄云此是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三

要得人民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

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王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王父子而言也○考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眾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若徒慈於眾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還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變○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為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問比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或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有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

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

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便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二 論語

奎

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忠實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記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質耳○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言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知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後驕驕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己其勢然也○行

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

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任不得到這裏肯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理以下人不能盡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下總論○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是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追箇也泯滅不得器之問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國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變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歸震無此然而有因之禮如三

綱五常虧減不得馬氏証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賈文三統此說極好○繼周自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爲可知然若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此子而○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實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實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所關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子曰聖人便措置

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爲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縟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是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没人情底所爲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爲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恥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方親遠族亦是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

一行之也難○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土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問見義不為無勇莫是連上章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此事見得是義便着做不獨說祭祀也○子善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量處着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

朱子語類卷第十三

論語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為分曉故只從一說之○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忍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忍耐不得處○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問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問用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曾用天

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時○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哉仁者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如不善操舟必不柁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柁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二

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日然只知得不在才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

百拜鉦鼓舞許多撈攘當不得那禮樂○人而不仁則其

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便用之於禮樂也都是虛文夫然是不

能爲心既不正雖有鉦鼓玉帛亦何所用○人而不仁如禮

何而今莫說入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

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黃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

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爲虛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

指惻隱○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皆曰如禮

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

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爲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

風○或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

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

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

終是有差失縱僥倖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集○集注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

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

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

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即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或問

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奈他不下禮樂不爲

之用也是不爲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爲禮雖

鍾鼓鏗鏘不足以爲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木心之全體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體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捨知覺而爲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歛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曰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

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爲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曰只是如此○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爲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爲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爲如何曰此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槩也只是如此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似做特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爲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林放問禮之本章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林開一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

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足以言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消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大滑熟亦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堊土墁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殺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齊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奢易過於文儉

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備於外儉戚是由中曰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複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說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隱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惻不忘之意也○政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爲大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爲禮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耨治得窒碍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碍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汗樽杯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喪麻哭踊之數以爲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喪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

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義○楊氏謂禮始諸飲食燔黍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火熾石其石既熟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有鼎俎簋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煩而質矣故云與奢寧儉又云楊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取彼處亦少○子蒙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簠簋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哀戚故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又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論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義○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曰勝之者此說無意義義○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

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論

季氏旅於太山章

問季氏旅於太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事義○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補○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義○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論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頑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義○去○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實却重論○素以為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矜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予夏首以為言正所以啟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予夏能之以教夫子也義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論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
答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
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足則吾欲證
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
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則自有
簡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實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
問數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
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
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或問孔子能言夏
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十

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
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則賦不多故
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
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 ○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
參看成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
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
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
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
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其書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
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
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

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
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
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
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
來其禮極繁大國務本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
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
時大國威典禮叛君父務本非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
貶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時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
之甚故今解春秋者其不敢信正以此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
正從周方子野云所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十

群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
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
拾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
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相似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
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
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
同灌是以相抱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
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
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
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由治天下自然而化
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

但是盟滌而不待乎薦享有乎已自願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
季通因云盟而不薦有孚順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
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配之而以
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魯以後稷配之王者有禘有
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問呂氏以未盟
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曰便是有這一
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聖人制禮要終始皆盡誠不
必如此說○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者也其如示諸
斯乎曰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器之問
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祭之甚
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

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
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
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
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
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僥倖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
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
此遠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
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叔共
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
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
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
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問知
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
漠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問知
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本反
始之意雖莫測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
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遠極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
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
矣○子升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廣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
未相遠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
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
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誠
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問

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神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周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個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即接續這正氣來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一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了故如不祭時○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一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

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傳○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傳○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孫

與其媚於奧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末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與亦何爲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幹○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前○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神

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抑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即謂之天其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傳○問注云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則必有所謂天禍人刑而其胸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即是孫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因孫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即是逆理便自獲罪於天孫○或問竈陞曰想是竈門外本正孫順祭處孫○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廟曰譬如祭肅初設主於竈陞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與以成禮凡五祀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人爲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獻是無所考也孫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七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前○人得志大槩從周處多夫○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處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前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續○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屬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例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議○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漢中如不失其馳今矢如破發彼小兒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

朱子語類卷之十三論射

本

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時○或問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說○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收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今人射法難學渠須理會得郭先生論弓弩及馬甚精辨○問明道說此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以川曰功力

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恐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為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閒恁地說被人寫放冊上便有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條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太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例○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

朱子語類卷之十三論節

尤

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為牛也類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條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何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祝臣如犬馬則臣祝君如寇讎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而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

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而尋
傳○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臣事
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
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
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則因
問孟子此章前章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爲戰
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
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
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
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
善而改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
君臣刻地長久附錄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學

三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
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又云是詩人得性情之正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
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
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
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
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問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
方有那詞氣聲音○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
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
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

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附錄○問來
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稽康作廣陵散操當執末
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附錄○問關
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開相似便可見音節也○講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爲證者哀窮寃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
云爲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爲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
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爲無傷善之
心則非矣附錄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
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主

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
用帛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竟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
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類○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
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
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
可以輕發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
哉○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
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況使民戰
栗之語下面又將啟許多事邪○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
如何不可收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
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或曰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大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平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剛○管仲器小陶見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方是大器曰是行○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貪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林間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三

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會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爲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爲小也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此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伯兼有天下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由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患私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曰其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三

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鬪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爲也○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爲惟其器小故所爲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

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上佐之才必不如
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
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
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
今爲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
若不可則休日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爲它思量直
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
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室若非威公
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威公入相于周輔
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爲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威公
肯放威公率許多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

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食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
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
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
自自家心地義理裡面流出使高祖太宗常湯武同自不得若
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
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漢已自甚快但
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
人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
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
言皆是能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
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
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

子語魯太師樂章

開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
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
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噉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
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
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
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

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今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人以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山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休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則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論語

美

之問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以此

子謂韶盡美矣章

韶者舜之樂也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善善者謂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後和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仁至反之自是有淺淺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淺而治功亦不多手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少快活○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論語

美

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羸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其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千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五萬人亦自大段着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只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

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格○語○武
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德之
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
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
取之以爲樂即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
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
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
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問集注
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
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九功惟敘九德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
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朱子語類

在其中然不再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
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
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
未備處○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
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
阿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
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曰聖人固無兩
心焉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
舜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
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
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寬些然亦非聖人實
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
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看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
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
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是住不得若曰奔告
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
吳氏禪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
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
雖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
亦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或問盡善盡美
說得遠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它本身上來
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

居上不寬章

子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焉而一以寬字非廢弛之謂也如殷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居上不寬三句何本是三字是本有其下方可就其本上看他得大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若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酸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麼去觀他惟有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三 論語

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須看居上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着○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又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即似不曾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底有它它都無了○又問居上之字何以觀之哉曰居上之字無可觀矣

朱子語類卷第十四

論語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曰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問里仁為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與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問里仁為美孟子引用白要說下文安宅謝氏說論語本意不是如此曰若這般說話也要認得本旨是了若如孟子說也無害如謝氏也無害○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止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不仁者不可以處約章

問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四句都相屬知者則知天理之爲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樂而不至於濫與淫曰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做都不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眞箇見得這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麋蕪若只是聞人說這箇是自家也髣髴見得是如比如如何得如芻豢之悅我口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義剛○賀孫錄云亦有作能勉強一
時○至之問仁者安仁曰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
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時○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
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祖
踴遜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件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待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爲而爲之正是說五霸假之也之類○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行爲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
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

也○蕭景昭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唯聖人自誠而明
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仁知雖一然世間
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或問仁者
心無精麤內外遠近之間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爲仁者安仁設○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麤之間如何曰仁者洞
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麤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表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麤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顯微古今這樣字也只是理又問纔有些箇攪絕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椀清水纔入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又問上蔡解此段只是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曰看他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須着白去看○問心無遠近精麤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意思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欺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利仁食利爲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乎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
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

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問原惡克伐怨欲不行是他許多不好物事都已發了只自地墮退得仕所以非獨不得爲仁亦非求仁之事曰是如此○問上蔡云安仁非顏閔以上做不得顏閔似未至安仁曰亦見此意思學可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蕭景昭說此章先生云注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如何荅云只是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先生曰程子只着箇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解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問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曰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四

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問居父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子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問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沛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無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非

苟志於仁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五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編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纔有過差便即是惡豈得言無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濶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皆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食之事又耻惡衣惡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龔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耻惡衣惡食者則是也喫着得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富與貴章

或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言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怍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說說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審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它

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譬如人作折本經紀相似○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徒欲富貴其身曰富貴不以道得之不但說人君不用其言只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只定一事又終食造次顛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文振問富與貴一章曰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諛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七

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爲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問此二節語猶云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上去聲讀此章只走去聲○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元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

是除却○問作錄云○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又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是不要一點不仁底事著在身上又曰如此看得方是○子善問此章曰且如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夫無絲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夫可○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前面幾段更好熟看令意味接續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令此心常存非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七

如大賈大祭時也問曾子易簣莫是苟且時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敬之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癢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踈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閑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

去官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築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做出萬○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貧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必如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個至貧底根脚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人更無可得說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立得這個貧底根脚了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這處上不會立得定更說箇甚麼正如貧而無詔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詔無驕如何說得樂與好禮却是先就貧處說上細上去訓○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貧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

欲也一章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義○周李卿問造次之義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義○蜚卿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學○問明道云不以其道得之富貴如患得之文義如何曰如患得之是患不得之將此得字解上得字義○我未見好仁者章

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問此一章曰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二者以資稟言之其寬弘靜重者便是好仁底人其剛毅特立者便是惡不仁底人時舉曰利仁者卽是好仁者否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時舉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是言未見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問好仁惡不仁是有優劣否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有一般人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自是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烈然而皆可謂之成德橫渠言好仁惡不仁只是一人說得亦好但不合聖人言兩者字必竟是言兩人也○問好仁惡不仁有輕重否

滴凍做得事成○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伯夷是惡不仁底柳下惠是好仁底也無大故優劣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爲必無不仁矣然必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緣他只低着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

可以易其所好者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
未見好仁者徐元震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
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好仁者與惡不仁者
便別如好仁者則真能好之惡不仁者知不仁之可惡而不知
好仁故別○好仁者便高了惡不仁者如見白黑相似吾好
白者只取白者彼黑者便自從一邊去如好白而不取白只管
地去疾黑者則亦淺矣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處○問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簣動時便在這裏
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問好仁惡不仁
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思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
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
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
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其次第今
看世上萬法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
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問集注云
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
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
少有及於吾身此亦只是利仁事否曰然問上蔡謂智者謂之
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如此則是二者乃方用功底人聖
人何以為未之見曰所謂未有所得者當以見得仁如此好了貪
心篤好必求其至便與做有所得未可問集注於好仁惡不仁
云皆成德之事所以難得而見者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
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大段好了只是未與做得仁

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
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靡恁
地柔弱亦只是這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
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援在這脚
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聖人
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或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
這般人也直是少敬之問這章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中間說
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有許多次
第所以溪警學者否曰也不是溪警學者但言成德之事已不
可見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
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
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

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本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六
七分○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固是便是利
仁之事問這處地位便是在安仁之次而利仁之熟也曰到這
裏是熟又未說到安仁安仁又別○問集注前後說不同前
說能用力於仁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後說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既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者曰有這般人其初用力
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夫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正說此等人再求力可做却不肯去着力耳間或有曾用力
而力不足底人這般人亦是難得其舊只說得有一日用其
力一句後知其未穩大段費思量○似蟻鑽珠模樣鑽來鑽去
語脉却是如此方見得兩箇未見字不相礙○問集注云志
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

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
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着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
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時就
那主靜上說閑時若靜坐些小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
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某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
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
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一日諸生講論
語至此章有引范氏之言者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爲美
也又援呂氏之說以爲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蓋謂孔子以好
仁無以尚之故以惡不仁者之爲劣也曰惡不仁者亦不易得
但其人嚴厲可畏不如好仁者之和易也正不須將好仁惡不
仁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爲不可過也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誠於好仁者也其曰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惡臭
唯恐惡臭之及吾身其真箇惡他如此非是且如此惡他後又
却不惡他也去偽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人之過也章

黨類也偏也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觀此則仁與不仁可知君
子過於厚厚雖有未是處終是仁人或問過莫是失否曰亦是
失也○問觀過知仁一章曰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謂如
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
底雖是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底便不得便是不
仁了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非是專要在過上看
人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觀過斯知仁此仁字是指慈愛

而言○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
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必
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爲美却是那全底○問觀
過知仁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不知此
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
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私意便無過也不
敢保他有仁如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會理事
錯了無甚蹊蹺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是觀
過知仁意○或問觀過斯知仁這仁字說得較輕曰也只是
此理所以伊川云君子常失於厚過於愛厚字愛字便見得仁
湖南諸公以知覺做仁說得來張大可畏某嘗見人解麒麟之
於走獸云麒麟獅子也某嘗以爲似湖南諸公言仁且麒麟是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不踐生草不食生物多少仁厚他却喚做獅子却是可畏但看
聖人將仁字與義字相同說便見○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
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有也若於
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
太巧失於迫切○世之問此章曰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
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
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問過於
厚與愛雖未爲中理然就其厚與愛處看得來便見得是君子
本心之德發出來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
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
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
矣方得這般想是因入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問伊川謂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愛小人傷於忍愚謂此與禮與其香也率儉同意曰近之○
或問伊川此說與諸家之說如何曰伊川之說最善以君子之
道觀君子則君子常過於愛失之厚以小人之道觀小人則小
人常過於忍失於薄如此觀人之過則人之仁與不仁可知矣
又問南軒謂小人失於薄傷於忍豈入之情也哉其所陷溺可
知矣此云陷溺如何曰他要人自觀故下陷溺二字知所陷溺
則知其非仁矣問南軒作章齋記以黨為偏云偏者過之所由
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
此說如何曰此說本平易只被後來人說得別了○問昨與
劉公度看南軒為先生作章齋記其間說觀過知仁一段以所
觀在已及洙泗言仁論又以所觀在人不知二說先生孰取曰
朱子語類

手處請自思量別處說仁還有只言知仁底意思否
問朝聞道是如何曰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問朝聞道
而可夕死莫須是知得此理之全體便可以了足一生之事乎
曰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
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
實知有所得方可○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
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片
聖而言不專謂聖賢然大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
聞今日聞之便是○所謂人知而信者為難非誠有所得豈
以夕死為可乎知須要得後方信得篤夕可死矣只是說
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然管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
有義有別有信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
則亦覺未甚濟得事然而所謂道者果何處真切至當處又何
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
公說未甚濟事者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
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
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足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
也曰所謂聞者莫是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幽而鬼神顯而人事
無不知否曰亦不必如此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其多
與少又在人學力也曰看得此章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
溪言道之不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

問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曰然若人而問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問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註○問朝問道如何便夕死可矣曰物格知至則自然理會得這箇道理觸處皆是這箇道理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箇道理死亦是這一箇道理格○問夕死可矣雖死亦安無有遺恨曰死亦是道理格朝問道夕死可矣此問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問道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爲問道若如此便死亦可謂枉死了格○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若是問道則生也得箇好生死也得箇好死問朝夕固甚言其近然既聞而非久卽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不聞格○問朝問道夕死可矣曰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問道則事無小大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此說與集注少異讀者詳之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七

特○守約問伊川解朝問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不知如何曰朝問道則生得是死便也死得是若不問道則生得不是死便也恁地若生仰不愧俯不作無纖毫不合道理處則死如何不會是集注○朝問道夕死可矣二先生之說初無甚異蓋道却是事物當然之理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先生顧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淳錄云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見得又○賀孫問問道自是問道也無間於死生曰如何是無間於死生曰若問道生也得死也得曰若問道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則在生也都是若不問道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

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百端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撓一生被這心撓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俟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禮這是聖人事問道自不足以言之自與道爲一了自無可得聞行法以俟命是見得了立定恁地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強學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兩項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這一着與做問道不問道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只論他平日是問道與不問道平日已是問道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問道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集注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七

士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有這般半尚半落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箇最不濟事集注○衆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若似平淡子細去窮究其味甚長集注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集注○義之於此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集注○敬之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爲

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南軒說無適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安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此處便安了曰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爲往字者此適字當如吾誰適從之適音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爾欽夫云吾儒無適莫釋氏有適有莫此亦可通惟○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是事皆有箇合宜底道理須是見得分明雖毫髮不差然後得是當日義即宜也但須處得合宜故曰處物爲義○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如何看義剛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怠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賭是我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

君子懷德章

懷刑只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君子懷刑言思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爾○君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是否曰不必如此說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遵條礙貫底事不做亦大段好了○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先生默然良久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飭所以能

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有所畏也某因思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只是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借而事脩省耳只是一箇公心且如伊川却做感應之理解此一章文義雖亦可通然論語上言君子小人皆是對舉而並言此必不然也先生又言如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某因思得此所謂君子者非所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未知是否○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若一串說底便添兩箇則字惡字下又着添字又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量甜底又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羊

有一說懷刑作恤刑懷德作施德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

放於利而行章

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宜底人○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爲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時外不爲利而內實有爲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爲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爲利而內實爲利則是爲利尤甚於斷斷然爲利者○放利多怨或問青苗亦自便民何故人怨曰青苗便是要利息所以人怨

能以禮讓爲國章

讓是那禮之實處有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爲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不能以禮讓爲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跪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如禮何一句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今說讓是禮之實則此句尤分明曰前輩於這般處也自濶略才被說得定了便只是是也○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三

問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曰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爲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義剛說禮讓爲國一章添不信仁賢嘖百姓從已之欲等語曰此於聖賢本意不親切一家讓一國與讓此只是說我能如此禮遜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遜讓如此則爲國何難之有未說到那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處在如東坡說敦教化中

一段亦自好其說雖籠道理却是恁地而今人好玄妙刻地說得無形無影却不如只籠說較強良久歎息言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歛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歛如此却何以責人謙遜

不患無位章

不患無位忠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若有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莫已知患不知人也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聖人語意了又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只是看這語意差便要如此所謂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非是要做些事便要夸張以期人知這須看語意如居易以俟命也只教人依道理平平

朱子語類

卷之十四 論語

三

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

朱子語類卷第十五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特舉○問一貫曰恁地沈着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夫道○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義○一是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則○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申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申得錄○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時○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爲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箇道理胡○一是忠貫是恕道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人○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說○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貫貫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

合小便小合大便六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

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理○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站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已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何須得自處不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達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則○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盡○盡已爲忠推已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相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是正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已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理○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明○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則○說忠恕先生以手向白已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冰○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忠來問○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答○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道○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淳○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根本曾子爲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功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問○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問○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三

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答○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案○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着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爲說方○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一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如一庫散錢得一條索穿了方○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問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

想見用工多大○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箇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是箇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箇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箇箍來箍飲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箍去箍飲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平時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四

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開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一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一以貫之如忠是盡已推出去爲恕也只是箇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已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一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與學者只是這箇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箇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只是自然節○周公謹問在內爲忠在外爲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

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爲孝事君即爲敬交朋友即爲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樂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

曾子又何曾守約束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千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爲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惟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謹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没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

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做滯在知識上○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歷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曾子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處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

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像籠罩得是如此也想像得箇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流之水流出為萬派一根之木生為許多枝葉然只是想像得箇意思如此其實不曾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是真箇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像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致洒掃應對無非就實地上拈出教人○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有一箇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箇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已存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甲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椀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盞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

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或問渾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著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實箇什麼蓋曾子之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黃卿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祇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問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動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夫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鈍故有闕處曾子曾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

捫來捫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事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設也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人雖作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孝則真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卽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爲恕無忠則無恕蓋本末體用也去僞○以下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所謂一貫

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合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忠恕一以貫之曾子假忠恕二字以發明一貫之理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看禮記諸書曾子那事不理會來但未知所以一故夫子於此告之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注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是就二子所到上說如何曰看上下語脉是如此夫子告曾子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就行上說夫子告子貢乃云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這是只就知上說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文字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雖多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曾子一貫忠恕是他於事物上各當其理日用之間這箇事見得一道理那箇事又見得一道理只是未曾湊合得聖人知用力已到故以一貫語之問曾子

於零碎曲折處盡得只欠箇一以貫之否曰亦未都盡得但
是大槩已得久則將自到耳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曾子於費處
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否曰然問曾子爲實行處已盡聖人
以一貫語之曾子便會曰忠恕而已矣子貢明敏只是知得聖
人以一貫語之子貢尚未領略曰然非與是有疑意曰子貢乃
是聖人就知識學語之曾子就行上語之語脈各不同須是
見得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意思先就多看然後方可說一
貫此段恕字却好看方沂流以適其源學者寧事事先了得未
了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懸空說箇一字作大罩了遂事事都未
曾理會却不濟事所以程子道下學而上達方是實又云如人
做塔先從下面大處做起到末梢自然合尖若從尖處做如何
得個○問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
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
就如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
問曾子未聞一貫之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得聖人千
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
從這一箇大木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
流注大貫也林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
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
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無忠便無信了
莫緣云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曾子言人子忠恕
只是就事上言子貢言理上言一貫以知言曾子言人子忠恕
夫子所爲千頭萬緒一貫以行言曾子言人子忠恕曾子見
其貫則忠恕皆在行言如夫子自源而下者也中庸所謂忠
恕近之也○或問夫子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與告子貢予

一以貫之之說曰曾子是以行言子貢是以知言蓋曾子平日
於事上都積累做得來已周密皆精察力行過了只是未透夫
子才點他便透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到這裏却好
着得一陣雨便發生滋榮無所凝滯子貢却是資質敏悟能曉
得聖人多愛與他說話所以亦告之又問尹氏云此可見二子
所學之淺深曰曾子如他與門人之言便有箇結縷殺頭亦見
他符驗處子貢多是說通曉得了便休更沒收殺大事子貢緣
他曉得聖人多與他說話但都沒收殺如子如不言處也沒收
殺或曰他言性與天道處却是他有得處否曰然○今有一
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
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
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
不可說只是截自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
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央只在
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亦只
據眼前便着實做將去孟子猶自說箇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
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
而親仁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
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司馬牛問仁則曰仁者其言也訥據此一語是司馬牛已分
上欠關底若使他從此着實做將去做得徹時亦自到他顏冉
地位但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處自然
純熟自然光明如人喫飯相似今日也恁地喫明日也恁地喫

一刻便有一刻工夫一時便有一時工夫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又如曾子朱聞一貫之說時亦豈全無是處他也須知得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何是敬如何是孝如何是慈如何是信件件都實理會得了然後件件實做將去零零碎碎煞着了工夫也細摸得箇影了只是爭些小在及聞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夫許多樣事千頭萬緒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恰如人有一屋錢散放在地上當下將一條索子都穿貫了而今人元無一文錢却也要學他去穿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似恁爲學成得箇甚麼邊事如今誰不解說一以貫之但不及曾子者蓋曾子是箇實底一以貫之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廣江西學者偏要說其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籠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遠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

來一串穿這便是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幾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其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吾道一以貫之譬如聚得散錢已多將一條索來一串穿了所謂一貫須是聚箇散錢多然後這索亦易得若不積得許多錢空有一條索把甚麼來穿吾儒且要去積錢若江西學者都無一錢只有一條索不知把甚麼來穿又曰一只是一箇道理貫了或問忠恕曾子以前曾理會得否曰曾子於忠恕自是理會得了便將理會得底來解聖人之意其實借來直卿問一以貫之是有至一以貫之曰一只是一箇道理不用說至一○問集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此恐是聖人之心昭明融液無絲毫間斷隨事逐物泛應曲酬只是自然流出來曾子謂之忠恕雖是借此以曉學者然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又路即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然而則即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間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是若事都是不理會得那一不妨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低處濶處做起少間自到合尖處若只要

從頭上做起却無着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先生又云聖人與曾子說一貫處是說行與子貢說一貫處只說學問看多學而識之一句可見又問自此之外更無餘法亦無待於推矣推只是推已之推否更無餘法是一理之外更無其他否曰聖人之忠恕自別不可將做尋常忠恕字看問才說恕字必須是推若不須推便是仁了曰聖人本不可說是忠恕曾子假借來說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且如不欺誑不妄誕是忠天地何嘗說我不可欺誑不可妄誕來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天地何嘗說我要得性命之正然後使那萬物各正性命來聖人雖有心也自是不欺誑不妄誕我所不欲底事也自是不去做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得無爲即是此意問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箇不可去泥定解他如子思說鸞飛戾天魚躍于淵相似只輕輕地傍邊說將去要之至誠無息一句已自剩了今看那一段不須字字去解亦不須言外求意自然裏面有許多道理今如此說倒鈍滯了所以聖人不胡亂說只說與曾子子貢二人曉得底其他如吾欲無言之類略拈起些小來說都只是輕輕地說過說了便休若只管說來說去便自拖泥帶水

胡氏曰○下集注○

得逐件理會所以要格物致知○先生問坐問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爲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達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其積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渙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所以集注說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去如一流之水流出爲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如事父孝也是這一心事若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以一貫之更無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則須是施諸已而不顯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耳又問盡己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些箇自然與勉強耳聖人所行皆是自然堅牢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程子說孟子爲孔子事業儘得只是難得似聖人

六六

是元

經 155—194

曾子借此以推明之義○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是萬殊處認如何就萬殊上見得皆有恰好處又云到這裏只見得一本萬殊不見其他卓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辨○問如心爲恕曰如此也此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題○黃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之絜矩程子所謂推已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是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得見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其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寓因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間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間賢人隱寓○問以己推己之辨曰以己是自然推己是着力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以己及人也近取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達知得人亦欲達方去扶持他使達是推已及人也淳○胡問以己及物以字之義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饑未見得天下之人饑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義○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推已及物則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與人也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喫飯相似以己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是教別人也喫不待思量推已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義○恕之得名只是推已故程先生只云推己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却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釋却一般義○以己及物仁也一以貫之是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一句達道不遠只粘着推已及物說義○問程子謂以己及

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以已及物仁也與違道不遠不相關莫只是以此分別仁恕否曰自是不相關只是以此形容仁恕之定名○問明道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何也曰忠是自然恕隨事應接略假人爲所以有天天人之辯○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天是與人對之天若動以天也之天卽是理之自然又曰聖賢之言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一貫忠恕先生曰此是曾子平日用工於逐事逐物上都理會過了但未知一貫爾故夫子喚醒他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先生顧曰恕者所以行乎忠也一句好看又曰便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相似○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故結云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忠恕違道不遠此乃略下教人之意下學而上達也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義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忠恕違道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

如中庸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之事論語之言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說○一是忠貫是恕譬如一泓水聖人自然流出灌溉百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此一貫所以爲天至子思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如此○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爲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忠恕尚是人在○問忠恕而已矣與違道不遠已所不欲等處不同而程先生解釋各有異意如何曰先理會忠恕而已一句如明道說動以天之類只是言聖人不待勉強有箇自然底意思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看箇勿字便是禁止之辭故明道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正如此分別或曰南軒解此云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稱夫子忠恕是矣賢者求盡夫此人之道也子思稱忠恕是矣曰此亦說得好諸友却如何看漢曰集注等書所謂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推已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固甚明矣曰夫子只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說此一自正是下箇注脚如何却橫將忠恕入來解說一貫字程子

解此又如何曰以已及物爲仁推已及物爲恕又却繼之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如此却是刺了以已及物一句如何諺曰莫是合忠恕而言便是仁否先生稱善諺曰只於集注解第二節處得之如曰聖人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合忠恕是仁底意思曰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將仁解一貫字却失了體用不得謂之一貫爾要如此諺貫方盡說○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然忠恕功用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文獻錄云曾子備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推自然從此中流出也盡字與推字聖人盡不用得若學者則須推故明道云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伊川

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忠貫恕恕貫萬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是不忠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是不恕之恕天地何嘗道此是忠此是恕人以是各其忠與恕故聖人無忠恕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學者之事○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爲之忠恕盡已推已乃學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不欺不妄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爲忠若泥應曲當亦何嘗以此爲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得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若曉得曾子意思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然但此話難說須自意會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拖泥帶水又云夜來說忠恕論着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分明○正淳問伊川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乾道變化猶是說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是忠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相夾界半路上說程子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又謂盡物之謂信如乾道變化便是盡已處各正性命是推已及物處至於推對物上使物各得其所處方是盡物便是信問侯師聖云草木蕃與各正性命如何曰尋常數家便說草木蕃是草木暢茂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

恕字不甚名各正性命說推已及物然當時只是指此兩句來說○徐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只管充擴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只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面擴充將去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國則一國得其所無施而不得其所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擴不去則這裏出門便行不得便塞了如何更施諸人此便是天地閉賢人隱底道理○賈孫錄吳仁父問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恕只是指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物生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効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看之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學○問盡物之謂忠與推己之謂恕如何推己只是忠中流出口方流出未可謂之盡曰盡物之謂信是物實得此理故曰盡物曰然學○問

樊氏云盡物之謂忠恕程子不以爲然何也曰恕字上看盡字不之得名只是推己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意思自別○文再說忠恕章畢先生曰將孔子說做一樣看將曾子說做一樣看將程子說又做一樣看又曰聖人之恕無纖迹學者做這一件是當了又把這樣子去做那一件又把這樣子去做十件百件千件都把這樣子去做便是推到下梢都是這箇樣子便只是一箇物或問先生與范直閣論忠恕還與集注同否曰此是三十歲以前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亞夫問忠恕而已矣曰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待推方得才推便有比較之意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四出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所謂借粗以形容細趙至道云如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是但孝弟是平說曾子說忠恕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關妙處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惟孔子與曾子曉得自後千餘年更無人曉得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二人皆不以爲然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但諸人不曾仔細看爾直卿云聖人之忠是天之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忠恕只是學者事不足以言聖人只是借言爾猶云堯舜文王文王自是純亦不已堯舜不足以言之然堯舜便有純亦不已意思又云忠猶本根恕猶枝葉餘餘○忠恕一貫聖人與天爲一渾然只有道理自然應去不待盡己方爲忠不待推己方爲恕不待

安排不待付度不待觀當如水源滔滔流出分而為支派任其自然不待布置入那溝入這溝故云曾子怕人曉不得一貫故借忠恕而言其初年看不破後得侯氏所收程先生語方曉得又云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得二程先生出方得明白前前後後許多人說今看來都一似說夢子善云初曉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得後略曉得因以二句解之云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理行直卿云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方叔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為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忠

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餘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者程子觀之亦精矣然程門如尹氏輩亦多理會不曾到此若非劉質夫謝上蔡侯師聖之徒記得如此分曉則切要處都黑了○忠便是一恕便是貫自一身言之心便是忠應於事者便是恕龜山之說不然某舊時與諸公商量此段都說道龜山便是明道說某漢以為不然更無路得分疏後來把程先生說白看來看去乃大分明以此知聽說話難須是心同意契纔說便領略得龜山說得恁地差來不是他後來說得差是他當初與程先生對面說時領略不得這意思如今諸公聽某說話皆不領略得然聽之只是徒然程先生那一段是割

質夫記想他須是領略得兼此段可笑當時語錄元白分而為兩白以已及物至達道不遠是也為一段自吾道一以貫之為一段若只據上文是有他意不出然而後云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自說得分明正以達道不遠是也相應更一段說其事亦散而為三○明道解忠恕章初本分為兩段後在籍溪家見却只是一段遂合之其義極完備此語是劉質夫所記無一字錯可見質夫之學其他諸先生如楊尹拘於中庸之說也自看明道說不曾破謝氏侯一作却近之然亦有見未盡處○二程之門解此章者惟上蔡漢得二先生之旨其次則侯師聖其餘雖游楊尹皆說不透忠恕是足以貫道忠故一恕故貫也○問忠雖已發而未及接物侯氏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云春生冬藏歲歲如此不誤萬物是忠如何曰天不春生冬藏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忠

時合有箇心公且道天未春生冬藏時有箇心在那裏這箇是天之生物之心無停無息春生冬藏其理未嘗間斷到那萬物各得其所時便是萬物如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曰今但以人觀天以天觀人便可見在天便是命在人便是忠要之便是至誠不息因論集義諸家忠恕之說曰若諸家所言却是曾子自不識其所謂一貫夫子之道却是二以分之不是一以貫之○吾道一以貫之今人都祖張無垢說合人已為一貫這自是聖人說這道理如此如何要合人已說得如所謂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這箇又如何要將人已說得多是看聖賢文字不曾仔細纔於牛中央接得些小意思便道只是恁地又說及陳叔向也

自說一樣道理其皆說這樣說 得他自立簡說說道自所見如此也不妨只是被他說出一樣却將聖賢言語硬折入他高窮裏面攪他說底聖賢意思全不如此○因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名義此類卒介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恕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倚着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築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去其間識得某人為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已不責人曰此說可惟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於理合否如子弟不才係吾所管者合責則須責之實可只說我是恕便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三

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已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弁之○

君子喻於義章

問喻於義章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細看個文振問此章曰義利只是箇頭尾君子之於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合箇義却不曾理會下而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事之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三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義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樂好之也○問君子喻於義者天理之所宜凡事只看道理之所宜為不顧其私利者人情之所欲得凡事只在私意但取其便於己則為之不復顧道理如何曰義利也未消說得如此重義利猶頭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却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下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之理會下一截利更不理會上一截義蓋是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一事上君子於此一事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化且如有金在地君子便思量不當得小人便認取去又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如喻義喻利皆是一事上有兩段只此一物君子就上面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利○了父母之年孝子之心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君子小人只共此一物上面有取不取○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餓曰可以養老益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掘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是他氣稟中自元有許多塵情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

云惟其淡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淡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居父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問集注謂義者天理之所宜仁說又謂義者宜之理意有異否曰只宜處便是義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做文恁地變只如冷底水熱底水水冷底水熱底一般

見賢思齊焉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三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關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熟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微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微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微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不違去了那幾諫之意也○問集注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將來說勞而不怨禮記說勞字似作勞力說如何曰諫了又諫被撻至於流血可謂勞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勞只是一般勞○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微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其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微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三

問自幾諫章至事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爲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看○問謝氏說幾諫章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恐未安曰聖人若人問孝多就人資質言之在子夏則少於愛在子游則少於敬不當遂斷難易也如謝氏所引兩句乃是莊子之說此與阮籍居喪飲酒食肉及至慟哭嘔血意思一般幾棄禮法專事情愛故也

父母在章

問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曰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小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遠遊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庭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欲親知已

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

父母之年章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出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耻上○集注引范氏說最好只緣輕易說了便把那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言及此作

以約失之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以約失之者鮮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今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不過失或是倏然自肆未有不差錯口說得皆分明○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吝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吝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按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其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照豐不如如此便多事

君子欲納於言章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言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訥

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升

行不孤章

問德不孤必有隣隣是別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隣以事言○論語中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只一箇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是德故不孤是訓交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不為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

朱子語類 卷之十五 論語

語所說攪得沒理會了○問語云德不孤必有隣是與人同德不孤是說易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却是說德不孤各就本行明道却指此作與物同如何曰亦未安○德不孤是善者以類應謝楊引繫辭簡易之文說得未是只用伊川說言德不孤必有鄰是事之驗

事君數章

問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謂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煩數言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

朱子語類卷之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六

論語

公治長

子謂公治長章

問子謂公治長章曰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縹緲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縹緲爲可妻也南○南容爲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南○問子謂南容章集注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問公治長可妻伊川以避嫌之事賢者不爲況聖人乎自今日觀之閨門中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一

安知無合着避嫌處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謂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怕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某看公漸入多要避嫌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叔蒙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竟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恣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

夫正怕到這處

子謂子賤章

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孫○問子謂子賤章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哉若人此君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太抵論語中說得最高者有大槩說如言賢者之類若言子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因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魯人強似子貢者如此之多南

子貢問賜也何如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二

叔蒙問子貢通博明達若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孫○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爲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明○問子貢得爲器之貴者聖人許之然未離乎器而未至於不器處不知子貢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疏通明達平日所做底工夫都隨他這疏通底意思去一般人稟得恁地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恰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人喫這藥自流注四肢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受病受得淺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効學者做工夫正要得專去偏處理會

或曰雍也章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爲賢嬰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恠被他驚

出者豈不惡之作明○佞只是提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誦字解之祖○佞是無實之辯夫道○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誦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是佞寓○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已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麓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義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三

子使漆雕開仕章

陳仲卿問子使漆雕開仕章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時○吾斯之未能信也是不肯更做小底所謂有天子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道○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誠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無遺方是信祖道○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此理也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四

以此見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欲進進而不已蓋見得大意了又要真知到至實無妄之地它日成就就可量乎此夫子所以悅其篤志也祖道○按此無答○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曰知得深便信得篤理合如此者必要如此知道不如此便不得如此只此是信且如人孝亦只是大綱說孝謂有些小不孝處亦未妨又如忠亦只是大綱說忠謂便有些子不忠處亦未妨卽此便是未信此是漆雕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何緣得知只見他其才可仕故使之仕他揆之於心有一毫未得不害其爲未信仍更有志於學聖人所以說之又問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才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杙已自可矣他不伏做椽杙又要做柱便是安於小成也文○立之問吾斯之未能信曰漆雕開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謂信者真見得這道理是我底不是問人假借將來譬如五穀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灼然會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會見得却信箇甚麼若見人說道這箇善這箇惡若不會自見得都不濟事亦終無下手處矣時○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祖道○問竊意開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保其終始不易曰他於道理已自透徹了又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在曰未須說行在日卽便有些小窒礙處祖道○做之問此章曰也不是要就用途說若是道理見未破只且理會自身已未敢去做他底亦不是我信得了便定着去做道理自是如此這裏見得直是分曉

方可去做寓因問明道所言漆雕開曾點已見大意二子固是已見大體了看漆雕開見得雖未甚快却是通體通用都知了曾點雖長見得快恐只見體其用處未必全也先生以爲然問寓有何說寓曰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卽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真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也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問格物窮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寓○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是甚底他是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

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說心中自曉會得後又信得及耳廣○問漆雕開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吝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夫錄云原憲不能容物近○問注謂信是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如何曰便是朝聞道意思須是自見得這道理分明方得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但知未透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見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爲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人無他只爲真知集注○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子臨終更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集注○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已見大意曰是他見得大了漆雕開只是底意便小令敘不得論語中說曾點處亦自可見如漆雕開只是此一句如何便見得他已見大意處然工夫只在斯字與信字上且說斯字如何曾等各以意對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若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楊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爲足規模大則天卒難了所以自謂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七

未能信○問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某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爲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它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漆雕開想是灰頭土面樸實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曰明道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意○王景仁問程子言曾點與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某問公而公反以問某邪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八

天資甚高見得這物事透徹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間架却未見得却又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曾子初間却都不見得只從小處做去及至一下見得大處時他小處却都會做了○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畧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曾點然有向進之意曾點與曾參正相反曾參却是積累做去千條萬緒做到九分八釐只有這些子未透既聞夫子一貫之旨則前日之千條萬緒皆有着落矣忠恕而已矣此是借學者之忠恕以影出聖人自然之忠恕也○上蔡言漆雕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它不肯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

道不行章

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客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開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能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孟武伯問三子仁乎夫子但言三子才各有所長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令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桌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

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愚者是私欲之端一毫私力
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惡不善之心因是
私著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作○問孟武
伯問三子之仁而聖人皆不之許但許其才云云曰大體是如
此又問雖全體未是仁有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齊謂
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一事
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
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
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
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第故問之孔子於三子者皆許
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
各能辦事但未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雖見得他有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九

駁難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事業來終是籠率非
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升○林問子路不知其
仁處曰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
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
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
故夫子以不知答之○不知其仁仁如白如黑白須是
十分全白方謂之白纔是一點黑點破便不得白了變○或問
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它功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
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
事所謂功夫者不過格致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
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
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錄○子升問

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爲宰後來求乃爲季氏聚飲
出不得其成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材堪如
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之本

子謂子貢曰章

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亦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
如子貢之在孔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比較
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
聖人之道大以用敏敏悟雖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本
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
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
進一步聖門自會顏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十

語意益如此○若父問回也問一知十即始見終是如何曰
知十亦不是問一件定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備又問
聖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不成更
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今且未要說聖人且只
就自家地位看今只知這一件事問得且未能理會得恰好處
況於其他實錄○胡問問一知十是明處所照若孔子則如
何曰孔子又在明處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
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說聰明作元后聰明
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問顏子明處所照合下
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
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賀孫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
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備但未盡其極耳實錄○顏子

明審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
真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
相似只能開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
道理分明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
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作明○明
處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
些子照去推尋側○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
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盡○問謝氏解女與四也孰愈章
大抵謂材之高下無與入德之優劣顏子雖開一知十然亦未
嘗以此自多而子貢以此論之乃其所以不如顏子者夫子非
以子貢之知二爲不如顏子之知十也此固非常時答問之旨
然詳味謝氏語勢恐其若是曰上蔡是如此說吳材老子說中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吾未見剛者章

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
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
爲極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是慾升○問剛亦非是
極底地位聖門豈解無人夫子何以言未見曰也是說難得剛
也是難得又言也是難得是剛而難得便如那撐竿弩眼便是
慾申根便是恁地想見他做得箇人也大故勞攘義剛問秦漢
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
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叔器問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
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斷謂好惡爲剛則不得知道
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則割做鋼却不得又言剛與勇也白別

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有好勇不好學義剛○極也
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保人○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
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它牽引去此中
便無所至焉得剛或者以申根爲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
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它中無所至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
是欲了安得爲剛升○問吾未見剛者一章曰人之資質千條
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
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
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
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
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
惟學而已矣中根也不是箇剛底人是箇○上蔡這處最說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六 論語

得好爲物檢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總要貪這一件
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根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
故當時以爲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
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集注○或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
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強
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舉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謂此等不善底事我欲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
謂非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此田地學者只有箇恕字要
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
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
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

等升○問子貢欲無加諸人夫子教之勿施於人何以異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大○問此如何非子貢所能及曰程先生語錄中解此數段終是未剖判唯伊川經解之言是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途○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錄○此○至之問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且如所不當爲之事人若能不欲爲其所不當爲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它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始○亦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性與天道之嘆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道○性與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篇○吉甫問性與天道曰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爲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蓋○在性云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條子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性○問性與天道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篇○萬問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

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它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曾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寓○問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卽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行之性○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爲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爲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問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文振首得文字平正又浹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浹洽無虧欠方得好篇○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問孔子說邪曰是後來問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問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攸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言性與天道篇○器之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

新說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解者之說若如此孟子曰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會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會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道理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朱子語類卷第十七

論語

公冶長下

子路有聞章

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子路好學如此而仕衛之出處乃如彼曰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不知要就此處學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如此看恐將本意失了就此言之見得子路勇於為善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到得聞其正名處却鶻突學者正要看他這處在衛又是別項說話也又曰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唯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亦徒然子路不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喫得盡方好若喫不盡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開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實錄○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謚法其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問孔文子之謚曰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謚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包之如九事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謚皆無一善而後名之曰幽厲凡二字謚非禮也如貞惠文子皆聖武公皆是饒兩字了周末上亦有二字謚○問勤學好問為文謚之以文莫是見其躬行之實不足否曰不要恁地說不成文王便是不能武

武王便是不能文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如有十事不善云云至名之曰幽厲它而今是能勤學好問便謚之以文如何見得它躬行之不足那不好底自是不好而今既謚之以文便見得它有這一長如何便說道是將這一字來貶它又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謚之非不知雙字謚起於何時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便是只以一字謚為惠而今若加二字或四字皆是分外有了若如文王之德如此却將幾箇字謚方盡如雙字謚自周已是如此了如威烈王慎觀王皆是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此一段專論謚故注云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如文王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為文今孔文子亦謚為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者則摘其尤一字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謚而隱其它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

亦只是文子之學和
子謂子產章
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受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為政者偶一事如此耳則○問使民也義是教民以義先生應節○問其使民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之類謂為之裁處得是當使之得其定分也曰義字說得未是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節○吉甫問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祿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裕之至
蓋卿大夫有章一都一鄙各有知矩
有服是衣冠服川皆有等級高卑
臧文仲居蔡章
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以積鬼神便是不知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知皆是積鬼神之事山節藻梲不是俗若是舊時孔子當謂之不仁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此篇最好看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節○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求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

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蓄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下筵上了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它僭某以爲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知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問居蔡之說如集注之云則是藏龜初未爲失而山節藻梲亦未爲僭藏文仲所以不得爲知者特以其惑於鬼神而作此室以藏龜爾曰山節藻梲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識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藏文仲無大段善可稱但他不好處如論語中言居蔡之事左氏言不知者三却占頭項多了然他是箇會說道理底人如教行父事君之禮如宋大水魯遣使歸言宋君之意藏曰宋其興乎成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朱子語類卷之十七論語焉皆是他會說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但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二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坐視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是取也○三仕三已所以不得爲仁蓋不知其事足如何三仕之中是有無合當否三已之中又不知有無合當已否○黃先之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

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告政事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私意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三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三子所爲如此高絕而三子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三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履之說子文文子曰八求得三子太苛刻不消如此某注亦說得甚平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

朱子語類卷之十七論語

五

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如此苛刻搜人過惡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或問令尹子文文章曰如子文之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已是難了不可說他只無喜愠之色有喜愠之心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亦不可說他所告是私意只說未知所告者何事陳文子有馬十乘亦是大家他能棄而去之亦是太段放得下了亦不可說他是避利害如此割舍且當時有萬一拚捨不得不去底如公之論都侵過說太苛刻了聖人是平說本自渾然不當如此搜索他後手○問令尹子文之事集注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之爲善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人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六

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二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莊祖○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為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裡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未仁白可見錄○問集注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實上着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是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裡則其裡也可知矣○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于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于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只得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裡方識得仁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七

夷齊之忠清是本有底故依舊是仁子文文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則○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猶夏文子去就若明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曰注中何故引此曰但見其病耳可○師却問云云曰大槩看得到是若就二子言之則文子資稟甚高只緣他不講學故失處亦大○子文文子一章事上迹上是忠清解見處是仁子文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下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容有質厚者能之若便以為仁恐子張識忠清而不識仁也方○五峰說令尹子文陳文子處以知為重說未知焉得仁知字絕句今知言中有兩章說令尹處云楚乃古之建國令尹為相不知首出庶物之道若如此則是謂令尹為相徒使其君守僭竊之位不能使其君王天下耳南軒謂惡意不如此然南軒當時與五峰相與往復亦只是講得箇大體南軒只做識仁體認恐不盡領會五峰意耳五峰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割地沉淪不能得出此○問五峰問南軒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初無私意如何聖人不以仁許之研嘗思之而得其說曰仁之體大不可以一善名須是事事盡合於理方謂之仁若子文之忠雖不加喜愠於三仕三已之時然其君僭王竊號而不能正救文子之清雖棄十乘而不顧然崔氏無君其惡已著而略不能遏止之是盡於此而不盡於彼能於其小而不能於其大者安足以語仁之體乎曰讀書不可不子細如公之說只是一說非聖人當日本意夫仁者心之德使二子而果無私心則其仕已而無喜愠當不特謂之忠而謂之仁棄十乘而不居當不特謂之清而謂之仁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而也

○今尹子文陳文子等是就人身上說仁若識得仁之統體即此等不難曉矣或曰南軒解此謂有一毫私意皆非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以終身之事求之未能無私所以不得為仁曰孔子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然以心論之子文之心勝文子之心只是心中有些小不慊快處便是不仁文蔚曰所以孔子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便是要見得到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曰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到不定了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曰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得到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如何曰這是某當問公底某云若是思之未透雖再三思之何害先生曰不然且如凡事初一番商量已得成箇體段了再思一番與之審處當行不當行便可決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量那箇是利那箇是害則避害就利之心便起如何不是私

炎○問看難也更有何商量處賈孫曰向看公治長一篇如後

生高季文子三思二章覺得於人情未甚安曰是何未安如今看得如何曰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若如此委曲三思事也道是着如此審細如今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機口便是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只緣被人說得支蔓故學者多看不見這般所在如一件物事相似自恁地平平正正更不着得些子蹊欬是公鄉里人去說這般所在却都勞攘了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終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略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裡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裡若不

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裡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是似閑○又問乞醯及三思章曰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間審一番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番這是非便自會分明若只管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紛紛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况初來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了如乞醯若無便說無若恁地曲意周旋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周旋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少正大至若有大急難非已可成明告於眾以其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

穿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人不誠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總總地便滯於一偏兄天理自不如此錄

審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問審武子章曰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升○問審武子曰此無其可疑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難人皆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處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馬審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邦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能沉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猶莊子之難能漢子之之辭錄○通老問審武子之愚曰愚非愚智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為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此豈愚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學○審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然會經營着力來愚只是沉晦不認為己功故不可及若都不管國家事以是為愚豈可以為不可及也去○問審武子其愚不可及曰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正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審武子之愚既能沉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與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錄○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審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矜矜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去○器之問當備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何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

要與尋常無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住也得若要去時須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錄○問審

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可○問

審武子愚處曰蓋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川所謂沈晦以免患是也本之○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無道之君云此

其愚之不可及也後而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亦有不當

愚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沈晦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

當時不能沈晦以自處則為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廣○周元興問審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士

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夫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漢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它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錄○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審武子但如武子亦自可為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錄

子在陳章

斐然成章也是自成一家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與簡
了得狂簡底事不是半上落下雖與聖賢中道不同然畢竟是
他做得一項事完全與今學者有頭無尾底不同聖人不得中
道者與之故不得已取此等狂狷之人尚有可裁節使過不及
歸于中道不似如今人不曾成得一事無下手脚裁節處且如
真箇了得一箇狂簡地位也自早不易得釋老雖非聖人之道
却被他做得成一家明○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
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
他做得狷底成不是今是今日狷明日又不狷也如孝與簡是
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
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斐然成
章狂簡進取是做得透徹有成就了成章謂如樂章五聲變成
朱子語類

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過高而又曰文振說文字
大故細升○或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
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
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
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
又問裁之爲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也曰自是如此且如
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
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遊
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又曰遊世高尚而今
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孟之反不伐是
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子死
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釋氏而處夫子說其
朱子語類

又云昔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
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
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則全不好
了此所以貴裁之也○黃卿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
說狷者曰狷底已自不濟事狂底却有箇驅殼可以鞭策斐只
是自有文采詩云有斐君子季今斐今成章是自有箇次第自
成箇模樣賀孫問集注謂文理成就而著見是只就他意趣自
成箇模樣樣處說又云志大而略於細是就他志高遠而欠實做
工夫說否曰然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
必果者是也○問先生解云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
文辭也言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略

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爲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以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爲才倫序有首尾可觀也廣○問集注謂文理成就如何曰雖是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自有可觀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錄○符舜功問集注釋狂簡之狂皆作高遠之意不知箇念作狂之狂與此狂字如何曰也不干事又問狂而不直如何曰此却略相近狂而不直已自是不好了但尚不爲惡在若箇念作狂則是如桀紂樣迷惑了議○問惡其過中失正而或流於異端如莊列之徒莫是不得聖人爲之依歸而無所取裁者否曰也是恁地又問子夏教門人就洒掃應對上用工亦可謂實然不一再傳而便流爲莊周何故曰也只是韓退之恁地說漢書也說得不甚詳人所見各不同只是這一箇道理才看得別便從那別處去義○問狂簡處先生云古來異端只是遁世高尚之士其流遂至於釋老如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死生芥蒂胸次孟之反不伐便如道家所謂三寶一曰不敢爲天下先是也似此等人雖則志意高遠若不得聖人裁定亦不濟事節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義○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益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

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一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章○南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固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此及其能改人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仁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子方○問伯夷不念舊惡曰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且如人之有惡自家合當怒之人既改了便不當更怒之然伯夷之清也却是箇介僻底人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義○問蘇氏言二子之出意其父子之間有違言焉若申生之事歟不念舊惡莫是父子之間有違言處否曰然問孟子所言伯夷事自是如此孤潔諫武王伐商又都是伯夷而叔齊之事不可得見未知其平時行事如何却並以不念舊惡解之曰讓國二子同心度其當時必是有怨惡處問父欲立叔齊不立伯夷在叔齊何有怨惡曰孤竹君不立伯夷而立叔齊想伯夷當時之意亦道我不當立我弟却當立叔齊須云兄當立不立却立我兄弟之間自不能無此意問兄弟既遜讓安得有怨曰只見得他後來事當其初豈無怨惡之心夫子所以兩處皆說二子無怨問其看怨是用希之語不但是兄弟間怨希這人孤立易得與世不合至此無怨人之心此其所以爲伯夷叔齊歟曰是如此義○問蘇氏父子違言之說恐未穩否曰蘇氏之說以爲已怨而希字猶有些怨在然所謂又何怨則絕無怨矣又不相合恐只得從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過能改

卽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孰謂微生高直章

醢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只乞諸其隣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隣家質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爲你乞得○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驕蹇氣象曰然伊川解顯此一段說最詳○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足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心要作甚○問范氏言千驪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驪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醢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己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我無則求與之○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爲寧過於子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自是予他人不是入已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已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奇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問張子韶有一片論乞醢不是不直上蔡之說亦然曰此無他此乃要使

人回互委曲以爲直爾憶此鄉原之漸不可不謹推此以往而不爲枉尺直尋者幾希○行夫問此一章曰人煞有將此一段做好說謂其不如此抗直猶有委曲之意自張子韶爲此說今煞有此說昨見戴少章論語講義亦如此說這一段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醢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隣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白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

巧言令色足恭章

義剛說足恭云只是過於恭曰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剛○問足恭云足之爲義添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蓋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而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巧言令色足恭與匪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醢之義相似○是乞醢意思一般○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爲媚媚底人匪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問左丘明謝氏以爲古之聞人則左傳非丘明所作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如此說他自作一書辭此

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己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問施勞之施是張大示誇意否曰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問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顏淵季路侍一段子路所以小如顏子者只是工夫粗不及顏淵細密工夫粗便有不周偏隔礙處又曰子路只是願車馬衣服與人共未有善可及人也○問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曰這只是他心裡願得如此他做工夫只在這上豈不大段粗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太

又曰子路所願者粗顏子較細向裡來且有他氣象是如何何或問子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可做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便細膩有工夫然子路亦是無私而與物共者錄○子路如此做工夫畢竟是疎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若顏子則心常在這裡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下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問顏子子路優劣曰子路能用心常在外願車馬之類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然却不私已顏子念念在此問顏季路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

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子路顏淵夫子都是不私已但有小大之異耳子路只車馬衣裘之間所志已狹顏子將善與眾人公共何伐之有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施勞之有却已是煞展拓然不若聖人分明是天地氣象○問顏淵季路侍一章曰子路與顏淵固均於無我然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裡做恭肅問子路後來工夫進如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這却見於裡面有工夫曰他也只把這箇做了白着破敝底却把好底與朋友共固是人所難能然亦只是就外做較之世上一等切切於近利者大不同○問顏淵季路夫子言志曰今學者只從子路比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然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七 論語

克

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會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為聖門高弟○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資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子自是溪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戰兢兢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上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叔器再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上

龔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理都黑卒卒地
猶見狗子飢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
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裡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
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
如何不快活義○或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是也他做
功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的心裡自見得故願欲
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寬了又問此
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
去得那粗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裡底了然皆是對物
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
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又問學者做工夫須自子
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教他
做工夫也義○亞夫問子路言志處曰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
而燭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
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敵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
如子路樣着力去做然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
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義○子路有濟
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義
吳伯英講子路顏淵夫子言志先生問衆人口顏子季路所以
未及聖人者何衆人未對先生曰子路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不
與朋友共敵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着一箇伐善施勞
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
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
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

其動靜語默也夫由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
者為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謹謂攝攝然無病問其所為
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至
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所志者不過友朋而
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者龔顏子之听言者細也
義○或問子路言志處夫子言志伊川諸說固皆至當然
通對施而論也二子言志亦未無此病今方不然如人病
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大子則更無意謂不病修為此其所
也○顏淵子路只是要克去驕吝二字如謝氏對伊川云知
矜之為害而改之然謝氏終有矜底意如解孟之反不伐便着
意去解人○舊或說老者安之一段謂老者安於我朋友信於
我少者懷於我此說較好蓋老者安於我則我之安之必盡其
至朋友信於我則我之為信必無不盡少者懷於我則我之所
以懷之必極其撫愛之道却是見得聖人說得自然處義
或問集注云安於我懷於我信於我何也曰如大學君子賢其
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一般蓋無一物不得其所
也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便懷於我朋
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又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
身已上病痛處子路想平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平日未
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安來說方病時事如說
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嘗盡去猶有些根脚更服藥始
得彼云願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
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
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無此等了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
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

子路是去得箇名字顏子是去得箇名字○禮道○人雖主得此字了但着服藥要防範得不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斷然太虛了無一物又曰古人之學聖人半體察半明理上而克治○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何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逸讓故曰斷斷如也注云分辯之意也○賀○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升○叔蒙問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耳皆只是盡我這裡底朱子語類

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底又低了不足為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顏子底儘細膩子路底只是較粗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譬如脫得上面兩件塵襪底衣服了顏子又脫得那近裡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裡面貼肉底汗衫都脫得赤骨立了○問觀子路顏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繼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大小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裡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裡孔子則離了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此而已○南升○時舉云云文脈問此章先生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刻得外面一重軀殼去子路則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刻得若聖人則是與天地同體矣○問孔子安仁固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

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顏淵孔子言志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讀書須迎前看不得隨後看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且如公說從仁心上發出所以忘物我言語也無病也說得去只是尚在外邊程先生言不私已而與物共是三段骨體須知義理不能已之處方是用得大抵道理都是合當恁地不是過當若到是處只得箇恰好事親若曾子可也○顏子之志不以已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已之能媿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伊川言子路勇於義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曰能輕已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亦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言却似有車馬衣裘爲重之意莫與氣象煞遠絕否曰固則是

高底人要不徹底事便不做雖是做工夫處愈不如顏子之相密然其資質却自甚高若見得透便不干事○問顏淵子之志雖曰比子路顏子分明氣象不同然觀曾點言志一段集注盛贊其雖答言志之問而初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以爲曾點但知樂所樂而無一毫好慕之心作爲之想然則聖人殆不及曾點邪曰聖人言言雖有及物之意然亦莫非循其理之自然使物各得其所而已不勞焉又何害於天理之流行哉蓋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事實○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恐是互舉曰他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無伐善是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至之云無施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

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驅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又云子路更修教細密便是顏子地位顏子若展拓教開便是孔子地位子路只緣籠了又問集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曰這道理只爲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最忠如此聖人如何得恁地大都不見道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又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又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意思子路却是強恕否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有箇好惡自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這般在學者正宜用工漸漸克去便是求仁工夫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君子路氣象見其輕

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朱子語類卷之十七論語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雖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要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模畫樣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朱子語類卷之十七論語共實無所憾但貪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蔽未能忽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蔽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道夫問謝氏解顏淵季路待章或問謂其以有志爲志道之病因及其所論洛沂御風何處何慮之屬每每如此竊謂謝氏論學每有不屑卑近之意其聖門任簡之徒歟集注云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曰上蔡有此等病不是小分明是釋老意思向見其雜文一編皆不帖帖地如觀復堂記如謝人啓事數篇皆然其啓內有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而足矣必大

已矣乎章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改必大○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改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

你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
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
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也
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

十室之邑章

或問美底資質固多但以聖人爲生知不可學而不知好學曰亦
有不知所謂學底如三家村裡有好資質底人他又那知所謂
學又那知聖人如何是聖人又如何是生知竟如何是堯舜如
何是舜若如此則亦是理會不得底了○義剛說忠信如聖
人生質之美者也此是表裡粹然好底資質曰是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

論語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它南面則須是有
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
如何剛○問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爲政也尹
氏曰南面謂可使爲政也第一章凡五說今從伊川尹氏之說
范氏曰仲弓可以爲諸侯似不必指諸侯爲南面不如爲政却
渾全謝氏曰仁而不佞其才空如此楊氏亦曰雍也仁矣據仁
而不佞乃或人之問夫子曰不知其仁則與未知焉得仁之語
同謂仲弓爲仁矣不知兩說何所據恐
朱子語類卷之十八 論語
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位不知其仁
政未以仁許之然謂仲弓未仁卽下語太重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章

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
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
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
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却亦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
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
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
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
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爲然○行夫問子桑伯子曰行簡只
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安
敬高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
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
方好○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先生應復問何謂簡
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復問簡者不煩之謂何謂煩曰
煩是煩擾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居敬行簡是
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問
居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
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簡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
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
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
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
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諸客也
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
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攘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
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呼呼參亦
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
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
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
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
○問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主而自治嚴程子曰居敬則
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集注
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簡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胡
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煩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只說得
敬中有簡底人亦有人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
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居敬行簡是有本領
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此是
程子之意非仲弓本意也○胡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
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它說而
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
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
却無此意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
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
看它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叔器問集注何不仝用程
說曰程子只說得一邊只是說得敬中有簡底意思也是如此
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所以不敢仝依它說不簡底自是煩碎
下面人難爲奉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
爲奉承自不煩擾聖人所以說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義剛
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
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
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而外方歟
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
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將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
簡是所行得要○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
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
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
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四

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問仲弓問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則爲疎略仲弓可謂知肯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簡止以其簡爲可簡想其他有未盡善特有簡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爲善楊氏曰子桑伯子爲聖人之所可者以其簡也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其行自簡但下文簡而廉一句舉不甚切今從伊川游氏楊氏之說伊川第二第三說皆曰居簡行簡乃所以不簡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恐推說太過既曰疎略則太簡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簡如所謂乃所以不簡皆太過范氏曰敬以直內簡以臨人故堯舜修己以敬而臨下以簡恐敬簡不可太分說居字只訓主字若以爲主之敬而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而行則簡則不可若云修己臨下則恐分了仲弓不應下文又總說以臨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處已亦若待人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爲居簡行簡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簡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呂氏以爲引此章以證前章之說謝氏以爲因前章以發此章之問皆是旁說然於正說亦無妨謝氏又曰居敬而行簡舉其大而略其細於敬字上不甚可不如楊氏作主一而簡自見曰可也簡當從伊川說刺却一箇字正是解太簡之意乃所以不簡之說若解文義則誠有刺語若以理觀之恐亦不爲過也范固有不密處然敬簡自是兩事以伊川語思之可見據此文及家語所載伯子爲人亦誠有大簡之病謝氏因上章而發明之說是○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

不簡子桑伯子或以爲子桑戶

哀公問弟子章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五

問聖人稱顏子好學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聖人因見其有此二事故從而稱之柄謂喜怒哀樂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爲其所動耳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者亦好○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若堯舜則無商量了是無了何遷之有何不遷之有○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不遷怒不貳過據此之語怒與過自不同怒却在於不遷上過才說是過便是不好矣○或問顏子不貳過曰過只是過不要問他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只消看他不貳處既能不貳便有甚大底罪過也自消磨了○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求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曰聖人則都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是長二之二條同○尋常解不貳過多只說過字不曾說不貳字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不遷怒不貳
過一以爲克己之初一以爲用功之處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
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問顏子當自不遷怒不貳過
起曰不然此是學已成處又問如此當自四勿起曰是程子云
顏子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効驗耳若夫所
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聽勿言勿動四句耳○
○莫鮮云此平日克己工夫持養然故有此効○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
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事在非
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時舉云○顏子不遷怒不
過不是學自是說顏子一箇過驗如此○朱子云云○顏子不遷怒不
克己後禮上曰則雖不違請事斯語矣是他終身受用只在這
上○問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

問都是這道理○問不遷不貳此是顏子十分熟了如此否
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問若非禮勿視聽言動這是
克己工夫這工夫在前分外着力與不遷不貳意思不同曰非
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
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不貳過也是他
到處問就不遷不貳上看也似有些淺淡曰這如何淺淡曰不
遷怒是自然如此不貳過是略有過差覺了力會不復行曰
這不必如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又云
看文字且須平帖看他意思緣他意思本自平帖如夜來說不遷
怒不貳過且看不遷不貳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
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
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其次第問過容

而已須是子細體認他工夫是如何然後看他氣象是如何方
看他所到地位是如何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一心之中
便有是有非言語便是有是非動作便是有是非以至於應接
賓朋看文字都有是有非須着分別教無此子不分明始得心
中思慮起便須是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才去動作行事
也須便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應接朋友交遊也須便見得
那箇是那箇是非看文字須便見得那箇是那箇是非日
用之間若此等類須是分別教盡毫釐必計始得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且如今見
人行事聽人言語便須着分別箇是非若是他做不是說不是
雖不可誦言之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始得若只管恁地暢突
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恁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孟子亦說道我
知言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這不是分別得分明如何得啊次恁地瞭然天下只是箇
分別是非若見得這箇分明任你千方百計胡說亂道都着退
聽緣這箇是道理端的着如此如一段文字終看也便要知是
非若是七分是還他七分是三分不是還他三分不是如公卿
里議論只是要酌中這只是自家不曾見得道理分明這箇似
是那箇也似是且捏合做一片且恁地過若是自家見得是非
分明看他千度萬態都無遜形如天下分裂之時東邊稱王西
邊稱帝似若不復可一若有箇真主出來一時即見退聽不朝
者來朝不服者歸服不貢者入貢如太祖之興所謂劉李孟錢
終皆受併天下混一如今道理箇說一樣各家自守以爲是
只是未得見這公共道理是非前日曾說見道理不明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若後車千
乘傳食諸侯與傲大丈夫也得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
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
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
先生所以說終明彼即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
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
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
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如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
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
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
理各家理會得是非分明少間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却
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
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
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也不是那邊也不說這
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
爲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
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暢突也不得只
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
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得問前
夜承教以不遷怒不貳過乃顏子極至處又在三月不違仁之
後據實孫若若不貳是逐事不貳不是體統說而三月不違乃
是統說前後淺深殊有未曉曰不須泥這般所在某那夜是偶
然說如此實亦不見得甚淺深只一箇是死後說一箇是在生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十

特說顏子且要理會要緊處如某舊時專揀切身要緊處理會若偏旁有窒礙處只恁地且放下如看這一章只認取不遷怒不貳過意思是如何自家合如何便是會做工夫如射箭要中紅心他貼上面煞有許多圈子善射者不須問他外面圈子是白底是黑底是朱底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貳過不須看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爲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十

子分上不消恁地說只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敬之問不遷怒不貳過顏子多是靜處做工夫曰不然此正是交滾頭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敬之又問顏子深潛純粹所謂不遷不貳特其應事之陳迹曰若如此說當這時節此心須別有一處安頓着看公意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這道理不是如此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着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即怒當喜即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閑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來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問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覺語意上句重下句寬恐有引進後人意否曰看文字且要將他正意平直看去只要見得正道理貫通不須滯在這般所在這兩句意思同與哀公言亦未有引進後學意要緊只在不遷怒不貳過六字上看道理要得他如水相似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若去看偏旁處如水流時這邊壅一堆泥那邊壅一堆沙這水便不得條

直流去看文字且把着要緊處平直看教通徹十分純熟見得道理如人一身從前面直望見背後從背直望見前面更無些子遮蔽方好○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問不貳過乃是略有便止如韓退之說不二之於言行却粗了曰自是文義不如此又問不貳過却有過在不遷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曰纔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而言曰然○問伊川謂顏子地位若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曰如今學者且理會不遷不貳便太過不貳也難用○問不貳過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終差失便能知之總知之便更不萌作又

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立之因問先生前此云不遷怒是克己復禮底功驗人又以爲學即在此何也曰爲學是總說克己復禮又是所學之目也又云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仲弓從莊敬持養處做去到透徹時也則一般時舉問曾子爲學工夫比之顏子如何曰曾子只是箇守大底人若能守得定不令走作必須透徹時舉云看來曾子所守極是至約只是守一箇孝字便後來無往而不通所謂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與夫居敬戰陣無不見得是這道理曰孝者百行之源只爲他包得闊故也○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使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起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古

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發說○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問顏子之所謂學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問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文振再說顏子好學一章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為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為學若不去大本上理

朱子語類

卷之十八

論語

古

會只恁地茫然却要文字上來恐也未得○伊川文字多有句相倚處如顏子好學論○問顏子短命是氣使然劉質夫所錄一段又別曰大綱如此說○問此條集○問呂與叔引橫渠說解遷怒事又以三月不違為氣不能守恐是張子呂氏皆是以已之氣質論聖人之言曰不須如此說如說這一段且只就這一段不看若更生枝節又外面討一箇意思橫看都是病人傑因曰須是這裏過一番既問教誨可造平淡曰此說又是剩了○伊川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游氏曰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遷其怒之甚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能無也要之每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于中而不及復行是其動在心而行不貳焉但其間正心修身之說若以不貳過作正心不遷怒作修身亦可恐不必如此右第三章凡八說今從伊川游氏之說伊川外五說大率相類其說皆正故不盡錄然亦不出第一說之意橫渠第一第二說皆曰怒於人者不使遷乎其身呂氏亦曰不使可怒之惡反遷諸己而為人之所怒此說恐未安如此只是不貳過之意聖人何以既曰不遷怒又曰不貳過若使惡不遷諸己則只說得不貳過又橫渠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萌字說太深不如游氏作行不貳伊川作未嘗復行乃正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此說不可曉若謂性不移於怒而後能不遷怒却與伊川怒不在己之說同若謂不遷怒則性不移於

怒恐未當以移字訓還字則說太溪餘說亦寬謝氏曰不患有過蓋不害其爲敗其說又太淺顏子不應有過而後改特知之未嘗復行爾又與橫渠不萌之說相反皆爲未當楊氏不放心之說無甚差但相寬爾其他皆解得何止不放心而已又說今也則亡一句作無字說不知合訓無字作合死亡之亡若訓無字則與下句重若作死亡之亡則與上句重永知孰是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先生曰游說不貳過乃韓退之之意與伊川不同伊川意却與橫渠同外皆第五卷有一段正如此可更思之須見游氏說病處橫渠遷怒之說固未必然然與退過殊不相似亡印無也或當讀作無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終

論語

夫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

雍也篇二

子華使於齊章

子升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子可以無予子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之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要孫○義剛○鍾云聖人於人做事者地頭○范氏曰夫子之道循理而已故周急不繼富以爲天下之通義使人可繼也游氏曰餽餼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宰而辭祿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

朱子語類卷之十九

論語

則雖萬鍾不害其爲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隣里鄉黨蓋隣里鄉黨有之尹氏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而冉求乃資之與之釜者所以示不當與也求不達其意而請益與之五秉故夫子非之又曰原思之辭常祿使荷其有餘則分諸隣里鄉黨者凡取與一適於義而已第四章凡七說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伊川謂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其說雖正然恐非本意據冉求乃爲其母請其意欲資之也使冉求爲子華請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若爲其母請則止欲附益之故責之以繼富恐或外生一意非夫子責冉求之意范氏第二說與楊氏謝氏之說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爲文只說大綱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呂氏曰富而與人分之則廉者無辭於富造語未盡不能無差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廉者所必辭也富之

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而不在於分人與不分人也謝曰與之釜與之庾意其祿秩所當得者此說恐未穩使祿秩當得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祿有常數夫子何心輕重於其間哉爲其母請粟觀其文勢非祿秩也明矣曰爲其母請卽爲子華請也呂氏說只據原思辭祿而言非謂不義之富也

子謂仲弓章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爲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犁牛之子范氏蘇氏得之○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率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欽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二

說仲弓之父不肖耳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其賢可以爲法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豈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足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

子曰回也章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

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問三月不違

仁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

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

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戒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

句照管不到便是過○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

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

量事不到不好然却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

便思聰纔思量便要至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問如何是

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

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三

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

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僞間雜

夫子所以獨稱之○義剛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集注云

仁者心之德竊推此義以爲天生一人只有一心這腔子裏面

更無些子其他物事只有一箇渾全底道理更無些子欠缺所

謂仁也曰莫只將渾全底道理說須看教那仁親切始得○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

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

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了却是聖人也

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是亦難說今

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真是無纖毫私意間斷

這地位意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四

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
一番出去却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
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
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正卿問集注
不知其仁也云雖顏子之賢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如何曰
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
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
人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
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看來道理不如此顏子地位比諸
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
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張子云云這道理譬如一屋子是自家
為主朝朝夕夕時時只在裏面如顏子三月不能不違只是略
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是自家常做主若日至者一日一番至
是常在外爲客一日一番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月至亦是常
在外爲客一月一番入裏面來又便出去又云三月不違者如
人通身都白只有一點子黑日月至焉者如人通身都黑只有
一點白又云顏子一身已白不見其身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
理其仁也章無此說○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
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疎略恐仁是渾然
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日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
孔門弟子至便是至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
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
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
不甚久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問橫渠云云文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五

蔚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
主天理爲賓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
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問伊川
言不違是有纖毫私欲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曰前後說
是如此劉仲升云愈久而不息者氣象迥別大雅云久而不息
自是聖人事曰三月不違是自家已有之物三月之久忽被人
借去自家旋即取回了日月至焉是本無此物暫時問人借得
來便被人取去了○至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
違至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
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纔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
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外
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
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
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
善亦不爲知未至雖勉勉循循不爲此意終進出來故貴於見得
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
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
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使自會淪肌浹髓
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勉不轉使下達去
了又曰此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
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
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
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六

目有時不明心無有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
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仁人心也學理會甚
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
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
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
雖在此不久便去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
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過此幾非
在我者如何曰不用着力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如說學只
說到說處住以上不用說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不到說處
是不曾時習時習則相將自然說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
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
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
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面曰他身
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
顏子也在屋裏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
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
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
外雖是他白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
出了雖然亦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
是有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問日月至焉一句
曰看得他來日是月底月却是當時底因說橫渠內外賓主之
辨曰顏子一似主人長在家裏一月以後或有出去時節便會
向歸其餘是賓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以日較月又却疎
又曰不違者是在內至焉者是在外來又問幾非在我者曰舍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七

三月不違去做工夫都是在我外不在我這裏了○問橫渠
內外賓主之說曰主是仁賓却是己身不違仁者已住在此屋
子內了日月至焉者時暫到此又出去是乃賓也後數日又因
一學者舉此段爲問而曰仁譬如此屋子顏子在此裏面住但
未免間有出去時他人則或入來住得一日或入來住得一月
不能久處此此即內外賓主之辨過此幾非在我者謂學者但
當勉勉循循做工夫而已舍是則他無所事也○或問橫渠
內外賓主之辨段云仁在內而我爲主仁在外而我爲客如何
曰此兩句又是後人解橫渠之語蓋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
欲爲客諸子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爲主仁只爲客譬如人家主
人常在屋中出外時少便出去也不久須歸來日月至焉者則
常常在外做客暫時入屋來又出去出去之時多在屋之時少
或一月一番至或一日一番至終是不是主人故常在外然那
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在屋中住得
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佛經中
貧子寶珠之論亦當○三月不違者我爲主而常在內也日月
至焉者我爲客而常在外也仁猶屋心猶我常在屋中則爲主
出入不常爲主則客也過此幾非在我者如水漲船行更無着
力處○問橫渠內外之說曰譬如一家有二人一人常在家
一人常在外在家者出外常少在外者常不在家間有歸家時
只是在外多○三月不違仁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日
月至焉是有時從外面入來屋子底下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
辨者是也又曰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問內外
賓主之辨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八

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肯入於內而不能
廣○三月不違主有肯而由日月至焉賓有肯而入人固有
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一箇不
肯底意便是自欺周○淑器未達內外賓主之辨一句曰日月
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揜出在外面是我勝那私欲不得又
問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
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蔡仲默云如生則惡可已也之類曰
是義○問三月不違仁曰仁即是心心如鏡相似仁便是箇鏡
之明鏡從來自明只為有少間隔便不明顏子之心已純明了
所謂三月不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又問子張謂使心意勉勉
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曰學者只要勉勉循
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而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
朱子語類

便言其効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廣○問
非在我之義曰非在我言更不着得人力也人之為學不能得
心意勉勉循循而不已若能如是了如車子一般初問着力推
得行了後來只是滾將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得說
了自然不能休得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子自
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升○味道問過此幾非在我者疑橫渠
止謂始學之要唯當知內外賓主之辨此外非所當知曰不然
學者只要撥得這車輪轉到循循勉勉處處無着力處自會長
進去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不亦說乎處住下面便不說學了
蓋到說肯此心便活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
響盡一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
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可○周貴卿問幾非在我者曰如推車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九

子樣初推時須要我着力及推發了後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
也不由在我了某嘗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是做到這裏
後自不肯住了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說處周○問過此幾非
在我者曰過此即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底意思若工夫到此
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自有不可已處雖要用力亦不能得又
問內外賓主之辨曰三月不違為主日月至焉為賓主則常在
其中賓則往來無常蓋存主之時必在外之時多日月至焉為
其時暫而不能久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力則工夫到處
自有不可息者周○問何謂幾非在我者曰此即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之意蓋前頭事皆不由我我不知前而之分寸也不知
前而之淺深只理會這裏工夫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使
心意勉勉循循不已只如此而已便到顏子既竭吾才如有所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十

立卓爾之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只恁地○過此幾非
我者到此則進進不能已亦無着力處○子升問過此幾非
在我莫是過此到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
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
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
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問過
此幾非在我者莫只見許多道理不見自身已如何曰這只是
就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不自由自身已只是這箇關難過
纔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
只在窮理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又云今學者多端固有說
得道理只却不著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固有要去切已做工
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
朱子語類

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
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開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
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
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問伊川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
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迥別看來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全然
別伊川言略相似何也曰若論到至處却是與久而不息底一
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問伊
川曰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
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又曰三月不違仁蓋言其久然非成德
事范氏曰回之於仁一時而不變則其久可知其餘則有時而
至焉不若回愈久而弗失也夫子之於仁慎其所以取與人者
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猶不得見焉惟獨稱顏子三
月不違仁其可謂仁也已謝氏曰回之為仁語其所知雖出於學
然歸於生知矣語其成功雖未至於從容亦不可謂勉強矣三
月不違仁矣矣特未可以語聖也亦未達一間之稱耳三月特
以其久故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口
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石第六章
凡九說今從伊川范氏謝氏之說伊川第二說以得一善則服
膺弗失作三月不違仁未甚切第二說曰三月言其久過此則
聖人也呂氏亦曰以身之而未久信性久則不能不懈又曰至
於三月之久猶不能無違又曰至於三月之久其氣不能無衰
雖欲勉而不違仁不可得也楊氏曰三月不違仁未能無違也
侯氏亦曰三月不違仁便是不能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
有間斷尹氏亦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此五說

皆同而有未安惟呂氏爲甚竊謂此章論顏子三月不違
立言若曰能久不違仁而已其餘日月至焉者亦若曰至於
而不久而已若以爲顏子三月不違既過三月則違之何以爲
顏子此呂氏之說爲未安楊氏亦此意伊川侯氏尹氏之說亦
與呂氏楊氏相類特不顯言之耳故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
泥三月字顏子視孔子爲未至者聖人則不思不勉顏子則思
勉也諸子視顏子爲未至者則以久近不同耳若謂顏子三月
則違恐未安伊川第三說與橫渠同皆說學者事若橫渠內外
賓主四字不知如何說恐只是以三月不違者爲有諸已故
內曰主日月至焉者若存若亡故曰外曰賓否游氏說仁字
切恐於本文不甚密先生曰能久不違仁不知能終不違耶亦
有時而違耶顏子若能終不違仁則又何思勉之有易傳復之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初九爻下有論此處可更思之游氏引仁人心也則仁與心一
物矣而曰心不違仁何也

李康子問仲由章

問求之藝可得而問否曰看他既爲季氏聚斂想見是有藝問龜
山解以爲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
書數也○求也藝於細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
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
問集註以從政例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他已
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呂氏曰
果則有斷達則不滯○善哉皆可使從政也○有第七章凡六
說今從呂說伊川曰人各有其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尹氏亦

用此意若謂從政則恐非人人可能范氏惟說三子之失恐
本文解則未須說失處謝氏論季氏之意以謂願儒所短正在
此亦恐季氏未必有此意其問至於再三乃是求人才之意
使季氏尚疑其短則其問不必至反覆再三也楊氏論果藝達
三德不如呂氏謹嚴曰此段所說得之但破范說非是○正
淳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曰人固有病然不害
其爲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掩其爲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
舉三子具臣貨殖之病却不言其材之爲可用者曰范氏議論
多如此說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
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問謝氏三
子於克已獨善雖季氏亦知其有餘之說曰世間固有一種號
爲好人然不能從政者但謝氏言克已獨善說得太重當云修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已自好可也

李氏使子爲貴宰章

或問問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
大夫商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
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問方得○第八
章五說今取謝氏之說伊川范楊尹氏四說大率皆同只略說
大綱曰謝氏固好然辭氣亦有不平之處○謝氏說得也罷
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儒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
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

伯牛有疾章

侯氏曰夫子嘗以德行稱伯牛矣於其將亡也宜其重惜之故再
歎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言

非可愈之疾亦不幸短命之意尹氏曰痛痛下也包氏謂有疾不欲人知恐其不然也右第九章五說今從尹氏侯氏之說范氏曰冉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楊氏亦曰不知謹疾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伯牛無是也故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說命矣夫較淺聖人本意只是惜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病情意悽愴何暇問其盡道與否也况下文以為斯人有斯疾則以為不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不當疾而疾文勢亦不相聯屬謝氏同尹氏謹嚴先生曰此說非是更思之

賢哉回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論語

了之樂不是外面別有其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問顏子樂處恐是工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箇樂處否曰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工夫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淑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

云又加却樂天知命四字如此四字又壞了這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在貧窶之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數句論樂處也好明道曰百官萬

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亦在其中觀它有履游山詩甚麼次第陳安卿云它那日也未甚有年曰也是有箇見成底

樂義剛曰陳錄此下云樂只是恁地樂更不用解只去做工夫欲到那田地自知道讀一小集見李德裕明道文謂明道當初曰既是樂何用書說甚

○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太

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有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

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論語

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於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寬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舉說不曾說得親切又云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又云見其大則心泰

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二者輕重如何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論孔顏之樂

○恭父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

○行夫問不改其樂曰顏子先自有此樂到貧處亦不足以改之

曰夫子自言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其樂只一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子善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耳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此亦有內外賓主之意或問與不達仁如何曰僅能不違○呈回也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矣一段問目先生曰說得雖巧然子細看來不須如此分亦得向見張欽夫亦要如此說某謂不必如此所謂樂之淺深乃在不改上面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知聖人從來安然警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淺深乃好○淑器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它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川贊尤好蓋某是當初見得箇意思恁他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恭看得好又云伯恭欽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罕罕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箇貴便極極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

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剝去容易聖人一為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問顏子樂處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或曰顏子之樂只是心有這道理便樂否曰不須如此說且就實處做工夫○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候矣○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夫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覺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太

純熟充達向上去○義剛說程子曰周子每令求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夫天理之流行無一毫間斷無一息停止大而天地
之變化小而品彙之消息微而一心之運用廣而六合之彌綸
渾融通貫只是這一箇物事顏子博文約禮工夫縝密從此做
去便能尋得箇意脉至於竭盡其才一旦豁然貫通見得這箇
物事分明只在面前其樂自有不能已者曰也不要說得似有
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
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
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
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竟卿
問不改其樂注克已復禮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皆和
前一段都包得克已復禮便是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
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
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
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
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
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着實去用工如前日所說
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
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
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
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鮮于
僊言顏子以道為樂想僊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
故伊川答之如此○問昔鄉道卿論伊川所見極高處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九

以為鮮于僊問於伊川曰顏子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
川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
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豈非顏子工夫至到道體渾然與
之為一顏子之至樂自默存於心人見顏子之不改其樂而顏
子不自知也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前所說之病本卑而
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
至於晦且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
樂道為淺也直謂顏子為樂道有何不可○或問程先生不
取樂道之說恐是以道為樂猶與道為二物否曰不消如此說
且說不是樂道是樂箇甚底說他不是又未可為十分不是但
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公更添說與道為二物愈不好了而
今且只存得這意思須是更子細看自理會得方得○去得
以道為樂則其樂只是通非○問伊川謂使顏子而樂道不
足為顏子如何曰樂道之言不失只是說得不精切故如此告
之今便以為無道可樂走作了問鄉侍郎聞此謂吾今始識伊
川便是無窮伊川曰如何一箇無窮便了得他曰無窮之言固
是但為樂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劉黻問伊川以為若
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
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口用間無些
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
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
事做得實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
則非顏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

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明道曰箴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伊川曰顏子之樂非樂箴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不與存焉又曰顏子箴瓢非樂也忘也呂氏曰禮樂悅心之至不知貧賤富貴可為吾之憂樂有第十章八說今從明道伊川呂氏之說明道第二說伊川第三第三第七說范氏說皆是推說於本文未甚密伊川第四說答鮮于侁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竊意伊川之說謂顏子與道為一矣若以道為可樂則二矣不知然否謝氏曰回也心不與物交故無所欲不與物交恐說太濶游氏用伊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論語 干

幹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

論語

雍也篇三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力不足者欲為而不能為自畫者可為而不肯為○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大○中道而廢與半途而廢不同半途是有那懶而不進之意中道是那只管前夫中道力不足而止他這中道說得好○問冉求自畫曰如驚駭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般般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至不做○伊川曰冉求言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夫子告以為學為己未有力不足者所謂力不足者乃中道而自廢耳今汝自止非力不足也自廢與自止兩自字意不同自謝氏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畫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其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第十一章凡六說伊川謝氏之說范氏楊氏之說亦正但無甚緊切處呂氏發明伊川之說以中道而廢作不幸字甚親切廢字作足廢大鑿不知伊川只加一自字便可見尹氏用伊川之說但於廢字上去一自字便覺無力曰伊川兩自字恐無不同之意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觀其上文云未有力不足者則是所謂力不足者正謂其自不肯進爾非真力不足也此說自與本文不合而來說必令牽合爲一故失之耳謝氏與伊川不同却得本文之意

子調子夏曰章

問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已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問孔子誨子夏勿爲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爲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却說箇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二

滌臺滅明及所以取之又却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向他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裡面工夫都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問謝氏說子夏之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爲遠者大者或昧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爲已小人儒爲人之說問或以夫子教子夏爲大儒母爲小儒如何曰不須說子夏是大儒小儒且要求箇自家使處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今看此處正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人

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着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曾自以爲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問五峰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爲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于義利處皆無辨只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是猶自有淺淺況於不是（○）第十二章凡五說今從謝氏之說伊川尹氏以爲爲人爲己范氏以爲舉內徇外治本務末楊氏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別其說皆通而於淺深之間似不可不別竊謂小人之得名有三而爲人爲利徇外務末其過亦有淺深蓋有直指其爲小人者此人也其陷溺必深有對大人君子而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三

言者則特以其小於君子大人而得是名耳與溺者不同雖均於爲人爲利均於徇外務末而過則有淺深也夫子告子夏以母爲小人儒乃對君子大人而小者耳若只統說則與世俗之真小人者無異而何以儒爲哉曰伊川意可包衆說小人固有等第然此章之意却無分別

子游爲武城宰章

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如焉爾乎三箇字是助語（○）問子游爲武城宰章曰公事不可知但不以私事見邑宰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材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集註取楊氏說去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這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四

氣象便不恁地猥碎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問與琴張會稽牧皮相類否曰也有會稽氣象如與子夏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一着固是失了只也見得這人是曠闊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見得他於事親愛有餘而敬不足又如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與喪至平哀而止亦見得他不要如此苦切子之武城聞絃歌子游舉君子學道愛人等語君子是大人小人是小民昨日丘子服出作論題皆曉不得子游意謂君子學道及其臨民則愛民小民學道則知分知禮而服事其上所以絃歌教武城孔子便說他說得是這也見子游高處賀孫問檀弓載子游會子語多是會子不及子游曰人說是子游弟子記故子游事詳問子游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五

權時著之事也范氏乃就推人君說曰來說得之韓孟之反不伐章問孟之反不伐曰孟之反資稟也高未必是學只世上自有這般人不要爭功胡先生說莊子所載三子云孟子反子桑子琴張便是琴張孔子所謂狂者也但莊子說得怪誕但他是與這般人相投都自恁地沒檢束賈○立之問此章曰人之矜伐都從私意上來才有私意便有甚好事也做不得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與顏子無伐善施勞勞底意思相似雖孟之反別事未知如何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時○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在甚處只為有欲上上之心才有欲上上之心則人欲日長大理曰消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上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節便可為法也南○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徹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周○讀孟之反不伐章曰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

後則人皆屬目其歸地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焉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時○問呂氏謂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第十四章凡六說今從呂說范楊侯尹論其謙讓不伐只統說大綱於聖人所稱孟之反之意有未盡不如呂氏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謝氏說學者事甚緊切於本文未密曰若不自揜即是自居其功矣恐不必如呂氏說幹

不有祝鮀之佞章

問此章曰此孔子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溪傷之當只從程先生之說誤○第十五章凡七說伊川今從伊川此說伊川第二第三說呂范尹之說皆一意與伊川第一說同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六

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故曰猶難免於當世非加一猶字則其說不盡文意恐不如此謝氏曰善觀世之治亂者如此乃推說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說恐未必是文錯或文勢如此曰當從伊川說幹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振○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問呂氏曰出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達道也哉楊氏曰道無適而非也孰不由斯乎猶之由必由戶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猶出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伊川范氏謝氏皆正但伊川事必由其道一句未粹范謝說稍寬曰此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却行不由道怪而歎之之辭也伊川雖不如此說然事必由其道一句不見其失不可輕議更宜思之幹

質勝文則野章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是不可以相勝縱勝便不好龜山云則可以相勝則字怕誤當作不字質○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義○問伊川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范氏曰凡史之事云云第十七章凡七說今從伊川范氏之說伊川第二說呂氏說論史字皆通謝氏專指儀容說恐未當大綱且論文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七

質故有野與史之別若專以為儀容則說史字不通史無與儀容事楊氏自質之勝文以下皆推說與本文不類尹氏曰史文勝而理不足理字未安如此則野可謂之理勝也既謂之勝則理必不足野與史皆可謂之理不足也曰史既給事官府則亦習於容止矣謝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矯揉着力處失却聖人本旨楊說推得却有功文勝則理不足亦未有病野固理勝而文不足也幹

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義○問人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益幸免也人○或問人之生也直曰人之生元來都是直理罔便是都背了直理當仁而

不仁當義而不義皆是背了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時便是幸而免○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須被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問人之生也直曰生理本直順理而行便是合得生若不直便是不合得生特幸而免於死者亞夫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人之生也直如飢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時舉錄云只我味此四字便自有味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休惕之心時舉錄云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時舉錄云才有內交要譽之意便自曲了○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

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箇說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裡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問或問云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却是爲欲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問伊川曰人類之生以直道也欺罔而免者幸耳謝氏曰云第十八章凡九說楊氏今從伊川謝氏之說明道曰生理本直范氏曰人之性善故其生直尹氏曰直性也此三說者皆以生字作始生之生未安據此章正如禮所謂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乃生存之生若以爲生本直性本直則是指人之始生言之人之始生固可謂之直下文又不啻有始生而罔者下句若作生存之生則上句不應作始生之生橫渠解幸而免似鑿本文上句却無吉凶莫非正之意呂氏曰罔如網無常者也罔字只對直字看便可見似不必深說游氏雖說有未盡大綱亦正楊氏曰人者盡人道者其意以人字作一重字解似對罔字言之未當人字只大綱說第二說大略曰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當以明道之說求之則得之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小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十

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升○問若是真知安得不如好之若是真好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好只是知得未極至好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數到十九數便自會數過二十與二十一去不着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十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這都是未極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極了方到興化界這邊來也行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別州境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生問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伊川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大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後事若原其所以樂則須如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據此章知字只謂好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淺楊氏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艱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夫婦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爲知二說正相反呂氏過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厭取令謂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

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大抵太過

中人以上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十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只不粧定恁地武是他工夫如此武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裡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上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義○正淳問中人以上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大必○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義○武問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恭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義○問謝氏既以分言又以操術言豈非謂貴賤異等執業不同故居下者不可語之以向上者之事否曰也只是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義○問明道曰上智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上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橫渠曰云云義○問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謂才也第一說與尹

氏之說同此意訓之才者以爲稟受然爾楊氏亦曰有中人士下者氣稟異也此三說皆以其上中下爲係所稟受范氏則曰由學與不學故也謝氏亦曰待語其操術淺深非不移之品此二說又以其上中下爲係於學術五說正相反據本文只大綱論上中下初未嘗推原其所以然也若推原其所以然則二者皆有其或以其稟受不同或以其學術有異不可偏舉曰伊川第二說已具二者之意矣幹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諸家皆作兩事說曰此兩句恐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卽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先難後獲卽仲舒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主

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陽○問樊遲問知當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知者之事也若不務人道之所宜爲而褻近鬼神乃惑也須是敬而遠之乃爲知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功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事已而便欲天下仁則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矣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功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又却計其功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又曰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功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

如此便是不知呂氏當務之爲急說得好不求於所難知一句說得鶻突南○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爲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于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義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上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陽○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主

不可褻近泥着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爲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智也陽○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之鬼神果當敬否曰他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底鬼神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如臧文仲山節藻稅以藏之便是媚便是不知節○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如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滾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敬遠也○先難後獲只是無期必之心陽○問仁者先難而後獲曰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陽○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陽○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

須先難而後獲不撲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裡面去如搏
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方○問仁者先難而後獲
難者莫難于去私欲私欲既去則惻然動於中者不期見而自
見曰仁畢竟是箇甚形狀曰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曰此只
是既仁之後見得箇體段如此方其初時仁之體畢竟是如何
要直截見得箇仁底表裡若不見他表裡譬猶此屋子只就外
面貌得箇模樣縱說得着亦只是籠罩得大綱不見屋子裡面
實是如何須就中實見得仔細方好又問就中間看只是惻然
動於中者無所係累昏塞便是否曰此是已動者若未動時仁
在何處曰未動時流行不息所謂那活潑潑底便是曰諸友所
說仁皆是貌模今且為老兄立箇標準要得就這上研磨將來
須自有箇實見得處譬之食糖據別人說甜不濟事須是自食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見得甜時方是真味大○或問此章曰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
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
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
神之不可知却是箇真知集註○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
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仁
字說較近裡知字說較近外變○叔器問集註心與事之分曰
這箇有甚難曉處事便是就事上說心便是就裡面說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事先難後獲這是仁者處心如此事也
是心裡做出來但心是較近裡說如一間屋相似說心底是那
房裡說事底是那廳○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後字如未有義而
後其君之後否曰是又問此只是教樊遲且做工夫而程子以
為仁如何曰便是仁這一般外面恁地然裡面通透也無界限

聖人說話有一句高一句低底便有界限若是脫個說底才做
得透便是如克己復禮便不必說只是為仁之事做得透便是
又如我欲仁斯仁至矣才欲仁便是仁因言先儒多只是言后
有所得說得都輕程子後字唯程先生說得恁地重這便是
事事說得有力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先事後得之類皆是
此例義剛言若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義剛問明
道曰先難克己也伊川曰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又曰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
敬而遠之所以為知又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
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獲也右第二十一章凡七說明道三
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明道第一說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
與之聚之第三說亦曰務民之義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是也伊川第一說亦曰能從百姓之所義者知也尹氏用伊川
說此三說皆以務民之義作從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寬問
知而告以從百姓之所宜恐聖人告樊遲者亦不至如是之緩
竊意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只伊川第二說曰民亦人也似穩
所謂知者見義而為之者也不見義則為不知務如齊不務德
之務然必曰民之義者已亦民也通天下只一義耳何人我之
別所謂務民之義者與務已之義無異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則亦與已之廣居無異故伊川謂民亦人也恐有此意若以民
字作百姓字解復以義字作宜字恐說知字太緩伊川第三說
鬼神事范作振民育德其說寬振民之意亦與明道伊川從百
姓之所宜之意同皆恐未穩否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
似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作一句解看此兩句正與非其

鬼而祭之語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相類兩句雖連說而文意則異謝氏曰敬鬼神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也伊川第三說似未須說到如此溪遠正以其推言之耳楊氏曰樊遲學稼固務民之事而已非義也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義則不可但有義不義之與事與義本無異曰民之義謂人道之所宜也來說得之但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與已之廣居無異則天下只有此一廣居何必更說無人我之異乎呂氏說詞約而義甚精但伊川說非其鬼而祭之兩說相連却費力若如范氏說則可以相因矣楊氏所引本無意義然謂事即是義則不可且如物還可便謂之理否

知者樂水章

胡問此章曰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溪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七

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義剛仁是指全體而言否曰聖人說仁正卿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以氣質言之不知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高下否曰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就氣質上說就學上說曰也是氣質恁地但氣質不恁地底做得得到也是如此這只說箇仁知地位不消得恁地分氣質好底固是合下便恁地若是氣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傑問樂字之義釋曰喜好足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爲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萬寶觀之儘有餘味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七

某謂如仲尼之稱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舊看伊川說非體仁知之溪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會未透自今觀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汎濫且理會樂水樂山直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却終至於與本說都理會不得也○子善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曰看聖人言須知其味如今只看定樂山樂水字將仁知來比類湊合聖言而不知味也譬如喫饅頭只喫些皮元不曾喫餡謂之知饅頭之味可乎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溪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魏問此章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歛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天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水

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儒用錄云觀者且就當下玩索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道理不可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已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藏潛伏淵溪底道理至發出則有
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于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慾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向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

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却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効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朱蜚卿問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裡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后而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蜚卿問先生初說仁者樂山仁者是就成德上說那仁者先難後獲仁者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是未熟底聖賢蜚卿問先難後獲意如何曰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賀孫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視地若臨溪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裡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三

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范氏曰知者運而不息故樂水仁者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 論語

三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一

論語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是大綱好然裡面遺闕處也多○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復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道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在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原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一

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淡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懷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祖庸調變為曠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

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

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閭閻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朝不朝聘與夫稅亂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川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入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道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改了方可及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二

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魯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魯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問如此則是齊變為緩而魯變為急否曰亦不必恁分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

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

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修未能州禮魯乘周禮故至於道第

二十三章凡八說
伊川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二說曰此

只說風俗以至於道觀之則不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

尚在其中然又別一節事又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

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明堂位

以魯為君臣未嘗相弑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說亦恐未穩橫

渠謝游楊尹大抵同伊川故不錄范氏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

治時其意謂齊魯相若故以謂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

道不可疑其相若者魯乘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本觚是界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惟上無紙亦用木寫字

教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

得穩
伊川第二說而為一說范氏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制

呂氏楊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知矣謝氏

是推說學者事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

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

如此他事皆然
○叔器曰幸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

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欲

人因云幸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

地緣目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

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

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

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

從那高遠處去
剛○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

之以赴井為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

陷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焉猶

言自投陷井以施仁術也已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也君子

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

救第二十五章凡七說
明道曰知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

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

見也豈有仁者而在井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

仁則將入井而從之蓋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

不宜作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

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疑君子

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者好仁雖患難

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

逝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類
謂君可見不類而曰所論得之但

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甚明更詳考之為佳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為約

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

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
○博文約

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是了所以不畔道

○行

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專著法理會禮却只是一簡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國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大綱顏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說得淺○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大○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問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寒所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

臨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及他成功又自別有說處○博學不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片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呼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理會得下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鐸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汙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

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某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爲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顏子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畔○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耳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淺深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同○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裡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

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裡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遠於道第二十六章凡人說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實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各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大略耳曰此說大槩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

子見南子章

諸先生皆以矢爲陳否爲否塞之否如此亦有甚意思孔子見子且當從古注說矢誓也或問若作誓說何師生之間不相信如此曰只爲下三句有似古人誓言如左氏言所不與舅氏之說故有誓之氣象○或問此章曰且依集注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爲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見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爲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爲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微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君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要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武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須是煞鋪陳教分明今却只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子所以否而不見用乃天厭斯道亦恐不如此○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磨涅不緇則見之不妨○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

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己甚這樣處便見○或問此章曰且依集注說蓋子路性直見子去見南子心中以爲不當見便不說夫子似乎發見模樣夫子大故激得來躁然夫子却不當如此古書如此等曉不得處甚多古注亦云可疑祖道曰橫渠說以爲予所否厄者是天厭棄之此說如何曰大抵後來人講經只爲要道聖人必不如此須要委曲遷就微一箇出路却不必如此橫渠論君詩教人平心易氣求之到他說詩又却不然○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要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武問伊川以矢字訓陳如何曰怕不是如此若說陳須是煞鋪陳教分明今却只恁地直指數句而已程先生謂子所以否而不見用乃天厭斯道亦恐不如此○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磨涅不緇則見之不妨○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
人有見賓之禮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非不知也子路之不说非以其不當見特以其不足見耳使其不當見夫子豈得而追哉被強見迫惑未穩伊川第三說曰孔子之見南子禮也子路不說故夫子疾之第四說第六說同竊謂南子妾也無道也衛君以爲夫人孔子不得不見其辱多矣子路以其辱也故不说夫子矢之曰使予之否塞至此者天厭之也使天不與否則衛君將致敬盡禮豈敢使夫子以見夫人之禮而見其無道之妄哉則子路不說之意蓋以其辱夫子非以其禮不當見也使子路以南子之不當見則更須再問何至坐視夫子之非禮雖不说何益而夫子告之亦須別有說豈有彼以非禮問而此獨以天厭告則夫子受非禮之名而不辭似不可也蓋子路知其禮所當見特以其辱夫子也故不说謝氏以爲說夫子之說極

正伊川第四說說或人之問曰子路不說孔子何以不告之曰是禮也而必曰天厭之乎曰使孔子而得志則斯人何所容也楊氏兩說亦然恐非聖人意聖人但傷道之否在於衛君不能致敬盡禮未必有欲正之之意恐成別添說伊川第五說穩但說大略橫渠亦只說大略范氏以矢為誓非聖人氣象呂氏大意亦通但以爲使我不得見賢小君天厭乎道也此亦非聖人意合只作使我見無道之小君天厭乎吾道也却穩尹氏同伊川故不辨曰以文義求之當如范氏之說但諸公避兇誓之稱故以矢訓陳耳若猶未安且闕以俟他日

中庸之爲德章

問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曰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七

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裡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是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裏齊所爲都不是庸了○問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章曰只是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爲是不知○問此章尹氏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人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曰民鮮久矣右第二十一

八章凡七說伊川兩說今從尹氏之說伊川第一說說久字不出第二說雖盡而非本章意尹氏合而解之范氏說久字不出呂氏說寬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楊氏第三說亦曰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第一第二說同謝氏楊氏之說皆以至字對過不及說謂無過不及則爲至也過不及只對中庸說不可對至字說至字只輕說如曰其大矣乎不宜說太深楊氏第二第三說推說高明中庸處亦不能無疑侯氏說大略曰當以伊川解爲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謝楊皆以過不及對中字而以中爲至耳恐非如來說所疑也所破楊氏高明中庸亦非是當更思之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七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志答曰博施濟眾便是做仁未得仁自是心志○何事於仁猶言何得於仁必也聖乎連下句讀見得此意出雖堯舜之理猶病其難獨明○何事於仁猶言那理更做那仁子○問何事於仁先生以爲格物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眾何消得更說仁○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何事亦如何爲之意教子貢說得博施濟眾高似於仁了故孔子言何爲於仁必也聖人乎○其難病諸是子貢問得不親切若如子貢之說則天下之爲仁者少矣十介之士無復有爲仁之理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才欲立便也立人已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立處達則發

川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譬則私欲曰消天理日見此爲仁之方也南○何事於仁只作豈但於仁常謂必也聖乎聖如堯舜其尚有不足於此曰薛士龍論語解此亦是如此只是渠遺得辭說蓋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濟衆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着直上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顯着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只豈但於仁蓋博施濟衆雖聖如堯舜猶以爲病耳管○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相本不可分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小大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殺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地位尚以爲病仁本切已事大小都用

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時○衆朋友說博施濟衆章先生曰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義剛言此章也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裡面叔器問此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如黃毅然通問說是三節極是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爲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恁地却不知刻地尋不着漢○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如一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佐子貢問博施濟衆章先生以何事於仁爲一節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爲一節其說以謂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爲病此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能近取譬此爲仁之方也今人便以已欲立已欲達爲能近取譬則誤矣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不待施諸已而後加

諸人也能近取譬却是施諸己之意故上二句直指仁者而言而下一句則止以爲仁之方○博施濟衆這箇是盡仁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方做得到這事然堯舜雖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爲仁之術立是立得此此是三節須逐節詳味看教分明○林問已欲立而立人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地位如何曰且看道理理會地位作甚麼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何須論地位問博施濟衆曰此是仁者事若把此爲仁則是中天下而立者方能如此便都無人做得仁了所以言已欲立而立人使人人皆可盡得道理必也聖乎窮理盡性至是

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明底意思○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已及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也○致道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欲立而立別人已欲達而達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這又是一意欲著此方安排與仁者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事自然○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譬彼而後推之者仁也以我之不欲譬之而知其亦不欲者恕也○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猶猶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爲亦喚做仁○或問博施濟衆一章言子貢驕高遠不從低處做起故孔子教之從恕上求仁之方曰理亦是如此但語意有病且試說子貢何故揀這箇來問或云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廣否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說仁亦

多有不同處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爲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如爲仁一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裡看得一脈方好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于貢所問而說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說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和緩之斯來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又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復問上是天下是小曰只是高低又曰這箇是兼愛而言如博施濟衆及後面說手足貫通處復問貫通處曰才被私意截了仁之理便不行○問仁通上下而言曰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聖如酒熟問仁是全體如日月至焉乃是偏曰當其至時亦備問孟武伯問三子却說其才何意曰只爲未仁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爲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子上問仁通上下如何曰仁就處心處說一事上處心如此亦是仁商三仁未必到聖人處然就這處亦謂之仁博施濟衆何止於仁必聖人能之然堯舜尚自有限量做不得仁者誠是不解做得此處病在求之大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只教他從近處做○問仁通上下如何曰聖人

位仁是德問如此則一事上仁亦可謂之仁此之謂通上下其與全體之仁無乃不相似曰此一事純於仁故可謂之仁殷有三仁亦未見其全體只是於去就之際純乎天理故夫子許之○問仁通上下而言聖造其極而言否曰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或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如何曰某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包某之說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公且道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都只如此說了如是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况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底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某甚善其說先生曰又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問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待地始得久之云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有神氣神氣風雲雨露流行庶物發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人問語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云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僉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唯謹與止大夫言便閑閑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太抵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弄矜訖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曲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識得特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程子云陽謀云問博施濟眾上而至於天無窮下而至於地無窮此其說非破如屋下分間聚滿仁之方誠是也然此說與夫子之言仁者已欲立而盡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能以己之所欲立者而立他人以己之所欲達者而達他人其所為出於自然此乃是仁之體能近取譬者近取諸身知己之欲立欲達則亦當知人之欲立欲達是乃求仁之方也伊川全舉此四句而結之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亦可以如此說與某之說初不相礙譬之於水江海是水一勺亦是水程先生之說譬之一片大屋某却是就下面分出廳堂房室其實一也又云子貢所問以事功而真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已之

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攤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道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人能近取譬近取諸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滾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難言至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一段却是滾說曰程子雖不曾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着力處所以不同

○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注云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入與已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不是仁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脉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

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
明道云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已欲立便立
人已欲達便達人此卽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已之恕故
曰可謂仁之方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明道云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
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
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
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
最好看道○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
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
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
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

雖然聖人豈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煞或問堯舜其猶病
諸伊川曰聖人之心何時而已又曰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爲聖
譬如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故博施濟
衆乃聖人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謝氏曰博施濟
衆亦仁之功用然仁之名不於此得也子貢直以聖爲仁則非
特不識仁併與聖而不識故夫子語之曰必也聖乎又舉仁之
方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非仁也仁之方所而已
知方所斯可以知仁猶觀天地變化草木蕃斯可以知天地之
心矣第二十九章凡八說明道五說伊川十七說今從明道伊川謝氏之
說大意與第一說同故不錄明道第五說與伊川第二第十三
說皆以恕爲仁之方大意皆正但非解本文故不錄伊川第一
說曰惟聖人能盡仁道然仁可通上下而言故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又第五說曰聖則無小大至於仁則兼上下小大而言
之又第八說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
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又第十二說曰博施
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又第十四
章曰仁在事不可以爲聖此五說皆以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
故以仁爲有小小大上下若既是有小小大上下則以此章爲子貢
指其大與上者問之亦可也又何以答之曰何事於仁乎若聖
人以仁爲未足以盡博施濟衆則下又當別有說今乃論爲仁
之方恐上下意不貫伊川五說只說得到其猶病諸處則下
文論仁之方不相接不如木龍之說却與明道之意合明道以
何事於仁只作何于仁事則下文仁之方自相貫又功用字分
明伊川第三說第四說第五第六說第十五說皆推說博施濟

九猶病即聖人之心何時而已之意故不錄伊川第九第十一
說皆論仁之方與謝氏方所之說相類此章聖人恐子貢便指
作仁看故但以爲若能由此而求之乃可以知仁故曰仁之方
伊川第十七說乃統說仁字大意與明道第一說同故不錄橫
渠曰必聖人之才能弘其道恐本文無能弘其道之意范氏曰
以大爲小是以仁爲小聖爲大也恐未穩徐說亦寬呂氏以博
施爲仁濟衆爲聖未當楊氏之說亦正但謂仁者何事於博施
濟衆又恐太過則明道所謂教人不得如此難殺者但以仁聖
須分說方見仁之體非以仁無與於聖也尹氏與伊川徐說同
成不辨曰何事於仁何止於仁也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
兩句相連讀言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集義○問程子曰謂仁爲聖譬猶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雕木爲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爲龍可乎此喻如何曰亦
有理木可雕爲龍亦可雕而爲狗此仁所以可通上下而言者
也龍乃物之貴者猶聖人爲人倫之至也大必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

論語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
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
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
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
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闕微有更改爾其
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着如何知得上而那個是魯
史舊文那個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然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然而識之若

不是心與理契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爲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爲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學○然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然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然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問然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間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然而識之者然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二

不在非禮勿親要根株取那思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問鄭問何陋於我哉曰此語難曉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德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問然而識之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後來記者却失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然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己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御乎執御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

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

德之不修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修者言好修治之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從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試剖析令分明從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這須重新改換方得○叔器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修德裡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三

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若徒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徹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問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後後輕重盡在裡面而開義不能徒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裡面學者皆當着工夫○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行父問先知德不可不修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修德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徙義改不善之別曰徙義不是說元初做不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做得

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才移教合義理便是
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徙義是過
失不善是罪犯賀孫曰○行父問德不修一設○貞先
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裡講學問事
一件事已是好事但做得不合義見那人如此方是義便移
此之不義以從彼之義不善則已是私意下如是過失下面
是故犯格○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
之心則義之德不修仁之德修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
仁之行義之德修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得仁於心則發出來爲仁之言做出來爲仁之行實則義不能
得義於心則發出來爲義之言做出來爲義之行
徙不善不能改二句雖似合掌却有輕重深淺問義者尚非有
過但不能徙義耳至於不善則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爲害大矣

甚合宜便着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
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要連
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
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李問此章曰此四句是四件
事不可一滾說了下面兩句粗看只是一件事一般然此兩句
自有輕重蓋見義不能徙此只是些子未合宜處便當徙而從
宜不善不能改則大段已是過惡底事便當改了此一句較重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脩
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
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問問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先生云有輕重其意如何曰義宜也事須要合宜不能徙未爲
不是却不合宜那不善底却垂須便打并了叔重云問義不能
徙較輕曰那箇大體却無邪惡又曰問義不能徙較密於不善
不能改不善不能改較重於問義不能徙○德之不脩至是
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
一毫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又曰此是
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問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
之意

子之燕居章

叔器問申申天天之意曰申中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
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
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
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
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

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甚矣吾衰章

據文勢看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却是設詞大必○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勁想惻惻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居甫舉莊子言至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其意如此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微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夙不至闕不出明王不與其微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七

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微兆也道夫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些病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也做得個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雖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違得無有不及事之悔乎曰使哀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去聞於周王使知之耳○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何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問孔子夢周公却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見何害○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有行周公之道耳集注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問此章曰孔子未衰以前常夢見周公矣伊川却言不曾夢見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慮底事夜間便○如高宗夢傅說却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裡高宗不知所以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且得從程子說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
是有許多實事○吉甫說志於道處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
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
之理事親必娶孝弟必娶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
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道理也是一箇有
條理底物事不是箇圖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
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
在一物之上也○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道
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
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裡
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照管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問據於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
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
已無待乎外說得也好○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
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
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志於道方有志
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眞箇有得於已仁謂有箇安頓處
○先生問正淳曾問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
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川力
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
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
有以自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

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
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
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爲發
見○人雖云志於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明
無用矣然仁不止於此○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
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
是我之得於已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立處無一念不
在這裡又是據於德底骨子○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德
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爲忠而得其所忠如欲爲孝
而得其所孝到得依於仁則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於
心日用之間常常存在據德依仁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
依仁全是兩截志只是心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失仁
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又曰事父母
則爲孝德事兄長則爲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未事親從兄時
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
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
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問事親事父事
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息之呼吸
氣○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
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
弟方是德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
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
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那事親事

兄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裡
逆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
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
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
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個
滯礙因此又却發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
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
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
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
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
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日

未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十

之間達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轉然不可大段輕說
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
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
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
子仰高鑽堅以求至乎聖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
心寄在道裡而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爲
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
也○叔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箇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
知得時方志便未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而有
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亦須長執守方不失如孝
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
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

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
在時那德便自在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裡又不遺小物
而必游於藝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
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
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筭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
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
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
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
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
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
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着實論些時務也
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却用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

未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上

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
之○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
成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後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
做孝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爲子盡孝爲臣盡忠
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
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
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
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
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
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
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
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爲

行依於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得又云說行時只可言志於道不可謂○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工夫到這處纔容易些否曰似恁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它人不能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爲力若它人用工淺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志於道便恁地利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肯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是在是接人也是在是講論也是在是思索也在今

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遽可及也依仁只是此心常在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敬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一人則教以敬德爲行本敬是強敬之謂以敬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爲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熟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爲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理會箇至德而無下二者則空疎去又曰自志於道至

孝之理得事兄弟則弟之理得所謂在這裡但得有淺深又曰志於道據於德說得尚粗到依於仁方是工夫細密游於藝者乃是做到這裡又當養之以小物○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有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矣游於藝似若無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見事事是實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甚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費錢○

不憤不啓章

問憤排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學者至憤排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言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憤排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排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

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排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至誠而後告之曰憤排便是誠意到不憤排便是誠不到○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或問程子曰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

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又曰博文約禮亦是要識得聖人情性思曰腐只是思會腐○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違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却了便

着華采衣服賀孫○問謝氏之說曰謝氏之學大抵習忘知以三月不知肉味反是病和韶樂都忘之方是大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時○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用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問命不足道也曰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七

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時○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用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問命不足道也曰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微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腳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在那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之命否曰是剛○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七

去不得已也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爲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清談試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汗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母意母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宋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裡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

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木上水珠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出惡言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過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言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公難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按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與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太

同處者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爲聖人矣○義叔器說用之則行章曰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爲中才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裡然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裡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說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叔器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大節目也同如孟子說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這便是大節目處皆同若是這箇不同時便不與做聖人了只是纖細縝密論來却有不同處又曰這一章有四字道理○子

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子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奸謀者然疑而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義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奸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與四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時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番蓋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番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問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九

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實只揀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有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多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知是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義問楊氏曰樂則行之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其義如何曰解山解經常有箇解底病如解苗而不秀章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忘勿助

斯秀秀斯實矣初亦不曉其說徐觀之乃苗字牽引上履苗又纏上勿忘勿助耳此章取易來如此並固亦可通然於本有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必大

富而可求章

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處得做君子小人枉下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于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子聞韶音學之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二論語

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裡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日至九十一日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存直其嘗謂今世人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問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其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急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個

好自然如此耳○吳伯

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

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

樂盡善盡美而孔子闢

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

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

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

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

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聲蓋正音所感如此

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二論語

便無妨否曰是有史引三月之語曰還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

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九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

之德孔子之心處有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

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故有德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

之則感之至溪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

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

字伊川恐過不若考到此耳說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

心分明為一感之至溪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

也○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終只要說得自然

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

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與史記載孔子至齊從從者行曰韶

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與

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

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

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

小自知其忘味也○

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

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

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

○先生嘗讀他傳云孔子

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聲蓋正音所感如此

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二論語

便無妨否曰是有史引三月之語曰還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

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九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

之德孔子之心處有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

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故有德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

之則感之至溪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

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

字伊川恐過不若考到此耳說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

心分明為一感之至溪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

也○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終只要說得自然

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

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與史記載孔子至齊從從者行曰韶

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與

亦容有此理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三者相去奚啻瓠瓜美玉直截天淵矣論○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怨地乃天理之當然又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論語

何怨大約衛君底問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及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耶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伯夷不當立如何不正論○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相父自不須疑而帶法言之則衛公輒亦於義當切之求仁而得仁只是不傷心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也曰決之者於是問以決之噫是事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噫地若不怨地是去仁而失所以知其必不為也論○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論語

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事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輒論○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為衛君矣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句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會問論○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更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阻礙之感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論○孔子論伯夷調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子由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論○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因常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論○問夫子為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罔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論○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裡面事如聖人却是泛說論○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平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

之可也註○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爲證所以經只書吳季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軋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軋去之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軋軋可也是以軋爲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上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軋去而從父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它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

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知聖人之心格○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註○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不干事這說得下相似義○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必大○樂註○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國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與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之○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闕也有底事說在裡未有底事也說在裡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

長盛衰者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入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又文王又爲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爲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

那理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者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胸中寫出這箇道理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下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上○問五十以學易章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爲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八索爲過處如何曰其不敢如此說○問伊川前一說則大過在八索之類後一說則大過在弟子之學易者俱未有定據曰史記加在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

孔子繫易之時白謂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常及易夫子常及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明○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與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論語

三

方問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人何言哉這是大段發悟他處曰這般處是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然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然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實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口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為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平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貶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淚樂

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它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為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

子貢問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辭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人語云子貢亦自看不得○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論語

三

直是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個一掌血直是恁地○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是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為學要剛毅果決恁恁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因說明季○其為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二章固不出乎略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盡時是

一稍做敘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
勝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
憂更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
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
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平中不怨天不
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
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
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
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
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
知之正此意也俗○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
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
土無人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
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學者做得事不
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是自不能
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
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
憤做將去學者常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
人便休明作○叔器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
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
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叔器問看聖賢說話
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他說得
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等級甚分明要見等級只
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那善人如充實之謂美

等便皆是那賢人事如空而化之以上方是聖人事○開
果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其精
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爲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
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
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
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此
詞也必大○發憤忘食章東坡云實言則不讓貶言則非實
故常略言之而天下之美莫能加焉此說非不好但如此則是
聖人已先計較方爲此說似非聖人之意聖人言語雖是平易
高深之理即便在這裡學者就中庸處看便見得高明處要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
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
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禮
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十副實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
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
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
養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
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俗○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
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問一知十不足以盡之
孟子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乎人
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

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
人不曾說此密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
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
只恁地說集注
文○寓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裡便無不昭微然畢竟
是學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
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裡便恐懼修省恐落
在裡面去是皆吾師也孫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絕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
知道天生德於聖人相繼如何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三

○恭父問必不能違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
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
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問天生德於予相繼其如予
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
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
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魏
問謝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爲我害亦天也是
如何曰這說是聖人必其不能害已如匡人其如予何皆是斷
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如說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這是未定之辭如孟
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遇不遇
看天如何亦是未定之辭賀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子善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得所立
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
力故以此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
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裡時東錄云須要有聖
人處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
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問閭如
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
得意思是如何○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
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
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進退道理也在裡面義○問伊川言聖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三

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
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
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
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錄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裡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
也○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
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裡互說在這裡不是當學文修行時
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
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

爲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
 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
 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文行忠信如
 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
 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
 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自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
 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爲先
 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
 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處又曰到這裡却
 好讀書○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
 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
 皆文也○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
 唯女命是先教他做箇伎倆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義
 理○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
 之實○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問
 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
 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歷伏這箇
 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
 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說怕人卒急難理會須先將文開發他如
 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文這自與說務本意不同○先生
 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
 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
 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

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
 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
 事歟曰然○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
 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行錄因問
 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
 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
 知說到博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
 經至赜赜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
 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
 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
 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
 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
 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
 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爲惡耳
 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
 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
 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
 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
 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
 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
 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守恒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凡問

非切於日用之急者此等皆置之後面而面自有緊切處若
切處通條處自理會得○寶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
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
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
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
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
了便不可接○吳伯英解亡而為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
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問亡而為
有等與難乎有恒矣不相似曰蓋如此則不實矣只是外面虛
張做安能有常乎○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
無恒以前事若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
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
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
度上說○問難乎有恒矣曰道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
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卓錄云此等人不
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
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
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
事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哀就裡面方可看他個淺淺過
不及○卓錄云如有其寬有其敬有其哀時即觀其淺淺過如
他都無這個了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尚可
就中看好惡若文理紕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言如此處多今
人都只粗淺滾說過已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此只是看
得熟了少間自分別得出○寶問○卓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楊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問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多聞而識之多
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
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
行去不差也○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
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
見略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蓋○問多聞多見
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就話了從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
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
失○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
底事都且記放這裡○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多見姑
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也沒要緊要
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一着
客難記而言○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
發明○此下見于章○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
得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
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問擇善而
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
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
去則自見得好惡矣○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
之○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者耳聞見者目見問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見從愈於識

知愈於從如何由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處未必當行姑讀在耳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遲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皆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為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一兩字學所以不進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學

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認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仁至如何恁地易至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何其餘更不及此又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語須是恁地看方得○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初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因正聲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可得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個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訓吾未見好仁者所

如好色須是真個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來這裡着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問我欲仁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

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也時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

陳司敗問昭公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學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邑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亮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與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也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集注說子與

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遂和以摠雜之
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丁便將話來摠他底則是掩
善植○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
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備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
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諫

若聖與仁章

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
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諫○其
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唯聖人則不厭不倦唯弟子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
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諫○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
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
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
道誨人諫○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
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明作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
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諫○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
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一番看他意思着落再說來却
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或問有禱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
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或問子

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問有諸何也
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後以爲無所事禱曰
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謀聖
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諫○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
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
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病而禱
占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禱久矣注云
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悔無善可遷此是解
素行合於神明一句諫○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
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
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諫云
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裡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段跳過
去說諫○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
知所當致禱之所輒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
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
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
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然
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
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其向
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
心下便不信了必大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飲也公且看奢底

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問著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義剛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足叔器說子溫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

朱子講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聖

德亦然不可不知○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乎無幾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許多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子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

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論語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仲雍至德爲人所不能爲可學○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德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泰伯已是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則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范益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覺冒再言這事也難說義剛○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爲疑曰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爲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麼事東坡言三分天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勘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任經營又曰公劉時得郊土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太王又旋來那岐山下飲起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郊也只是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大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義剛○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爲聖人故曰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孔氏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乎平

正正處有○吳伯夷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又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國足以遂其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即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又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總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伯夷問集臣云大王因有剪商之志○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

宋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三
據以為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太王為有心於國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太王為仇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無幾亦可見然文王體服事商所以為至德○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過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功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過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

而若如蘇氏胡氏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若臣問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不返疑此時却也○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事相類何故夫子一許其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集注

恭而無禮章
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

宋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四
合當謹後謹則不慈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與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與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而處意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說知所先後先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曰然問他却將恭慎等處入在後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人能篤於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節文處必不至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於勞謹慎必不至於畏○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

若不知先後要做便更不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設父攘羊之事○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慈不勞不亂不絞與與仁不倫之效在後則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直而無禮則絞由絞如純兩頭絞得緊都攪亂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啓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真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得罪陽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多少少危者無如入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水○問曾子戰戰兢兢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手變萬化剎眼中便走失了剎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昏中庸戒

謹恐懼皆敬之意○時舉讀問目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子啓手足是如此說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極有意思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中之不安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賢說話也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鵲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違背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思○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三論語

上○毅文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慢暴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兇厲慢是放肆益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仲蔚說動容觀章曰暴慢底是大故兇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看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持守只是隨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三句說得太快大緊是養成意思較多○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

看那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蓬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淡不同暴慢則一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平底說話便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句因曰不意孟子敬子當時得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面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却在斯字矣字這般關字上此一段程門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浚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浚好故○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効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惟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問未熟時雖作此字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問此章是說身中事還是說外事○曰此章是說身中事

之所在不可不謹然此則有○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會理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遠鄙倍須知得會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得箇遠虛偽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得○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總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欺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問救束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教貫動靜曰恁地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如此但聖賢言語

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爲得人
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實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
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功夫所至
非臨事所能捏合邊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
已者爲之如有關難驕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皇
極之五事便有無微之應以邊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所爲有
以煩碎爲務者○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
三事便對了道之所賤者邊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自然意思楊龜
山解此一句引曾子脩容關人避之事却是他人恭慢全說不
着然○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道
言之則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
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
於身者若邊豆之事將有司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
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也○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
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邊一豆皆是理
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
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
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工夫有對
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
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止求諸先
生言如此初不會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

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義剛說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
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大小之分行已則不能無
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
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
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爲古人事事致
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爲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
事爲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身上事都
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邊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
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邊爲豆以豆爲邊都無
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
某思之人君若不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
也須曉得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誤如邊豆之類若不曉如
何解任那有司若邊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
不得也須着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舜功問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色則能近信出
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邊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寓
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修身而已蓋常人容貌不暴則多慢顏
色易得正色莊言語易得鄙而倍禮前人愛說動字出字正字
上有工夫看得來不消如此○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
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
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
不以彼說爲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
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

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不是將做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皆是自已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箇誠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為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者間是效驗處然不知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某病中思量會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疾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樣雖不中不遠矣○所貴乎道者三此亦是道中事李先生云曾子臨空洞中只餘此念○或講所貴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說得巧曾子臨空時話說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必○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必○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

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其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是做工夫處正如着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恁地須是平日莊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因問明道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妄出辭氣正由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口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莊敬工夫○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說涵養莊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効驗動容貌若非涵養有素安能便說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能便近信信是信實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往者色莊也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者是有方之辭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問遠字之義如何曰遠便是無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問君子道者三章謝氏就正動出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要緊處皆是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便自然遠暴慢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

句乃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得中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事言善通老云聖賢臨事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愈極分明易費事可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外向圖撰成得○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語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筋弩力意思

曾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君子人與是才德出眾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三

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服與之校耶○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上言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服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蚋蠶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濁橈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眾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溪遠底人若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

主張他曰林宗何處遇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稍於自己分却恐無益○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大丈夫當容人勿為所容○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問幾於無我幾乎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渾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是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成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

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
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歟不變其節自是可
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
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誅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
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乎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
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
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
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
海曹操使人稟稟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
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延遷以俟
其必不幸而病小變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
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干板
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
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大節在那裏裏裏裏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
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
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如何益如受人託孤
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
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
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
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久也只是箇枉然漢濟得甚
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歛手束脚底村人耶故
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勿
是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

得事○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更命令
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當
得此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
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
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
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
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霍光雖有爲有猷矣
只是無所守○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
奪是德如霍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
恪是慕容暉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去
之遂以亂國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問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
大節不可奪一句爲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
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可
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僅能久節而不能止難
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問胡文定以
荀息爲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
曰荀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下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牧
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問君子才
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
爲用亦何足爲君子○問伊川說○問章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了便不得日
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爲人有許多道及至學
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己爲是也弘之字
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然小何
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爲不是凡他人之善皆自以受之
集衆善之謂弘但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弘道却是
以弘爲開廓弘字却是作用論弘○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
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
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着得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
不見形影了○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
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
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毅○弘
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
以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
擔當得重任○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
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
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輒捺得衆理方得○
恭甫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
之理總要思量便都在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
件事便着不得○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
福隘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
說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士不可以弘毅道會千一
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
得道○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

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任
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猶如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
問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耳
弘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
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
仲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
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任如無底
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毅是忍
耐持守着力去做○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都着得
道理也着得多人物也着得多若着得這一箇着不得那一箇
便不是弘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着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
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兩人都不是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
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
若小着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
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
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若這心便容
兩箇不得心裏只着得一箇這兩箇便相持在這○問曾子
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着恁地曰
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脚問人之資稟偏駁如何便要
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覺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
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
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毅便傾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
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
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始

ト
丸

一種却

三

硬着脊

與於詩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१५५

孫賀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世

155—296

角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鐘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宮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鐘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尺六七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聲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集之其聲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某人取其半數爲子聲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某人又破其說曰子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聲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用于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鐘爲黃鐘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六七弦是清聲如第一二

民可使由之章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然首是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爲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

臣之義爲當然及諸友舉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前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而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祖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免得恁地便要你免得他所以擇眉弩眼使捧使喝都是立地便授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福機者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意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集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解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附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爲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爲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教主下

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爲也○駢者各之枝葉各者駢之根本某嘗見人各一件物便有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各者駢之根本駢者各之枝葉是各爲主蓋各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讀駢各一以云亦是相爲先後

三年學章

問不至於殺欲以至爲及字說謂不服及於祿免改爲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畧通不可又就上面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爲黑一般○問三年學而不至於殺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篤信好學章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三論語

堯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格錄云此兩句相開自是四事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危邦不入舊說謂已任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吳小宜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問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經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謀但不可侵也事權大

師學之始章

徐開關問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三論語

子

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厚○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泰以文又亂以武○亂曰首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關雎恐是亂聲前而者恐有聲而無辭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傲聖賢宜直何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思惺惺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日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問伺者伺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伺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言

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他何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魏巍乎章

看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禹與天下不相闕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總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正卿問舜禹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堯

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會有相似豈不是高格○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正淳論不以位爲樂恐不特舜禹爲然曰不必如此說如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切底事言之○因論舜禹有大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闊集注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落處却恐集注得之太

大哉堯之爲君章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只是堯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而他學人不與也○堯堯則之一章曰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大哉堯之爲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雖堯共工輩在堯朝堯却能容得他堯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矣

舜有臣五人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堯

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歟數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成也只得征伐救民○問文王受命是如

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干大王實始剪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大王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使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訖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三

論語

孟子

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爲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恁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惡歟而不忍乎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也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者知言也不覺如此說○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敗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裳韠

朱子語類卷二十三終

孟子

卷之二十三

論語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四

論語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一

仁格○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界舉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總說者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總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人窮其理足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子罕言利與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二

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裏說○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妨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和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問子所罕言定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爲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差

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算計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大。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大乎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謂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必

麻見禮也章

麻見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八十縷四十抄也亦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亦

子絕四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三

絕四是徹上徹下。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的是。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四

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爲町畦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余國秀問母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山一山嶽也。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用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爲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爲或不爲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字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坏事。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太少問至者從這裏生出

我生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猶於我正如元亨利貞了
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
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
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有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
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絕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
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自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却結果
做箇有我出來○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必
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是我德地
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
不相似○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
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
者者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

武夾細了○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
是要得無未發之前衆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
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
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盡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
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
却說不好○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所言是
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強復之
於未發尹氏語錄中辨此甚詳○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着便害義理此二句
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
節不中節之異發者中節者有何不可至如意必固我則斷不
可有二者焉○而對語哉橫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
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爲禁止之辭
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
天理流行焉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問意必固我既亡之
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
理流出亦須省着○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
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
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
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者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
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
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七

船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爲底意思，爲此一事放起此一意也。」○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存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口這句難理，會書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這樣大意，說無是四者了，便當自有箇所稱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說，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自梳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問：「張子曰：『云云』，或問謂此條語意，倘與若木可曉，竊以張子下數條語考之，似以必有事焉爲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爲，雖夷清惠和，猶爲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絕四之外，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底道理方與是義。」孟子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人者夫子自謂也，必字對沒字。○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卽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八

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後人者是對上文王文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破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理？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太節，攷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匡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爲匡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匡人其如予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事則不可知。』」○問：「呂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容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容便掃地。」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

生多至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人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問太宰初以多能爲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夫子問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低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

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括闕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曾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告箇之禮也都不

曾講得○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恣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韵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濶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說得了曰然○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與起○問塌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塌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車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脉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足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恣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問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

宋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生

兼舉
紫端

子見齊衰者章

顏淵喟然嘆章

宋
詩
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十

學者就顏子喟然嘆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亦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其次第第實孫○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克己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人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

天言自然闊闊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大夫言却闊闊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道模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怠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入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人蠖蟄于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腳起了不由得右腳不起漸漸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顯乎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己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諸己○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冊上理會然書冊上所載者是許多書冊載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正淳問顏淵喟然嘆曰一章曰吾人未到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殆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這地如有

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顏淵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沒奈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勘容周旋都是這道理○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着意思又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

時見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入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問顏子瞻忽事為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又曰夫子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奈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弗失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經有不順意處有要着力處便是過○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知化德之盛也○問顏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

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問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顏子非是都不曾見得顏子已是到此裏了此他人都不曾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力行處方是約禮也○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者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了○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在如喟然嘆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贅詠想像籠罩○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將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于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末由也已○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後得勉而後申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勉而後

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復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贈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明○恭父問顏子平日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賀孫○格錄云恭父問顏子平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聖人地位卓然只在此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顏子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末由也已只看得放下一日看他則也其所以為樂也○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所以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着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此所以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為今日為明日為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原○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着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裏須是用力到這裏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也盛也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着力否○問顏淵喟然嘆一與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各有箇近傍處矣

氏以為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食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毋謂我不用力我更着力原○明道謂賢者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原○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養如有所立卓爾向前始得大○堯卿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末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既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範顏子則更嚴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求字讀如約求曰然項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體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型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欄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

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道夫。○問橫渠說顏子三畏却似說顏子米到中處曰可知是未到從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蓋到這裏又着力不得才緊着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極養既竭若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帶。○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議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人。○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越着意要去做不到不知又過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越着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越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他不知不覺地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得到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果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能不

子疾病章

子曰來哉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個。○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則邪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廳中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有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即照管那一邊不得張子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帶。

問久矣哉由之行許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不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真問由之行許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致疾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饒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故不以出公爲非。○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煮。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可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
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也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
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維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
浮海真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非戲言也因
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
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
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雖

出則事公卿章

泰事不教不勉不爲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爲而言燕○問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
說話一以爲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
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某今闕之去篇○集注○正淳問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主

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爲不爲酒困如何曰此
說本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
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
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
以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爲酒困爲不足
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淺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推○或問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
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註○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

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本
流通而不息三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
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
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
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
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
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廣土毅錄云此只要常常○或問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本然也如何曰程子言之
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云云皆與道爲體與道爲體此句
極好某常記得舊作觀瀾記兩句云觀瀾流之不息悟有本之
無窮人傑○祖○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
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主

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
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
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
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
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
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相道曰只
爲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
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
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
却是祖○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向見
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爲
體言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

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爲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體只是道之骨子○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籠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爲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爲體是與那道爲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爲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隔時好玩味○與道爲體此四字其精蓋物生水流非
道之體乃與道爲體也○先生舉程子與道爲體之語示過
言道無形體可見只者日往月來往來永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爲體○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爲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刻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器是如此○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爲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等不是道○高子曰日往月來是物生不然無道便也無這箇○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
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

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有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窮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周元與問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有見如厓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星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
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至之問近者如斯夫不舍其夜便是絕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真箇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道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會識得佛氏却畧會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問注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在謹獨人多於獨處間斷○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余諸

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 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教也教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間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某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說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自家當虛心若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便任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高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寬來做

得一之問○劉師作林○叔重問何謂招搖曰如翱翔節

語之而不惜章

讀語之而不惜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惜○陳仲章問語之而不惜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奉李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惜處○問如何是不惜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惜○問語之而不惜曰看來不惜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爲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久而不活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處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成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四

論語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四終

論語

子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異與之言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
 過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
 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
 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
 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愆而外施仁
 義豈非面從集注云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又不足以
 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
 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五 論語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
 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朱

永做縕袍章

永做縕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義永做縕袍也有一等人
 資質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得○朱先生曰李閭祖云校是
 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
 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問子路却是能克治
 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

有好事者猶要與眾人共用了上蔡論語中說曾仲小器處

段極好○朱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
 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
 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
 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
 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公見
 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謝
 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
 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
 好底事終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養厥善○道伯擔了
 何足以○可學

知者不惑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五

二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
 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何憂之有○朱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
 之公在我何憂之有○朱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
 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
 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義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
 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
 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得這只是純說仁者便是不憂
 是○義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
 是○朱是○義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朱或問
 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

以終之看此三有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
先生首肯曰是勇是特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
不憚意思曰交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
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
行都是仁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可
與權擅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問可與適道
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
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或問可與立是如嫂

子語類

卷之二十五 論語

五

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問權地位如何
曰大賢已上○權是稱量教子細着○問權便是義否曰
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
義以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經自經權
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
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迅雷烈風若
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為常○蘇宜久問可與權曰
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
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
那時合恁地做方好○問○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
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放
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

子語類

卷之二十五 論語

六

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
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
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粹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
汲根固帶時便要丟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
急淺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
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
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
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
利未必有功○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
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
者以為可恕然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
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
一自然權量精密伊川常言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
則禮以行之○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通他中央有箇界
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
離了經然一滾滾來去則經與權都動矣沒理會了又問權是
稱錘也秤衡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
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乎便
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
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離經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
著棉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燠則亦須使易當風坐此便是權
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

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用之開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伐視損益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他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曰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他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他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性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

大段要子細解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曰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熱高了也○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他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富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辨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

子則送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道理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及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宰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一箇畧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可與權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適變處曰大綱說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

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終來稱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臣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去第錄○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愈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望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

榮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人云事有緩急理有小
大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個問于其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
則權字又似泛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
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
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
又重亦有深淺也○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
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
是常理曉不得他說底經權却曉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
說只是須與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此是經也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着飲水夏日須着飲
湯此是權也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
理只是不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惟差事以孟子觀
之那時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大倫所以不可
常用○賈孫○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
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
前是經但經是常理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
當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惟差底事然以孟子觀
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
因推說伊川說權却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
川說即是須爲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
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
却曉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
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道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
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事云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以問小

翁伯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晉君無
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樂書中行偃直叙之則不是
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問可與立
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每日事事
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
神運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
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人遜一釜水也是
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弓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
烟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箇
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
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
只是雖是傳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忍
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
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
是兩隻脚是兩隻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
小人便易得走作○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
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
謂處變常事意思只在并以辨義異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
同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
故其說相承變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
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爲下截程子
所說漢儒之誤因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
權字與經字對說總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

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不知然與細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入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五

論語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簡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杜預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音書於一處引兩字作翻反作平聲言其花有

翻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爲定說○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五終

論語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六

論語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問看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看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註中。○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六論語

定不得總有些子不知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

第一節鄉黨宗廟朝

升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佳謹如何是便便有佳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閤閤。○義剛錄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想像他恂恂○問先生解侃侃閤閤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閤閤爲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

亦云侃然正色閤閤是和說而靜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靜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爲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註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同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書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鄉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賀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六論語

二

第二節在朝廷事上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閤閤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諄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閤于侍側一章義亦如此。○問注云侃侃剛直閤閤是和悅而諄不知諄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之上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道正見和悅而諄底意思當周禮時班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

悅而諄訓○聞閭說文云和悅而諄者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斷義○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聞閭侃侃得禮之容緘黑邪心非朝廷福福

第三節爲君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禮○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其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至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至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三

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入然後賓至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故淳樸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禮○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植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主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仰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用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禮

第四節在朝廷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云根闕之間由闕右不踐闕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闕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闕右邊出入此在字自內出○根如今家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倚左扉人君多出左門外

見人所以當根闕之間爲君位注○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根闕之間即中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大○肅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中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禮○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禮○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教終乎教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禮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論語

四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主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徹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禮○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章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禮○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禮○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足獻其圭璧祭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而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

也○樂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其意此聘時漸紓也○聘禮篇○私親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親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也

第六節 衣服

君子不以緇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緇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緇深青揚赤色揚浮也○問緇以飾練服練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褻服如何用絳色以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緇是青赤色如今之因青也○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荷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人爲纁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論語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論語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論語

第七節 飲食

明衣卽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肅又曰卽浴衣也見玉藻注○問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問齋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

第八節 飲食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任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任也食

都是人慾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幾口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者道理只管進只管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合理會道理只是不肯仔細只守着自底便了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說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怙地和同過也不妨○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總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揶揄教那米白着○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

第十節 鄉居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六 論語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六 論語

第十節 鄉居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益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落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使帝座曰殷之末祿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

是甚細事

第十一節 與人交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拜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爲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第十二節 事君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僎人取那飲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六 論語

食來請君祭○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諸祗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床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

第十三節 交朋友

問朋友歟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看如此須

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與諸寢朋友與諸寢門之外所知與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第十四節 容貌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常常如此但亦至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第十五節 升車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六 論語

立視雖遠亦不過此時

論語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止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樸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蓋如今盡用紫羅背蓋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

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狷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窳窳底人○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疆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

從我於陳蔡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譚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矜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賈孫因舉如喪至平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辱

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則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田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公祖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自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集時

顏路請子之車章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七論語

出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集時○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夜故知所

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爲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謬矣註○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外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集時○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七論語

四

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外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外便是都散無了○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會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問伊川謂生於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集時○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惡亦可見鬼

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
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
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集注無

問子侍側章

問問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問子純粹冉有子貢便
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問子則較近裏些子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
剛直問子騫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冉有
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
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
有這般氣象問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象○問問是深沉
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問問行行
未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五

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
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則微見其意子路則
全體發在外問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
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
得人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
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問問問行行侃侃曰問子於和悅中
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問子渾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
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
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之○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
問曰由之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
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亦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
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溪切言

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
不若子路之麓率也○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
非是自是死得跌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
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只是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
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
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
故曰他別無料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
顏回寧不仕耳○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
事孔悝特錯了到此不得其死此只問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
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
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
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知鳴鼓攻之責得求之

未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六

溪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
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子路
為人愈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
也俚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
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
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
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要
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
夫子告子張處如多問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
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於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魯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孫賀○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矣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爲我不關事大必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歛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問再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爲之聚歛而附益之益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歛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援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問子善爲我辭之意便見得熟高曰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七

然因云謝氏說閑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匹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孫賀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明○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祖杜○用之問高子羔不實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實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冠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魯子之易簣曰易簣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止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實不徑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羣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八

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緬○參也魯魯是魯鈍魯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格○讀參也魯一段云只魯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時○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丁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魯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儒○明道謂魯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工夫去看透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畧過所以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九

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似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翱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畧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穀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上好底病就他說是得這箇魯底力義○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孫○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象

則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曰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貪饕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

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賀○顏子屢空說作空無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論語

十

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萬○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捐子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第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謙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間室橫渠之解極好○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到聖人深處○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爲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

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註解踐迹不循塗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止說善人未有進意○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恹恹處莫是總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凡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美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第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子畏於匡章

或問何故伊川改死爲先是哲曰伊川此語門人傳之恐誤

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朱子語類卷二十七終

卷之二十七

論語

五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八

論語二十八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死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八 論語

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拾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候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

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勲殺牙兵初惡其爲亂既殺之又自弱蘇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閼難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詔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詔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八 論語

二

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

子路會曾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曾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八 論語

三

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被祓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恭甫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會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事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其他理會在大○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季武子以倚其門而歌打會參什

地皆有些狂悖人○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節節晚平意思正如此把這物世事都做則劇看曾點見得人意思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實○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

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難便是曾點氣象解○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解○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解○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解○或問曾點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點行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濳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個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道○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濳雕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格○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或問曾點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想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入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訓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滾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殿陽希延問目皆問

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下集注）○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遯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上）○周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也○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曰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是參乎吾道）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會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川尚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會恁地自在以謂戰戰兢兢未嘗少息分會如此狂矣顧處曾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變孫解云也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變孫解云也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如季武子之必倚門而

見得只當閑事會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道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點如此樂○植舉會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口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諸子善以爲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意私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愔愔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

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灑落便是下面答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槲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

實做得方如此說明○集注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可爲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與三子者之換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某嘗謂曾點父子爲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曰曾點爲人高興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拘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有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憂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

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嘆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曾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存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說堯舜來此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興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着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

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戒。○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爲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多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閣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料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胸中灑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爲他天資高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幾大作美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點氣象曰此亦似乎隔籬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

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得不掩口緣他見得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碍處若是曾哲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次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從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

達那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恭難說聖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才合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說上添說子思言為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緊緊為人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緊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生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

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令尋味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達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上蔡說爲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下集義○問前輩說爲飛魚躍與會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會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口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會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會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會點不說道欲做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論語

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會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間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會點無之節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九

論語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箇字不遇不遇三月不違○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克已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敵敵只得盡力舍命向前而已尚何問哉○龔邛伯說克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克已則禮自復○克已則誠自存○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克已復禮所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論語

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克已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猶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己之爲不同○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已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爲仁曰存得心之本體○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割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篋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得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

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元翰問克去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爲善孜孜爲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

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裡打瞌睡憒憒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捫得一分也是治捫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已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與大商量曰問學中今已開石

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
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已私○此下三條疑闕○亞夫
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
視聽言動即是克已復禮之日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各得來
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
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
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
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
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已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
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已便復禮見
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
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已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
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
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已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亞夫問克已復禮疑若克已後便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
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
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
如齊此禮也坐而侶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
侶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
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已對看
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禮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
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
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私意若
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

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
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義在這
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矩大精粗本末一齊
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
之便克已只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
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
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
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
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
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
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
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
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
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
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
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
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
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
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
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如
此讀書方為有益○曰是問克已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
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
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

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爲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

他雖能恭此總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亦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皙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已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是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爰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爲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是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菜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晏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明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

惜文約禮知崇禮。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早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性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語○錄○云○有○言○私○欲○難○去○曰○難○○非禮即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問克禮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節○○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錄○○問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着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已復禮了。自然能如

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因問一日克已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難○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畧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孫○賀○○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已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已復禮者。是先有爲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問克已復禮爲仁。曰克去已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已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已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談○○或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何○祖○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已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肯。肯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如於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總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總禁止便克已終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過大舉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明○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聽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勿視聽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益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番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誤以為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遺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已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傳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已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說甚麼○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看他自是有這克已

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業○顏子問克已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會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貧賤固高於曾子顏子問曰却是初學時會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人須會問始得○聖明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已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

塔前說 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會問道如何是仁。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會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論語 十一

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着究竟然大集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太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訥若於此全體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

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害仁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爲樊遲未曾見得箇已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畧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論語 十一

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着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會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底必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己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梁謙問克己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己復

禮且就自家已身上說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顏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問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會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固念卽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明○問顏子已是知非體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幹○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被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說得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

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爲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得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傳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失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爲其事者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文淵○問克已復禮爲仁這爲字便與子路爲仁之爲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爲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盡克去已私便是天理克已復禮所以爲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故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會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已復禮恐是偏錄作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已復禮也是閑說關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無非是全體若見不

得雖是克已復禮○問程先生云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爲是○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絕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厮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辟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鉢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至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止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問伊川四箴曰道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

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時便自進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自家做工夫處○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此非克已之後中間又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已私做工夫○其大義此云如尹彥明書四箴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某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出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聽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敬交于

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忘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九

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晚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待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九

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出已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觀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觀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朱子云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亂不接心術○問承海言箴自人心之所因言以宜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安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地

樞機與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
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忤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
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
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誘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
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勝私欲便消
私欲總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
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底凡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
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
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
克已事都是爲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到工夫到也一般問
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三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仁都
無些關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
兼備固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
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
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
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朱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
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爲不然只且就
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
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屬關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
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

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揚說直看不得○問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
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
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尹
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
否曰萬緣云只是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
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
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
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
動幾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
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於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
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
得好僞用○問融錄云此○問克已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
已是爲楊氏之爲我不能復禮是爲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已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支離
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爲一編而日之曰外書者蓋多類
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
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爲的確○正淳問程
子曰禮卽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
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爲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
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卽說得着實若說作理
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
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以我言之此則自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主

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以將幾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精終不是本地頭話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繫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必○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已復禮爲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管管扛扛得大卡相直是沒着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則說得實至楊氏以爲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同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已條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闔之類同意○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己私天理渾然斯爲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延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飲失之說看解末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三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某解顏淵問仁章單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主

自明瓦像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已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大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已有兩義物我亦是已私欲亦是已呂與叔作克已銘只說得一邊○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爲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已復禮爲仁須是克盡已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已銘痒癢疾病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誦賦云云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已私以復乎禮則爲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問或問溪論克已銘之非何也曰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絕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之日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須是恁的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千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

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爲必須如此說說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痾疾病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舉○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痾疾病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敝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九 論語

又問怨是人怨己怨曰入怨格○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會說着本意楊子云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己字本虛如狗專以勝己之私爲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問○上蔡說先難後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說平方○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爲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也方○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黃蘗肅親見其手筆問○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己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輪涉泥看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文薛薛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丈做甚會又曰又嘗以問游丈亦以爲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游語

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

類卷之二十九終

素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

論語

顏淵篇上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開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帝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闊用心矣時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一

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外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効驗到這處方是做透徹克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絕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絕無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斷得天理人欲了植○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時○問已所不欲勿施於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二

人如已欲爲君子則欲人皆爲君子已不欲爲小人則亦不欲人爲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夫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必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大○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入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詔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到其時爲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如刑人之事已不欲此皆自恕而已到其時爲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如刑人之事已不欲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已故在外者多搜人來做內說在

州

四

經 155—355

6

論五

經 155—356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七

觀大千告二千氣象各有所類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為子思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己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則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飲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講荀監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無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八

只是據見在持將去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是得是德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仁工夫也大故細密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朱子語類云仲弓是箇無頭底其語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只是從持守處說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持守工夫大在簡字敬以直內只是守成底顏子極聰明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問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入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

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終與適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過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貳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在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手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

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人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影無形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君臣底節文有父子便有父子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而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如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也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今若專至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爲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集義○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爲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

或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譏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事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相表裏說話時也是心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學者千萬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訥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訥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得類○司馬牛底工夫須是這人自頭會得之底克己

是大門打透便入來至敬行恕是第二門言却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爲之主宰然○死

朱子語類

卷之三

論語

士

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處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其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外與做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溪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於今只恁地着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或言司馬牛所愛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然底可諫焉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問四海皆兄弟胡氏曰帶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兄弟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誹人是不于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益不如此

朱子語類

卷之三

論語

士

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替之○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特便用周他若待我辭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被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

變底事也釋○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必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解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棘子成全說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論語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盡微乎曰微是人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人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微之別也○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或問有若對哀公盡微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

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賴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是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裹它○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從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還從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從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從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從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從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論語

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從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從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從義亦無緣得進○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各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

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而孔子相魯欲墜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墜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墜之而弱者反不可墜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聞成既不可墜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 論語

主

人却掉放一壁不管堆

子張問政章

問大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實實去做也特○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實○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倒必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撲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亞夫問居謂有諸心

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實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贊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說如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 論語

主

何曰善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季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特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直然云如事親則得乎親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周問問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閑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早還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閑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者可

喜其實無足取者。○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備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躐等爲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主

所爲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在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龍底又不好義。○實是質實直又目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處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籠罩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教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問子張以聞爲達伊川以爲明達之達上蔡以爲今聞四達之達伊氏以爲充於內而發於外爲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壻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

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于張只去問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寓○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處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恐是就于張身上說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九

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總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効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早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効今做一件好事便望它功効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効不

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効則德何緣不崇○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總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罷了○問于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十

是於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着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于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蠢蠢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蠢蠢則有因忿忿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

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子說得奸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方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又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道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或問愛人者仁之用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論語

三

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以流行○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爲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難○問樊遲問仁知一章蓋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人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遠矣之類曰這仁知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卽所以仁之也

子貢問方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

理者則是未善也

朱子語類卷三十終

論語

三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一

論語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諸益聖人告之無倦益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它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十一

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之○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問蘇說勞字未甚明白先是率他勞是爲他勤勞○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若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去俗

仲弓爲季氏宰章

齊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

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

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駁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迫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白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幾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得甚驗後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必大○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十二

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問先有司教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徵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必大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大問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與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與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與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文振問何以禮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與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與以理言

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亞夫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時○事不成是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與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大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植○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與禮樂不與後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與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計水來救始得却救它計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

其君臣父子之名如崩潰不當立亦不當立當去而別立君以拒崩潰晉趙盾欲立崩潰聖人出時必須入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使國人自拒崩潰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崩潰勢足以壓替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崩潰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崩潰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杜○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正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必○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可○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崩潰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崩潰欲入衛輒不勸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鄆不知鄆不肯做鄆之不立益

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極
鄧而立之斯爲得政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
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
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來類此○叔器問子鄩不肯
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
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干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它畢竟
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
耕之說之類美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一 論語

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

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

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

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不合

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

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

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

平賀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爲正
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
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

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
能如此故聖人稱之錄之○時○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
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共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
所長乎大必

子適衛章

空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
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
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
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
儒便講明教人之方選共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
分布天下今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大第也時○衣
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之並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六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
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如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
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賀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
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淺淺在
人不必恁地精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
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
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

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設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論語

七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爲王者以德行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礱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

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

樂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樂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樂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論語

八

像得緊○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失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枯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安體之○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弓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大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九

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

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底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笑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夫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謂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使乎意則是深厚是有爲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人之上安可爲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公賞諫烏桕者至如徐福云左榮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亦可見矣狄青殺伐敗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十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在者知之過猶者行之過○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微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問狂狷集注云吾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吾人只循循

常而獨力自持自然一「」

五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麓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惻惻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諫之○問胡氏說切切惻惻也惻惻詳勉也如何是惻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令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惻惻胡氏說爲當惻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主

如此○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當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提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朱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武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伯羽

朱子語類卷三十一終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主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

論語

意問解

意問耻章

問集注云意之猶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耻固知之至於邦有道殺之可耻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必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食汚而已治錄云為侍從不過微得尋常事此不免蹈聖人所謂取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耻不辱君命處方是先之○治錄云子貢問士必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半行當俾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問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耻也諸家只解下一腳爾上一句却不曾說著此言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而繼之以耻也者豈非為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殺之一字要人玩味殺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漢恥漢

克伐怨欲不行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問○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遏殺得在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已道○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過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道○肺邊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

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它打做一片者問○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學○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學○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它在裏譬如一株草刻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刻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由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二

地莫只是刻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刻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刻去之才發便刻自到熟處○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又如何又問恁絕去根苗底如顏子克已否白如勿字也是禁止之公更去仔細思量只恁地如做時文樣底說不濟事○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已一體財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皆已當為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貴在天則忿怨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見得本

來道理只自家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已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已復禮這是殺賊工夫○克已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著在內但不放出耳○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爲仁必克已復禮乃得爲仁曰克已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問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已足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開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克已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大原但逐出境而已○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爲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爲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它本文不曾有此意公何據輒如此說久之曰有一譬喻如一箇人要打人一人止之曰你不得打才打他一拳我便解你去官裏治你又一人曰你未要打它此二者便是克已與不行之分克已足教它不得

打底便是從根源上與它說定不得打未要打底是這裏未要打及出門去則有時而打之矣觀此可見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它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餓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李閔祖問目中有克伐怨欲不行及非禮勿視聽言動一段先生問德明云謂之勿則與不行者亦未有異何以得仁德明對曰勿者禁止之詞顏子工夫只是積漸克將去人欲漸少天理漸多久之則私意剝盡天理復全方是仁曰雖如是終是勿底意猶在安得謂之仁再三請益曰到此說不得只合實下工夫自然私意爾不住○問克伐與克復只是一箇克字用各不同竊謂克已是以公勝私克伐是有意去勝人曰只是箇出人意克已是人來勝已克伐是出去勝人問揚敬仲說克字訓能此已元不是不好底爲仁由已何嘗不好克已復禮是能以此已去復禮也曰艾軒亦訓是作能謂能自主宰此說雖未善然猶是着工夫若敬仲之言是謂無已可克也○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意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意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這裏曰這也未見他

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仁公今只管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稍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道如何○問孔子既云不知其仁原意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失問這也是他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意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著較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問原意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絮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意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意許多孤介處也

有德者必有言章

問范氏之說曰以心譬人以四肢譬勇此說亦無甚病若欲以勇為義之屬則是夫子亦不合說仁者必有勇也范氏之失却在首句所謂仁之為力舉者莫能勝上蓋欲以此形容勇字却不

知其不類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太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他做好又無可說只得而不答而已亦見孔子不恁地作關得過便過○問如何見得以禹稷比夫子曰舊說如此觀夫子不答恐有此意但問得鶻突蓋适意善而言拙擬人非其倫爾太史公亦以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問明道謂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上蔡以為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龜山以為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三說孰是曰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踈禹稷是好人羿稷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踈正如仲尼賢如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喉然它意思却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如孟子所謂學為善者舜之徒也云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云云這般言語多少精密适之問如何似得這般話舉似某人詩云云何似仲尼道最良張僧冠知何物却與宣尼較短長○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稷不得其成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稷而得其終者蓋跖老矣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不為而不計其效之狂彼○問曰此意思較好過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成德者而言否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他只是用這般見成句義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義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義

爲命章

問爲命神甚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二 論語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義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義○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奔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已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義○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口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

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義○問集注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人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若據二子所成之事迹則誠未知聖人之學然觀管仲非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之語與子產論伯有事其精思察理如此恐亦未可謂全不知聖人之學曰大處他不知如此等事他自知之且使子路爲鄭國必須強似子產觀其自謂三年爲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必不爲強國所服屬矣義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義○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謂者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二 論語

八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爲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下莊子冉求於地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爲成人又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

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下面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人要不忠平生之言覺見子路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數語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徧至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別出○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爲成人也又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時○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九

域也時○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忠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時○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衆善而爲之兼體用本末而言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

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它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側○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學可○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徧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諱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職○問晉文諱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爲晉文之諱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爲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十

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說或巧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質寓○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諱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桓公雖諱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諱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蹺蹺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職○江莫叟問管仲如其仁顏淵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豈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云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誰得似他這仁？又云：公且仔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幾句重了，下面如何恁地輕去得？江兄又問：顏淵之意以召忽之死爲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一項已結之矣，豈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楊雄言愛變丹青如其智，這句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卓○賀○孫○江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許管仲是不許管仲看上面如此說如何喚做不許他上面說得如此大了，下面豈是

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明○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譬忍心害理，不得爲仁。此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時遽遏絕之，使不得行便是忍心害理矣。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謝子說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說甚好。廣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歟，可知也。知■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一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卽是此意。安卿又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揜，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否曰：是堯卿問管仲功可揜過否？曰：他義不當歟，久之又曰：這般處也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危安卿云：只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亦是。義剛○問：集解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揜可也。其視程子說固平實矣。然人之大節已大，其餘莫不足觀否？曰：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功時只得過他是有功始得。廣○管仲不歟？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歟？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歟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仔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公，後却有功，溫公論稽紹王哀謂紹後有歟，卽之

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實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
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
管仲孔子自有說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掩功如唐
之王魏亦然或問設有弑父弑君不可贖之罪雖有功亦在所
不說矣曰如此則無可言者文○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
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
規模來底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
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
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
聘貢賦皆是歸已而命令皆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
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義

陳成子弑簡公章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主

問陳成子弑簡公一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
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
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弊端事便可成謂果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又問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
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
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
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
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不專主此也義○問陳成子弑
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聖人
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簡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源
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

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義
子路問事君章

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
類諫便是犯也時○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字路豈欺君者莫只
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
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
可行若行必有太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
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問如何是
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
為有臣乃欺也

君子上達章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古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賀○問
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汚下
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本橫
渠呂與叔之言將來奏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它墜
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如是如
此初問只是差些子少問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
是如此初問錯些子少問只管去救收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
如此如人相訟初問本是至沒緊要底事與不過胡亂去下一
紙狀少問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未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
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啻當下覺悟便改却
只管去救其失少問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偶○問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曰伊川之說為至其次則呂氏得之達只是透
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橫渠說亦是尹氏之

所謂達却只是說得君子喻於義之意却只是喻曉之義楊氏之說舜跖却是伊川之意謝氏之說大段遠了不干事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字觀書多勿遽不仔細好學而首章說得亂董董地覺得他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爲人宏博純粹却不曾研窮透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側處當

古之學者爲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一 論語

五

淺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惡毒皆始於此耳時○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真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推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

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李公晦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卿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恭

子貢方人章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仁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六

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素○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獎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夔在遠如何知得便是它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錄○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

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人皆至暗也廣
高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啟明而堯知其淵亮之明有
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舊見南軒用抑字多
未安可

微生畝謂孔子章

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
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
於才者夫子亦曰以德與力分言矣

以德報怨章

亞夫問以德報怨章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二論語

七

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
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
重斷然是行不得也○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
私○問以直報怨以德報怨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
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
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
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攷仁作人曰亦不
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懂其輕重只看此
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
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
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
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往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

在河北爲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

檜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遂命移

於湖上○問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曰以德報怨蓋有德於

我自是着僥倖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

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

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

贊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怨報怨是着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爲

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爲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

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

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

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

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二論語

太

人則免得人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
日日相撻鬪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問以德報怨
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
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
呂申公爲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
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
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爲相而賈得罪公復爲請知通
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
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久定
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
則吾又引薦之矣

莫我知也夫章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五

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上達矣

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邪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仔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起越便是上達○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五

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

問方其為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為達雖下愚不容於不

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梗否曰不干那事若恁地比並理

會將間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本意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

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

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放下此語問何謂

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問明道言下

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所冷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

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
問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廣

公伯寮愬子路章

問公伯寮其如命何曰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爲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與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
○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

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平正備

子路宿於石門章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瞽瞍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否曰然廣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問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久之先生曰天下固當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有樂時或云聖人憂天下其心自然如此如天地之造化萬物而憂不累其心曰然則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對曰雖憂而未嘗無樂又有曰其憂世之心偶然見於擊磬之時先生皆不然之曰此是一箇大題目須細思之○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怠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經磬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廣
○問子擊磬於衛一章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如蘧伯玉又知學或曰蘧伯玉恐未爲知道曰謂之知道之全亦不可謂之全不知道亦不可○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二 論語

語

王養伯王知爲學者也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陳仲卿問修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已看一家人不安○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堯

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因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聖人之敬無天多地不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問體信達順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問體信是體其理之實達順是行其理之宜否曰如忠恕二字之義○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達順如致中此是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得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出是出是由恭敬出否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二

論語

堯

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贊言脩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跻聖人所以爲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大德曰道○亞夫問程先生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不知如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賀孫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體信是體這誠信達順是通行順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即敬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至以此事天享帝此語上下不難曉惟中間忽云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則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

原壤夷狄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學於孔孟之門者陸子

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夫子○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侯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管他却不朋友之道矣人

闕黨童子將命章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終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二終

手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

論語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遑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楚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終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終

一

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文○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變○問子貢一貫章曰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時○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

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蓋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理，會過如天下之聖，說道事親事親中問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問有多少事，而今正思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會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找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備。○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粒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行篤敬，去其不忠信篤敬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與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將志須要篤志，篤志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卽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着。已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轉來，便好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轉來，始得。○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渾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入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入欲之未消者。入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爲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深雖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問學要鞭辟近裏，至莊敬持養，窮謂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便截然兩斷，此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伸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是莊敬持養。曰：然顏子克己復禮，不是自然做，却是他生見得分曉。

四

五

大

五

子貢問爲仁章

子貢問爲仁章

日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
問子貢問爲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
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文爲親切賢只是統言
友徑指仁上說

顏淵問爲邦章

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明○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
此時方有人同上人猶芒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
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此亦是後來
自推度如此如曆家說則以爲子起於林鍾寅起於太簇又問
幣注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
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作車輿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
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舊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故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六

騎常侍在於略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衰
世之大夫文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愚禮傲然不惑於先王之道
難矣哉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
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錢謙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
不盡齊所以明道對神宗王說上不曾行之於身其身上
安石舉人之問引朱子見說平日亦脫冠露頂地臥然
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黃生序以其威儀似介卿介卿渠舊
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性誕如此何似之有錢謙云恐介甫
恐是後來學佛了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
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相諸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注
云揭諦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錢謙云○問行夏之時曰前輩
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
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建丑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七

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爲一會第一會
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開物
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
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指於丑
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
若夏正之爲善也惟○楊尹叔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如何曰康節說一元統十二會前面虛却子丑兩位至寅位
始紀人物云人是寅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地
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來時○夏○問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
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
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

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為號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面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問同義○周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錄○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乎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論語

是他那克已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會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又中等語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文○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忘他亂說又曰顏子著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它人看見是沒緊要言語它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植問顏淵問為邦曰顏淵為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纓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格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格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時○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論語

亦言其大畧耳格○賀孫問又問以下不同云正卿問顏子涵然顏子資稟聰明乃是涵養得來都易如問一知十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是所問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我以為文之時節節合符○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邇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句不着得下一句學○賜問顏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惟

子曰已矣乎章

楊至之問好德如好色卽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然集注載衛寧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否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

沒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恁地歎小兒好恁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這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淳○寓錄少異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可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賀孫○或錄云只是責已要多責人要少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十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淳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時○或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掩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其吉父問行與出何別

曰行是當恁地出是做處實○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口然煮○周貴卿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偽耳曰也是恁地剛○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煮○問義以為質至信以成之章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驪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廣○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難○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朱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意忠已在裏面了幹○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裏面○問終身行之其恕乎恕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恕矩正是恕浩○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

得忠字尤爲要。曰：分言忠恕，而後忠恕可言。忠則忠在其
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
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
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
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弃事物以求靜。既爲
人，亦須著事。君親交友、養妻子，御僮僕，不成，捐弃了，閉門靜
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
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
着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靜，然
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
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
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主

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
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
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
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
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
去，始得退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
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
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着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
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
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
相爲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

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
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人
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
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
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某
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
人則不可如此也。○先生忽問：王子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尋常作如何說？子合對曰：三代之時，公道行，不妄毀譽人，如
有毀譽，須先試得其實。方言之曰：便是看錯了。下面只言：如有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主

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
同。方說得盡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
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
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先生說：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季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
也。先生然之。○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
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
誰毀誰譽者？凡人未至於惡而惡之，故謂之毀。未至於善而善
之，故謂之譽。聖人於下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此一句却
去了毀蓋以不得已而譽，亦嘗試之。此乃善人之意，長惡人之
意短之意，可學問。若到於合好惡處，却不用此二字。先生曰：然

學○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數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問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說高皇帝天下相似嘗惟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他意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

只是一意雄○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樂孫○問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植○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揺手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三 論語 五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會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熬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微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德○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問○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忤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雄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飯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食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賄當不到那裏○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三論語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惟以蒞之以後說為政○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有莊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日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聞聞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久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

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事

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蒞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教情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畧畧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問知及之一章曰蒞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三論語

君子不可小知章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益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着胸中便看不見○當仁不讓於師章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語

君子貞而不諒。

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
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
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
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特○諒字論語有三
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爲
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
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廣

辭達而已矣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

朱子語類

大

宋平語類卷第二十四

論語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

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譬者之義舊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贊相之義譬者之相亦是如此當○問集注顧史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問說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顧史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里高○砥錄云周禮國語皆說五百里顧史說七百里若如孟子說百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里則未若今之邑何以爲國○問諸家多把虎兕喻季氏龜
又如何容得一節顧更在肚裏玉瑜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
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押中走了在積
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冉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
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比典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
謀之過答問間方且隨話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
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
上去亦可知也篇○問蕭牆蕭字爲義如何曰也不會考究但
據傳說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新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間損者三樂曰惟安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

卿○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輪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朱子

待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弊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知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論語

二

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親為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避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朱子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讓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朱子○問註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朱子○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

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待則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配助義與道也朱子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朱子○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論語

三

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為而

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俟他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整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木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印事印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賀孫○洛錄云味道問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如此夫便隨流淺處去事事物皆有所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論語

四

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其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就視聽上理會視聽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

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耳故曰聽德惟聰○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見善如不及章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行其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便是君爲堯舜之君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堯舜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論語

五

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又曰須是篤信如讀聖人之書自朝至暮及行事無一些是則曰聖人且如此說耳這却是不篤篤信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成善道學者須是篤信驥曰見若鹵莽便不能篤信曰是如此須是一下頭見得是然篤信又須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是非不辨其害却不小既已好學然後能守成以善其道又問如下文所言莫是篤信之力否曰既是信得過危邦便不入亂邦便不居天下有道便不隱天下無道便不見決然是恁地做驥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援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將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般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

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擗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丟別生閑意大抵看文字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舉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淺自易見○問楊氏引達可行於天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問以爲未穩何也曰解經當取易曉底句語解難曉底句不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兩句本自易理會今引達可行於天下解之則所引之句反爲難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橫采所謂必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四

論語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

論語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囑以饋孔子孔子囑以而往拜之陽貨之囑此不足責如孔子亦囑以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囑以來我亦囑以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誦身以信道不知果何以見聖人爲誦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誦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誦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氣質之性若是一性相近與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問此章曰此所謂

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
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
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
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
可移之理是也○先生問木之前日所說氣質之性理會得
未對曰雖知其說終是胸中未見得通透兼集注上智下愚章
先生與程子說未理會得合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
聖人所說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
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
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
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
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
朱子語類

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之○問集注謂
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
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
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
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
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
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
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
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
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
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
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

世所尊尚且為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問把得論
猶可耳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坤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
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悌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
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
以議之也○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
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
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
朱子語類

自不出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豈不賢於赧王
之自獻其邑而滅亾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
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擡舉得箇身已如此大了
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
滅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盡一
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
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
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臺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
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
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
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為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
之孱弱將為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泚泚

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
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
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葛如寶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
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
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易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
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
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
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
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
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
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
然○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如

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爲魯司寇
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八情論之夫子何不略說令分曉
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也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
行者何也說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
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
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
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
星夜急走又曰夫子墮三都亦是瞞着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墮
衍中及圍成公欽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
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
夫子之得邦家爲對曰有土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
是羈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虎云吾欲

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
焉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又問是時三家衰
微陪臣執命故陽虎奔齊有吾欲張公室之語或謂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曰便是當時有此一種議論視大夫專命以
爲固然又問舊見人議論子產叔向輩之賢其議論遠過先軫
舅犯之徒然事實全不及他曰如元祐諸臣愛說一般道理相
似又云衛靈公最無道夫子何以戀戀其國有欲扶持之意更
不可曉人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莫
是人之爲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
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爲求仁之一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六

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
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時○或問信則人任焉曰
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兼○任是
堪倚靠個

佛肸召章

焉能繫而不食古注是簡○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
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大必○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
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
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
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然往之自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
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齊有些小光明又
被重陰遮開了曰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

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也時舉○賢
出○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潑愛思欲出

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往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
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
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
不得亦有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
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
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
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若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
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是去就
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賀孫因舉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而終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七

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爲其人終不可與有爲如南軒云守
身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往者愛物之仁終不往者知人
之智這處說得分明曰然但聖人欲往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
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所以
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
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
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歛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

子曰由也章

問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曰只爲不擇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終是
害事兼○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
等語多有相類如泰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
正之肯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

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而我以不誠告其遠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遊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安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之理乎○道夫錄云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日其父懷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云云○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常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楊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八

謂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然人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與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詩今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必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正牆面而立曰修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

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廣○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美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而恁地裏面却不恁地

樂原德之賊章

李問鄉原德之賊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或問鄉原引荀子愿怒之說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九

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此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漢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設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奸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緣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

鄉原只知儉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
季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
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大必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側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
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
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
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
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勝
之耳且一那一家力勢也其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十

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時○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
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
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潘哇蓋過了那雅
便是亂雅植○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
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生能有幾多好
底時節廣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
只是不消得說盡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
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
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蓋○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較

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
行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德○問尹氏之說曰尹
氏自說得不緊要了又辨其不緊要話愈更不緊要矣大必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
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
中小人之無忌憚祖

宰我问三年之喪章

問鑽燧改火直卿曰若不理智會細碎便無以盡精微之義若一向
細碎去又無以致廣大之理曰須是大細兼舉洋○問宰我问
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間或為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間
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縗緣曰縗今淺絳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土

色小祥以縗為緣看古人小祥縗緣者不入謂縗禮有四入之
說亦是漸漸加淺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為凶蓋古人常
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為大肉矣刻問布升數曰八十
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潤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綱一
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淺衣十五升布似
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大短於今尺若蓋
一十二百縷須是一幅潤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所謂布帛
荷籠不中數不勝於市又如何自要潤得這處亦不可曉寓○
亞夫問宰我问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錄云聖人尋
常小喪輕許人
絕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灰了也前輩
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益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
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視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人傑也魯哀公十四年春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五 論語

主

加入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六

論語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諍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諍○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諍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爲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六 論語

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必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必然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且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

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

卷之三十六 論衡

—

下之事耳因說看文字不要般通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
那一事來比並說般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間便撰出新奇說
話來說將去元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林○問三仁皆出
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然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
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
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
於事蓋比干旣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
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
上上下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洪○萬錄云萬
行不同而剛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
欲紂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
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也
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之

子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于去却易比干一句諫死又却索性
 之中特說箕子之明友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輟貞時也○或問比
 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大節目處有
 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
 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
 奴或護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
 得纘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
 曾子移干足易簣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害
 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
 之事亦可見也○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滿○仁○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爲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

卷之三 論語

三

和處時○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嗟然處皆與伯夷一
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
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
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
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
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
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
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

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於式不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絕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爲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臙脂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植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臙脂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臙脂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計一事故去且如致臙脂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寓○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爲之亦是難女樂朱子語類卷之三十六論語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道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否曰然○君臣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

只見一邊問○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微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總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下植○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總說義便是摠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總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則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李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誠有不苟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朱子語類卷之三十六論語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七

論語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總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總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仁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學可○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七論語

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仁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闊着得在。○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着不得明道云所貴者資便優咬厲今去道遠而此說甚好。學可○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戒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虧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

相似。○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問焉能爲有焉能爲仁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能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與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七論語

日知其所亡章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之。○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節問既

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
答問處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等處可見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
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法
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問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功夫未是爲仁
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大○節
錄云心存
得○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論語

三

是爲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爲仁論語言在
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可○楊至之問
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者已而已若能如
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升○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
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
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如此仁亦在其中矣○問
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近
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己復禮然求仁而仁已在
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也則鋤在其中耕非能
饑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

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
中若此類皆是反說義○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此
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

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徹上
徹下○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
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黃卿問伊川
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比類莫是此
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當止於
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
推去須得○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
會以類而推蓋謂不會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論語

四

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
透徹且如煮物事合下便用炭火養便似煮肉却煮得煩了越
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
知前面撞頭撞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
將心來一如磨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
經履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楊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
望遠亦不是縱橫跳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
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
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
是恁地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
二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

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跑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
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抑營江抑
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低地去這處進得一程那處又減得
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
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
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
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
得親親便推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去
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去至于兄弟至
于兄弟便推去御于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
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
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五

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萬錄云其中堅硬處如何攻得
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扶了軟處
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
亦是此意萬錄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目處問博學與近思亦
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存心着力處博學是
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萬錄云格物正心
序部者學豈可道是理會得一件其他皆不去理會然亦須理
會一件了又去理會一件博學亦是一旦要都學得了
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
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
若只管汎汎止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
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底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

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
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淳○萬錄同○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將去
日如何是就近推去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
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思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
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廣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
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
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底
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
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六

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萬錄云○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
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
為一又不欲捨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雉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
是小節何緣都是萬錄云○小德出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
之出入則似有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嫂溺是所當援也更着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
弊通○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
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
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萬錄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

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做不當道是可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量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論語

七

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君子之道孰先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倦教益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明○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于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祖○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

之教門人專以此子遊便要掃一本在裏面民可使出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一條集注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畦分之方○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論語

八

是自幼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時○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模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維○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來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七

九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七

+ 1.

5-410

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孫○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尚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埋會得一人埋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人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猛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孫○使而不自知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便是動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絳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處高常人不能測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領深厚其間自如此大雅○言性與天道是所見直捷處高人自描摹德性仁熱便能如此便是所過者化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七終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八

論語

堯曰篇

堯曰答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此裏孫○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孫○問雖有周親臣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齊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孫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八

子張問曰章

問欲仁得仁又焉食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食之有若夫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孫○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客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客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客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客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旋縮漸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憲宗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

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漢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必生自有定命若合於水火須在水火裏必合於刀兵須在刀兵裏必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危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朱子語類卷之三十八終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八 論語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金谿後學周在延重校

孟子一

題辭

陳丈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緊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

朱子語類 卷三十九 孟子

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說義利處曰聖賢之有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折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蒼朱極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論說愛之理方說制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愛為義是也楊氏

言義以宜之爲念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善爲宜則義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槩說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稱由迅是知幾之字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爲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庸○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說愛之理是就備言處中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而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

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時舉錄○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時舉錄○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制自是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爲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爲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義者利之和也○集義○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說寡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卒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趨至函谷關可見

明德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但可已哉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遺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黃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斃觶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孟子

四

也輟○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爲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爲其仁之術也○陳賡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觶觶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陳賡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斃鍾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計其用則無終窮充擴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孟子

五

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時有限量方○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爲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莫只是無所爲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爲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有害故曰心爲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一事差心差了一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透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効方是聰○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判判爲甚處至於顧鴻鴈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爲盡心前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以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求其所未盡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

皆不出于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
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
是如周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
不是便以爲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
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
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
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閉目張膽
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
勢已去曰然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

然有喜色處則開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齊宣王問文王之圖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圖方七十里
先生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
之圖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
其意亦只至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圖果然縱一切人往則
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
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而反縱
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
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圖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
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
亦所當然耳

○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惻怛
也便是小國不恭亦挽他不動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
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
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
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時錄作有○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
是說大樂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事也必以大事
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
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
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

孟子語類

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
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
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
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
來也似易○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
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玉問利直除
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太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救○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敘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義倫如臣弑君子

朱子語類 卷三十九 孟子

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義倫曰傷敗義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絕害天理了義綱解云傷敗義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玉丹書急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綱解同

爲巨室章

同教王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哦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湣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懸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湣公通鑑中自移了十餘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湣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湣公硬拘如此又云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外襲王立襄王外哀王並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爲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爲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爲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爲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九 孟子

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湣公取竹書不取史記此一段却是此有誤當從春○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猶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勦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做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泉我泉這更見那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

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之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類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發出許多人也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一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相成

朱子語類

卷之三十九

十

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覲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疆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

終

孟子

孟子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盲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長樂殿統六國之師○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資資動其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一

所疑懼而動其心也○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楊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盲由此可以行王伯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動心○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閑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養氣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先生問趙丞相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懦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

所以不動心之故公這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也其氣爲對曰不如此則集義所生以爲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施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逐項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置別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不動心一段更着仔細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則思不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問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指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思○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籠法或強制不動身不能下

不可知或臨大事而作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宮黝之勇一作否曰然爲同○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問集註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矯尹公之他之類○問集註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文義雖實亦無事實可指但他言語如曰知其所公月無忘其所傳學而篤急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開解錄云便見得他又把孟子北宮黝來比便見它篤信聖人處開解錄云便見得他○問孟施舍量敵處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畏三軍者爾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尋常人說守約二年

朱子曰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道說話言只似道理字
○不得於言勿求于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言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理會不復更求於氣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
○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且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
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于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所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

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
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蔽淫邪遁之辭方爲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須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實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言語更不去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鶴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爲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爾又問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行反爲無

益如論浩然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經理會去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末梢都只恁休去又問被淫邪道之意如何辨別曰誠淫邪道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該上起該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爲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蔓衍推之愈闊如蠟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就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爲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爲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

孟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六

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又問性善之論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此方理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說性善又如適來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路留連滯滯正所要去之地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往他何所害此爲學者之大病誤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生出入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

○志乾氣坤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

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放低說

了故說出此話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

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僣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爲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喚一跌氣繞一暴則其心志便動了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兩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爲養之理矣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這物便做這事公孫丑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亂人縱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主直間諒和行則

佩正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令人既無此

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走得五十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先生問公每讀無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暴也○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能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略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心說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

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喚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過於猝然不可支招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知言知理也○知言然後能養氣○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人傑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以備之○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工夫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明○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取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胡氏

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問○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爲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着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該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貫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事而言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爲術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爲終必就擒也德明云今按問他人○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外面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聶尉亦建昌人與謙言先生向日說傳子困是天然戰罷人欲宅眷又云傳子困是擔着官綱擔子到處問撞人胡把競人語○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問○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方○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

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問○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問○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孫○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絕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激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腳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

主

三

經 155-424

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道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卽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忤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恐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佩玉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道氣字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爲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刺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爲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道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爲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曰是氣先歉故兩事不能支梧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浩浩○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漸

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屏山喜孫實一段學○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竊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卽如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若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工全在集義○信州刊李復滴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作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愈却盡此章之意前輩說得太高如龜山爲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別處去○孟子子養氣一段某說得字字甚仔細請子細看○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是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糊胡依違鶻突要說又怕不是這如何得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頹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說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作這氣自浩然如指胞相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備若無許多氣便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有些善只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說恁地包含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非二○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絕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川從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爲

絕句亦自意義分明輝曰如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伊川之說思之○問程子以直字爲句先生以直字爲句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爲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通貫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人○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爲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爲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

事焉而勿正心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亦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望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遠欲加人力之私是爲擾亂而已○人○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爲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爲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

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來助則易顛墮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又云助字據配字乃詳之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傳常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問明道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此兄無此言也○問伊川作以直照如何曰氣之體段若自剛大外更着一兩字形容也得然工夫却不在上面須要自家自反而直然後能養而無害也又問該淫邪道曰該只是偏該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

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道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麼底看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主德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據某看得孟子只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然從何而生曾子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亦此類也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語有然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是直益以直只是無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忤如此養則成剛大之實而充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義方能直也龜山謂嫌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直養某所以不敢從伊川之說○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

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與大學自慊之意○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要自己慊足非爲人也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義○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効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浩然處然後全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有所謂推之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利恐不然曰至塞乎天地便無往而不利○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也○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介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益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殉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疑其行無往不利何

也曰只爲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利不然須有缺處問程子有物始言養無物養箇甚此只要識得浩然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按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有不慊於心便是餒了○上章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爲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卽如饑人之不飲食而餓者也○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益人之氣當與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爲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爲無勇也慮意思否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爲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或問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處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來貼助配合自然充實張主若無此氣便是餒了至大至剛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方能養得便是前面說自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籠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

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北官勑便爲槌會子便細膩爾○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大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判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義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

爲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爲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復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怠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吾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會子北官勑似子夏數子所爲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豈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方集義以坐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決剛果更無疑滯尙何恐懼之有○問配義與道曰此爲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它○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若極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

義好處去○配義與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處便是義○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氣義互相資○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炎謂此一句從來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實主分曉工夫亦自有徑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其氣耳譬如利刃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爲氣怯更貼襯義理不起○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懼者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道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衰頹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放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

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麓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間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推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泯去了漢高祖爲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事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見其行之勇斷之決緣這道義與那氣廝合出來所以無是餒也曰更須仔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一兩字轉換費力便說意不出又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帝

流行無餘云問養氣曰酬酢應接皆合義則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行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入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爲器器成方得命爲金器舊聞此說

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何作如此說

○孟子做義上功夫大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是要合道理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作因云如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無些子窒礙

○問集義曰集義聚也處物爲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或問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蓋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爲義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也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爲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自取其義以養氣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爲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爲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爲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面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
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摺價說不了某直敢說太生時無
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
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
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
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襠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
行不得訓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
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
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養氣便
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
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獵涉說得去便是了海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
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徹底便做將去自然塞
平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
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集義故
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
俯不忤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之氣只合說得義便事
事合宜德○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
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
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直
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詳○問浩然之
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
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
天下許多淫邪詖道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

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
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忤自然無恐懼塞乎天地
今人心中才有慊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
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鬪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
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
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
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
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
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
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
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
氣而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能動
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如此便問直方大
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彼
又不曉一切茫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
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
頭而歸若使既要砍此人又要砍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
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關處留滯則所
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
明如此二三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詳○養氣一段
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自反而縮等處又曰非
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
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
去襲取得那氣來教恁地浩然德○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是反覆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問集義是以義爲內義襲是以義爲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然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爲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襲其氣以歸於已也○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爲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一行之義爲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爲之以襲取其氣也○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溪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

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但其徒禁錮看不說出來○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親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即氣亦缺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假便行不得○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爲私意所蔽則歇然而假知其小矣掩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體自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歇然而假今說蔽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如何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爲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以愈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罪十便覺沮去不得了○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以直內事○義以方外○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教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地讀○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脈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
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
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
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
期其勝也○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
岐解云不可望其效雖說意絕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
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
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
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
之久而不如意則掘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
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
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
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
耳○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
氣須是集義苟有未充不可預期其效而必強為以助其長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勿正所以為
預期者亦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之之意歟曰
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為預期者却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也
作集義中不要等待不要催促○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
忘正必助長○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如制度○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
益必之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掘
苗者也○武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

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
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
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
已不得為是了○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
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
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
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畏之形○勿
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
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
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
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
其自充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
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
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
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梢必不勝任譬如十鈞
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
期望总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
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
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問預期其
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
是生長不必日日看顧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如今說不怕
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
乃震怖而然須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集義勿忘勿

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段（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章曰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箇自輕如公孫丑

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刺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

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却有一箇自然底氣象○問焉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關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振苗者也○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說淫邪道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則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存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何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避問者蓋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說辭知其所蔽誠是偏誠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而不見岸也○陳正己問說淫邪道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遂又牽

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為問如佛家初說剃除髻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說淫邪道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說淫邪道之病那六句便是矣○或問說淫邪道曰說辭偏誠之辭也見說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道辭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問此四辭如何分別曰說辭乃是偏於一邊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而不見其二淫者廣大無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道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為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實相既如此說怎生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云一毫可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解其說你且不拔一毫况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是將無頭事與人作言語○說辭知其所蔽誠是偏誠之說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闊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復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為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說是偏說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

孟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美

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
亦誇張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
僻離叛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
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
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道辭人僻見一
以蔽之少間說這一邊大了一其辭放焉便知他心陷在這裏
脚底語如墨者夷之云云○故是險說不可行故蔽塞淫是
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則離正道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
墨莊列之說皆具四者明○故淫邪道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
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
邊故其辭說而不平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
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
孟子語類

孟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美

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道遠則多討物
理前來遮蓋○沈莊仲問故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
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
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故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故淫邪
遁申韓自有申韓底故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
故淫邪道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
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崖異
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
不可畏哉○問故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該莊列似淫儀秦似邪
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該是偏
說不平譬如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蔽塞了一邊既
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
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
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爲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爲此說
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管
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
所以知人言有四病方○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
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
般如何解辨得他○士敦錄云纔高於衆人乃方見得與○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
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孟子說知言得氣處

孟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堯

止是到聖人役起必從吾言矣佳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
忠據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
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
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爲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去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
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顏子所知所行事事
只與聖人平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具體而微伊川言合
下小是言氣稟如三月不違則有乏處○問浩然之
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
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
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
所不爲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
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
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繫馬千驢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
人同處大槩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某舊說
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
也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
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脩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
物蓋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爲有序也又
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愈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
云軻之必不得其傳不知後來志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
書潤飾過不可知○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不爲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

孟子語類

卷之四十

孟子

堯

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子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有基
次第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重是守得定○
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
是如必然二子必不肯爲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
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似伊尹○問
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
仞之氣曰然○或問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
讀○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
時所施之政○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
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主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說夫子見人
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爲生民以來未有也
然不如前說之順

孟子語類卷二

孟子三

公孫丑上之下

以力假仁章

葵夷問行仁與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誠與不誠否曰這箇自分曉不須問得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處却好問如行仁假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伯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威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威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卓○問以力假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到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遘桀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克殷聰明作元后是賢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

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此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足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士皆類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二

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入過市則罰一辜世子過市則罰一樂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雖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有如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舖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賃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占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爲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伊川之說如何曰伊川

之說不可曉橫渠作二法其說却似分明○問屋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對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對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對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三

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箇箇皆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難做着箇以生物爲心○問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爲春巳午未屬南方爲夏申酉戌屬西方爲秋亥子丑屬北方爲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四

亦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擊斂也擊斂箇什麼只是生氣到此裏都擊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飢寒餓寒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諱諱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入井時未見孺子問休惕莫是勸處因休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發○孟子亦子入井章問架湫須恁地看○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着腳手不得縱有許多私意要舉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不得也是非辭遜羞惡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

較大得些子○非惡其聲非惡其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攻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惻隱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注却不如此說曰這當做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廉恥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先生問節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羞惡之類出來只推得惻隱出來節應曰節以為當他出來便是從這一路子去感得他出來○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孟子論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惻隱惻隱一段如何說得如此好只是平平地說去自是好而今人做作說一片只是不如他又曰惻隱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纔是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這義字纔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制裁制底心了又曰日用應接動靜之間這

箇道理從這裏迸將出去如箇寶塔那毫光都從四面迸出去○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人滿身知痛處可見○池錄作疾痛病癢○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口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峩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病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或以為京師市語食飽時心動○云曰不然此是為動字所拘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是在身裏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處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刺着也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物物皆是我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着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七

物皆歸吾仁王指應樞問范曰此應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
常答曰此應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
便是事事歸仁且如應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
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
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
若來時便以此處之○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
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
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
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
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
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
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八

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人物羞惡則
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既仁矣合惻隱則
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惻隱
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
便是中節○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始謂之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
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
而見○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王文說孟
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
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
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王德修解四端謂和靖
言此只言心不言性如操則存合則出入無時不知其鄉亦
只是言心曰固是言心畢竟那仁義禮智是甚物仁義禮智是
性端便是情纔說一箇心字便是着性情果判然是二截如何
此處德修曰固是心統性情孟子於此只是說心○問四
端之端集解以爲端緒向見季通說端乃尾如何曰以體用言
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
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廣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
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淡羞者羞已之非
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
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
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
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

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何○四端皆是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元在這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羞惡辭遜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此四者推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休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或問四端曰看道理也有兩般看得細時却見得義理精處看得粗時却且見得大槩處四端未見精細時且見得惻隱便是仁不惻隱而殘忍便是仁不羞惡便是義貪利無廉耻便是不義辭讓便是禮攘奪便是非禮是非便是智大段無知顛倒錯謬便是不智若見得細時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內交要譽亦是不仁了然孟子之意本初不如此只說此四端皆是心中本有之物隨觸而發方孺子將入於井之時而休惕惻隱之心便形於物初無許多涯涘○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道理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行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

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一作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皆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擴而充之入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打滅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打滅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統性情故說心亦得○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休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病方能如此然而仁夫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之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便自是發出來故

見肅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是是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心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開答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說四端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一

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外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因說仁義禮智之別曰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着隱痛處羞是羞已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已遜是遜之於人是非固是兩端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闡揚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

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辨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真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又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一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淡澆如何○着意讀孟子四端之類切要處其他論事處且緩不妨○仔細看孟子說四端處兩段未發明一段處意思便與發明底同又不是安排須是本原有方發得出來着實見得皆是當爲底道理又不是外面事如此知得果性善便有實有主有輕有重又要心爲主心把得定人慾自然沒安頓處孟子言仁人心也一段兩句下只說心○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卽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問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

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
○劉居之問知皆擴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寬夫未曉日上只
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此心量下云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
下就能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則不必說擴也○劉居
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
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
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待
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於
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
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
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燃便不可遏泉才達
便涓涓流而不絕○問知皆擴而充之曰上面言擴而充之
是方知要擴充到下面苟能充之便掉了箇擴字蓋充字是充
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
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
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
能恁地充○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
意若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
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
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知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
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下地如知這事做
得不是到人憎而前也自是惡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人

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
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
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
裏便當擴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休惕孺子入井
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
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開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
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
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
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
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事不可做
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
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
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
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
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
者愛心一萌驟爛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
子弟以徇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
是反著那心處○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只是要
擴而充之而今四端之發甚有不整齊處有惻隱處有合惻隱
而不惻隱處有羞惡處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且如齊宣不
忍於一牛而却不愛百姓嗾爾之食則知惡而弗受至於萬鍾
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人於仁
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全體究今分曉精
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蓋惡是非辭遜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子武問四端須着逐處擴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目會濶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問如何擴而充之曰這事恭敬那事也恭敬事事恭敬方是○問推四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母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胡問擴充之義曰猶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問擴充亦是盡已推已否曰只是擴而充之那曾有界限處如手把筆落紙便自成字不可道手是一樣字又是一樣孺子入井在彼惻隱之心在我只是一箇物事不可道孺子入井是他底惻隱之心是我底○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意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不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路着了○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恤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戡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七

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匠匠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胸中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蚤是遲鈍了孟子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大

信自是了只說到三品不知是氣稟使然所以說得不盡賀孫因云自孟子說已是欠了下意所以費無限言語先生即舉程子之言論性不論氣不併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如說性惡性善惡混都只說得氣如孟子韓子之言便是不論氣所以不全或問性中只有四端信是如何曰且如惻隱羞惡實是惻隱羞惡便信在其中○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棧中飯却去棧背拾掇○問四端便是明德曰此是大者節問明德只是擴充得他去曰不昏着他○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哀惡欲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或問孟子言四端處有二大抵皆以心為言明道却云惻隱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一以四端屬諸心一以四端屬諸情何也曰心包情性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亦可也○黃景申問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仁亦未嘗盡消滅自

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問斷了○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
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為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
動處而指之只是惻隱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
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
故仁事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了安有羞惡恭
敬與非之心仁則有知此則覺得羞惡則覺得痛癢痛雖不
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箇如何得斷
是天不以其底稊氏地窺見些好只是他只知道這箇合惻隱
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却不無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也仁言惻隱之端程云端如水之動
處益水平靜則不見其動流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
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動所以可見如休惕於懼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一

九

千人井之類是也○四端伊川云聖人無端故不
見其心○後遺書中正云復其天地之心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
龜山答人問赤子人井今求所以然一段好方

矢人豈不仁於兩人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
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
形以生也○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
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
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
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問是與人為善

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名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似只是
取人但有洗潔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
曰然○大舜樂取諸人以為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為善也
是善人之善○與人為善蓋舜不私己如為人為此善一般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
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又問所
以不解作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不蔽賢說則下文
不同矣曰然○至問集注云進不隱賢不枉道也似少字曰
進不隱賢便是不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蔽便
是枉道至云尋常看此二句只云進雖不敢自隱其賢凡有所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一

十

蘊皆樂於發用然而却不與進二句微兩意看曰恁地看也得
伯夷不屑就已注云屑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
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肯
就而況不迫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
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
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
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不屑去說
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
却是重○必大蘇云不以就為重而切切於去○問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
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
了○問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曰是他玩世不把人做

人看如祖楊裸程於我側是已邵堯夫正是這意思如皇極經世書或封做一卷題云文字上呈堯夫○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祖楊裸程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去偽

孟子語類卷之四十二

主

孟子語類卷之四十二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言時勢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合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或問孟子將朝王一段曰賢者在異國諸侯可以幣幣聘之若既在本國賢者可以自去相見諸侯却不當去召他○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要見孟子出處之義更兼陳代與公孫丑問不見諸侯處及天子不召師并之齊不見平陸事一道看方見得孟子自有一箇方法在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口觀其終篇不如此說又問平陸大夫既以幣交得不是何故又受他底曰又恐他忽地自來○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孟子之平陸章

王子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者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
便自有廟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
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無二王之廟王朝步自周至于豐
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
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
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
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
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
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鷺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
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
云禮謂國有原廟否曰行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
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二 孟子
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孫云
廟是藏衣冠之所謂藏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
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
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慕豈因謂上
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
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爲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
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
四縣爲都廣○錄
同○錄
孟子爲卿於齊章
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
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爲使出弔於滕木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
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
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
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
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
耶史記云鄰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
亦有不可曉者○勸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
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
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燕人畔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二 孟子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故曰私恩言之
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
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
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
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
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
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
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竟卿問是時可調護
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
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爲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
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鵂鴟鴟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
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

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獪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獪只是欺子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愛則遠之而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愛則遠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過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族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二孟子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則師族爲當

孟子語類卷之四十三

孟子五

滕文公篇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賜○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者所以驗性善之實德明○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臚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一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夫○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孟子道性善其發於外也必善無惡惡非性也性不惡矣○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着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惡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益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過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

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也錄作憲宗或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他終本傳說得詳然終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如李德裕獄替錄之類○李仲實問注云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被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舜如何舜又如何此方是讀書○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亦只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初無預於已若要看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為親切學者知此當於喜怒哀樂未發加持敬工夫於喜怒哀樂已發加省察工夫方為切已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箇是不親切如此則成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

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性善性無善無惡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啓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傾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啓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揚○問集注云云曰大槩是如此孟子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已說得盡須是日日認一過只是要熟又曰程子說才與孟子說才自不同然不相妨須是子細看始得○問三子之事成蹕則若參較彼已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志也志曰也略有箇淺深恁地看文字且須看他大意又曰大抵文字不恁地子細分別出來又却鶻突到恁地細碎分別得出來不曾看得大節目處又只是在落草處尋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腹眩厥疾弗瘳曰然夫○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反復問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性不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

為朱所滅因言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委吏則為
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
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通大小方
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
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
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
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
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
足取以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
略也而已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寃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三

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紆粥之食哭
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學○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
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

滕文公問為國章

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驅理天下之初做
許多吹溝瀹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
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
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孟子說夏
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亦難如此移
改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欺人說話蓋田地一方溝
洫廣舍成之亦難自五十里而改為七十里既是七十里却改

為百里便都着那越動此擾亂之道如此則非三代曰制乃王
莽之制矣○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

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
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某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守無
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熊氏說皆是臆
度迂僻之甚○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方○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
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
之曰鄉校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孟子只把
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孟子只把
物上致詳○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法曰
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做事看得來渠國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三

孟子

五

亦不甚久便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韓
之類曰然○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如古注之說
如何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
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
或問耕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
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
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
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
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
都是孟子拘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劍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侵如何強得○能遇是做人不當做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魯仲之功能遇而獲禽耳○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鏃奚不能正射王良以範御就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冷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其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送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樂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格○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居之云廣居就存心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

說○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所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者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滿食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問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是浩然之氣否曰然浩然之氣須是養有下工夫處居廣居以下足既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問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三

九

居天下之廣居云云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林擇之云如不與驩言之事亦是正位然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

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孟子不見○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廩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辯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三

孟子

十

賢達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堯晚年方遭水竟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曉胡安定說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蓋堯甚以為傲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見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黃河費許多力黃河今有梁山泊入清河楚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三

孟子

十

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得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能說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使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牾過住他使之不得便齊桓公又得晉文公

擲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淪沒必矣此等義併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斟酌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淺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孟子苦眾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寬惡所以闕之如不其賊天之弊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與做是賊之黨賊

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曉得箇處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開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非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與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因居之看好辯一章曰墨氏愛無差等故視其父如路人楊氏只理會自己所謂修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故至於無君要之楊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順生向上去是順理今一枝乃逆下生來是逆理也如水本潤下今洪水乃橫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順水之性使之潤下而已暴君壞宮室以為汚池棄田以為囿國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種桑麻今乃壞而棄之是逆理也湯武之舉乃是順理如楊墨逆理無父無君邪說誣民仁義充塞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極力闢之亦只是順理而已此一段多意非全○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故難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

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被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問墨氏兼愛何遠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腳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關則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就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從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問百事廢弛遂放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問也何嘗有放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脩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也一節好其他很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儘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心義耳然終不似也○論楊墨餘見○孟子言我欲正人心甚

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二終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二終

西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三

孟子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欺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道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就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一

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夫不特
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
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
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曰
用則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是克去已私便復
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責難於君
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至望之非尊之而何陳
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
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
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
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
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規矩方圓之至章
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
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
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
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問欲為君至堯舜而已
矣昨因看近思錄如看二典便當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某謂堯所以治民脩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
曰便是不如此看此只是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他硬
要椿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
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
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得至於變時
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
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
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是只是大槩言
觀書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
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
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巷有大路何疑之有○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
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田言胡
季隨主其家學○仁仲類○備
三代之得天下章
廢典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越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越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都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就以聖人之所難能道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與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孫

為政不難章 吳不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

佐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今不論是

只是以力論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仁不可為衆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為衆也為飛吳天注亦云言其上下察也此語必別有箇同出處如金聲玉振兒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王振之亦必是古語 ○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自暴者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五

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有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非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意也只是害底是如

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道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能感動得人也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簡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割制了

伯夷粹紆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以見其不倚○此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他雖如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此又却不會齊魯曰亦不相似

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惺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惺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眾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爾眾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眾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淺淺也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伊川解過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至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有排

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効者也○可學錄云問有不動作之問亦須有以格之要之○人不足與適○格君心之非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之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乎

人之患章

孟子一句者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之類當時議論須多今其所記者乃其要語爾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德脩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哺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歟

宋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八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日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尊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熟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

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果

問仁義之實一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實問仁之實事親是也切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但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曾理會此實字却對得一箇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也○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

宋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九

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爲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爲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爲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爲義何也曰以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十

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日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
同其實則一否曰然明○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
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
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別看如今理會一處
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滾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
旨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木○問性中雖具四端五
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為主而以禮為節文
斯二者智為知斯二者柄謂仁義二者之中又當以仁為主蓋
仁者愛之理愛之得其當則義也曰義却是當愛不當愛柄○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為節文斯
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
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節○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朱子語類

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
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實孫問如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
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
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
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
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
樂則生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
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問斷方
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四 孟子

十一

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
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接盡許多擁塞之物
只恁地滔滔流將去實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得乎親者不問事
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
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
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於道
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人字只說大綱子
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順色看父母做甚麼
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

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所以又讀
烝烝又不格姦終腹底豫而天下化譬腹底豫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
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譬腹底豫○舜盡事親之道而譬腹底
豫譬腹底豫而天下化譬腹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
謂盡性人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四終

朱子語類

主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五

孟子七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
左右相合以爲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
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爲竹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
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爲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
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
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
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名皆以右取之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五

孟子

一

鄭之虎牢卽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卽溱洧之水後又名爲汜水
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爲孟子之言非是其
說以爲溱洧之水其淺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
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
而已李先生以爲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
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爲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
徒以小惠耳○卓錄云或問車輿豈可以涉○問子產之事
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
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口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
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
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大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厚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儗

仲尼不為已甚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與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益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二

亦進亂亦進不羞汚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勢恐伊尹勝

伊尹大似夷惠夫 伊尹得些日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或錄云只係地口說做將去無許多巧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遠須看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益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朱子語類云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大人之心厚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眾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問赤子之心指也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餓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三

養生者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外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
舍得以言焉及其外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
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外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
說得好

君子淺造之以道章

君子淺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淺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
爲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淺造者從此挨向前去
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
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問道者進爲之方如何曰此句未
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敬之問道者進爲之
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四

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
是道理都自湊合得着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
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淺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淺
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淺造者當知非
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
下工夫直是淺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廣漠都只是
淺造後自如此非是淺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君子淺造之以道道只是道
理恁地做恁地做淺造是口口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
無緣得自得淺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淺造
以道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
自得○君子淺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淺造云者

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
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淺資之淺則凡動靜語嘿
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
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淺謂其所資藉者淺言淺得其
力也○或問君子淺造之以道一章曰淺造之以道語
似倒了以道字在淺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
進不已便是淺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淺造之也今日淺造之
以道是淺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淺造是做工夫如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
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
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
之不已造之愈淺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五

安居之安則資之淺資之淺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
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淺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
滾滾底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
面源源水來注滿若源頭淺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
又如富人大寶藏裏而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
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
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淺那源頭水只是一
路來到得左右逢其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
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又云資字如掘地之資給資於事○
子善問君子淺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口大要在淺造
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
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淺

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窮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游活水相似却似都奔着他源頭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說將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着他那源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滾遠自家這裏頭頭滾着他原頭極用見下子善問君子幾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意似以道滾造曰此只是進爲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箇道字來說却不分曉賀孫問滾造之造字不可便做已到說但言進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既資之滾則

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或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惟先難而後易凡事皆然道夫○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詳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哉○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榘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據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問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惻惻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木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問乃是指這些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人

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時舉錄云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氣稟爲言則禽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語之幾希○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間曰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備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道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備曰觀賢此言元未嘗究竟可學○時舉○錄○出○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有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儀食

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

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問於庶物如物格○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

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

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

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

道察於人之故同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

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

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

不待求之於外此身心渾然都是仁義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

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邇來說三

月不違義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

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

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

窮理知其爲仁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九

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明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絕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久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夫○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舉○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五孟子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

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文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外亦然○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取却是過薄也○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五孟子

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爲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必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子與無益之歟耳且學者知所當子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取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滋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歛而欲攻之是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己矣故是如日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三

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放下箇迹字○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是箇塗底物事情却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這便是情相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爲本是順而不拂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三

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順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爲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這便是將不利者爲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人皆可爲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虞○說錄作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鑒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爲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爲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爲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等也

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求其故此故與別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蘇轍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水之性也搏而躍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

於心以禮處於心○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教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忠於誠實也○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問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則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問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不難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八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難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鄰有難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國有親戚兄弟在其冲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關礙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得閉門不管而已

公都子問匡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矜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正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個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

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絕匡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拘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如匡章則其慰也甚矣

子語類卷之四十五終

十語類 卷之四十五 孟子

未

子語類卷第四十六

孟子

萬章

問舜往于田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然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人又從而拚之到得免然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孟子

一

是堅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堅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堅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精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

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個頭腦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他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剛義○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庾不藏怨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因舉明皇長枕大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不知何別出○仁與義相切禮與智相切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庾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大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食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庾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益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思公必不使之也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

問竟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竟為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問百神享之云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如所晴得晴所雨得雨之類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條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能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此干之然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

無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欲者皆正命也當欲而不欲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欲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成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恐喪其元學者須是如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後人有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非正命如何得○要孫錄云問人說於干戈或欲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此干之類亦是正命子曰固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下同○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四

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廣○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寶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寶對以飢食渴飲盤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如欲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陞之事亦是會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會親履行陳寶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濩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殷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會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蓋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五

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溝坑在谷溝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六

說底都說了。○聖不外物。若以物便爲道。則不可如龜山之
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
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卽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
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爲物之理。乃道也。○龜山以飢食渴
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理也。○伊尹是二截人。
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
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
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
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
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
踐坤順也。○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
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

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退。以義果決。斷割。○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六

七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
惟精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
不中。飭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
出。無取難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貪粟如此。否
曰。然。○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
何。曰。清和在己。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
所得之極耳。○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
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大學清愈隘。也可爲百世師。謂能使
薄者寬。鄙者敦。儒者立君子。不由不其隘與不恭。○或問
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
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
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
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
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忿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
清和處。然十分只收得一分。收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
射者。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
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
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
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
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
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
有不得已處。卽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
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

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信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敬之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信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底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信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知此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問伊尹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貌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聖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

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個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歟如也釋如也以成之類否言人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脈絡也曰不然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爲始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終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條理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備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關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脈絡真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開下一步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然

聖猶簡絲線頭相似孔子是聖得簡絲線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周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聖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聖得簡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聖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會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然○朱子語類

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也之其聲訕然而止○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某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兄竟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或問始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人之始作先撞鐘是全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問始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

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然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濶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濫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與焉能語此○孟子語類卷之四十一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啓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稜今近徐州無棣今徐州也這中間多少潤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子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爲私用者至於

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一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股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宜王承厲王之烈○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繼簪也○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陳常執齊君○魯公又告桓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墮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

孟子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栢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卽理也○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栢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爲栢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會說盡道理栢棬想如今卷杉臺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卽蒲柳也

性猶湍水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一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謂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又關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會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董仲舒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爲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破處撥啓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煞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卽理便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二

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是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言氣質之性王德修曰據某所見此是孔子爲陽貨而說人讀論語多被子曰字隔上下便不接續曰若如此說亦是說氣質之性○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問犬牛之性與

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大牛
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間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
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
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何故却將人物滾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初未嘗一片說○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是子
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是恁地說過
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
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
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三

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
是不多○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更翻看何
者爲是即道理易見也○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
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搜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
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孟子答告子
生之謂性與孟子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
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撈摸重復不足以
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爲性如何與彼長而
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
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

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
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問告子已不知性
如何知得仁爲內曰他便以其至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
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足說仁莫亦不是曰固
然○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
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
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
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又云彼白而我白之
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
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
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
家○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四

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
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
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
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
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
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
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人平
日知弟之爲卑而不知其爲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
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
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
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
可見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

○性無善無不善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五

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為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

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

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孟子言才不以為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六

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畧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

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邪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或問集注言才有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善也○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不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盡鄉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同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

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孟子說才皆是指其實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論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更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金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也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道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審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之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為證謂孟子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康浚井之非夫完康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公都子必詰難傳之後世豈不惑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側隱羞惡是心也能則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若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與夫大乃賜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至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著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楊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漢○此下去傷人傑錄皆云又問才無不善乃為主論至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辨者何也曰此伊川一時被他門逼且如此說了伊川如此等處亦不免也○揚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放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妙程子說得較密

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雖如此
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
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
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
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
否曰情是這稟以手發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
主張運用做事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發揮得
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
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
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暢便
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
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一

孟子

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
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言愚凶狠底人
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了都沒
理會有清而濁者有濁而厚者顏子而昭壽亦是被氣滾亂了
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是
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
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
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
自沒與了○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
是從古人敢如此道○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攪攘不
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說已
上見得故多有差處○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

若不然之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
開塞剛柔強弱故有不得不使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
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
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質之性後盡蓋性即氣
氣即性也孟子言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
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程子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
性不論如孟子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湯異說是論氣則昧了
性曰程子只是立說未指孟子然孟子之言却是專論性○
問氣者性之所寄故論性不論氣則不備性者氣之所成故論
氣不論性則不明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
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湯而下便祇論氣
不論性了○孟子曰子雲之說雖兼善惡終只論得氣曰他不曾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一

孟子

說着性○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
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性只是善氣有善不善善惡說生
而便知其惡者皆是合下稟得這惡氣有氣便有性有性便有
氣○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
以不能杜絕荀湯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本氣多則少
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問二之則不是曰
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
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
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荀子云論性不論氣論
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
說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
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或問二

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楊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是那處處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這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彜道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區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說性氣二字兼言方備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然韓不知爲氣亦以爲性然也○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楊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問橫渠言氣質之性去偽終未曉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理義之悅我心章云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不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之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終爲善人皆以爲美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爲不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先生曰諸友而今聽某這說話可于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亦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七

之於身只略說通便道是了。○器之問理意之說。我必心
芻豢之悅。我口則于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孟子曰。是也。然
然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
恁地。只就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顯子來證。如
此。只是顯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
受用。○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顯子之樂見。悅意曰不
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
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
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
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
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或問。口耳目心皆官
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
朱子語類

牛山之本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問牛山之木一
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
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惜亡而彼
未嘗不生。惜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
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
時。卽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且盡之所。惜亡者。展轉反
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七

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惜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
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
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
得。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
○或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
曰。近看。得只是此義。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
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
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放了七八分。却猶轉來。都消磨了。這
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惜亡也。○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
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
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
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
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別錄。○仁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
清。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
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外物不能奪。
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
及旦。盡刷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
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冒教人存。
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
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
若不冒得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
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平
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

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
泯沒了只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復存所以有終身
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器之間平旦之氣其初生甚
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日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
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
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
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漸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
無故曰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
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為喻逐
日省節積累日久之○器之間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
如何會養得完全日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
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
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
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
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
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
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
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
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
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
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一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
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
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
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

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
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人事天莫
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
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旦之
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器
之間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理
只是漸漸捫將去自有力這處只是志不果復說第一義云如
這箇只有箇進步捫將去底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於此不
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備員做些
子都是第二第三義○問平旦之氣少頃便為事物所奪
氣稟之弱如何可以得存曰這箇不容說只是自去照顧久後
自慣便自然別○敬子問旦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
不是氣為王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
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
之心亦微矣○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
說心若氣清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
濁了○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
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
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
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
為則枯亡之矣所謂枯者人多謂枯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
之為能枯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
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
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五

枯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譬論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旦晝所為枯亡之旦晝所為交袞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旦晝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旦晝之氣越盛一箇會盛一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景紹問夜氣平日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某嘗謂只有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泊沒矣是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五

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慥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佔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開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枯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

經 155-488

既其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了○蓋問夜一章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且晝只枯亡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汙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夜氣存則清過這邊來○子上問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半山之本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惟且晝之所為有所枯亡然雖有所枯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日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枯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用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枯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

靜以存養之故平日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且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邪善底滋長耳又曰今日看那平日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讀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日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有豈特夜半平日又曰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為主曰至漸盛則客漸衰至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迨至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賀孫云若是客勝得王畢克王先有病○再三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日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心操之則存也○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晝時不為事物所汨散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枯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枯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之○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

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
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
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
拾回來只是此心煩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後生他語
不便是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
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
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
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
脚而已○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
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與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驚忽
有事至手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五

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
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足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
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
造次頓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
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
節制揜着那天然恰好處○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速於物
而忘返耳○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先明得性善有與
起必爲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操則存
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爲力則真能操也難則是別似一物
操之未真也○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
卒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卒不得雖曰操則存
舍則亡也不得怠地快自是他勢恁地○操則存舍則亡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
夫○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
求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
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
時方求得○蓋卿以爲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
此心已放曰是如此○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然
守之謂也○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
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
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
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問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五

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
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卽亡不出卽入本無
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說操則存克已復
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
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
同若此等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因操舍而有存
亡出入○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是出在
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道夫
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故無出入道夫因
思心之所以有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
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
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汨汨沒沒在這裏

非出入而何惟其神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
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
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
不勞懷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
之疾痛也○伯豐問淳夫女子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如何曰
試且看程子當初如何說及再問方曰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
有資稟好底自然純粹想此女子自覺得他箇心常湛然無出
入故如此說只是他一箇如此然孟子之說却大乃是為天下
人說蓋心是箇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謂女子識心却不是孟
子所引夫子之言耳○范淳夫之文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
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
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
識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去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識

魚我所欲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義在於
生則舍死而取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
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
豈可言舍義取生乎黃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
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惟輕重却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
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利無對曰正是德
地道○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
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
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
一種人沒沒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其事後來思量孟子說

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
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
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
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自做何
濟於事○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
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
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是擇利處
去耳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問仁人心義
人路路是說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
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必行爾○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
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
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
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捨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
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
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
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
知者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
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
心也最為親切竊謂以心之德為仁則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
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謂
之以仁只在人心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去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功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尋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其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某以為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尚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遭傷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

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裏五舉有一段說得甚長然說得不是他說齊王見牛為求放心如終身不見此牛不成此心便常不見只消說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剩了○或問求放心曰知得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季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再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而求之三字蓋卿從旁而言曰蓋卿嘗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求放心只覺道我道心如何放了只此念纔起此言未出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去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季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量○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無着處且須持敬○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

心頓放在義理上日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因云自來
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謙然前
日倚坐深有所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個
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
惻隱則羞惡是非恭敬即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心
兼性性兼情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則又大
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求其心說易人謝氏
○求放心初用求後來不用求所以病翁說既復其初無復
之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
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語
都是道理○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
於此着切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
朱子語類

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
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
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
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
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
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問
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為曰上面煞有
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病孟
子此說太緊切便有病○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
便休○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
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
心不至於放○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
朱子語類

然說得切于細看來却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
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問先生向作
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仁人心也只以為
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
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看書且逐
段看如喫物相似只咀嚼看如何向為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
此等文字今却反為學者爭論竇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
在學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効不見効却在人資
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清明時此
固是仁義禮智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
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

合和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
有惡之心禮本是文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習本是明辨之
理其發便知有是非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
包義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攝得義禮智故曰仁者善之長
○集○黃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
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
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
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
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
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
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
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
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
沈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
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
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道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
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
項只因事而言○明道說聖賢千萬言語云云只是大槩說
如此若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
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
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自是新底
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
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孟子曰人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可謂善矣然雞犬猶有
放失求而不得者若心則求着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
此未有求而不可得者○孟子說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思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則
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
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
徒費心力耳○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
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
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
亦是爲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
是一箇思無邪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
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
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曰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
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
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爲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縱自知其
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
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於釋氏守箇空寂不
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
有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摩相刃則所謂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池不下云看下文必不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須理會
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
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池本云心本善
存然後能廣而充之心放則是失其本心如何為身死而不受
願其莫覺流入不善云云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懣恐懼
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池本云心不在焉亦是○問程子說
聖人千言萬語云云此下學上達工夫也竊謂心若已放了恐
未易收拾不審其義如何曰孟子說出無時莫知其鄉心豈
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
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七 孟子 聖
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
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
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
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皆所以求放心○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
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
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
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
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
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
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然也大雅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胸中流轉始得
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屑哉此數句
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
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
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孫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
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蔽他引去惟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
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
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
人哉大雅○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七 孟子 聖
官因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底
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
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
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
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
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廣○問物交物
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
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
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皆注尚
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道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
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

卽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方子孫云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大睡者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所積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閒○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至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此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似此字較好○問集注所載范浚心

有天爵者章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箇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見得如此賀孫問古人修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有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這天理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大勝得也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五穀種之美者章

曰穀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稗稗諸生曰和尙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稗稗

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稗稗○苟爲不熟不如稗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皐榮陽間只爭這些子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冬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入皆可以為堯舜何曾復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且如銀坑有鐵謂鐵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知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

淳于堯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荷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荷去故因燔肉不至而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得罪於君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魯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二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趙去不數大國便無也可容了許多國

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逐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并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泰山地儘闊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是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諸侯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紂紂纘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者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孟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籍可攷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七

孟子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

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會親歷了不識他
餘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下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
素不會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去也問

教亦多術矣章

子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
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
爲潔而後誨之如坐而論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
後字義也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七終

孟子

志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八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
其性知性知在先○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
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
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
包着這道理盡知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者只要理會盡
心不知如何地盡○或問盡心知性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
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
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
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盡其心者由知其性
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
○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
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某
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着這性情在裡
面故孟子語意却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橫渠得
之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卻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
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大雅云
橫渠心學見聞不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曰禦字不可作
止字與當字解禦有格之意云心格於見聞反不弘於性耳○問橫渠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也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謂盡其心者必其性也
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則心與性具
般知與性不同所謂知便是心了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
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
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則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
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
有知也○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
者得之心也誠意同先生曰問自分曉尋此樣子亦好後見信
州教授林德夫未信此說過微因其易曉者譬之如欲盡
其為教授者必知其時勢乃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授
但此方理會時時時○問盡心者知至也曰知得到時
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必要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事那曾做得盡只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若是盡心只是一
為之更無偏旁處心知惡惡臭如好好色必定是如此如云
心力為之○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
知性却是窮理心有未盡便有未盡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
空闕了二分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
其仁性理天我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
已如此○不重疊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
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盡心者發
心之極而無有外之心即大學意誠之事也○問盡心莫是
見得全體盡或只是如盡性○盡性盡性之類否曰皆是○盡
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
蓋言上面功夫已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四

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
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物物皆所當知人人多
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
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
這裡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
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
此心者則光明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
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會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
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會子如何失
改也不妨才說便着改○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
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體肚餚草性之理包
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裡面喚
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
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
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
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
知此理之自然○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
心之理理既盡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
物盡吾心之理盡心之理便是知性知天○黃敬之
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麼又問
其性則知天矣曰○知天是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
公共道理○說作公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五

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
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說此下云又問存
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因看程子語錄心小性大
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時舉
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
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
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
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
此是盡心暫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功如此得此本然之心
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有見羊則亦是此心
矣方○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
存養○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
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問盡知存養四字
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工夫○問盡心
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
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
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
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後知
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
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後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
說無必說行不可勝數○盡心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
物存真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
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
間固是操守在這裡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
只存這裡○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

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口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箇血脉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之說

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天壽不惑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敬之問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修身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岩墻之下與梓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纔立岩墻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與氣遇等語伊川却道他說過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純底真箇趕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掇他不住○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

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圖圈氣化便是圖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着便會爲附子喫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燒苦困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

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得這箇道理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與氣合所以有人性○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明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上說○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林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略盡而終有二意劉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虛只是說理橫渠之言人率有未盡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由太虛有天之名至知覺有心之名橫渠如此議論極精密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伊川云盡心者以其若未知性便妄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

累將去自然盡心學案○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性聖人乎
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猶希聖人之事乎曰盡心知性猶釋氏
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
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
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着合眼全不
理會道理法○或問伊川云心具天德心有未盡處便是天德
未能盡切嘗熟味其言意者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性無形質而
心之於心故一心之中天德具足盡此心則知性知天矣游氏
以心無餘蘊爲盡心謝氏以擴充得去爲盡心皆此意也然橫
渠范侍講之說則又不然范謂窮理者孟子之所謂盡心也橫
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不知窮
理體物之說亦信然否如下一段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游

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
也法○問上蔡盡心知性一段曰說盡心不着何○問先生
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體又曰性者天理之全體此何以
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須有別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
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
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美里
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學○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
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
而偶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與作不正之命始得在
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格○問莫非命也
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
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問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
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
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
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
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質○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
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
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質○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有
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章

黃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

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病○萬物皆備

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

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

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

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

得樂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

底○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

知見得最為要緊○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

未刊慈用之須是勉強○此因林伯松問○所謂萬物皆備於我

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恕拘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

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或問

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

是推已及物恕莫不是推已及物別不是箇什麼然這箇強恕

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

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益是他心裏不能推已及人便須

強勉行恕拘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

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

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益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

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之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四句

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

強恕求仁是學者分身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

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頃之復曰反身而誠只

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自然

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

舞足之蹈正此意也○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已及物強恕

而行是要求至於誠○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擴充○是當

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且看事事勉強做去曰未至於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

處好更子細看○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

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又問莫

須草率○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飢時便討飯喫○見不恕時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

恕恕字甚緊○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

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

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

出○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裏出去如

何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具

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箇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

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

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

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

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見貫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爲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不唯以物爲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爲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作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大廣學者難入去偽○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足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五

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是快活若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作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僇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莫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若如今世人說却是無實事如禪家之○問樂莫大焉莫是樂語只虛空打箇筋斗却無着力處○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

上果無欠闕事若直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其樂孰大如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善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是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其學便要適道○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五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皆之則是與禽獸何別○

帝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睥睨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人○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跖歷山陶河濟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

新鑄一番通相似事○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落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法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也○有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着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過化存神伊川說好過亦是經歷處以舜觀之可見存則存主

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脩恩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大問了○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華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存是存主過是經歷聖人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十過便化橫渠說却是兩截○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便如橫渠之說亦無先後○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使神如緩斯來動

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嚮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本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

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就達之天下無別道

舜居深山之中章

問舜問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問學者未有所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纔知持守已自是問善言見善行了夫

皇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朱子語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

廣土眾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猷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

都足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

字○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別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着土了湯武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充

及之便是元來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來着土了○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割去了
○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化如此而自如此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裏則所為雖善亦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因言舊見劉子澄作某處字記其中有雖不

爲向上事亦可以做向下一等之意大槩是要退如此便不
人○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
興此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
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
水之爲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此者如鶴鳴於九臯
之類與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幾處草木之類是也流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
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
透過那裏不得○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
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原
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
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見就瀾處便
見其本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見理不明才
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或問
利與善之間曰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
路做那邊去所以爲之間○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
無那中間溫吞處也○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
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
大路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利
問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私

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
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
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爲
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籠著一堆腦腐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
到極盡處方喚做善○用之問舜學爲善未接物時只主
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
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
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
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
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或問爲
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鶴哭廖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公認得不予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
議不決台廖公來他憤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
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即主和
議遂爲中丞然他亦不肯爲秦氏鷹犬廖竟不從而出○

楊子取爲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已列了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
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
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
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
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

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
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
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
故有康節傳曰昔坊自增耳可○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
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
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
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齋神氣
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是也楊○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
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
排排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
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五子

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
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
我而非為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兩二義這箇中要
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夫道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堯舜性之也性字似
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
這道理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舊時看此句
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二說也自倒斷不下黃仁卿○黃仁卿
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
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
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

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夫初無箇起頭到湯武
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則甚大或問仁人心也
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伯久假而不歸焉
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
烏知二字為五伯設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假而不歸
安知其亦非已有也上○問久假不歸焉知其非有舊解多謂
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焉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
得司馬溫公東坡來問孟子問假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
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
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蹀躞所以夫子有正諸
之論博議說諸正處其好但說得來連自家都不好了又曰假
之非利之此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五子

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
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
非此比安和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頃之嘆曰天下事
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
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爾問如
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
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儒子人并有一人取得出來
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
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訴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
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
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
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典滅絕誅殘禁暴懷諸侯

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德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卻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德地夫道

王子楚問曰章

王子楚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桃應問曰章

問齊腰殺人在皋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皋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去則便是天也皋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實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齊腰則生議貴之法矣人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

中

形色天性章

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

在形裡面色猶言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目一舉一笑皆有至理時舉解云凡一舉一笑形字重色字輕故下而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

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

問形色天性下只說踐形而不云色何也曰有此形則有此色如鳥獸之形自有鳥獸顏色草木之形自有草木顏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形色上便有天性觀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

問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着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日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惟聖人可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踏著這箇形色之性耳○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著來路也○人之有形有性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蜚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當無有不味之味鼻便必當無有不臭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於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於別臭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

朱子詩類

卷之四十八

美

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再甦閔子騫者是也達材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已而物正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已而物正大小大事不應安排在各問之下以其觀之此言爲不曾親聖人者說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有答問之下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

謂子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敘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引而不發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猶言活潑潑地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方○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

朱子詩類

卷之四十八

美

前如甲中躍出○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自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處夾雜方看得出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好看這也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教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矣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

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故下文道而立能者從之

於不可已而已章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固是用知得齊若知不齊以賢爲否以否爲賢少問那仁上便安頓不着

簡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官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修德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實孫心人條錄別出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

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爲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商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輯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本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

條人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八

孟子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九

孟子

盡心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殺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賈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爲侍有所據否曰某常推究此廣韻從女

從果者亦曰侍也去

好名之人章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九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簞食

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指真能讓底人言紆○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

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邊

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單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

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

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徐孟賁問好名之人能讓

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

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

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

約之祖光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爲身成而

不受一段爲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大

民爲貴章

伊尹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以具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爲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八而祀之也伊尹之說也蓋言遷社稷損易於他處耳說

仁也者人也章

武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

節○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

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開乎其間

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九

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入底道理就

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仁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

以人體之便是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

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蓋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

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

道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

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兩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

酬接之意此須是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問

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

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問

先生謂外國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

本如此廣○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造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作甚

貉稽曰章

或問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問此縣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恠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邴邴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于桓魋皆愠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縣詩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孟子

三

肆不殄厥愠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間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亦曾有說然則今有

口之於味也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徐震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大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

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若稟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建丁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孟子

四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因甚有兩樣○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稟富貴貧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放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先生云：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此理不易公。思得。○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只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

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穀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質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同是所遇，氣數雖然，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復，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孟子

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諸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之於父子以下與集錄之。○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它稟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氣血說，底有全說，理底如有性為君子，不謂命也，只是這一箇命。前面說底是一般後面說底是一般，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性也，這便是人心，然不成無後也要恁地，所以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這命便是指理而言，若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命便是兼氣血而言，其實只是這一箇理，就氣

稟論則不同且如義之於君臣亦有未事君時先懷一箇不忠底心者子之於父亦有常常懷不孝底心者不成不管他只聽他自恁地須着區處教不恁地始得蔡仲默問相近也是氣質而言否曰是若孟子便直說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說至此高聲云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下只是理合這箇千百年來無人曉得後都黑了到程先生後說得方分明賦○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麼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耆魯參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與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至其厚

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魯叟之頑僻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叔器問魯叟之惡彰彰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魯叟頑惡天知地開舜如何掩得且說今遇魯叟之父公便要如何淳○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遇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曾言之諫○問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集注尚存兩說曰兩說皆通前說又似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爲却有淺淺天道必在聖人何爲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王之於文王便自可見諫○或問伊川曰口目鼻耳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

也又曰仁之於父子至聖人之於天道謂之命者以其本受之厚薄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夫人之分數固有厚薄所以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不可以言性伊川前說是矣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又如言仁則曰仁之於父子言義則曰義之於君臣言禮言智亦然至言天道則曰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至是當少變邪抑亦有意邪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富貴貧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

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得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法○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既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如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要娶之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娶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此是作兩般看賜○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大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爲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

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為人處○或問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示諸友祖道曰伯豐舉錢文季之說大槩言命處只將為所稟之命莫是偏了曰此說亦是如集注中舉橫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子豈非命也已有了此意了如伯豐見識所立亦是難得通

活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之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夫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九

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信○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仁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却不曾知得却旋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貨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十

子借看之喻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喫有衣着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當運是從那裏來盡得知了○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淺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知仁聖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敖之失○人傑○曾子○云二之中四故不見有○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蓋善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為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濫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然平實中其義自滾達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

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蓋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橫渠皆說在裏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却沒許多節次安着不得若要強安排便須百端揔合都沒是處○或問可欲之謂善伊川云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有箇元底意思橫渠云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可欲之際二先生言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發明善字而已至於可欲之義則未有說也近世學者多要於可欲上畱意有曰一性之真其未發也無思無為難以欲言無欲則無可無不可及其感而遂通則雖聖人未免有欲有欲則不可不形焉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已乎不知此說是否曰不須如此說善人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

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為善當如何用工曰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信有是善而已今乃充而實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此之謂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形見彼有所觀觀非大乎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也橫渠謂充內形外之謂美蓋乎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不知此說然乎曰橫渠之言非是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般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又以上竿美堯舜化其高為喻則其說亦既明矣但大而化之之聖此句各有一說未知其意同否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

便是已橫渠云大能成性謂之聖近又聞先生云化其大之達謂聖竊嘗玩味三者之言恐是一意不知是否曰然○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今思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對曰乾者純陽之卦陽氣之始也始無不善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一念之發無非至善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者純陰之卦陰氣之終所以成始者也賢人學而後復其初欲有諸已必積習而後至故曰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先生曰只是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修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已之信屬焉有諸已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就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楊氏

遠矣韓子却云孔墨必相爲用如此墨氏之學止之楊朱又在可取曰昌黎之言有甚惡據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好終是踈其引大學只到誠意處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住又如溫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皆是相却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

益成括仕於齊章

益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個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孟子

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莫有淺淺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無不肖受爾汝之實者蓋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人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語者援取之意猶言援試之援否曰語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做人是以言語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要難使他來問

我是以不言語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寬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功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其舊說恐未必然看來人皆恐爾汝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又曰須是就這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如今面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爲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窬之實始得莊仲問伊川爲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看了充無受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汝之實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孟子

言近而指遠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傳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方○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是是中問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踈略成湯却孜孜尚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愆德

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次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應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或用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說大人則藐之章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注說自分明論語說畏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九

孟子

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橫題數尺之類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好處

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

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是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遇聲色不經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欲在上而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

朱子語類卷之四十九

孟子

坡云君子可以留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留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書見掛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為必欲情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曾皙言羊枣章

羊枣只是北邊小果如羊矢大者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七

鄉原與愿同荀子原慈注讀作愿是也。祝孟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事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嚚嚚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乎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嚚嚚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何為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闕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

朱子語類

卷之四十九

六

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實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誠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集義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人傑。○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柢然後慈肅有安頓處。○由堯舜至於湯章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事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于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

金谿後學周在延重校

中庸

綱領

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方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升○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錄云中庸之書如箇○問中庸曰而今都難理會某說箇道理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看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朱子語類卷之五十

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以下論○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之中後面方說時中去至之又問隨時之中猶日中之中何意曰本意只是說昨日看得是今日看得又不是中然譬喻不相似亦未穩在○云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方子○與上條差同問○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有時中上若推其中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直卿云知仁義二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川言之○中庸之中是兼未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伊川謂朱子語類卷之五十

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看得來真箇好笑○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廣因舉釋子偈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章句序中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有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廣云釋子自私自利二字恐得其要領但人看得此二字淺近了曰便是何曰王順伯曾有書與陸子靜辨此二字云佛氏割截身體猶自不顧如何却謂之曰私得味道因舉明道答橫渠書云大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三

抵人患在自私自利而用智曰此却是說大凡人之任私意耳因舉下文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曰此亦是對說然則大公而說治怒處曰但於怒時遽忘其怒反觀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忘其怒便是大公反觀理之是非便是順應都是對說蓋其理自如此廣因云太極一判便有陰陽相對曰然○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紱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只解為定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中矣公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着曰此其所以粘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

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便與西對南便與北對無一事一物不然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纔夜思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是可觀事事如此○問中庸不是截然為二庸只是中底常然而不易否曰是○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字已盡矣曰中亦安得帶此是一經一緯不可闕○董卿問中庸之為德居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曰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異中如一物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唯中而後常中則不能常因問曰不惟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為中曰亦是如此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龜山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不知將體用對說如何曰只就中庸字上說自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四

分曉不須如此說亦可又舉荆公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語為非是因言龜山有功於學者然就他說據他自有做工夫處高明釋氏誠有之只緣其無道中庸一截又一般人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故十項事其八九可稱若一向拘一邊做得甚事要知中庸高明二者皆不可廢○或問中與誠意如何曰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又問智仁勇於誠如何曰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又問中庸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着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錄云問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授禹都是

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問中庸之庸平常也所謂平常者事理當然而無詭異也或問言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以至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無適而非平常矣竊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卽便是經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爲人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問道之常變

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爲博士演爲講義先生云尚恐今解是初著後撮其要爲解也○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方○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滿充實方○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方○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游楊諸公解中庸引書語皆失本意○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何舊嘗看樂城集見他又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纖巧若拙處前面說得盡好後面却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个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其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得從其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入不欲盡發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先生以中庸或問見授云亦有未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病○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錄本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其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個人如此著述

章句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或生於形氣之私曰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身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所謂私也亦未能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問人心本無不善發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而言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不知是有形氣便有這箇人心否曰有恁地分別說底有不恁地說底如單說人心則都是好對道心說着便是勞攘物事會生病痛底○季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先生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氣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七

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枕也船無枕縱之行有碍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枕以逆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是萬物豈無中渠又云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乃伊川說然皆為養氣言養得則為浩然之氣不養則為惡氣卒徒理不得且如今日說夜氣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了足以兩字故然先生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識得更無走作舜功問天理人欲畢竟須為分別勿令交關先生曰五峰云性猶水善猶水之下也情猶瀾也欲猶水之波浪也波浪與瀾只爭大小欲豈可帶於情哉問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

情却是先生曰是同行者謂一人同行於天理中一人日從天理一人專徇人欲是異情下云同體而異用則大錯因舉知言多有不是處性無善惡此乃欲尊性不知却鶴突了它胡氏論性大抵如此自文定以下皆然如曰性善惡也性情才相接此乃說着氣非說着性向呂伯恭初讀知言以為只有二段是其後却云極妙過於正蒙○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攝者痛抓者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饑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因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學竊尋中庸序以人心出於形氣道心本於性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八

命蓋覺於理謂性命覺於欲謂形氣云云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為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為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為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因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者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為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云前輩多云道心是

天性之心人心是人欲之心今如此交互取之當否曰既是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絕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且舜何不先說道心後說人心大雅云如此則人心生於血氣道心生於天理人心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而道心則全是天理矣曰人心是此身有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此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為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為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又如父之慈其子子之孝其父常人亦能之此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狼然以悖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九

其父此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難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亦自說得是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今鄭子上之言都是但於道心下却一向說是箇空虛無有之物將流為釋老之學然則彼釋迦是空虛之魁饑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雖欲滅之終不可得而滅也

章句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云云曰如何說

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箇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經書所以好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無些子空缺處問中庸如合為一理謂性之末復合為一理無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後開而復合其合也有漸漸開同

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夫○用之問天命之謂性以其流行而付與萬物者謂之命以人物稟受者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以貧賤壽夭而言謂之命是人又兼有性命曰命雖是恁地說然亦是兼付與而言

○問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否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又問以從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從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從即從順之性虎狼之仁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問天命之謂性章句云從順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從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從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

後來思量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率性之謂道鄭氏以金木水火土從天命之謂性說來要順從氣說來方可。○率性之謂道率字輕。○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率性之謂道率是呼喚字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意。○安卿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又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爲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性之性則不爲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呂說未

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兼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焉有爲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似一箇渾淪底物道是支脉恁地物便有恁地速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天命之謂性指迥然孤獨而言率性之謂道指著於事物之間而言又云天命之性指理言之性之道指人物所行言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又曰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問天命之爲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本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乘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氣最難看而其可驗者如四時之間寒暑得宜此氣之正當寒而暑當暑而寒乃氣不得正氣正則爲善氣不正則爲不善又如

同是此人有至昏愚者是其稟得此濁氣太深又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性不明曰論性不論氣孟子也不備但少欠耳論氣不論性荀楊也不明則大害事可學問孟子何不言氣曰孟子只是教人勇於為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則不可不夫其室礙正如將百萬之兵前有數萬兵韓白為之不過鼓勇而進至他人則須先去此礙後可吳安之問學者治此氣正如人之治病曰亦不同須是明天理天理明則去過書剛柔一段亦須着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致其中在人間惡安得謂之剛曰此本是剛出來語畢先生又曰生之謂性伊川以為生質之性然告子此語亦未是再三請益曰且就伊川此意理會亦自好學○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則其心具乎仁義禮智之全體物受其偏則隨其品類各有得焉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率性之謂道若自人而言之則循其仁義禮智之性而言之固莫非道自物而言之飛潛動植之類各正其性則亦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莫非道也如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等數句恐說未盡所舉或問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多有人所不識之物無不各循其性於天地之間此莫非道也如或問中所說恐包未盡曰說話難若說得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底是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為樂堯舜之道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豈若吾身

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為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一似常有一物昭然在目前不會擲下去一般此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先生既而又曰某曉得公說底蓋馬首可給牛鼻可穿皆是就人看物處說聖人修道之謂教皆就這樣處如適間所說却也見得一箇大體至○方子錄云至成周只言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都是說以人看物處若論飛潛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涉者何莫非道也恐如此看方是先生口吻物則皆是道如蠅蟻之微其時那基耶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實如龜山說堯舜之道只是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處便是如此則全身沒在堯舜之道理又何必言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黃文云若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夫先生曰相似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底却認做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日用之間昭然在是如此則只是說古今公其底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是指出方常性○問者而言也久之復曰至之切亦看得一本大體○益解問○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亦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如此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夭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問集解中以入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就物上亦有箇品節先王所以成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後人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之類各有簡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問修道之謂教曰游楊說好謂修者只是品節之也明道之說自各有意味○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楊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楊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修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修修是振前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修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修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修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佞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

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食飲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麗居土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一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着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一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只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曾見得似他佛家者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

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

能離底意口常參之於心可謂不能離之謂也然因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若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若些私吝心字云云之不可履云云先生曰云云○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間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

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卽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卽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爲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曰道在瓦礫便不成不在金玉○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兩段分明極有條理何爲前輩都作一段湊說去曰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聖賢不是要作文只是逐節次說出許多道理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所以前輩諸公解此段繁雜無倫都不分明○用之問戒謹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謹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通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着工夫更無空缺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問舊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歎

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揜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處自然見得愈是分曉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時覺得又親切曰事之是与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雖是方萌只是昭昭靈靈地別此便是那不可揜處曰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暗了○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殺虎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揚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己自知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伊川以鬼神惡依語言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益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文蔚問今人隱微之中有不善者甚多豈能一一如此曰此亦非常之事所謂事之變者文蔚曰且如人生積累愆咎感召不祥致有日月薄蝕山崩川竭水旱凶荒之變便只是此類否曰固是如此○戒謹恐懼乎其所以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謹獨緊切處○黃灝謂戒謹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爲然○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問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

曰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只是諸家看得自不仔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也○戒慎一節當分爲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幾端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事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人解錄云先生曰不必分惟精惟一於兩段上但凡事察之責精守之責一如戒謹恐懼是事之未形處謹獨是將然處不可不備

只是一箇道理說着要貼出來便有許多話說又問是敬否曰說着敬已多了箇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問不聞不睹與謹獨如何曰獨字又有一形迹在這裏可謹不聞不見全然無形迹暗昧不可得知只於此時便戒謹了便不敢才○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小事已接物了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未有事時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離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大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是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焉○可學錄云謹獨已見於用孔子言分別大抵古人說話一節開一節只是混合說子思恐人不曉又爲之孔子又推本於太極然此曰易有太極而已至濂溪乃畫出一箇康節又論○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閑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詩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問謹獨章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

看莫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說未形幾先動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這是大綱說○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只管滾作一段看其答它書江西諸人將去看煩以其
說爲然彭子書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到
謹獨處尤見於挾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於守舊更不
論却德明問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道之體段如此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
是做工夫皆以是故二字發之如何滾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
臾離○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
極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
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
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
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
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
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問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有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
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
人恐懼戒謹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
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
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大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於坐問曰
此處便是目所睹聞隔窓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

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盡塞其來路次日再問
不睹不聞終未盡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
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兆朕無可睹聞時而戒懼耳又曰
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審其微細方不聞不睹之時
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
分別便不是○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
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
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
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
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
離又問未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好
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
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
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問中庸工夫只在戒謹恐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
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夫不待
勉强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德之謂教古人因甚冠之章首恭頭腦如此若識得
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着落矣又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恩
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
處難有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子問禮問宮與夫子不得
位堯舜病博施爲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

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有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啟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然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爲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以爲能處曰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又問以實事言之亦有可言者但恐非立教之道先生問如何曰夫子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相定公時甚好及其受女樂則不免於行是事君之道猶有未孚於人者又如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侯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

卷之五十一

中

美

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厚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人○其父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曰中
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
是之謂情時生以下○答徐彥章問中和云喜怒哀樂未發如
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
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
酢萬變亦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
不相凌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爲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
節曰學者安得便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
以責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

朱子語類

卷之五

美

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爲難也大○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征焉萬物育焉道怎生地這箇心總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總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見這箇本自虛靈常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須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黑淬淬地在這裏如何要得發必中節賀○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明○中性之德和情之德○喜怒哀樂陽發各有中節不中節又是四象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

不于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集 孝

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會知得淳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

萬條云不知此處是已發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淳又萬條云其形體之行動則自若○未發之前萬理備具總涉思卽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旋安排也今說爲臣必忠爲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人○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

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常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勞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迷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却不要泥着謹獨是從戒謹恐懼處無時無處不用力到此處又須謹獨只是一體事不是兩節○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方○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口說去信腳行去如何會中節○問中庸一篇學者求其門而入固在於謹獨至下文言中之已發未發者此正根本處未發之時難以加毫末之功當發之際欲其中節不知若何而用工得非即其所謂戒謹恐懼莫見乎隱之心而乃底於中節否曰謹獨是結上文一節之意下文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欲其中節正當加謹於欲發之際○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句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

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樂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問未發之中寂然不動如何見得是中曰已發之中即時中也中節之謂也却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某舊有一說謂已發之中是已施去者未發是方來不窮者意思大故猛要之却是伊川說未發是在中之義最好○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伊川又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如何說不發口是言不曾發時○伊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未發無所偏倚此之謂之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大本則以其無不該備而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出焉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喜怒哀樂之發無所乖戾此之謂和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則然也達道則以其自然流行而理之由是而出者無不通焉○先生後來說達道喜怒哀樂未發程子敬而無失之說甚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程子云敬不可謂之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未說到義理涵養處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因論呂與叔說中字大本差了他底固不是自家亦要見得他不是處文蔚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乃在中之義他引虞書允執厥中之中是不知無過不及之中與在中之義本自不同又以為赤子之心又以為心為甚不知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五

中乃喜怒哀樂未發而赤子之心已發心爲甚孟子蓋謂心欲審輕重度長短甚於權度他便能凡言心者便能度輕重長短權度有所不及尤非孟子之意此便是差了一日如今點檢他過處都是自家却自要識中文將曰伊川云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自中節矣今學者能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中而謹獨於隱微之際則中可得矣曰固是如此亦要識得且如今在此坐卓然端正不側東不側西便是中底氣象然人說中亦只是大綱如此說此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如和亦有大綱與做和者比之大段乖戾者謂之和則可非能極其和且如喜怒哀樂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故○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卽理也語意似同錄徒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錄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卽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錄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錄因言武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爲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一一嚼飯與人喫錄○呂氏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說得亦好德明錄不說此○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爲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仔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五

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聖人之言多是厚發簡南芽更在後人推究引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問心本是箇動不害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則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寧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特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先生問錄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錄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着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

事物來時隨空應接常喜則喜常怒則怒常哀樂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就事物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自以爲未當錄曰此須是動靜兩下用工而主靜爲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爲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却說得已發事太猛了錄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先生因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錄曰龜山說喜怒哀樂未發似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方○帶以所論湖南問答是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貽不問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戒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

亦要存養未發時則要省
做功夫若謂已發後不當
省如射者失鵠位不放誠
正外體直觀乎反觀所以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過險處便加些提掇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着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

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論中○五峯與曾書○呂書○朱中庸說○易傳說感物而動不可無動字自是有動有靜○據伊川言中者寂然不動已明○未發意亦與戒慎恐懼相連然似更提起自言此大本雖庸聖皆同但庸則憤憤聖則湛然某初言此者亦未嘗雜人欲而說庸也○如說性之用是情心卽是貫動靜却不可言性之用○在中只言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如言一簡理之本後方就時上事上說過與不及之中呂當初便說在中爲此時中所以異也方○在中之義大本在此此至如說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亦有不偏倚氣象方○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此是無形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僞不僞皆不可見不特赤子如此大人亦如此淳曰只是大人有主宰赤子則未有主宰曰然淳○問中庸或問說未發時耳目當亦精明而不可亂如平常着衣喫飯是已發是未發曰只心有所主着便是發如着衣喫飯亦有些事了只有所思量要恁地便是已發○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爲無陽之說如何曰雖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

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爾故十月謂之陽月蓋
嫌於無陽也自始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
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息也○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曰喜怒哀樂如東西南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又問和
曰只是合當喜怒哀樂如這事合當五分自家喜怒哀樂七分便是
過其節喜怒哀樂三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達通字
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口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哀樂不中
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爲合當喜怒哀樂天下以爲合當怒
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
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
却在致中和上又問致字曰而今畧畧地中和也與做中和致
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也
大段着脚手不得若大段着脚手便是已發了子思說戒懼不
睹恐懼不聞已自是多得了但不得不恁地說要人會得只是畧
畧地約住在這裏又問發須中節亦是倚於一偏否曰固是固
說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若
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問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
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
又能無適不然○致中和所謂致和者謂凡事皆欲中節若
致中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
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操則有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
也○周樸純仁問致中和字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且
如此燮闇人皆以火爐爲中亦是須要去火爐中尋箇至中處

方是的當又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中紅
心之中方是如致和之致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
問未發之中是渾淪底發而中節是渾淪底散開致中和注云
致者推而至其極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功夫處只是上戒謹恐
懼乎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底工夫否曰致中和只
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若大段用倚靠大段有乖戾底固
不是有些子倚靠有些子乖戾亦未爲是須無些子倚靠無些
子乖戾方是致中和○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
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慮便是動
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
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
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
夫○問中有二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
中也無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
驗所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於或問中辨
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
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此
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
中貼者有中學者有中紅心之邊量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中
心方始爲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釐緣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
問先生云自戒謹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
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
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
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日

養底便是也。○簡錄云問致字之義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之已新通乎云云然性理之心以樂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之如前發字亦有發之夫否曰宅只是要於平日間知得這箇又不是皆也。○或問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曰公何故如此看文字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貴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致哀矜齔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定便是天地位否曰有地不得其平天不得其成時間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口現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卽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才圖會陰陽篇是先○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元恩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曰孔子已到此地位。○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今人不

肯恁地說須要說入高妙處不知這箇極高妙如何做得到這處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爲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卽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處。○問靜時無一息之不中則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問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日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如此則前所謂力者是力分之力也曰然又問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且以孔子之事言之如何是天地萬物安泰處曰在聖人之身則天地萬物自然安泰曰此莫是以理害之否曰然一家一國莫不如是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何如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一

中庸

第二章

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時。箇恰好底事。○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箇箇物事。語說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
○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著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一

自能見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工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健。何如何到行處。分明。○問：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似得愚。不肖之不及否。曰：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然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為惡猶輕。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

其說。○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德。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至之疑。先生所解。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禮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對和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庸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中。以中和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二

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近看儀禮見古人祭祀皆稱其祖為伯某甫。可以釋所疑。子思不字仲尼之說。

第四章

簡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賢聖矣。而好則非知者之過。愚則非賢者之過。愚則非賢者之不及。同賢矣。而能擇乎中庸。非賢者之過。愚則非賢者之不及。同賢矣。而能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却說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曰：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知如佛老。皆是賢如一種。天資好人。皆是。○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

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然地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佛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為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極高明為愚不肖之不及曰賢者過之與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及自是兩般且先理會此四項令有着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況道中庸最難若能道中庸即非不及也

第六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三

舜固是聰明齊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適言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問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揚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 ○執其兩端是摺轉來取中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四

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在那裏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為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為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之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裏便說當厚則厚為中却是躐等之語或問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某說此執字只是把這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 ○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

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稍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為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五

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場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
一作才卿問或問以程子執兩端使民不行為非而先生所謂半折之上端為過下一端為不及而兩者之間為中者無異於於程說曰非是如此隱惡揚善惡惡底因不問了就中說善者之中該其不同之極處以審度之如一人云長八尺一人云長九尺又一人云長十尺皆長也又皆不同不可便以八尺為不及十尺為過而以九尺為中也蓋中處或在十尺上或在八尺下不可知必就三者之說中細量度看那說是或三者在說皆不是中自在七尺上亦未可知然後有以見夫上一端之為過下一端之為不及而三者之間為中○舜其大知知而不過中也半折之說誠為有裨於改云云

兼行說仁在其中矣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如半途而廢不能執仁不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于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嘗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驚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堯舜錄云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義其兩端豈不是擇當見諸友如論聖賢是行得較容易如千里馬云只是他行得較快爾而今且學他動脚

第八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六

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若曰求得聖人之中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為聖人極至之地位耳作中道亦得或只作極字亦佳○呂氏說顏子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處甚縝密無些滲漏

第九章

中庸不可能章是賢者過之之事但只就其氣象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他雖不問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

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顯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俱無所倚者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得○徐孟寶問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時聖人却不必要致知格物格物者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七

第十章

以千里如何不是錯大雅

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變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一勁正如此時○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京所致以此北方之強是所謂不及乎強者未得為理義之強何為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又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八

倚於勇倚於智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

人後畢竟又靠取一個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問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着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者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為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強哉矯贊嘆之辭古注矯強貌。○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達而理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可也。

第十一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九

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素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誤作素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素隱讀亦有理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素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爲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千萬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又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第十一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十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季文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爲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輕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可矣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得其名處雖是效亦是費君子之道四亦是費。○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問至極之地聖人終於不知終於不能何也不知是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理否曰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開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也。○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

人乃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及其至也程門諸公都愛說玄妙游氏便有七聖皆迷之說設知把至作精妙說則下文語大語小便如何分諸公親得程子而師之都差了○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又問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此是大倫大法所在何故亦作聖人不能先生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裝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問○問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爲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曰然○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可下手處
被他不得○問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曰如云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曰楚詞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爲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問爲有爲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問爲飛魚躍之說曰蓋是分明見得道體隨時發見處察者者也非察察之察○去偽雜作非○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只是兩句兩句形容道體詩云邇不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記注訓胡字最妙○爲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者○爲魚初不自知察只是著天地明察

亦是著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細微及其至也著乎天地至謂量之極至○爲飛魚躍兩句問曰莫只是爲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真匪真如榮榮黃花無非般若之語○皆是費如爲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爲費者試討箇費來看又曰爲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問爲飛魚躍集注一段曰爲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問爲飛魚躍如何與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恐只是用其語句耳如明道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忘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做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欽夫論語中誤認其意遂曰不當忘也不當助長也如此則拘束得曾點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必○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明○邵老問爲飛魚天魚躍于淵詩中與子思之言如何曰詩中只是與周王壽考邇不人子思之意却是言這道理昭著無乎不在上面也是悠地下面也是悠地曰程子却於勿忘勿助長處引此何也曰此又是見得一箇意思活潑潑地曰程子又謂會不得時只是美精神何也曰言實未會得而揚眉瞬目自以爲會也美精神亦本是禪語○子合以書問中語爲飛魚躍處明道云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美

精神性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爲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曰爲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爲必異於大魚必躍於淵○爲飛魚躍其云其飛其躍必是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爲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爲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是在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入處○爲飛魚躍上文說天地萬物處皆是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爲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是明道答橫渠書意是勿忘勿助長即是私意著分毫之力是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三

具精神是操切做作也所以說知此則入堯舜氣象○不與天下事對時育物意思也○理會爲飛魚躍只上蔡語二段明道語二段看○上蔡言與點意只是不矜負作爲也五峰說妙處只是美精神意思○察字亦作明字說與上文不貫○方○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變動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道理流行無礙也○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散於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是指誠而言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無非實理灑掃應對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所謂費而隱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四

不然也爲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先生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却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已者即此便是曰今日虛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久後自中子思說爲飛魚躍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它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迷教它飛捉教它躍皆不可又曰如今人所言皆是說費隱元說不得所謂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問必有事焉在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也至程子以之說爲飛魚躍之妙乃是言此心之存耳曰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言養氣常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句爲集義之訓也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之妙耳見此一句已足然又恐人大以爲事得重則天理反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等事易說得近禪去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擬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費而隱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便自與禪不同矣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又却只如此說看他

做事却全不如此廣云舊來說多以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及爲飛魚躍爲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夫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爲精切故程子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蓋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要使萬物各得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曾點他於事物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若釋氏之說爲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則反更逆理矣曰是他須要把道理來倒說方是玄妙廣云到此已兩月蒙先生教誨不一而足近來靜坐時收歛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有味但廣老矣望先生痛加教誨先生笑曰其亦不敢不盡誠如今許多道理也只得恁地說然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欠箇古人真見爾且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真箇可以一貫忠

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底工夫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到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廣云問語錄云爲飛吳天魚躍于淵此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或問中論此云程子離人而言直以此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上蔡所謂察見天理不用私意蓋小失程子之本意據上蔡是言學者用功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時平鋪放著無少私意氣象正如此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也不容是如此否曰此意固是他說察字不是也明德楊氏解爲飛魚躍處云非體物者孰能識之此是見處不透如上蔡即云天下之至顯也而楊氏反微之矣方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昏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拈揚先生非體物不遺其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兩莽據體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爲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爲體察之體其可耶廣云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至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天地明察之察經中察字義多如此廣云問語錄云察上下察察乎天地文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皆字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

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歟壯○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
量端○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
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又須
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
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
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
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
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
句句有著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
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曰
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七
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
故他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勢操莊子較平易廣○公晦問君子
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
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以分畫
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而都說不去且如禹飛戾天
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得恁地廣大末梢却說
造端乎夫婦乃是措其切實做去此吾道所以異於禪佛曰又
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
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箇本體如此待做處
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
足有些子不是便虧了它底佛是說做去便是道道無不存無
適非道有一二事錯也不妨實

第十三章

問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莫是一章之綱目查
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句義○人之為道而
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
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
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孫○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
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
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
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
善只收底便是善了這須看他上文也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
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人本自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大
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
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
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它却不曾行得道孝却亂行從
不幸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它只是與他說你這
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幸處去其人能改即是
孝矣不是將它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他
本有此道理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
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
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
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
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

問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它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任不得問○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衆人不是說○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解○發卿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是成德○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搜轉○又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第十四章

行險僥倖本是違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第十六章

問鬼神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也○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搜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誠者實有之理體物言以物爲體有是物則有是誠○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是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問鬼神上有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是與物爲體○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又問體物何以引幹事曰體幹是主宰按體是與物爲體幹是與事爲體○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爲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是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問鬼神之德

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者憐愴者便是只是這箇昭明是光景蒸蒿是蒸表憐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憐憫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幸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章句）或問鬼神者造化之跡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又有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章句）懷愴猶今時惡氣中人使得人恐懼懷愴此百物之精英也（章句）蕭增光問鬼神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爲神往者爲鬼譬如一身生者爲神死者爲鬼皆一氣耳（章句）○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始生一章尤說得分曉（章句）○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章句）○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加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直卿問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在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間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此語着落主在鬼神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只就形而下者

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心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章句）○問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此莫是造化不可見唯於其氣之屈伸往來而見之故曰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此莫是言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曰只是如此（章句）○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言鬼神自有迹者而言之言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識（章句）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爲變則氣散而欲其魄降矣（章句）○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魄變此總言鬼變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章句）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否所謂功效者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

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廣○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鬼神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否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為此況祭亦有報魄之說○問鬼神之為德只是言氣與理否曰猶言性情也問章句說功效如何曰鬼神會做得這般事因言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歟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意同問五廟七廟通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嗑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歟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地山川之神有此物在事有在所以○問南軒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道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曰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曰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自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

孝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臭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歛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烟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鬼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藏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强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足是也亦是魄不足○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問侯氏中庸曰總攝天地幹旋造化闔闢乾坤動役鬼神日月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者誠也此語何謂曰這箇亦是實有這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天地無萬物無鬼神了不是實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述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問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曰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更無了豈是飄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來時這知覺便敬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元

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二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於其他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如用之則吾從之也思亦是厭其繁文蔚問伯叔父母古人皆是期喪今禮又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庸

三

有所謂百日制周期服然則期年之內當服其服往往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不可行所以當時橫渠為見天祔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祔代之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祔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天祔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室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正淳問左氏說禮皆是周未衰亂不經之禮當時雖云左氏定禮皆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賀孫云如陳臧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其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簡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又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鄭重錄云只是說得恁然也○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苟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賀孫又云其間有全亂道處恐是其徒捕入如何曰是他那不曉事底見識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便文飾回互了或云以蔡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都不是曰是他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嘗謂學記云多其訊註云訊猶問也公穀便是多其訊沒緊要處也便說道某言者何其事者何賀孫云○問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却曰此事更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虛訪實成之後爲受命之元年廣

第十九章

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大夫則一人先舉解獻賓賓飲畢卽以解授于執事者則以獻於其長通遞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焉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故曰旅酬下爲上所逮賤也廣○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第三客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勸起義○問酬導飲也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後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義云主人自酌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又問行旅酬時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了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又問想必須在飲福受胙之後曰固是古人醉賓便是受胙胙與酢字古人皆通用廣○漢卿問導飲是如何先生歷舉儀禮獻酬之禮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解或二人舉解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於沃盥所謂逮賤者也旅酬後樂作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酬酒賓莫不舉至旅酬亦不舉更自有酬蓋在右爲旅蓋也受胙者古者胙字與酢字通受胙

者猶神之酢已也周禮中胙席又作昨昔之昨謂初未設只跪拜徹後方設席周禮王享先公亦如之又舉尸飲酢之禮其特祭每獻酬酢甚詳不知合享如何周禮旅酬六尸占者男女皆有尸女尸不知廢於何代杜佑乃謂古無女尸女尸乃本

之篇後來聖人革之習猶因舉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是古男女皆有尸也先生因舉陶侃廟南昌南康每年祭祀堂上設神位兩廂設先人位凡爲勸首者至祭時具公服設馬乘儀仗甚盛至于廟各就兩廂之位其奉祭者獻飲食一同神位之禮又某處擇一鄉長狀貌甚魁偉者爲之至諸處祭皆請與同享此人遇冬春祭多時節每日大醉也厭祭是不用尸者古者必有爲而不用如祭廟陰厭陽厭是也義○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時擇一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義○問

卷之五十一

中禮

主

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訂甚詳卻似不曾言得此意又問呂氏又分郊社之禮作立天下之大本處宗廟之禮言正天下之大經處亦不消分曰此不若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享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享親意思甚周密錄○問楊氏曰玉幣以交神明裸鬯以求神於幽豈以天神無聲臭氣類之可感止用玉幣表自家之誠意人鬼有氣類之可感故用芬香之酒耶曰不然自是天神高而在上鬱鬯之酒感它不着蓋灌鬯之酒却漏入地下去了所以只可感人鬼而不可以交天神也備○或問中說廟制處所謂高祖者何也曰四世祖也世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廣○林安卿問中庸二

昭二穆以次向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北而向南昭穆以次而
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
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濶又曰大率論廟制劉歆之
說顯是○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
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時未見此書只以意料後來始見乃知
學不可以不博也

類卷第五十一終

中庸

星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二

中庸

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言上文脩身之道自爲政在人轉說將來脩
道以仁仁是染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己已私復此天理
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順之意
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問脩道以仁繼之以
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
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
親親作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亦
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
道是汎說是統字仁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
朱子語類卷之五十二 中庸 一
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節 ○問思脩身不
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
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
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
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事也定○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知人則哲之知不
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
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知天是起頭處能知
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
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
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
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中

二

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 ○問生知安行以知爲主
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
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
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得也故以生知
安行爲知學知利行主於行
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
爲徒知也故以學知
利行爲仁銖退思所謂三者皆兼知行而言人知固
生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
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翌日再問先生曰更須涵養 誅 ○問中
庸以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
便是說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說得知低了此處說知便是
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
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
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這箇卓
子論語說仁便是此脚直處說知便是橫處中庸說仁便是橫
處說知便是直處而今且將諸說錄出來看看這一邊了又去
看那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變孫○賜錄云問諸說皆以生知
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以生知
思自別生知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
足知是力行方如王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問習仁勇曰理會
仁力去盡做底是勇○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
學者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矣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
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
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
知耻又是勇 善 呂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 講 ○知耻如舜人
也我亦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十

11-11

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爲學自是費力。方行得徹，不屈懣若纔行不徹，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足勇，便行不到頭。問問爲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爲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說。若如此窮有甚了期？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備○桑遠解作無忌賓，賓孟子注賓客旅孟子注賓客。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類，近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備○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紉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鼓問餼廩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卽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賜○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賜。○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錄○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

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一義也○或問言前定則不墮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因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傲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裡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

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勉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

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功雖素必強是力行之効○或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做工夫底○漢卿問袁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清虛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圖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續密○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

其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問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則便有箇次序如此次序又直如此續密○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且有為善也誠虛為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說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偽為是時范濟美天資豪傑應云子發誠是偽為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避謝曰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欺云子發是偽為為善公却是至誠偽惡也乃是此意明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允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體統人○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力○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道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已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

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於蚤而不能盡於暮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彼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少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少了二三斗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子或問差處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箇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却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得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下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白不當問黑白同異久之又曰盡心是就如上說盡性是就行上

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渾淪如盡心才知此子全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錄別出○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或天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大槩如此又問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看如何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問白黑且去認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矣因曰若說大槩則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箇渾淪底盡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包在裏許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事力未必能為而有能為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析○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

去這一信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爲三矣大○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十

在節○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問○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說得好淳○問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着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大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

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爲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爲得曰常人雖不爲得亦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爲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淳○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面說上如修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質孫錄云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有何如曰盡其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者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也云云

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因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渣滓便渾化不待如此矣○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十

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爲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升○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爲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優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優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末有不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撒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紋○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賜○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

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皆事上推致其極○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推致○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他身上更求其他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

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他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裡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前夜與

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
誠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裡推
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
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
通貫乎全體矣○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
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
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爲善又問誠者
自成道者自道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實理所
以有此萬物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曲能有誠
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伊川云
明故能動人也○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
用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四

言行而已○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
如顧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
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
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
人去故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
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
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這箇根根枝

葉條幹者便是他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根枝葉條幹這箇便是
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
實有底道理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誠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
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
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
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
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
是心者物之所在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
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
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
而理則無不誠者德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五

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
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者只做自道
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爲己不得爲人其後
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
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
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問誠者自成便
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
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
實有是理故有是事○誠者物之終始徹徹尾方○問誠
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
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末

底正文語脉隨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卽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卽間斷而無誠無誠卽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卽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

大雅○閔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版

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七

觀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
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今按無物謂不能聞見是物反以爲無便
無皆與章句不合始存之○德明○正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
是汎說故君子誠之爲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與不誠無物
一句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
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人○問誠者物
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人心之實此理
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而言有是理則有是物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
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爲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爲
貴力說人當實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理爲物之終始無是
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錄○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曰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不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明○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是不曾誠便是事底骨子○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為孝若不實是孝便是空說無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言者有主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於理而言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 大

贊天地化育之類是也○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問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誤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我在東却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自在那一邊便都成妄誕了○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雨言雨不晴言晴既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與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程開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論語 九

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舍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博則能厚○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徵則悠久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若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

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者則明如見面盜背是著者明則人所共見如今問廣與施於身之類○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爲一處廣大淵微學至此不免有窒滯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于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祗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問○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

微而言則其氣象功効自是如此○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太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意耳○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蒙極于天曰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爲用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人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

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者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辭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問荷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添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修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堯舜不問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也曰此或非常理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當受祿于天雖上而愚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佳○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則○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

殊升○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私欲之累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謂於人欲便汗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慈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及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略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污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夾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問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大德之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適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其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肚子其初說得淵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淵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這一句○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問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有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會去學禮而不知禮者○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問高明中庸龜山無議

王氏心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說固不是然高明中庸亦須有箇分別○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集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功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功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力有指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段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文蔚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起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云云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云云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

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項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項項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學所謂本得而未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儀三百未即所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即小德川流也○聖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闊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別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了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功夫可做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與與如何言典起在位曰此古注語典如典賢與能之典倍與背同言忠於上

而不背畔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効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爲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者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致知底工夫了末後却只說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爲中庸之道曰固是更須

看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句相應工夫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又問二十九章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猶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而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爲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賀錄云漢卿看文字或快如今理來讀去方見得許多章段分明蓋某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它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者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賀錄云不與他思思出自某處一與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賀錄云朱子知否。○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操觚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道理。○論橫渠呂氏尊德性一段及此。○

第二十八章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

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

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裁成過裁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行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

第二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銖曰呂氏以三重爲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亦多疑公看得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

白前說以下焉者爲弱者之事不知弱者之事安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道從靈從鬼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事者

第三十章

問下養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大德是敦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忠恕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

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至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化而樂典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問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有跡也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庸

子

高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天渠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睿知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誠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被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明○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溥博淵泉溥博宏深○大淵深況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

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

第三十二章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庸

子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問四強哉纘統聯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強底體段若做強底工夫則須自學問思辨始曰固是智仁勇須是智能知仁能守斯可言勇不然則恃簡甚○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胞胞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道更無些空

闕經綸大綱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
不必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
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
靠他物而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
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
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
微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
有倚靠節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
注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
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第三十三章

問綢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製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
異曰同沈存中謂綢與絲同是用麻麻織疏布為之不知是否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綢注謂禪衣是甚
永曰此禪字初單古人朝服必加綢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
上馬着白衫一般裘以皮為之袍如今夾襖
○問永錦尚綢
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
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永錦尚綢之意大段好如今
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閑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
說得向裏來凡人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
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焉

求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其簡有為已
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
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不曰
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
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
有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到裏面無聲無臭
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永錦章曰只是收斂向
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
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
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
牽牽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日知錄

自有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
中自有不是都無也
○問知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
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不曰
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
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
有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到裏面無聲無臭
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子武說永錦章曰只是收斂向
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
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
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
牽牽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

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求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殺無所謂聽其言也厲氣象○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兩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媿屋漏是謹恐愾意○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同○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德猶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矣此意如何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維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就不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何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及錦尚綱開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寬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問末章自承錦尚綱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齊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

下之大經至胞胞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因問孔子空空如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某觀論語之意曰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子筆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白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于懷明德以至德輔如毛毛猶有倫止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孟子為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過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也只要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雲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賀孫○

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在
子所謂冥冥然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此
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趁口答將去諸公便更不思量臨歸
又請教曰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
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自不顯雜德引至這上豈特
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凡看文字要
急迫亦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會
見得意思出

孫賀

朱子語類卷之五十二終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二

中庸

美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在延編在延祥符人後流寓於江寧其書乃
於朱子語類中專取四書諸卷刊行別無增損亦
無所考訂發明

中庸合註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庸合註

一卷》提要

以上原缺

此事而以理揆之故使先王虞今日時勢則其所區畫必將上合乎先王之運量必將如是而為之故方是善繼善述下四節正是善繼善述之實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補註春兩露既濡有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陳宗器示能守設裳衣使神有所依為時食使神有所饗應從首句作一頭下三項皆祖廟中物四其字

有如在堂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生者之昭穆也新安陳氏曰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用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補註宗廟二字須一斷禮字謂子孫站立之位左右先後不混亂也斯禮也果何以我蓋宗廟左昭右穆而回其次序以序生者之昭穆使同姓世祇不為親親意須混不昭穆不混於昭不混於穆就穆中為祖為孫亦不混

原缺

凡事以下又自上而兩端一字歸到誠字上見有真心實意然後人存而政舉也正是說誠字上見有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策簡也息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黃氏洵說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版
小事書於簡武補註袁公問政意在治人夫于告以
治已獨舉文武言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且為祖宗
家法故也口氣言公只法祖便是其人謂文武樣人
重君上有帶臣說人亡句輕便
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
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
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
之則又存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史氏倫瑋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則仁而己
是下三達德之一如勇皆不通始終成就此仁而已
脩身以道二句即達道五所以行之三之意三山

補註道字緊頂存字來明良會合方成人道敏字緊
項舉字來提是甚言人存政舉之易上下句由人說
政而見其敏下就政言之原是敏的速與尤速照章
句而論其益本朝制作極其精詳一遇其人不能傾
而奏治平矣

陳氏曰為政之難在得人然使吾身未脩則取合不明
無其身是為取人之難也如志道字指人之心則切矣
如其身道字指人之心則切矣
仁者其身也身而後仁
居也其志也志而後居
也宜也其心也心而後也
有是政之說以身取人
故句觀之是以身取人
一故句觀之是以身取人
親以親之全德以天下
可親以親之全德以天下
之政盡矣此方生以愛
行之吏盡矣此方生以愛
不待吏盡矣此方生以愛

之我非我身同心同德而乎契於幾微之內則旁招
必不真我身同心同德而乎契於幾微之內則旁招
然之理故曰武取人以身自然有聖作物觀之應事矣
以心而發為道使身在其中則身安能人此道若本
初心而發為道使身在其中則身安能人此道若本
非道外另拿箇仁去脩道也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歡
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其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理也此理而後
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朱子曰宜指事物而言然
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之晚等級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由理有以節文之得宜便是我由仁而行我有一節文便是禮曰禮而行義不過成就一箇仁而後行我有一節文便是也繁起此相承言脩道之心有此仁即人而己仁者必與以一點生機流注惟親最先二惟親最切故曰何來便親生之仁方成人而仁既為天生人必親親為大謂是脩道以仁起頭處也義者酌量於道中而各得當厚當薄之宜也宜在心上看心安便是宜便是義尊賢所以求仁之本九族親尊賢之等以師友對禮是親之等級隆殺乃天理自然發露本與天理之節文而生出等級來生字有自然固然不待安排之意

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思親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朱子曰。此一節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此忘彼。得一失二。見事頭緒多。既知天。子知天便記此忘彼。得一失二。見事頭緒多。既知天。子遠裏便都空。這事也空。那事也空。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閑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能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其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扶

有禮故於此父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自禮之所生
 由上推其禮曰文脩生天道以仁君子以下性之道知天
 以貫之胡氏曰天命之性但天即其是渾然非此道殺上
 說天字即是祭者然其禁然者即其渾然者非有是致也
 次第氏復心曰上二句是脩身次第脩身之理方知
 責賢在君身之上正是勉意公泛論脩身之要發明為主
 下三段皆脩身之先務而不可脩身者思身而取人立政事
 親是仁不知脩身之自出是理不可脩身何不以事親則
 故不可脩身之自出是理不可脩身何不以事親則
 人道之大者已失何以脩道而親身之而不輔事人
 思事親而不周則崇舉之以講明事親之理而
 與尊賢不周則崇舉之以講明事親之理而
 不爽然親賢等微又不足自恃何者去權衡大小
 分別重輕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將見全愚理上生小
 分則重輕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將見全愚理上生小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講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

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
真氏曰誠人
臣當敬之類
守仁守之類
藏利害之類
不誠而克
也三強而德
德之者皆真
親之也達德
以行倫是德
字五倫之謂
君民身之相
言交者必交
而後成親義
別序信勿入
空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
言則所收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
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開道有登莫行道有難易然

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
陳氏曰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同
惟其以義理之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所以其理之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此為則者勉賦少之而位所以所以惟陳能
則能一然行質清少嗜知故學稟清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永復般或然其多須是然故學稟清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言其本安之又純是然故學稟清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德然或性次少困故學稟清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行之利無等未心術利處行然此大要賢憤地以真知然
道矣勉不地利行且後大要賢憤地以真知然
者有及善也九要賢憤地以真知然
知補其生或此皆強以真知然
行註行之或此皆強以真知然
一因之或此皆強以真知然
致上成學或此皆強以真知然
之言功則因氣而為故曰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妙道則一及質之故曰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七之行般已之故曰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宇在至知不故曰氣稟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一德此處同曰知學而後能行也

功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是生講得自然只是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感明是講得自然只是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孝去學武意及然則二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則不學孝武意及然則二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如國心不孝武意及然則二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達道
得安臣當義父事勢不親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行有一德不排布子當勢不親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之是有條路行勉者得此不煩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夫利有斷不勉者得此不煩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學利國則勉者得此不煩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能通勉亦不能勉者得此不煩故學而後知學而後能行也
聖人深知道之便安行也
雖因之成理則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久三知為

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

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逆懦者甘為人下而

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從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

其不達者以三達德之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

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教以入德之易及我若

好學不倦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

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

進德知恥所以立志能於三者用力則三達德處可

漸至矣一補注此即周勉者下字用功則三達德處可

另有此等人也道好字三件俱以達德外

便是近智非謂道也力行有一事博學工夫求智然後

以其智而知道也力行有一事博學工夫求智然後

意為私意所隔情意不能近仁人心不激不發心真

意流貫於倫常之間便是近仁人心不激不發心真

直知得性乎道為可恥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

為近勇

知耻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即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

言修身而曰治天下國家者即格致知推脩身

功致知是空知即從事於好學者補注知斯三者

以達德全達德而修身其身所以二字內有立德

德我德修身使能以身取人所以治人則家此

此人天下亦此治人又豈不知所以治人之手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

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

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

廣平游氏曰修身之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

不可紊倪氏曰經者常也所謂庸也陳氏曰經

有九其質是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也至敬與體共

本從尊賢來子與來未與補注其本從親二來而親

而列其所以治之之目正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而列其所以治之之目正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而列其所以治之之目正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者也。身為萬化之象。故首脩之。脩即脩身。以道之脩。去其累也。皆是論思致沃之臣。尊是師友之非臣之也。親燕九族在內。親己是不敢昧之意。此三者是夫子前之可已言。而經亦已先及之。正見最重意大臣論道經邦。尊而易義。故言敦。羣臣勸忠宣力。卑而易疎。故言體。二者親之備吾四體也。子如父母愛其子。來是以道招集之。來是寬怕之不施以剛狠。懷是懷任之使在我度內。通重脩身句。下八者是聯天下以成其身也。須知此是止列其目。不可實講。碍下字。字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之乘達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也。勸自念慮之微以至先入起居發號施令皆是之。是所以端躬以爲天下脩國家之表故曰所各所以字玩著在我去賢之心曰去勸賢說讓色貨皆心。上自爲主持不使其移動而賢人之親啟沃者乃得進其說行其惡故曰三等親之貴所不反觀者亦不闕其標列此三親之欲其貴也貴所不反觀者彼必親我矣此之所謂親者親不拂其好惡則我職心旁羅俊彥廣顧登庸聽所任使而以無掣肘百官任事大臣忠信期待我以識從食祿養之厚則我以肝膽示士不以臣腹心期我以推食解衣守不懷之規則民得遂其欲逸富之情父母孔迺欲守不懷之規則民得百姓也。每日督察之月加考較之不但是防其情亦恐其作淫巧無益耳。食之多寡稱工程之煩簡則利

尊賢不實則邪得明正見現不實則邪得間親推之
莫不皆然新安陳氏
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
之意已見於此章行之者一二言矣但鬼神章以實
理言此兩一字皆以實心言也補註一字未可露
誠字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便是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都包在內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
面前都理會得項氏曰言誠必取之不窮之謂事到
面也九經在內說之素明而後取之不窮之謂事到
德也九經在內說之素明而後取之不窮之謂事到
理也九經在內說之素明而後取之不窮之謂事到
凝固宰制靜鎮天下之機卒便倉皇急迫則精神
不豫縱能整頓天下之機卒便倉皇急迫則精神
有錯口氣極緊言不勝事道俱指人君說下者因是
屈不能通如人有蹉跌事道俱指人君說下者因是
即達道之理是行誼行之一身者或存或亡一箇真心
也前定即道也理應先盡面做工夫存得一個真心
則言事不行的四句正註凡事豫則動搖故環中以
應而無不善此四句正註凡事豫則動搖故環中以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辭在也
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
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
推至大學誠意之功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
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
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

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
以上治民而無所往而不通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
以貫之而無遺矣而此道達德九經九事亦一
說其存心之故不可得而治信是真心感乎倫於此乎
民或不玩之故不可得而治信是真心感乎倫於此乎
友不即以此乎君非徒資友之薦引也順者論親於道
也吾身親則大節有虧百行無足錄也宜物倫有不孚
矣吾身親則大節有虧百行無足錄也宜物倫有不孚
明固知誠屬行誠之本體誠之純粹以精處便是善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
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是致察事物之
理即格物也明是淵明吾心之理即知至也三山
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
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

博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

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陳氏曰學問思辨之功不可一時斷也希措便有

是用功不學則已蓋云方未學猶未見不能學然後知不

足則心見己之不能故弗能就比末四言十能就

之功
千之
之難
唯者
毫言
不於
自人
見曰
為一
能能
故十
並能
勇於
猛已
精不
進曰
也能
止曰
百

之千之十萬不什足在角可立一第法三

100

不能此道矣。雖惡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

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

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

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

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

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

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車以至二連二

何以已節立為為詳者脩人以史言至惡皆自在
 以明說一也人言一身之人氏天聖而誠誠誠
 獲善人節必君治節之本存伯道章好之羽乎
 上誠臣又在言人是道在政璫之皆自著章身
 在月樓在身欲是於之結脩脩舉曰誠誠用也至也
 是則輔結取耳事上身身至哀終者及尊無自
 則身君上得然即起之也不公焉也王德惡誠
 君脩以起其治哀下道下可問又末天性章者
 之而治下人人公之盡文不致細章下以昏以
 而有人之而之所過則達知者而歷兩下朋下
 以可者過共事問接治道天問推叙章五言明
 取以其接治非之處人五九治之誠亦事誠言
 人獲本處焉人政下之至五人無之誠又聖誠
 者上亦下可君也又本三節之一以之言道又
 亦之在文也一九九之近皆事語至之誠章以
 在實於在凡已此經矣三所也非於事之洋實
 是矣脩下事所以四和節以失誠至仲之洋夫
 此下身位豫可上節斯詳明子也誠尼方優達
 一之而一則自皆是三書治答復章也優德

節終章首為致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
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所謂一誠者為臣凡有為政皆出
是此而而言耳如以此則為人君為人臣凡有為政皆出
治人之任者皆當以此備身為本而脩身皆當以誠
為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者誠者誠之者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
之誠者無工夫誠之者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
誠之者之工夫夫欲脩身以為治人之本者皆當
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
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

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
 者德無不實誠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
 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蓋
 兼知行而言察之謂生知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
 性知之無不明由之謂安行行之無不盡故於人物

[illegible]

經 155—586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人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

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質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柔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盡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要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也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

動肢者也至說者念一混誠曲補也說入形露
 乎發日著誠乃然皆偏廢之之註誠動誠著於
 人於盛乃形是為妄而即未妙工則變工之大
 物事也誠乃由我此窮誠達用夫形化夫盛用
 誠業明之誠誠有而無之至也只積就亦化者
 至是者顯之說非克全端者次在衆人在者也
 於也光然微起假致量偽為字致曲物知動形
 動誠輝宣露而借則以也次照曲之上行變著
 其至發著其通也萬工註也上上誠說之之明
 真於越誠端反誠念夫中曲至曲也三問妙是
 機明之尤誠夫則皆覓偏是字能至誠一
 所其盛故立化形真本字一蓋有誠字許黃類
 入光誠著故故數故體對念誠誠則曲氏氏動
 自輝通生形末句云也全之以興能曰洵變
 足所故色如句俱曲此字萌渾下聖有刑饒化
 以及明者根領根能而說吾全無人誠著曰是
 使自如日心化誠有不致性者工之一明致一
 人足暢章生字字誠致曲之為夫誠曲就曲類
 物以於發色歸一有則是不至皆同之已由明
 變感四外是之直誠萬從容而致誠上明者

易舊習誠至於變其德意涵濡自足以化天下而
 於不知唯天下句直是稱贊致曲者猶云到得其性
 其亦與上章啞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其次
 致曲與上章啞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其次
 對動變化與上章啞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其次
 人可以合天又能盡物之性對末句明即次見至見盡
 則誠字明字屬丙著則明明字屬外由明而至於誠
 者由誠又積漸以及於明明字屬外由明而至於誠
 天地之化育屬致曲而成人之誠一化之至者贊化
 地與則化育屬致曲而成人之誠一化之至者贊化
 致曲亦以誠之克致者漸而成化一化之至者贊化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並適所以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
偽番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
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所以能見得如
如著龜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所以能見得如
莫非胡適之曰所告之祥者與之幾明但非誠者亡之幾
精所謂神明無欲故靜虛其神則誠明則通亦即所謂
言誠自第十妙用謂之幾微靜虛其神則誠明則通亦即所謂
言誠自第十妙用謂之幾微靜虛其神則誠明則通亦即所謂

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
十六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
之正所謂自誠而明也下謂其詳其可以前知也前知即
將已至總承上句至善字即頂字說不頂字即頂字說
為善不至為禍而以福字至善字即頂字說不頂字即頂字說
便有此章了義一字然亦落後字禍字說只是誠則一明三字
故曰至誠如神一誠不必多誠穿一也鬼神則一明三字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夫說補眾理物之微虛靈足一以字管乎天朱實心何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
緊切看一註箇理一說心道以而管攝人散在誠理具於心而散在事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朱子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其所始其壞也必有
終者實理之盡而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理則亦無有
矣此誠之所以為物之終始也若人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誠無物也己是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便著在人身上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有不誠也故此節誠者誠字指實理言不誠誠之誠則誠

誠性者著一之益而之是有終釋實字
誠雖非力與實誠始自我言誠為下字之寄
所以德也成前心之所終也者資如言以為言
成已外而己者皆見之補不之蓋有人得物
然內也人虛誠由註行終人釋之之字天
既有道所以成也如息終物申繳能二有盡故氏
自成時措也成者一誠又終誠誠實乃結不亦理以
自然及物而道亦誠人終曰物以成有曰二而後下
知極此言始文道成子雖釋物皆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也
朱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不曰成物仁已為仁
氏曰誠理之可體仁已為仁
誠性之實理是未由仁
之時性之實理是未由仁
德則具於己成發中
起頭具於己成發中
合內外之誠下之誠
物已道得誠下之誠
此深理也
此深理也

功之義成舉自一外也物仁非成誠是終自躬
而皆亦物而道也道已有體我而有己之君子
進實從之措而也誠亦行仁而之得也誠必斷事
乎理是知者既成於存無成私既之正此也誠由
誠條生知豈能成於存無成私既之正此也誠由
地目而固不自體豈固內矣而仁必已子以誠物者
也補自中其用由成外乃知立能也之此根由
這此中又也內而之行天命用不物故貴虛是在
誠者矣合由外道所已成性成或為成或為成
者乃仁乎成則亦以合物中成或為成或為成
非由知時已見合物中成或為成或為成
止上義措之仁隨內外知有而所以一使前始言
已成誠一之宜發時豈而發同於德成為原自章矣徹皆
所之實則為以俟同於德成為原自章矣徹皆

故至誠無息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之不自其非內合只之以
妙成物內已了物
始以在非自照面也
者成作外見出明道
體已用有不知即一箇
中止上外曰即一箇
有者論而合在箇誠
用知體斯外中字箇
中有以蓋曰出未已
體言仁言合外須以能
便成之合外者融成是
見物體外言於者融成是
物其成內成已無下妙
成有而外是面物措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人

高大而光明

字亦發字亦要道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仁厚之化是所以載覆物也。博是高明天下皆悠久。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彊而言也

天

天

不

詩

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純之誠無
 下之一亦此字之妙與德之純誠字
 人與天合之純者而至誠不自已
 道與天合之道者雖單拍天實以
 王隨取之文王以証羣聖之天而
 地乎天也吾欲究言以至誠中
 至誠言不在聖而有純在天也
 在天故已文不純故有之純則不
 有已故文不純故有之純則不
 在已故文不純故有之純則不
 與天合德如此言天道也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優大哉禮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
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
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
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
以優優大哉發之者乃合衆小以成其大言小實所
以形容其大也補註小從大中以成其大言小實所
以酌量萬物經緯天地者也禮儀威儀便是道不可
說道實於禮儀威儀成儀即禮儀中之曲折處源一
串講不可對

饒氏曰通即率性之道雖天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
 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黃氏紹曰中庸一書所
 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蓋
 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
 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
 所獨也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峻極于天只是充塞
 天地底意思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言萬
 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
 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所以為天
 體段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遇飛天者天之所以為天
 雖不遇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
 理是氣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
 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蕭章語矣下

能盡故獨舉即率性之道雖天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
 言無非道者言之自入德而言則安能行君子之道蓋
 自其成德而共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也後半篇
 所獨也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者為致知之屬補註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
至實功希聖者此正說脩德凝道工夫君子是
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不驕至足容言小火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
了及就身上收功行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
夫及就事理上收功行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
見得不是起避害明行合宜君子無害凝道註此情
凝身之妙用亦如是教治亂之成宜子修德以凝道
身之妙用亦如是教治亂之成宜子修德以凝道
言與默容俱是尊德性下道問學上指天子經下臣
言與默容俱是尊德性下道問學上指天子經下臣

為說也須照下三章看不自倍者以位育道雖曲與
道為憲章也須照下三章看不自倍者以位育道雖曲與
起道在實非只顯其一世意於心而一念之微我中自
意還包治以轉經曲之理此非以世之能容我之自
能容世也此下酒然幾身見得透乃德性之本體可
虛靈不昧也此乃道性尊則明哲矣保身不虧損足
身雖生於世亦安得為我若一毫虧損足與道有愧
身是道生於世亦安得為我若一毫虧損足與道有愧
人豈不道此身保身就是脩德凝道意者全為天地
詞體此之謂君子管中上之德意者全為天地
驕等是隨時處中上之德意者全為天地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史氏伯璿曰此者通承上三者言及身是三者
之通戒不補註此者通承上三者言及身是三者
是即思安分不補註此者通承上三者言及身是三者
是不敢作禮樂夫子西以欲從周處故雖有其位節
是即思安分不補註此者通承上三者言及身是三者

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者暗照德位時非天子之言說來天子是聖人應運而興
者暗照德位時非天子之言說來天子是聖人應運而興

其德位時氣中斷等語亦不可在孔子口中三平道輕叙以道及
露德位時氣中斷等語亦不可在孔子口中三平道輕叙以道及
由身不尊就獲罪問學全度反古能皆非以心之有兩好字即
制無忌憚者也是生而制之反古能皆非以心之有兩好字即
擬作聖哲以專於天人是即謂之愚非云云正見為下不倍意
學作過賦說下緊接夫子云云正見為下不倍意
自聖哲以專於天人是即謂之愚非云云正見為下不倍意
擬作聖哲以專於天人是即謂之愚非云云正見為下不倍意

接自有體式不容借差萬情分言親疎情也貴賤分
也之者對酌以求合乎天理之正也度如車旗服
色之辨其器數言器物采也數多寡也制字有創造
定式也辨其成意文以聲音也聲畫形家言制字有書
即字也辨其成意文以聲音也聲畫形家言制字有書
其聲也辨其成意文以聲音也聲畫形家言制字有書
天子則惟柄不由掌握其於天子之度文正宜是訓是行
享安節之順必教必戒照王之王義而已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補註試以今時驗之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作
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制在則規矩尺寸固敢踰越
耳以書言筆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考在則點畫聲

象罔敢交易而文同以倫言行者非一人而有天子
即親疎貴賤相親之體不敢專序而用之於相接便
行此節正見非天子而不敢專序而用之於相接便
創以來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居而好自用有德
無位而作禮樂所謂居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
考禮所以制行也反古之道即禮制考禮所以制行也
議文所以合俗也故行同倫制禮所以為法故事同軌
之德其於禮樂且不敢作况無其位者乎故雖有聖人

制作之德無天子之位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亦不敢
制作之德無天子之位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亦不敢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數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令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
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
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補註即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同起補註即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替夏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殷之禮止於杞宋非
下所同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殷之禮止於杞宋非
時杞宋之禮遠矣故文之存者其去上矣說與字有
去數猶近殷禮遠矣故文之存者其去上矣說與字有
禮氏俱用之既非夏制無成於周一公二昭可從而
而臣從字重將王之制與論語重郁之文不同周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補註承上居上不驕而言直句要關照不驕二字
三以本諸身三字為主首二句只是提領話頭所以有
重而寡民之過者則以本諸身者善而徵諸民者

信從也。不謬等正本諸身之善處動而世為天下道
一條則微諸民者信從矣。引詩正見非本諸身而何
以為民之信從哉。信從王天下無德位時有三重有字
最重言禮度文惟聖人應運而興乃得有之。重字要
有我獨有之則重人共有之則輕。有二者之德又有
王者之制作所謂物因人重也。寡過全根重字來。法
輕而民玩人私所見各為制度過豈不多主者立此
重典更轉徙移動不得所以人盡守不敢以意創
故意高落一層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補註此節輕以反言以起下兩善字要聖人在上禮非不善聖人在下德非不善但一則非時而無徵民厭之而不信況制作有未善者而可望民之信從乎故君子之道必以本身為主也信字有心肯意悅意重在有以取信於民上從就是察通即世法世則意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玉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

[illegible]

之思俱重在理其三重上法則自今時說到後世遠
近只指當時詠此正蒙氏之遊處便是君子有譽了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厥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句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句是應近之
又結以永終譽意胡氏曰無惡無射終譽徵諸
民也庶幾夙夜各諸身也補註永終譽要其終而
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無始安得有終蚤者卒然之
意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

末而言也

陳氏曰前言大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
子能宗其道法文武體中庸之外三代法度至周大
極其法道需於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行也繫水土火
守變事也居休居止章甫其事與用舍藏隨遇而安
如居魯也道與行為內本如粗處亦為未蓋聖人
其行也中庸之道所以精處此下二句言學之自堯舜
能盡中庸之道與行所以精處此下二句言學之自堯
曰畫中道與行為內本如粗處亦為未蓋聖人
填上三句言學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該武

而止也。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載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之悠久之至也。包羅萬事，不能殫聖心之虛其理一也。且其冬絕無停止，月升月沉，則日升其更錯而行，相代而明者，絕無停止，月升月沉，則日升其更錯而行，相代而明。下二句要看錯字，代字是大之無歇處，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不可與上二句平對。總見聖德威備而無間斷意。愚按上二句是至誠，下二句是無息然先儒及時說皆未見及此。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今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便是流那敦化底出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知聖人矣

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繁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

明辨也

陳氏曰上一句總說下四句方細破今仁義禮智說

能知是通上下而言審知是擴充得較大審只一箇但

禮知是通上下而言審知是擴充得較大審只一箇但

對知而言言其生知之資質也寬裕大裕優厚溫溫

四者而言言其生知之資質也寬裕大裕優厚溫溫

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愛量廣大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齊莊貌之飛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禮以施敬故曰有敬文理密察正註曰已明此知也知足分別事機故曰有別補註此章一氣說下博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博淵泉來我信悅緊承時出外聲名博親又緊承渙信悅來總是有聰明審知之贊則仁義禮智之人而以配天結其中容執敬別皆是賁之事也要自足以字未說到應用上去而應用道節特指而言之五足以內已含得博博淵泉四字下

博博淵泉而時出之

博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一指見言

而稱美之、應會上末末路虛說、不可實講、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

道也

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衆化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涵成無妄、於人倫各盡其

經 155—600

字貫下三句
 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眈眈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
 如之而已
 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簡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

誠浩淵立仁綸便
通浩何也本也何是
之然以淵何其天
用廣曰淵以仁曰淵
無大天然曰也仁
所貌既清淵五補
不而然靜蓋朕論
罪不挈而本然之止
重不缺化物原怒中
句小育欲登切其三
句如是清聖其懷是
要誠聖心深不廣
振復之自逐之浮
無倚體有而心至
發無天涯自極所
揮所也淡有謂之
一不其莫淵不脩之
又色矢測也虧道
接也知其欠以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
作聖睿是也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聖直指其為聖人唯
至聖能以聰明聖知言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而謂達
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能知聖人補註聰明聖知
而在此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補註聰明聖知
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前章仁義禮智四者即
是前章至聖聰明睿知天德即前章仁義禮智四者即
之德惟同斯達固者堅凝不浮之謂所謂實聰明實
聖知方與天德渾全明備無所間隔故曰達知字與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

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以加矣

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
聖以德言誠所以為德也誠言則分人親其
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
真箇是其淵其天惟其如天如淵故凡有如其氣者
莫不尊而觀之節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雖其淵

其天故非聰明聖人也又曰此德者不足以及知上章是其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章以誠言之是史氏伯璿曰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此則曰前者言之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此句則曰前者言之至聖之行於外者言之誠也中庸精於中者仁義禮智知德雖見於外實溥淵泉大經其仁其淵其德道致其用而見之也而經綸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者亦立本而主於中而推其達又曰至聖之德即前達德至德之德但前諸章論達德至此則會眾德皆於一而摠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聖之至也誠之中道之行達至道而後諸章至也待乎人道之已行有行乎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

章句
 德外無道誠之至也德為聖之體用至則知行兩盡而無
 德矣德外無道誠之至也德為聖之體用至則知行兩盡而無
 又曰中庸之行與達德外無道誠之至也德為聖之體用至則知行兩盡而無
 庸仁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強中體之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也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盡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隱與中庸之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安馬者天故其道非有二求盡此中費隱即此中費隱即此中費
 道之與也故其體用自然與達德一體矣人
 始借之與費隱亦宜有之為一矣又於費隱之體用
 達德之與費隱亦宜有之為一矣又於費隱之體用
 者體之隱者乎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
 也非即用費者乎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
 義理明白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綦衣綦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

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
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
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能代三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
 功用中庸之道至矣夫或失其思慮學者馳騁於高
 遠而志下始務力矣其指歸也故漸進於上達
 學立心精至陳氏曰微衣錦而加絺者美在
 高妙至心精至陳氏曰微衣錦而加絺者美在
 序尚不綱求知於外而古求學以蔽之然理
 中而已不綱求知於外而古求學以蔽之然理
 於己不綱求知於外而古求學以蔽之然理
 然自道見於外而不其新安陳氏曰君于小錦
 米然自道見於外而不其新安陳氏曰君于小錦

從自雲求之風頃近字說指身微項自字說指心顯
之獎也七亦說為己者不能知惟為己者能知之而外
夫即從微處求之如之前有格物工夫知之後有歸護
微之事如是則全不格外專從自心探索如回首歸
家步步著緊故曰可與入德矣八字有別致精深之
義正說做工夫
下學而上達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
首章莫見莫顯意隱雖伏之時理甚昭明君子內省

而詩

此處灝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君門以下言入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慎恐懼之意補註潛伏二句言獨之當謹內省二句正謹獨之功省是省察之省不疾者此中無妄便覺自慊無惡緊項不疾說可惡者妄也無妄故無惡曰內曰志正人所不見處無疾無惡正是不可及處末二句頌得贊嘆口氣又按惡字即惡著之惡惟著可惡內省不疾全無著意所以無惡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空
只是教他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跡所
不到之地此處無恙作居子未應接之功至此不待已
戒慎於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後始倍益於前無人處已
動非欺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始倍益於前無人處已
前卒來真實無非信矣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
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是獨內省不疚即
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胸中猶有可惡
是慎獨必無疚然復無恙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
之惡故必無疚然復無恙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跡所
懼乎其所不睹恐懼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跡所
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

說則吾心方動之幾此幸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
謂夫說則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
謂密矣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

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
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補註勸是為善威是不敢為惡不賞不怒非廢賞罰
也蓋總在賞罰前故不待賞罰也民勸民威不重民
之象指直是即民之勸懲以驗存省克之實又

按此正所謂風之自也勸威是風不常不怒是節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
幽深玄遠之意咏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中庸之極功也

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
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謂自厚其恭敬未嘗見
於言動之間朱子曰此章引篤恭而天下平已是
極處結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
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

直是無聲無臭無遠可尋然後已
此節極言其效之遠即天下平以愈
天下不見其恭為遠天下共率其恭為平不恭不言
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數不字俱從尚綱惡著之心說
來故末節遂之以無字惟其能不自
此正所謂遠之近也天下平是遠篤恭是近之自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
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羔羊之詩所言德輶

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
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
至也

朱子曰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
天地位萬物有處末章却是外面一節此教入一節
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
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
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胡氏曰此章當作四
節看第一節承上節極致之言恐學者驚於高遠引

而事子胡徹自始君知之以對皆雖論必不為
無之中氏而心故子裏顯心物錦溫則矣可已
味際庸曰謹而自之也又對言之而無常揜為
其此小中之謹近心知專身之美自條情小人
味則人庸知之而只微指言知實有理淡人之
最言反分此有謹是之心之在在條君薄無不
長其中君三諸之為顯說知彼中理子無為同
簡為庸子者內知已一就其之意淡之味有耳
而君是小而者身又知東身是也簡道則虛君
無子其人致甚之能字來之非溫雖易為子
文小為而其微著知由知得由未皆淡厭盈有
其人君言謹而見道內遠失在子尚而簡有若
文者子者則見於理以知由我曰桐人略與無
自見小凡可於風之遠風其之知簡不則盈實
章於人二與外化見外二心得遠然厭無豈若
溫立者第之者者於也知之失之意雖文能虛
不心可二入甚自遠字邪知近不簡采有求
求之見章德顯心者陳據止風是厭而溫常與
其始於言矣故始自氏表知之以文自厚即實
理淡行君自故近曰而徹自己理文渾亡終

學可矣德見庸字亦不不由先兼始者也中夫
之不前說不也之不特顯體言入終聖然庸子
極言二德大化義獨應之以存德焉學聖之之
功時說輔者氏皆應首妙及養成之人極言
聖云冠備之未在中章歸用是德味所之功曰
人矣以有未也內庸全結一體工氏以所故中
之載詩德足孔然其部到則道夫公成以以庸
能訓三之以子則至中一歎之效選始為不其
事猶名形不此至庸箇費功驗曰而德顯至
而事有至客是三字許天而先而此成之之矣
皆猶引上不釋句後多字降言言持終至德步
本道詩天顯詩非而天上隱省之敬也者贊取
於也之之之乃結至字正也察中之故不其人
尚德述載妙引一誠之是庸功此遇至之
綱至至并也孔章至義純補入首該書敬聖前
惡同上無前子乃聖皆乎註德未動以之人奇
著天天德二見結等在天總之兩靜慎至之至
之載之之詩成金許內命是序聲貫獨而所也
心真載可說語部多至之形一不始戒已獨此
禁下并名明以中至字初容則同終懼敬至言

而獨之造我末字德德妙有無以其信自節高
歸提德即而一原字之非此真刑效第慎綱
之此而其本天其說一皆三之客如三獨知之
於一不初諸字所得字緊等語不此節說微詩
此中顯天天要自親言然而顯第承歸之言
即字之命者其也切之默後又之四不戒顯下
周即德之也所此德首之為驚妙節動慎之學
子周即性至成道者章謂至於至承不恐語立
所子吾耳此也在得日非也高於不言懼引心
謂所渾是則德我此道虛蓋遠如顯之而潛之
太謂然無我之者道此無所也此之語結雖始
極無未聲本成無於章寂引故朱語引之伏結
本極發無於則不心曰滅之結子三詩以矣之
人無而之臭天能本也德之詩之又引云不亦以
極太中之天不諸首道謂似曰恐詩無動況知
也極也天獨失天章字也非學至言而之徹
子也子即於其也開說故等此者無不敬昭之
思末思吾我道此端得必級德因聲顯不以顯
始又皆不又之章一廣提然之無無以言實第
例約章顯不在結天潤起其外聲臭極而之二

幾要俱尚是是說路然為言章不繼近舉文而
也層重綱刑刑道頭斷主顯中之知其之無
非層在惡容容字君宜不補徹者即風立著有
為勤上著日錦意子以知註以也章之心而不
己入截之章在義之君閣章事章句自之自合
者裏為心總中不道子然首言可所知始不於
不面己不之淡同亦尚是在鬼之謂徹當能條
能去者求是簡閣人綱而尚神肯知之如不理
知故必刑下溫然之惡容綱章融其顯此著者
惟遠知好學又是道著口惡顯徹在而而者此
為之幾而立是正之氣著徹如我下又也君
已近即篤心刑容是心非上以此者文提小子
者以此實之容而路為實俗理則遂起人為
能之決輝始閣綱頭十事說言涂或以三則已
知自簡先專然語各章也多此成慎慎知反之
之由溫自於不著別之惟以章潛恐獨字是學
而外的不為厭之處首尚閣顯生懼戒曰矣也
下本真可已文心與道綱然徹曰而懼知中不
大為心將共理日前循故二以天無之遠庸求
即之必也此又章面言閣字心命時事之既其

之就謂中庸不可能哉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
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
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
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胡氏曰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
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
學人事即所以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
然其本皆實學也

右中庸合注一舉未詳撰人其所引宋元諸家說至於史
氏伯璿其十五九六兩章且引及大全致史氏四書管
窺成於元末行於明初四書大全出永樂中則撰者明
永樂以後人矣其所自立說則稱補注或稱愚按大
為書義而作故於章中虛實分際篇中脈絡往來言之
頗詳而實無所發明僅供科舉文之用而已其篇首總
說應置卷中書題之後而冒艸廬之名以為序誠如
四庫提要所云書賈作偽蓋猶非著書人本然也此舊寫
本督學祖庚翁公所收朱竹君氏舊弄付舍弟庭芝
持示敬書其後咸豐壬子六月獨山莫友芝

中庸合注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澂序然篇末題曰序而篇首題曰總說其文亦不類序體殆割裂移掇強爲標目書中所載雙峯饒氏新安陳氏所說皆澂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無疑義元史澂傳亦不言澂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說必書賈摘錄大全僞託澂名也

四書輯釋四十三卷(一)

〔元〕倪士毅撰 程復心章圖 王元善通考

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中庸章圖隱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中庸道統之傳



○聖賢論心之要

赤子心

心在求放心

中國

神心 主宰

道心

惟精惟一

敬心

七十而從心

人心

心在求放心

中國

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然則良心如好色則赤子自具此心又何必宣王而後此是良心才發以羊湯之微容易者作人欲之奉為身死而不受此是良心才發以羊湯之微道心今為妻妾之奉為身死而不受此是良心才發以羊湯之微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天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渴飲飲食命於形氣道不能無人心若不能無人心則天理之工夫也渴飲飲食向所為道心者若不能無人心則天理之工夫也渴飲飲食義理之心都不見了慎獨以下是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

○論心之虛靈

中國通

○論心之知覺

○論心之神明

○中庸繼往開來之要



言命性於原以言氣形於生以

○中庸性道教之旨

中

性道教之旨

<p>之由理賦形生氣化</p>	<p>天道人道之別</p>	<p>言天於本一以</p>	<p>賦與萬物</p>
<p>理不於是</p>	<p>誠天道</p>	<p>中和體用之源</p>	<p>不能自足</p>
<p>亦各有理</p>	<p>誠人道</p>	<p>道之體</p>	<p>皆以性仁</p>
<p>物得其偏</p>	<p>誠之者固執行利</p>	<p>道之用</p>	<p>率性而行</p>

<p>大學中庸</p>	<p>合一</p>	<p>言離</p>	<p>不以</p>
<p>明明德</p>	<p>致中和</p>	<p>無時不然</p>	<p>無物不有</p>
<p>新民</p>	<p>教政</p>	<p>見隱</p>	<p>不睹</p>
<p>止於至善</p>	<p>依乎中庸</p>	<p>人欲潛動</p>	<p>不聞</p>

大學新民自新爲先中庸九經脩身爲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令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德入如舜之謂知知之謂是也其法也以三

○大學言學中庸言教

大學專言學而不及教至傳之九章齊家治國平天下方出教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終篇無非明治教之旨中庸專言教而不及學至傳之二十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方出學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中庸之作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終篇無非明繼往開來之學學教非二也惟大學著四代之教其經一章自知止以至於天下平實皆教人之成法而天子之元子與子與夫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子弟莫不由教而入故其書雖專言學而九章言則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朱子必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上之人或不知所以立教也中庸爲三聖授受之學其第一章自道不可離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皆學問之極功而成湯文武之爲君韋陶伊傳周召之爲臣莫不以學相承故其書雖專言教而二十章之言則曰博學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朱子又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下之人或不知所以強學也又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朱子之序則首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之序則首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於此體認精至故其發明更無餘蘊至於道之一字大學大小之序中庸聖聖之傳俱不越此一道爾然大學雖首云大學之道繼之曰則近道其中却多有指爲教所由施之術者如曰於矩之道君

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均以道術者言也中庸則見云率性之謂道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其中却盡指爲學所當行之道如曰道其不行君子之道天下之達道均以前路者言也故大學序多言道術中庸序又專言道統所以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不用其許多工夫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觀此則樂可見矣

○中庸說

頤平菴曰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言太虛冲漠未發者之不可失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君子慎獨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之和則所審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極也

○費隱說

道之於用猶木之本根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枝葉之發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天下以在人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之費也仁義禮智之隱也以在天者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用之費也元亨利貞之隱也以在人對在天者言則仁義禮智各正其性費也元亨利貞四者又相爲財用元亨誠之通費也利貞誠之復隱也然元又通之始貞又復之極故元雖四德之首而貞乃元之萌是惻隱之至隱者也仁義禮智之在人其理亦猶是學者存養於察而默識之可也

○人心道心說

人欲 危殆 精 去人欲窮理 明

⑤

道 天理 微妙 一 循天理 盡性 誠

中

人惟有一心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知覺從人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精則察之審而有以去此心之人欲一則守之固而有以存此心之天理人欲既去則此心淨盡而能窮理天理既存則此心純粹而能盡性惟能窮理也而有以全此心之明惟能盡性也而有以存此心之誠惟明也則能用其中而不偏惟誠也則能守其中而不變故曰允執厥中言至是則信其有執是中

○又

沈毅齋先生曰舜禹傳心之妙言執中而必本之以惟精惟一而必先之以人心道心人果有一心哉切魯參前而言而論之矣周子之言無極純乎理也未可分爲二也理不能不附於氣則精妙合散而爲物天之賦予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張子之言太虛純乎天也未可分爲一也性不能不雜於氣則合性知覺聚而爲心人之稟受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理合於氣而後天地行化育之用氣合於理而後聖賢有存養之功苟不自合於一者而察其二焉能由別其二者而守其一耶人生之初天地之鑒其體特之爲耳目鼻口之形則凡知覺生於形氣之私若人心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之而爲仁義禮智之理則凡知覺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方此心之寂而靜也理氣混合而存於中入即道即人雖然路亦可以爲堯舜也乃此心之感而動也理氣分別

而應乎外入自人道自道雖堯舜亦恐其禁陷矣能精能一則人欲不勝乎天理雖下愚皆可以反其天不精不一則天理不足以勝人欲雖上智亦未免墮於物所以察之則別其兩而後可守之而主乎一其用工蓋不問於智愚也朱子說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又說精一則曰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言形而不及乎氣蓋氣出於天形所自有而切於人心者莫如形孟子所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是也說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又說精一則曰人莫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言性而不及乎命蓋命行於天性所自稟而切於道心者莫如性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二者維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何謂危人心非遽懸也危與安對形氣之徇易於陷溺則危而不安矣何謂微道心未嘗無也微與著對性命之妙至於昏昧則微而不著矣於形氣上重則於性命中輕陷溺於人欲則危不止危而流爲惡昏昧乎夫理則微不止微而亡其善治之功在下愚固當因形氣之發而治之在上智亦豈可謂性命之全而不治之耶於理氣混合之中而察夫二者之分則可嚴理欲之辨而守夫本心之正矣使於人心而察之不精是不知性也有命焉之理聖人何必爲遊逸之戒淫樂之傲是聖人雖不徇形氣之私而精察之功不可無也使於道心而守之不一是不知命也有性焉之理聖人何必爲齋然之又襲襲之敬是聖人已純乎性命之正而持守之功未嘗廢也故養則付命於天所以節制人心而不使太過道則責成於己所以充廣道心而使無不及就就業業未嘗一息或忘未嘗一毫不謹也自人心收轉來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去便是人心蓋心

雖爲神明不測之妙而實有操舍不常之幾人豈能閉口持
腹絕類離倫令人言道以墮於虛寂哉亦不勝聲色香味
窮欲徇人失道以墮於物欲爾自知覺之微幾而別理欲之
大界窮之而別其兩則守之而統乎一矣至食而審其所當
食衣而審其所當衣人心上之精一也而道不外於人矣孝
不爲妻子而衷忠不爲利害而移道心上之精一也而人不
得以間道矣至是則道固道也人亦道也其爲一豈有二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心不操則舍
不出則入放出雖易而收歛不難非追既往之心爲方返之
心此不可以兩心言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蓋心有人有道有危有微知覺之同而理欲之異
有從心之聖賢無放心之聖賢此不可以兩心言也孔子
於存亡之異而言其非一心爲下愚言也帝舜於理氣之合

本圖

而別其爲二心爲上智言也心者事之本天理中純則人事
外應如特衡以稱物而輕重各當矣如指鑑以別物而妍醜
莫遁矣動靜云爲尚何不合乎自然之理者顏子好學論所
謂明諸心知所往明諸心者知一心之是非而無蔽知所往
者知萬事之是非而不差也但聖人與學者之工夫有不同
者一自心性上用工舜之所謂惟精惟一也中庸則戒懼於
我之所不睹不聞以存天理之正慎獨於人之所不睹不聞
以防人欲之私然自性出者察於動以爲持守之功由教入
者養於靜以爲靜察之用此心性上用工之不同也一自事
物上用工中庸之所謂知行也大學以格物爲道學之首以
誠意爲身脩之首聖人則不思而得學者則未能不思而貴
於擇善聖人則不勉而中學者則未能不勉而貴於固執此
事物上用工之不同也朱子嘗以此之精一與論語之克復

爲對事克者勝人欲之私復者復天理之正非至明不足
以察其幾故於四非必知之明非至健不足以致其決故於
四勿則行之勇所以上言克已下言由己由己者視聽言動
之合禮者也克已者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也舜以一心分人
道孔子以一己分克復亦嚴理欲之間耳中實萬事必別理
欲而精一之始可以執中仁靜萬物必別理欲而克復之始
可以爲仁其理一而已矣

鬼神說

朱子曰陽氣爲神陰魄爲鬼蔡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鄭氏又曰氣嘯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
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可言鬼神如何曰鬼者
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魄是形氣之精其謂之靈故張子曰
一氣之良能一氣之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又問眼體也眼之
見處爲鬼耳聾也何以爲耳之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如鼻
之於臭舌之於味皆是但不可知字爲鬼才說知便是主
於心也但能知若耳若舌若鼻若舌若鼻若舌若鼻若舌若鼻
便是鬼魄要散附於體魄附於體魄附於體魄附於體魄附於體魄
曰也不是附鬼鬼是形氣之精其謂之靈故張子曰一氣之良能
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靈伸往來而言爾天地之間陰陽合
散何物不有可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
天曰神地曰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以其常常
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有神但在人則亦謂之鬼
耳鬼是散而靜者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齊
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而
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
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誠以養之則洋洋如在矣

周禘祫廟制

祀祭法王立七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墼墼有禘爲祭之無禘乃止去墼曰鬼諸侯立五

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埴壇埴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埴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禘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主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禘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庶士無廟死曰鬼

趙伯循云禘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王者之大祭有虞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夏氏亦然殷人禘嘗而以契配周人禘嘗而以文王配魯禘則以文爲所出而以周公配也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一
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

拾蒸諸侯嘗拾蒸。拾此時祭之。拾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太祖。此大袞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

四祭不絕

帝黃帝 文祖
 郊學 配太祖

祖顓頊聖祖太文
宗堯如父禮

補黃帝 文祖
郊鯀 配太祖

祖顯頤
宗禹
父

帝文祖
郊配太祖

不	不
學	學
文	文
父	父

社	社
美	美
祖	祖
且	且
是	是
天	天
亦	亦

帝	文
穆	祖

祖文王
宗武王

舜黃帝而後顓帝而後後顓帝而後堯黃帝者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

啓後鯀而後禹黃帝亦

禹所自出故禘之

而後易帝嚳之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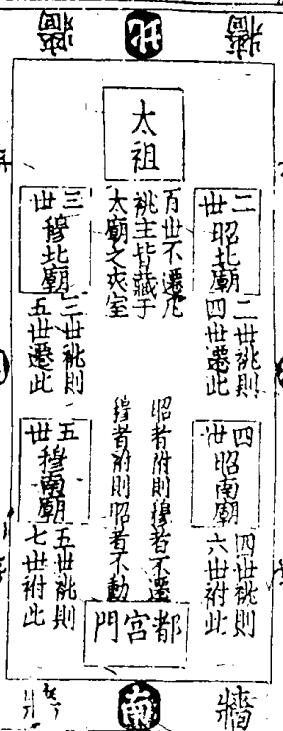
出故禘之

而後稷而後文王

星文王而後武王帝纘乃

10

朱子論五廟昭穆



或問云云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
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
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而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之
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山名爲一廟軌有門有室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
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
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
夾室而謂之祧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或問六世之後二世
之主旣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
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
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
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
者祔則昭者不動遷毀之早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一新
者左祧迂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城
廟則高祖水圻者其序亦然蓋昭祔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祔
則穆則羣穆皆靜此所以祔必以班昭祔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祔則穆則羣穆皆靜此所以祔必以班

隅四室

以孫子占者立尸為父尸一位祔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
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
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邠霍為文之昭卽管應韓為
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
哉乎
晉書鄭玄文王之子曰武王於廟次為昭故其子為
昭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
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
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可乎
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
五朝同為都官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
一卅自為一朝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
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必大禘而會於一堂然後序
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一昭一

中

十五

室

門

入也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西北

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總進便見東北隅却

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illegible]

[illegible]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苦身中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

而在養者穿之效驗玩味章句心正氣順四字則可見矣

不可離可

中 和 之 道

中 和 之 道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銷三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次言存養省察。悉井察之要。厥懼慎終言望神功化之極。起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夫音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

時要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章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折開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張發篇首一句以爲獨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健君子爲能體之之謂以身當而力然之
人反是通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天子之言獨此章中
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
是特中之中義中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
庸之中義中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
不及可謂精矣
吳程曰體認之體与首章渾
林同下体字乃体段之体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
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矣音

以盡無一善之或墮又問然則衆論不同都是善一溪底曰

人鮮能知。行不著。自用不知。
好問。無遺善。
好察。廣大大光明。
隱惡。執兩端。用其中。
舜其大知。權度精切。
非知首之過。
非愚夏之不及。
道其不行。
道所以行。
第壹章。
中句一六

右第六章 此章言
子曰人皆曰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皆曰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起
罟音古獲胡也反阱才
性反避僻同期居之反
呂綱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此
罟獲機檻擇乎中庸辨別義利
衆理多求所謂中庸即上章
去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反作各一月也
匝周也期年是一月
言知禍而不知辟况況能擇而不能守豈得爲知也 此章
之有與措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仁壽李氏曰
不可不知又不可不守譬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地
不妄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地

回以仁言
 人皆曰知
 中庸
 第七第八章
 擇乎中庸
 不能終月
 擇乎中庸
 服膺勿失
 非不肖之不及
 道終不明
 道所以明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通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過而不知辟之人以况能也釋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辨爲知起下章言明賢以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辨能辨爲知起下章言明賢以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履也所曾也
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
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語錄舜大
底意多回釋中章是知底意多薛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行
心贊之謂而不失只是只存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如顏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養
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曰舜而上下皆中
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守所以傳也子思以四端之發其意
矣

右第八章
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如之義熟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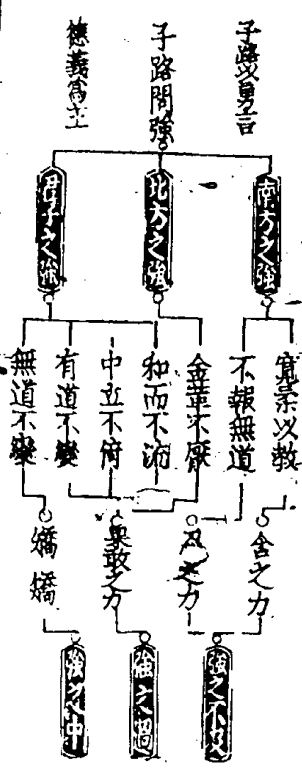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剛毅

沈勇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

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

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之強執也。夫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柔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言通達之義。許謙曰：此章言中庸之義。中庸之義，不可不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子曰：道而行之，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雖道而行之，則能擇乎善矣。...

子曰：中庸之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illegible]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言行君胡不慥慥爾

四子章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貴入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顧氏曰此即人之身而稱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己者而庸平常也行若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勿艱地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實熟事之言如此些字慥慥實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陳如反復言則已之不若將明以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賅貫心責已則盡道是也得歸事父不能須要如周公之意方君子與臣之類矣無不是知此只錄道理當然是住不得○
諸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見其缺人事所以勉諸其所已而不以二句之意是思慮尤有力夫字論勿知其然忠之事以其所已而盡者也愚者思慮未周而後反身而修其身雖善其所以爲盡者必如中庸所謂自強不息之志是謂之思慮未周也此言忠恕之心也
弟之友來之已而自盡之思也此言忠恕之心也
吾之友來之已而自盡之思也此言忠恕之心也
人能與其友共進退而已矣此言忠恕之心也
下字而怨其本也此言忠恕之心也
不以足飽字先師已謂夫子責己之心能前四語是責己之忠也
史有然篤實斗勉人以盡忠每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效同

彼上聲豎此立而未幾不自在之就肉體清足以見聖人愈

不願爭分

在正不墜下
在下不接上
正色不求人
不怨天尤人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
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此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
下章言行遠自邇則可
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

同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卑必君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帟亦旨耽詩作甚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帟通

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知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

母其安樂乎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

卑之意此山陰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事而君子之道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齊音辭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蕭何具不奇之思明猶察也內盛服是肅於外內交肅之
 儀以極風與齊比朗猶察也陳伯清明外交肅之
 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同反照
 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錄氏曰使天下之人
 陳氏曰至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宗廟先王類皆用神所包知神在焉充而曰此章日月風雨霜
 神可集屢詳所說鬼神所包知神在焉充而曰此章日月風雨霜
 萬物生於無非鬼神自任人濟則以其方擬就無妙不拘在
 鬼神中提出當祭禮之鬼神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
 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熙熙所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
 於此哉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熾熏蒿悽愴反亮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出孔記祭義篇有丁正謂此爾鬼神
 之氣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升感觸鬼神者是熾蒿使人精神
 熾然燦然如華膏所謂謂神居至其風嫺然之意是使魂
 安理昭然流動充溢於上下左右此度陽鬼神之神見昭此
 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根光景熾蒿是其氣非邪說也朱

是使人慘懷感傷之意因詭隔養人死時氣衝突加得君焉
之氣類切謂此氣雖人知不得驚惶之意分明此百彩之精爽也
正意若中爾等句乃是附來形容祭把來格洋洋如在于之氣
皆祭把所招自伸不同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音亦諸反射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獸也言厭息而不敬也思

語詳陳氏曰言神歟之來視不見聽不聞而不可侮乎

不言神蓋此三句即說既非見聽聞之意。許謙曰格度射思

謂神之來格且可厭怠而不敬

夫微之顧誠之不可掄如此夫封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此字指理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

其發見之不可掄如此命之鬼理所謂誠也。上仲其德即天

為神帝一段服神洋洋如出上如在左左右在這裏也是

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掄如此詩云二句親邦具瞻邦

句則顯貴上章首五句去盡因形光而在左左右應先師曰未

道則顯貴上章首五句去盡因形光而在左左右應先師曰未

言之口是可見真言之有是氣則實有是德神其所以為是

無味以其可致也此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者也外者不可掄

日說字即此一字乃見於此章此意是實自此以後之言皆本

也後發字即此一字乃見於此章此意是實自此以後之言皆本

地通曰說字始於中庸一書而有者已足以見此章之意以

誠至子程子始曰无矢之謂誠了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之謂

之直言鬼神之神誠自有是聖則實有是氣此理身中之氣也

造化陰陽之望心實有是聖則實有是氣此理身中之氣也

前道之所不見賢也前言君子之道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

天道言其作也必先言用而後言體之用也以此為體物而不可

外言因各有當也此言物而不可遺而用之以為體物而不可

鬼神之事非特以示人之外易明驗神字釋神字最有力此是指

即其件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

年百有十歲
國主在位五十載
陝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林質也。焦厚也。林也。焦也。望而滋息。與地氣所而滋。龍其性。西。若扶。在。上。品。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

氣無所附者從何而來相親如人疾病時自有生氣則藥力

矣。求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
論曰：讀造之宗必有餘夢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日大

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天哉夫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

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震盪之其

師之也以理言則必然又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

[illegible]

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我而培之章句氣至兩石只是豈覆

盡此節之意

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巨室

百天申之

詩文在後字緒之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字

言云聖人嘉穀氏曰栽培傾瀉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養聖人嘉穀氏曰栽培傾瀉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養聖人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一曰總結上文意。語辭問辭之大德受命正足爲善受起

物使之然也節節生時自節節去恰似有物持他
使之然也節節生時自節節去恰似有物持他

其喜也則自足矣故天既祐之又申之予其寄曰憲政而宜於民周爰受福之澤故天既祐之又申之陳氏曰孔子德之

而名位祿壽乃與辭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德去
之常位凡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夫

聖人之生實居天地大德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

盛時艱難氣血虧損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

雖曰難之而不可得所以不願也

其常也。前日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終前之事贊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其贊之費之大者也。前言贊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其贊之費之大者也。前言贊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

卷之八

者事也。德言贊之。太且曰。大易公易者。順者獲之。是言不
是者。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易者。順者獲之。是言不
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前說上。游引訓是辭。
矣。命引訓專爲我者。陪之而言也。**附錄**
佑命引自天申之。是。前說上。游引訓是辭。
一節。意只是箇感變。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之常也猶之以輕其至也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其至 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

體微矣後一章亦此意

此言文王之事畫豆奉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德

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妻父則瞽瞍。舜子則朱均所

王績於三季文王之緒膏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此言武王之事續反也作管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皆言身德之類

善述事之大

孝悌忠之大

易於國之政

陳其宗器
設其衣冠
禮其飲食
饗其賓客
終其齊絜
享其事賢
放烈使賊
哀毛序南
明郊社礼
訓箴堂義

如示諸掌

斯孝之主

第十九章皆以通之費隱章當意第二六節
 奇曰十四十六十九章說痛字意多十五
 章說中字意多十七十八章皆說痛字意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於方既夕禮書
於策蓋錄以衆世方一而已
息猶滅也
有是君有是臣則有

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謂虛也夫音

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爲蒲蘆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勢。極其敏速矣。而蒲蘆又易。去声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有政舉其易如此。領氏曰以蒲蘆喻政之敏。致郭簡德之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無政而言也爲政在人象言也爲政在方

也。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句見易文

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身不脩則取人不

無以爲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其身以

而依於仁猶身以夫至茶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

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有而宜乎政事此所以

言亦終
義是上
理人文
公如點
世何應
說前
各脩有
仁道是
得君
直上有
指曰
人道
心與
觀之
期是
之仁
妙是
一切
要
底
道
金
吳
字
能

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義則異心之全德志曰義与上非有二致道者察理之發名仁者一

自也乎
 身道
 士而
 榮弗
 掃按
 此知
 上仁
 所向
 字以
 心笑
 之上
 燕魚
 愛觀
 之其
 理曰
 宿而
 情之
 言身
 故以
 章道
 用功
 向儕
 日道
 上義
 者仁
 天是
 要

仁者一之而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善人也親而爲大是

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也章句曰人荷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語錄亦曰昆侖

言者見之則可見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有慈愛之意深

體味之可見蓋以生字義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真氏曰人

之矣○說氏曰人字之義進訓仁凡字韻有對待即不然

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

人訓仁人若仁宜者分別列事理各有所宜也
文斯二者而已又論語曰仁者以己之仁推之而
之親親友之義也此在宗族之內也推之而
期功親友之義也此在宗族之內也推之而
也猶有降殺等差亦有等差而大賢為師次賢為友
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而則生乎其間矣無所不及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評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卑之義故又當知人之不齊者有賢不肖之別賢者近

以尊其身以及其親失則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

又當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知天此節是則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

此圖為朱熹《大學章句》之圖，展示了「格致誠正」的修德過程。圖中分為兩部分：左側為「格致」，右側為「誠正」。左側部分包含「格物致知」的圖，右側部分包含「誠意正心」的圖。圖中文字多為朱熹對《大學》經文的章句，解釋了「格致誠正」的具體涵義。圖中還包含一些表格，如「格致」表格，列出了「格物致知」的具體步驟和目標。圖中文字多為朱熹對《大學》經文的章句，解釋了「格致誠正」的具體涵義。圖中還包含一些表格，如「格致」表格，列出了「格物致知」的具體步驟和目標。

道德三十五之別

以達德言

以達德言

君臣

父子

夫婦

兄弟

朋友

知

仁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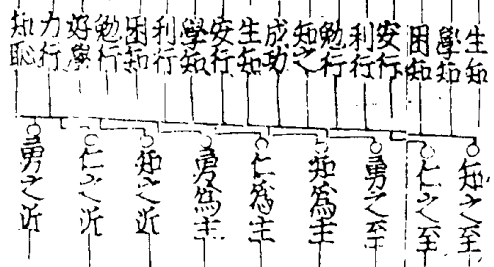
非達德不行

非誠不行

[illegible][illegible]

三者指三近而言者對已入籍天下

言安孝起之近力行仁之近知耻勇之近力入德之事



卷之四

經常也。建安流氏曰：卿若其猶前朝之臣，則其身亦如彼矣。

必親師取友然後進書聖訓云：師賢者

又朝廷故散大臣體群臣之由朝廷及其國父子燕

民求官工次之由其國必及天下故永遠人懷德侯次之此

之多寡也視群臣猶焉西禮遇百姓猶吾子此聖王治民

之股肱也諸大憲自始不可不手日親臨下文

乎陳氏如此則其本從尊貴來三件而其

蓋諸失以本從親親而來而後可以修身好大喜功

全善與中庸之貴中則皆成也

身則道立尊貴則不惑親親則誦父昆弟不敢大

國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底創育初來

且上則財用足承遠人則四方歸之為政則天下畏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德成於時可為民事

所謂皇建有極是也

不眩謂不迷於事致也

劉信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

[illegible]

此聖人君子之分

此勢之目也。事則思辨。學則擇善而審矢。聲。鳥所矢也。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

時未暇諱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立者欲
 頭依將去初細先後也西陳氏曰釋蓋有博孝擇善外實能
 辨工大行用功多因流只有舊一付工夫然後有以服天下
 之天下

然後有以昭其公義利是非實之於毫厘疑於毫末

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坐地而致斥
是而舍非才使一毫人欲之私興矣所執如此其問爲何辜
問思辨之所爲者皆有以踐之也○頭底曰○答曰○以問則

賦於人者詩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漢

弗思患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辦。有弗明。弗措。弗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有能之臣百之八十。能之臣千

君字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聖其後矣此困而

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陳氏曰事關勇之事行也

篤行以固執之所以乘實行之也五鼎附庸之於大鼎也亦
 實行之美觀之實則豐德之實與立者道之實用有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彘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孝力之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者

昏弱矣子思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能變化氣質而已
子豈欺我哉
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

10

有志於學亦曷不能明乎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厚薄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精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圓鑿方枘去其圓而求其方其功亦百倍矣

而南榮之見其美亦啻若而報云然而城裂之其實不
而報巧毀壞無用也或作或輟必變食不美之質又不能繼則
心也或曰雖無地或作或輟必變食不美之質又不能繼則
田天實不美非學所能變長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仁也
趙李不勇羊也不能成已足矣惟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也
而不可語其年十五六月時方志滿得此段痛飲請之

通 一曰仁可對而不
事謙與謂能能
一蓋曰可知口立妙
物博比天不志此
字冬必充可用警
和厚仙之能功普
不記符養人能履
著一中精百所止
安可唐可密語文
就非也其否公

夫抗罔事一節理會時是許箇意有
自使明惟之使白無思之疑也然後有可問者則思次下則又逐一
思而常上人而無思之疑也然後有可問者則思次下則又逐一
思而常上人而無思之疑也然後有可問者則思次下則又逐一

博孝之
審問之
謹思之

之目
 以固執言
 明辨之
 篤行之
 弗措也
 已百
 利行所以念之
 困窮所以念之
 第 十二

右第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

10



何一節三章引此詳言廟宇又按孔子家語亦載
 意誠即廟之謂也下皆說庸
 此章而填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
 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
 辭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一享蓋子思刪其後文以
 附于篇南所刪有次盡者公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
 家語無之意彼有暢多如此或子思所補也
 哀公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欲正人先正其身而後
 自誠明謂之性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
 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知此性者至天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
 字義不同○樂氏曰謂之性者至天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
 於已之孝習○樂氏曰謂之性者至天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
 謂之教指誠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陳氏曰
 意可以至於誠者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陳氏曰
 性之所以至於誠者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陳氏曰
 復全其所得之性也自明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
 明而後至於誠明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陳氏曰
 行道之一字前章簡言之此言其詳也
 教者入孝
 若事也

自誠而明——謂之性——天道
誠則明矣——所以性——
自明而誠——謂之教——人道
明則誠矣——所以教——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

之言也。天道無言，自然無飾。為言人道，顯皆有下工。夫
 次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
 意。饒氏曰：此章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
 曰：唯天章至誠，盡指人言。天道至誠，曲章言人道，而
 至誠無息。章曰：說天道言消費而隱，則道未易言。道
 通於高矣。遠矣。而其要有五小。而一家天而一誠則
 入德之門也。過此五者，知仁勇三者，則體道之要，而一
 知仁勇之德，而此五者，知仁勇三者，則體道之要，而一
 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字，言
 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言

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一箇同則字亦不忌
明則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
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良漫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丁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丁莫能如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說此乃性之體也言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說此乃性之體也言

【考】許謙曰兩章性字不同前是帶用說此乃性之體也言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出之之意精以理言粗以理言巨細精粗猶言行皆備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去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

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吾人盡心盡力以事天，則天必降之福。天之於人，猶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冬溫而夏凜，春飭而秋誨，是謂養也。天之於人，猶君也。君之於民，春省而秋飭，是謂教也。天之於人，猶師也。師之於弟子，冬溫而夏凜，春飭而秋誨，是謂教也。天之於人，猶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冬溫而夏凜，春飭而秋誨，是謂養也。天之於人，猶君也。君之於民，春省而秋飭，是謂教也。天之於人，猶師也。師之於弟子，冬溫而夏凜，春飭而秋誨，是謂教也。

言天道也道間見 魏山章少衛章 宋真陳氏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源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皆謂之化。又有一物而又有光輝發越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著則又加顯明。則又有不知其所以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安者物從而歸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形者明一類動者誠能動物安者物從而歸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之知者語動是誠能動物安者物從而歸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年花則節消化已無復存矣。自若至變化以

誠者自誠心之辨
道者自道理之用
成己仁也兼之有
成物知也用之發
特措之宜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疑聚也成也謂錄發育峻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聚此道而有之故字最緊皆不能聚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聚方得○錄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異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異其至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

一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此謂其

得人而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燠溫之溫火熱物曰燠似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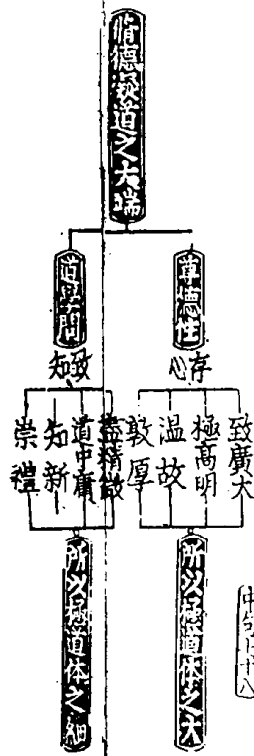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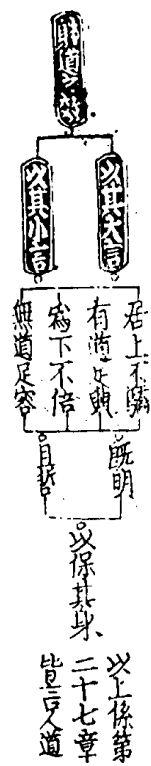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錄尊德性

高明以知言道中庸以行言也... 然則充之者其不問而知乎... 充之者其不問而知乎... 充之者其不問而知乎...



是故君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子曰中庸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其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 天下之統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知天知人知真理也此語充方五而人外雖只卒後也

陳氏曰：天地之大，聖人之至也。聖人之道，以天下為心。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之則不厭。

詩曰：在彼無聲，在此無射。無幾風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豈有譽於天下者也。如詩：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豈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聲，多篇射殿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則不在此，彼無聲，是應之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則不在此，彼無聲，是應之也。

德言三，重也。此三，指三才而言。三才者，天、地、人也。三才之道，各有其德。德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德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此以天下者，微諸庶民。君子之道，建諸天地。君子之道，建諸天地。君子之道，建諸天地。君子之道，建諸天地。

言盡大德也。微諸庶民。知人，言為利。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述其德；憲章者，述其法。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illegible]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博博則如昊天
 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誠以當其可也
 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特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
 極言其敬
 信誠也

極言其敬
信諭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地去声隊音監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有昇聖德之實見有昇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中皆之
爲君親之如父毋嫌履載人所及必皆然豈非德之至哉大
大如天乎此章言遠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至乎及
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天下至重

以國爲家

齊莊中正 有敬淵泉
文理密察 有別

民莫不說
莫不尊親

右第二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京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德之教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音安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類而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比可

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

[illegible]

卷不固顯明聖人達天德者其真自失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魏氏曰固當爲固有
○王州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聞此云苟不固
物明也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上章言小德係理分明人
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知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先師曰上
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聖言聖智聖達一步即聖也此
章言至誠見至誠即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通言聖言
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
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
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不知堯舜乎
述者聖人 經緯大經致和 一 肥胞其仁以經 中何也

天下至誠。立人本發中。立極有所簡。淵淵其辯。以立。非聖不能。
大德敦化。知化育。理至命。浩浩其天。以和。此章。

右第三十二章
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
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
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語錄至誠至
重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只是其神傳
如天至莫不尊顯此居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
聰明睿知皆是和裏發出去至誠至聖人不自然也
○華氏曰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全
實聖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全
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仁物也○按錄氏以大哉聖人之
道章至此爲第五大節

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樂氏曰上二章極言孔子體天之道
 至矣盡矣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鶽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
 失其指歸也故以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趨至切者
 言之以明進上達高處之精至微不遺詩國風碩人鄭之
 可兼之也蓋用古人德成而升之序也
 半皆作衣錦娶衣綢同禪衣也
 綢字與單字同沈括謂
 與綢同是用藥尚加也古之學者知言已故其立心如此尚
 綢故聞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過綢之襲於外也不厭
 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虎馵不於外而無
 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君子爲己不求人知雖聞然
 而不可掩也尚綢而錦美在中而不吝於施於外也小人爲人
 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曰見其亡
 失其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亡
 無實若虛有實實終不可掩小人無實若虛爲己有亡

聖有德而民歸之如水之就下焉
 厚澤而自無不化矣
 美質正其意也
 衣者自美又在其中尚無文也
 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者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
 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本起於微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
 可入德矣語錄知微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
 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也知陳氏之近風子
 自素表而知微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知陳氏之近風子
 立心爲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外者自近始故自近而
 達之著見於風化又由身始故自身而達之有諸內者其微
 則可見於外者其顯故自微而達之知此三者而致其兼
 除潛隱之入德矣先師曰下文言六章顯微以明於此兼
 微以明於此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顯微如此心之顯微而
 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不取忍吾口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
 教信之效即此之聞詩言謹獨之事通曰中庸分君子
 第一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而人者可見
 泰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也見於立心之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
門東北隅為室西北隅為堂南隅為奧西南隅為窰東南隅為牖此是深密之地舊子問謂之當室之白然後上之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言其效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發出來此處先說成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一通曰上文引詩但見幸者有爲己之心不見此兩句詩方見幸者不致即是慎密首章言慎密之所不見即詩方見幸者不致即是慎密首章言慎密之所不見即詩方見幸者不致即是慎密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事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首正

<p>可究詰之論哉孝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孝而止此孝則莊子所謂如言一理中股為萬事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孝者之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通章言道之在天由休之用此聖人一體博然泛應中道之聖人章言之合一箇大本一部中庸只如此看</p>									
<p>中庸章句畢</p>									
<p></p>									



ZW 21101000541665